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red and white. It features three fish-like shapes with flame-like tails, arranged in a circular pattern around a central gear-like shape. The fish are positioned at the top, left, and right, with their heads pointing towards the center. The gear is a white, jagged, circular shap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grey.

**北方地区  
工人运动  
资料选编**

**1921—1923**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北京出版社**

# 目 录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 2 )

## 陇海路罢工

陇海路机工之怨声与应援者…………… ( 24 )

陇海路工人罢工后之进行…………… ( 26 )

陇海路罢工之经过及影响…………… ( 27 )

陇海路罢工志详…………… ( 29 )

陇海路罢工风潮解决之经过…………… ( 30 )

劳动界消息(徐州) …………… ( 31 )

补述陇海罢工风潮之蛛丝马迹…………… ( 32 )

陇海路罢工工人之二次宣言…………… ( 34 )

陇海路大罢工……………罗章龙 ( 36 )

## 长辛店早期工人运动及“八月罢工”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国 焘 ( 58 )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心 美 ( 61 )

长辛店工人办学之好现象…………… ( 64 )

长辛店铁工之大团结·····	( 65 )
劳动节之长辛店工人大会·····张锡彬	( 66 )
长辛店工会成立·····	( 69 )
长辛店之路工罢工·····	( 70 )
长辛店工人亦大打其架·····	( 70 )
长辛店工潮之内幕·····子 静	( 71 )
长辛店工潮愈难解决·····静	( 72 )
长辛店工人驱逐工头胜利·····思 必	( 73 )
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	( 74 )
京汉路出罢工风潮·····	( 80 )
京汉路罢工昨日尚无结果·····	( 81 )
郑州工人响应长辛店罢工之始末·····	( 84 )
五路职工已实行联合·····	( 86 )
陇海路援应京汉罢工之宣言·····	( 87 )
郑州铁路工人庆祝战胜·····	( 87 )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给各职工会的感谢信·····	( 89 )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节录)·····张特立	( 90 )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节录)·····邓中夏	( 91 )

### 开滦五矿同盟罢工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明 明	( 96 )
开滦一带矿工罢工风潮·····唐山特约通讯员 皆 平	( 98 )
唐山工潮停熄之原因·····唐山特约通讯员 皆 平	( 102 )

唐山矿工惨剧之外论·····	(105)
唐山惨剧与矿局自述·····	(107)
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	皆 平 (108)
唐山煤矿爆发事件详情·····	(111)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114)
唐山洋灰公司工人忽然罢工·····	启 民 (115)
唐山警察工人大奋斗·····	(116)
开滦罢工风潮平息·····	(116)
开滦矿罢工风潮之评议·····	(117)
秦皇岛矿务罢工风潮扩大·····	(118)
五矿同盟大罢工愈趋险恶·····	(119)
唐山矿工决为最后奋斗·····	(120)
开滦工人之奋斗·····	(122)
罢工期间工人的内部组织·····	(122)
开滦矿工代表来京请愿·····	(124)
开滦矿工将获最后胜利·····	(126)
开滦工潮愈趋险恶·····	(128)
开滦罢工中的工人情况·····	(130)
开滦工人无地开会·····	(131)
唐山大学罢课了·····	(131)
唐山大学已被武力解散·····	(132)
唐山大学遭武力解散学生被逐 教员被围特此志哀·····	(133)
唐山启新公司又酿工潮·····	(134)
唐山开滦五矿罢工始末记·····	唐山通信员 佩 寰 (136)

开滦罢工之原因·····	(143)
开滦五大厂矿致开滦工友传单·····	(145)
秦皇岛矿务全体工人痛告国人书·····	(145)
五矿同盟大罢工又发出宣言及条件·····	(147)
开滦林西矿工友俱乐部致商会请愿书·····	(148)
唐山开滦五矿暨秦皇岛工人给参众两院函·····	(150)
开滦矿工向参议院请愿·····	(151)
开滦矿务局及启新洋灰公司全体工人呼吁书·····	(153)
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矿务工友俱乐部为声讨工贼的 公启·····	(154)
北京各团体援助开滦工人罢工情况·····	(155)
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	振宇 (157)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为支援开滦罢工告全国同胞书·····	(158)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支援开滦罢工的 通告二则·····	(159)
粤汉铁路总工会为支援开滦罢工的快邮代电·····	(161)
安源矿工人俱乐部支援开滦罢工的呼吁电·····	(162)
长辛店工人为开滦矿工呼吁·····	(163)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为声援开滦工人 罢工的电报三则·····	(164)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 为支援开滦罢工的通电四则·····	(167)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为开滦呼吁·····	(169)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支援开滦工人罢工的启事二则·····	(170)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支援开滦工人罢工的	

公告和传单·····	(172)
《唐山潮声》发刊词·····	(175)
国会之协助劳工声·····	(175)
滥杀开滦矿工事件扩大·····	(179)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矿务局公函	
(1922年10月16日)·····	(180)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矿务局公函	
(1922年10月17日)·····	(182)
开滦矿务局致直隶省长及直隶全省警务处长函	
(1922年10月18日)·····	(183)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矿务局函	
(1922年10月19日)·····	(184)
杨嘉立致寇伯理私函(1922年10月19日)·····	(185)
开滦矿务局发出的布告(1922年10月20日)·····	(187)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矿务局公函	
(1922年10月23日)·····	(188)
总矿师致总理第584号电报(1922年10月24日)···	(189)
开滦矿务局致直隶全省警务处函	
(1922年10月24日)·····	(189)
总矿师致总理第590号密电(1922年10月25日)···	(190)
开滦总理致杜克茹第662号电报	
(1922年10月26日)·····	(191)
杜克茹致杨嘉立第686号电报	
(1922年10月31日)·····	(192)
开滦矿务总局致直隶全省警务处公函	
(1922年11月1日)·····	(192)

上海英国总领事馆领事丹汉致杨嘉立函	
(1922年11月2日) .....	(193)
北京英公使代办克莱夫致杨嘉立密函	
(1922年11月2日) .....	(194)
南满铁路山本总裁致杨嘉立电报	
(1922年11月2日) .....	(195)
杜克茹致杨嘉立电报(1922年11月9日) .....	(195)
杨嘉立致杜克茹函(1922年11月9日) .....	(196)
杨嘉立致杜克茹函(1922年11月10日) .....	(197)
直隶全省警务处复开滦总局函	
(1922年11月11日) .....	(199)
杨以德致开滦协理王劭廉函(1922年11月11日) ...	(199)
直隶天津警察厅缉票(1922年11月12日) .....	(200)
杨嘉立致杜克茹电报(1922年11月12日) .....	(201)
杨嘉立致杜克茹函(1922年11月13日) .....	(202)
杨以德呈陆军部文 .....	(203)
杜克茹布告(1922年11月14日) .....	(205)
直隶全省警务处布告(1922年11月14日) .....	(205)
开滦总局致直隶全省警务处公函	
(1922年11月14日) .....	(206)
杨嘉立致杜克茹电(1922年11月15日) .....	(207)
杜克茹致杨嘉立函(1922年11月15日) .....	(208)
开滦秦皇岛经理致开滦总理电报	
(1922年12月16日) .....	(209)
唐山天主堂神甫薛礼渊致杜克茹函	
(1922年11月17日) .....	(210)

杜克茹致杨嘉立电(1922年11月23日) .....	(210)
开滦总矿师致开滦总理报告 (1922年11月27日) .....	(211)
总矿师致总理报告书(1922年11月27日) .....	(212)
开滦总矿师致开滦总理报告书 (1922年11月27日) .....	(214)
开滦总矿师致开滦总理电报(1922年11月29日) ...	(215)
警察队长呈直隶警务处文.....	(215)
杜克茹致杨嘉立函(1922年12月23日) .....	(217)
开滦总理杨嘉立致滦州矿务公司董事会伦敦开平 公司秘书的信(1923年2月2日) .....	(218)
开滦五矿大罢工.....	邓中夏 (219)
我的回忆(节录) .....	张国焘 (223)
罗章龙教授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	(225)

### 其他各路罢工

京绥路闹薪之风潮.....	(236)
京绥路局员司全体罢工.....	(237)
罢工中之京绥路 .....	(237)
京绥路罢工风潮之续闻 (一) .....	(238)
京绥路罢工风潮之续闻 (二) .....	(239)
京绥路罢工风潮之未已.....	(240)
京绥路员一致攻击陈世华.....	(241)
京绥局罢工风潮已告结束.....	(242)
有关京绥路罢工专电(二则) .....	(243)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宣言·····	(244)
正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	(247)
正太路风潮扩大·····	(248)
正太路工人态度强硬·····	(249)
正太工潮可望解决·····	(250)
正太工潮昨日解决·····	(251)
正太路工人大胜利·····	(251)
正太路工人开工盛况·····	(253)
正太路工罢工之一片援助声·····	(254)
京汉总工会为正太工人呼吁·····	(257)
正太路罢工之援声·····	(258)
唐山路工提出五项要求·····	(260)
唐山制造厂工人大结合·····	(261)
京奉路唐山工人大示威之结果·····	(263)
唐山制造厂工人实行罢工·····	(264)
唐山罢工风潮益趋激烈·····	(265)
唐山罢工风潮平息·····	(266)
山海关铁路工人罢工之酝酿·····	(268)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矣·····	(270)
山海关路工风潮已解决·····	(271)
山海关工人揭破交通系阴谋·····	(272)
唐山工人援助山海关工人·····	(274)



张德恂呈文·····	(345)
王怀庆呈文·····	(347)
吴佩孚庚电·····	(348)
郑州京师宪兵第十七连电报·····	(348)
驻长辛店第十一连报告·····	(349)
我们的力量(节录)·····中 夏	(350)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节录)·····中 夏	(350)
二七纪念与正太工会·····孙云鹏	(351)
顺德分工会报告“二七”奋斗史·····	(353)
彰德工会之成立及奋斗之经过·····刘星元	(356)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守 常	(358)
“二七”工友被囚记·····吴雨铭	(360)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节录)·····张特立	(373)
“二七”的精神是什么?·····史文彬	(385)
“二七”罢工的意义与教训(节录)·····吴汝铭	(388)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邓中夏	(393)
“二七”罢工回忆(节录)·····栖梧老人	(409)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	(419)
<b>京汉工人流血记·····</b>	<b>(433)</b>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北方分部**

#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北方分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亦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是中共“一大”前成立的。其迅速发展则在一九二二年间。书记部在一九二一年初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工人革命宣传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领导数十万工人斗争的司令部。书记部成员以学生和工人为主，这个庞大的男女青年队伍包括有各项专才。他们之中有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也有学理工农医的，还有学文学、艺术以及军事的。他们在工作上各尽所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接触面极广。当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以后，战斗力量就更加强大了。他们团结一致、勇敢坚毅、不屈不挠地在城市与乡村进行严酷的对敌斗争。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与贡献。现就其源起组织、活动业绩等简述如下。

在书记部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学生数人，即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该会原是一个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究竟不是革命行动的集团，固然会员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同时也进行了某些革命活动，不过这些活动是漫无计划的。因此在中共北方地区小组建立后，开始讨论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经过多次研讨，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接触工人运动的机构，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试行探索，借与当地工人建立初步工作关系。在这个时期中，恺荫（张特立、张国焘）、文虎

(罗章龙)和孟雄(何孟雄)等分途到上述各地旅行访问,结识了当地工人某些组织的领袖多人,又通过这些认识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初步建立了工作据点,这就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前身。

一九二一年五月中共党组织决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主任为张特立,办公处设在法租界渔洋里六号。张特立主任领衔发表宣言,签名者二十六人,其中少数为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张特立、李启汉、李中、李震瀛、袁笃实、张秋人等。以及青年学生李新旦、刘荃人、顾耕野、汪洋、杨意贞、董锄平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大意是阐述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其痛苦生活,客观上要求团结,团结应采取产业组合形式。书记部是联络各劳动团体的总机构并着重与国际的联系。书记部成为产业工人群众的战斗组织,它与当时上海一般有名无实的工会有根本上的区别(书记部宣言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上刊出)。一九二一年八月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主编人:张特立,编辑人:李启汉、李震瀛、杨意贞、汪洋、董锄平等。通讯地址:上海公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号。该刊每星期六出刊,自一九二一年八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前后十个月共出版四十期。书记部又在小沙渡设立劳动补习学校,由李启汉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由罗章龙负责。在济南、广州、长沙、武汉分别成立各地区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由王瑞俊,武汉由林育南,湖南由毛泽东,广州由陈公博负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经时约一年,工作进展极为困难。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李启汉忽被捕,六月九日解往上海会审公堂,

判刑三月，同时《劳动周刊》及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停止活动。李启汉在上海西牢居三月，接着于一九二二年九月被引渡到上海护军使署继续关押，直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始获释，前后在狱中历两年四个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封，李启汉被捕下狱后，当地工作无法继续，总部名义犹存但无具体工作，其他各地书记部仍照常工作，由党中央直接领导。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北方工人运动有春云渐展之势，但面临许多新问题，人力与经验俱感不足。此时中央自上海来信，通知北方区派代表前往出席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推动工人运动与产业工人区域建立党与团的组织等问题。

中央扩大会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间召开的，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担任中央书记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

当时中央负责人仅仲甫（陈独秀）、恺荫及国际代表等人，对于如何开展中国工人运动尚无经验，所以召开扩大会的目的主要是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处代表。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瀛、袁达时，山东为王瑞俊，湖南毛泽东，广东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

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北方书记部仍由我负责。

我曾向仲甫陈情，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本人目前无此能力。仲甫笑道：“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几

句话把我说得无词可对。最后仲甫又说：“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随时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我尚犹豫，仲甫断然向我说道：“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我无法再辩，承诺暂行负责。仲甫转嗔为喜，立促我北返。在会议上，我与尽美向中央建议调尽美到北方区工作，中央赞成，但山东党组织不同意。后来各方继续商量，最后结果是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尽美调到北京，山东党组织由邓恩铭负责，北方党委另派专人驻济南协助山东党委工作。一九二二年十月山东书记部正式合并于北方书记部。尽美到京后任书记部秘书兼京奉路工会特派员。北方书记部工作范围管辖北方十二个省和十六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即：顺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和北京、天津、开封、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郑州、洛阳、徐州、蚌埠、张家口。后来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所以事实上北方书记部涉及范围很广。沿着铁路南至上海、武汉、广州、安源、昆明、腾越、蒙自等城市都有工作联系。

中央扩大会议结束后，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将扩大会议决议向中共北方党委报告后，即讨论具体措施。大家说：“咱们当初曾从事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宣传与教育活动，创办《工人周刊》，开办长辛店补习学校，劳动通讯社，并在南口、丰台、唐山等地开展工作，今后就从这些据点向前推进，努力工作，坚持勿懈，自然会有成就。”最后，决定了北方工运工作的初步方案。

（一）选定长辛店、唐山、南口和丰台四处作为工作试点。因为上述四地是北方铁路工人集中的地区，且长辛店、南口靠近北京，丰台为交通枢纽站，唐山是靠近北京的最大煤矿。（二）



在上述各地设立两个或三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灌输革命意识,讲述罢工斗争知识。(三)试行开辟工人斗争战线,设法争取参与领导北方区内重大工人自发斗争。(四)加强党报《工人周刊》编辑阵容与发行工作。(五)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渐向工会组织形式转变,第一步先成立工人俱乐部。(六)在铁路、矿山城市建立党与团的组织。(七)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合法斗争与直接行动的罢工斗争方案。(八)调查了解情况,决定对抗交通系斗争方案。(九)筹办工人运动讲习班,训练工会工作人员。(十)在工人集中地区筹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减少商人居间剥削。特别重要的是密切注意激发工人的斗争意志,有计划地推动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且对于任何自发斗争都要积极参加、引导和组织,使其获得成功,以扩大书记部的政治影响。

但是要实现上述方案,就当时北方书记部人力条件来说,是相差很远的。若只凭书记部极少数青年学生奔走呼号,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会议决定北方区党员以全力参加书记部工作,同时又决定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集一批志愿工作人员,参加北方书记部工作。

关于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求志愿工作人员事,开始采取开会动员,会后自由报名的办法,但是结果报名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会员思想上存在着顾虑,除恐耽误学业外,主要认为学生去做工人运动既无“出息”,又无“前途”,于己有损,于事无益。有鉴于此,乃重新研究,改进征集方式与办法。区委会议上经过多次讨论以后,大家认为要求一个学生献身工人革命运动作一个职业革命家,既是革命实践问题,也是建立有关革命人生观问题,因此会议决定发起一个关于革命人生观的辩论。通过这次活

动，多数会员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有了明晰的态度，但是学生在参加工人运动方面仍有思想隔阂。为此，党决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辩论当前中国革命方向问题，使大家明了工人运动对革命的意义，消除思想分歧，统一斗争意志。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对工运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一贯是以专制为特色，构成帝王、军阀、官僚的武力统治，各朝代鼎革不论其名义若何，实质上均以砍杀终局，此起彼落，演成数千年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局面，这正是中国历史演进的特征。数千年积习是难以一朝改变的，过去“吊民伐罪，顺天应民”固是一片谎言，当今共和民主，同属有名无实。所谓民国统治实是徒有共和虚名，对人民却无实惠，中国革命是难以超脱封建专制轮回的，因此某些人公然宣称“所谓共和政体，也不过为野心家驱使罢了，结果仍是武力统治的变形，过去鼎革后人民在新暴政下依然是遭受涂炭的命运。”总之，他们认为不管什么形式的革命，“牺牲的是劳苦大众，交替执政集团都是不劳动的，说谎话的政治骗子。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人民骷髅铺地的道路，都是打冤家的道路，民治、民享都是做梦。”因此，他们不愿意参加这个行列。第二种意见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东西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虽然不同，但工人阶级在未来革命中必然占主要地位。在这些国家以共产党为领导，通过工人运动，运用统一战线，团结革命势力，等候时机成熟，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可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而且通过此种途径可以根本消灭武力统治，消灭割据，实现民主政治，这是减少人民牺牲，物资损失，一劳永逸，保全国家元气的办法。同时也可以导入真正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造，进入共产主义。苏联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举成功也是这

样。赞成这种意见的人很多，认为中国历史大都是农民揭竿而起，由群雄割据，建立专制王朝，暴政相循，如环无端。今后改弦易辙可以工人为主力领导革命，可谓别开生面，造福人民，好处实多。针对上述两种意见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经过反复辩论，结果渐趋一致。会上大家认为持前说者虽言之成理，但对人类未来历史全盘否定，亦属不当。人类历史虽长蒙专制暴政的侵袭，但人民民主终不可抗，历史发展进程最后将仍导致民主政治。自此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多数会员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渐渐接近，但要做到人人自觉躬行，则并不容易，何孟雄等加入书记部工作经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何孟雄原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但久未参加实际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应先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否则便是盲从附和。骨子里他是怕供人利用，这也出于对某个别同志狂妄自大心怀不满。先是孟雄与张树荣、吴明（陈公培）、易群先（女）等在骑河楼斗鸡坑组织工读互助团。罗汉、张纯、李实等在翠花街狗尾巴胡同五号设立工读互助团分部。他们同样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一点一滴改造社会，但又与黄凌霜等不通声气各自为政。北方书记部成立时，何与罗汉观望不前，党组织数次派高君宇等去同他们谈话，何与罗汉均拒绝参加实际工作。我考虑到：何孟雄不只是一个人问题，他是一个派别，我们应好好地说服他们，我先将此意告缪伯英（伯英先入党），伯英说：“我说过，他只是不同意。”我乃往见何，何固执成见，说：“我们的工读互助团可能失败，但书记部良莠不齐，我与他们共事，岂不是帮倒忙！”我说：“你夫妇名‘英’称‘雄’（孟雄与伯英），可是不参加实际革命，不唯道理上说不过去，也会遭旁人议论，‘何’其太谬！”（双关语）何默然不语有顷，答道：“我也自知不对，老实告诉你，我们大家还耽

心的是‘去一木偶，招来毒蛇’，所以可虑。”我道：“这是你过虑处，近于宿命论，只能坐享其成，不能革命，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二人辩论竟日不决。次日伯英告我说：“孟雄平日好高骛远，目中无人，你昨日谈话，他似意有所动，你如不直言针砭，他就难以自拔。”翌日我再往，继续向何进言“劝驾”，何不再坚持，但又忽转话题道：“中国革命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我答：“革命千头万绪方在起步走，只要大家意志坚强统一，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何说：“内部如此，可是外来干涉，违反民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谓‘赵孟能贵，赵孟能贱。’你能保证吗？”我道：“有话在先，万一不幸有此事发生，不难一例对付。况且外力干涉源于内奸，只要没有内奸，外祸就不易侵入……。”这样我与孟雄连续谈了三次，孟雄才表示接受书记部工作。伯英告我说：“这次确是孟雄思想上的一大转折点，只要引擎开动，车子就自然向前飞奔！”北方党委开会时立即决定派孟雄到京绥铁路为特派员，负该路全责。伯英任北方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工作。工读互助团员李树彝、贾纡青、张树荣、李实、张纯、吴容沧等也先后加入书记部。当时认为这是书记部的重大收获。自此书记部组织渐渐充实起来。先后派遣特派员驻路工作。张昆弟、陈为人、王仲一、萧明、余立亚、李震瀛等继续派往各铁路开展工作。

当时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如下：罗章龙（主任）、王瑞俊（副主任兼秘书）、邓培（唐山大厂负责人）、史文彬（长辛店工会委员长）、孙云鹏（正太路工会会长）、唐宏经（京奉路沈阳工会会长）、王荷波（津浦工会委员长）、时奎元（开滦矿工会会长）、张汉清（京绥路工会会长）、傅书棠（胶济铁路负责人）、伦克忠（青岛四方纱厂负责人）、姚佐唐（津浦路徐

州工会会长)、王符圣(陇海工会负责人)。特派员：京绥路：何孟雄、张汉清、王旭文、马净尘；京汉路：吴汝铭、凌楚藩、项英；陇海路：游天洋、王忠秀、魏荣珊；京奉路：王瑞俊、王麟书、韩玉山；津浦路：王仲一、张振成、孙鸿儒、李保成；胶济路：郭恒祥、李青山；道清路：童昌荣；淞沪路：余立亚；正太路：袁子贞、傅茂公、高克谦；沪宁路：孙津川；沪杭路：沈干城；粤汉北段：郭亮；株萍路：朱绍莲、李涤生；开滦五矿：李昌兴；天津市：安幸生、李培良；北京市：陈楚梗、萧明；唐山市：李树彝、彭礼和、吴先瑞；郑州市：汪平万；济南：李味农、刘俊才(余从略)。

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也是颇费周折，历尽艰辛的。早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我们就酝酿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筹备时间颇长，所遇困难亦多，兹举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为例，以概其余。

一九二〇年暑假，我与墨耕、特立等第一次来到长辛店。长辛店距芦沟桥不远，在桑乾河南，昔人诗称：“山形依督亢，天影接桑乾”，是历史形胜之地。那天是星期日，三人先到芦沟桥芦苇荡行猎，就地野餐，餐毕到车站访问一个电报房工人吴敏珂。他原是北京法文学校学生，山东人，五四时曾到过北京大学西斋，与我相识。吴热情招待，引导大家去参观慈禧太后回銮时的花车，大家就在花车旁合摄一影。随后吴引导去访工人住宅，会到了他的同乡史文彬等人，史又引大家到大厂内外参观，后在史家闲谈，情意颇洽，直到下午才搭车返校。从史师傅谈话中知道长辛店机车厂于一八九七年开办，成立已二十四年，厂址原在芦沟桥畔，由英国工程师创建。一九〇一年因扩充厂址，改由法、比两国工程师任厂长，外籍工程人员与职员约四十余人。现

任厂长孙瑞章，副厂长谭继先与王荫春，比法总管为诺曼与札曼，他们是直接压迫工人的。长辛店技术工人多来自德州及天津，职员多属于交通系，体力工人多就附近定州一带招募而来，工资最低，勉强维持本身生活，一般人无力抚养妻室儿女及父母。他说：“工人们总是憧憬穿暖吃饱，劳动适度，精神舒畅，言论自由，这都与北大先生们所见相同。但终不过是‘镜花水月’，一时空想……”

在多次访问工人区生活以后，大家渐渐向工人进一步谈论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工人们，特别是老年工人，对学生隐约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所称为“工学界限”问题。很能说明当时“工学界限”的，有这样一个例子。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贺其颖找孙云鹏谈话（其颖是山西人，所以最先被派到正太铁路工作）。见面时，其颖向他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云鹏聆毕问道：“小伙计，你们卖的是哪一号膏药？”其颖不由得着急起来，连忙解释道：“我们决不是哄人的江湖医生，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同你谈造福工人的革命问题……。”云鹏不待对方答毕，把话岔开说道：“这些话我也听得不少了，卖瓜的都是夸自己的瓜甜，究竟怎样，我们工人脑筋简单，实在闹不清楚。”随后他就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其颖虽加以讲解，但云鹏总是半信半疑，追问得他紧了，他就不说话了。其颖颓然而返。工学界限使学生与工人不易接近，因而影响革命宣传与组织的深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有人主张采用旧社会拜把子结兄弟的办法与工人建立友谊，李启汉、杨殷等曾采用过这种办法，与工人在神像前烧香歃血为盟，发誓云：“一人有事，众人帮忙，一人丧命，大家报仇！”但是旋即发觉此种落后方式，缓不济急，且易滋流弊，遂决定禁止采用。

为了解决工学界限，曾举行多次会议专门讨论，最后结论是要求生活方面忍苦耐劳与工人打成一片，就是说学生生活工人化，使工人感到学生不是外人，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解释，使双方观点渐趋一致。关于前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动员发起普遍访问工区与工人交朋友的运动，以后每逢大礼拜(工人休息日)就有不少同学几人一队分途到长辛店、丰台、南口、石家庄，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访问调查。如王氏兄弟(有德、懋廷、儒廷)往往裹粮步行到郊区很远的工人区铁路道棚、门头沟煤矿等地去进行访问，写成笔记，返校后向会员作报告。他们报告丰台见闻时说道：“此地所见妇女儿童面色凄凉，如同囚犯，劳动者长期在自然灾害与人造灾难交替中过生活，都在饮泣吞声地吃着杂粮饼子。”同样的访问与报告不乏其例。

仅仅通过访问调查，是不能彻底解决工学界限的，当时党组曾认真加以分析过，认为工学界限来自两方面：一是从工人本身疑虑所产生的，这是认识问题，其次是来自工人以外的政客官僚对工人与学生挑拨离间造成的。前者源于贫苦工人的自卑感，他们素来认为工人是命运安排才受苦受难，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做官为宦的人，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学生与工人并不是一伙儿，怎能一道结交共事呢？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吧，工人还是安分守己不要同学生瞎混，工人的事，还是工人自己来干，莫让学生插手为好。至于政客官僚们唯恐学生叛逆造反，扰乱秩序，所以不断向工人聒噪：“学生是危险人物，是过激派，穷党。他们是专门来煽动工潮，借此捣乱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学生的当！”这样更加深了工人和学生的隔阂。

北方书记部认为工学界限问题是目前工作最大难关，必须采用各种方式缓和工人情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除采用实际行动以

团结工人外，又特别注重召集各型工人会议，进行宣传、解释。在双方多次互相访问后，书记部正式召开工学座谈会，讨论工学联合问题，工人团结问题等。座谈会多在例假日邀请工人来京游园时举行，或到长辛店、南口等工厂所在地方举行。有时联合几个地区的工人和学生共同开会讨论互感兴趣的问题，经过长时间互相讨论，一些误解得以澄清，感情日见接近。这里把当年保留下来的双方辩论中的“问题与解答”的一部分介绍如下：

（一）学生多属社会上层人物子弟，来到工人区，动机何在？究竟何所为而来？其中难免有诈。

解：学生为革命而来，为帮助工人反抗剥削者与压迫者而来，并无不利于工人处，工人本身无损失可言，工人可放心，学生决不会从工人手里拿走什么东西。当前，中国革命的敌人很多，靠工人单枪匹马是推倒不了很多强大的敌人的，所以革命是工农商学兵各界共同的事业。革命不怕人多，为什么独对学生防避，今后我们应多讲工学联合，化除工学界限，推心置腹，不分彼此。工学界限化除后，参加革命的人就更多了，主意也多了，力量也增大了。

（二）工人数量少，生活苦，知识浅，力量薄，只求安分守己工作，实在用不着提出革命大题目。工人们承担不了这个大担子。工人想进行政治革命，未免太不自量了！

解：工人数量不算少，所占地位也很重要，能生产万物，不要小看了自己。工人的生活贫困和不自由，这与军阀独裁和官僚剥削有密切关系，统治者是病源，对症下药就是革命，推翻统治者。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工人难道没有责任吗？至于说工人人数少，可是统治我们的敌人，他们人数更少，两方的区别是统治者有党派有集团组织，所以显得有力量，工人无组织，



所以斗不过他们。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把统治者推翻。

（三）学生天天叫嚷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可是我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军舰，行吗？

解：工人在没有武器以前第一步是团结，工会就是不可侮的力量，往后就能取得武器，打倒敌人，达到革命的目的，各国工人革命足为我们的示范。

（四）学生年轻阅历浅，一股冲劲，热心革命，难免不受人利用。工人跟学生走，易受牵累，恐招致将来后悔！

解：学生心地光明纯洁，才讲革命，在革命中遇困难一肩承担，决无利用工人自取富贵的意思，更不推卸责任，也不会拖累他人。工学一条心，就会真正把国家的事办好，如果有坏心眼的人，有心打算利用工人火中取栗，争取个人权力地位，我们工学界联合可以把他们打倒。

（五）学生与过激派通声气，过激派杀人整人，不让人自由，私通外国，人说是卖国贼。

解：今天的卖国贼是官僚政客，只有他们与外国签订条约出卖国土，出卖主权。学生无资格卖国，却是尽忠报国，是坚决反对卖国政府的人，不主张杀人、整人，也不主张剥夺人们自由。

（六）书记部大都是南方人，南方人为何要来北方革命？

解：革命不分南北，正如读书、做工不分南北一样。南方人来到北方做工、读书，南方人也自然可以在北方革命。革命不嫌人多，革命成功后南北人一体沾到好处，所以应该化除工学与南北界限，大家同心协力一体干革命。

（以下问题从略。）

除此以外，为了使工人和学生日常生活各方面互相接近，

当时北方书记部还要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守下列公约：

（一）献身革命工人运动，百折不回，誓为实现真诚无欺的民主自由而奋斗。

（二）不争夺地位荣誉，万众一心为革命，时时站在最前线。

（三）胜则相让，败则相救，牺牲个人利益。

（四）廉洁奉公，生活朴素，重视劳动，尊敬妇女，不嫖不赌，不捧角，限制谈恋爱，禁绝一切败坏道德的行为。

因此后来有人称书记部为新的清教徒、政治童贞。事实上书记部人生活均极清苦，通常生活水平规定不得超过普通工人，收入逾定额时，余者一律交作党费或捐助工会。去各路工作，来往多乘煤车或货车，以节费用。

除了思想上的隔阂，学生在工作中仍然遇到其它的困难。如生活习惯与语言隔阂，均使工作进展增加阻力。由于书记部的南方同学乡音很重，生活习惯与本地劳动人民多所异趣，时有格格不入之感。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有位广东同学来京不久，自告奋勇到丰台工作，初凭热情在车站住了数日，毫无所获，失望而回。他半开玩笑似地埋怨自己说：“我实在不行，这工作真难办，恰似白狗吃青天，不知从何处下口。”但是在大家的坚持下，所有遭遇的困难都逐渐被克服了。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几乎全是南方人，南人操北语非常别扭，不止是笑话百出，有时更构成误会，因此《工人周刊》的编辑宋天放编成《应用京话词汇》，油印多份，供大家学习。兹举数例：见年长者称二哥，大哥便不礼貌；店主人称掌柜的、当家的；乱说话为胡诌；乱行动为瞎闹；散步为遛达；话多为唠叨、罗唆；不要为别（如别嚷、别闹）；烟酒不用称在理；洋车为胶皮等等。当时大家把这词汇揣在怀里随时翻阅，过了些时，居然可以

说出对方能听懂的蓝青官话了。

经过较长时期的刻苦努力，随着工学界限的逐渐消除，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遂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正式开学。学校位于车站迤南工人住宅区，名叫铁匠营的一个小胡同内，门宇低垂，伸手可触檐瓦，计有屋三间，一大二小，东大间作教室，中小间作办公及阅报文娱室，西小间为教员卧室。史文彬即住在学校附近。娘娘庙在车站迤东，庙前有广场可容数千人，工人群众较大集会则在娘娘庙举行。一九二一年五月长辛店工人第一次在此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散发了《五月一日》及《工人的胜利》的小册子，争取八小时工作，这在中国是空前盛举。大会结束后，长辛店教员全体参加游行到车站，教员吴容沧把手中大旗插在火车头上，一直开到南方去，沿路换车头时，工人把旗传下去，一直带到江岸。

在补习学校任教的有：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主任吴汝铭，教务主任李实，教员贾祝年、张纯、吴容沧、罗运麟、王铮、杨人杞、罗文虎、张至刚。洛阳劳动补习学校主任白眉珊、张宝泉。唐山劳动补习学校主任梁鹏万。天津劳动补习学校主任安存斋。丰台、张家口、吴淞、徐家棚、邦沟子、大槐树、长沙、九江、昆明、包头等处均先后设立过补习学校。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北京党组织决定由我和特立、墨耕、邓康等几个党员轮流前往任教员，朝去暮返，或每周驻校一、二天，随时换班。授课教本由教员自行编印，学生所需纸张笔砚由教员捐助不收费用。后来因为特立出国，中夏离京教书，我事繁，乃改为专任教员制度并推定一人负责，长期驻校。该校负责人为李实，后为吴汝明，后为吴容沧，前后易人数次。各劳动学校教材由书记部教育委员会编辑，内容取材于《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向导》、《苦力》、《劳动界》及《国际通讯》英、德、法文

版本的资料等。

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大都是经过审慎选择的，所以对待工作十分认真，他们平日经常向工友们讲解革命大义（工友二字即最先为长辛店教师所采用，用以称呼工人者），同时对工人生活非常关怀，事无巨细，有求必应，故工人称学校为工友之家。

某次修车厂工人吴国有屡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乃到北京大学西斋找书记部负责人商量对付办法，并说如能直函外国总管讲明事实或能得直。时王复生适在侧，因就其所讲情节书一法文信嘱吴带回递交札曼。札曼立召工头与吴对质，工头意料不及，以报告不实受责，吴遂从宽发落。吴事后逢人便讲，王先生摆连环计把他从困难中搭救出来了。人问何故？吴说：“王先生给外国人写的信，大环套小环，中间杂些芝麻雨点”（按：指法文信及其中的标点符号）。说得伙伴们大乐起来。从此工人中到处传开了，说书记部真不错，真正能替工人们办事。

起初书记部人到工人区时，双方称呼均表示客气，北大学生见工人称某师傅，工人见学生则称某先生，后厮混渐熟，双方互称老史、老罗，更久则互以绰号相称。如呼老史为麻哥，老王（俊）称毛子（王原为天主教布道师），陶善综为张良。后来工人对学生几乎每人都给以绰号，如见书记部人生活简约，不御烟酒，不近妇女，则称为清教徒，张特立足智多谋称为张孔明（转为张空明与 Коммунизм 谐音），见王铮年幼天真称为小炕馍（与 Komsomol 谐音，为英文〔苏联〕共青团），高君宇举止斯文称为老夫子，李震瀛体貌魁梧称为关西大汉，邓中夏称为邓大炮，何孟雄对人说话腼腆称为小闺女，王瑞俊机智勇敢称盖韩信，吴容沧性如烈火称南方蛮子，吴汝明极度近视称吴瞎子，王仲一粗犷耿直称为王提辖，宋天放温文尔雅兼善书法，称为宋学士，其他绰

号不一而足，依各人体态性格，颇多贴切。当时以绰号称人者表示亲昵，受之者不以为忤，此时一切嫌疑悉化为乌有！彼此推心置腹，一心向前，特别是当工人们亲眼看到书记部人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总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前仆后继，牺牲累累，百折不回，而深受感动。到后来他们心坎中的任何疑虑都完全冰消瓦解。所以孙云鹏对人说：“书记部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绝对不是政治上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难逢难遇的。今天如果有人攻击书记部的话，那他们一定是不识好歹，不辨邪正的人了，我们一定不答应！”老史(文彬)说：“今日中国整个工人阶级都应该与书记部结义，联合干咱们的事业。”因此他首先请求入党，曾三次到北大西斋找我谈话。

在游天洋、王忠秀烈士追悼大会上，一位高碑店工会代表说<sup>①</sup>：“书记部为咱们，咱们一定跟书记部一道，任何刀斧也斩不断咱们工人与书记部的关系。”此时工人们不只是对书记部有了正确认识，就是对一般政治问题也渐渐养成认识和分析能力。如某次北京几个议员到长辛店工会参观，顺便向工人讲话，题目为劳工神圣，说了些时髦的恭维工人的话，讲毕，工会负责人致答词说：“劳工神圣当分别去看，自由平等的劳动才是神圣，才是光荣，如果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不自由的劳动，那便是耻辱，刑罚与苦役，那有什么神圣可言？我们工会的目的是追求自由劳动，反对不自由的劳动！”某议员<sup>②</sup>聆言，立感不安，甚赞工

---

<sup>①</sup> 高碑店工会代表指康景星。康系高碑店工会主任，河北正定人，中共党员。“二七”时被拘送保定监狱，一九二四年出狱。一九二六年再度被拘入狱，遭受严刑拷讯，并被断绝饮食，死于狱中。死后投尸于井内灭迹。

<sup>②</sup> 某议员即指众议员林长民，一九二二年曾为开滦罢工工人被枪杀事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案。一九二五年林在锦州参加郭松龄声讨张作霖的军事行动，郭战败，林、郭同被杀害。

人见解透辟，自悔失言。

北方书记部成立之初，成员只是为数不多的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但却面对着强大的北洋军阀，买办洋奴交通系。此外，国民党阵营中的革命败类也是敌视书记部的。他们动员御用报刊谩骂诅咒书记部，说他们是一群乱党，叛徒与匪帮，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罪人。北京政府所属军警机关经常搜捕书记部工作人员，置诸重典，投之监狱，并封闭其机关，制止其活动。当时特别敌视书记部的还有交通系及其附和者工贼集团。

交通系原为以梁士诒、叶恭绰、郑洪年等买办政客兼财阀所组织的小集团。他们在光绪末年进入邮传部为小京官，窟宅其间，结成帮派，民国后助袁世凯称帝为恶，后又勾结安福系卖国借款，从中渔利，由于国营交通企业拥有独立生产工厂，铁路警察武装，职工教育系统，交通银行等庞大的机构，又兼经营陆海运输和电讯等，对外放债，获有大量回扣收入，故在政治经济上形成特殊势力。铁路工人运动发展，直接威胁交通系本身利益，故当长辛店工会开始组织时，他们便全力抵抗，以企苟全禄位。交通系的组织是采取各部门分立办法，职工教育有扶轮学校，技术训练所等。职员有同人会，不与工人混合。在工人中间开车、车务与工厂工头各有独立组织。如交通传习所，精业研究所，车务见习所，留法预备班分隶于交通系直接领导。凡工人就业、升降级、生活福利、工资、教育等事均由该系掌握。他们根据派系路线垄断一切！顺之者生，逆之者死！在京汉铁路组织工人俱乐部时期即与交通系开始正面冲突。叶恭绰、郑洪年、赵继贤等策划反过激党，反工会的种种活动，层出不穷，荼毒工人无所不用其极，但其中不少阴谋行动被书记部击退。京汉路罢工前交通系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动员该系爪牙向书记部猛攻，因此沿路

多处机关被破获，北京、保定监狱中政治犯增加极速，铁路工人失业数量亦有加无已。他们对工人所欠血债累累。陇海铁路秘书游泳(天津)，洛阳工会秘书王忠秀，津浦工会会长张振成，西直门工会秘书王净尘等被害均为交通系所指使。李味农、伦克忠、胡信之等被杀害亦与交通系有关。当一九二七年夏北伐军到郑州，全国铁路总工会特派员在郑州组织工人罢工响应，事为交通系所闻，指使军警逮捕郑州铁路总办事处工作人员汪胜友、司文德，处以破坏交通罪，九月将汪、司二人枪杀于郑州长春桥畔。以上所举不过荦荦大者，交通系的罪行实属罄竹难书。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所规定的革命计划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期间工作实践中，经过大小数十万人次的罢工斗争，改善了工人的经济生活，取得了工人的自由权利，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北方书记部创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北方矿工会，各大城市产业与地区总工会，并进一步成立了全国总工会。由于上述工会组织与罢工斗争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方广大地区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北方中共党的建立乃通过若干次重大的罢工得以迅速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对团结青年学生工人固然起过很大作用，但在北方产业工人区域，特别是铁路矿山城市地区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则完全以几次重大罢工为契机。所以自从一九二二年间北方路矿工会接连十余次的大罢工有如万弩齐发，表现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巨大威力，同时也使中国工人政党名实相符地成长壮大起来。

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史文彬(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全总委员会副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回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写道：“京汉铁路工人与北京的革命学生(劳动组合书记部)

在这样极困难的环境之下艰苦地、忍耐地开始团结工人的力量，他们与交通系奋斗，与军阀官僚奋斗，与厂长、站长奋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工贼等奋斗，在二年多长期奋斗中，大的罢工、小的罢工，以及一切合法的、非法的争斗，不知经过了几十次，才将北方全部铁路的重要站口工会先后成立起来，京汉铁路工会便是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史文彬：《二七的精神是什么？》载《中国工人》第六期，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报版）。

当时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国内外革命工会联络地点。中国工会代表参观访问往来如织，南北工会通过北方书记部互相联络，最后遂产生全国总工会机构。南北各地工会发生罢工斗争时，北方书记部遂成实际斗争中宣传、组织、募集罢工基金的中心机关。同时各国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派人来远东活动时，必来北京访问，与北方书记部交换政治情报、革命书刊，并由劳动通讯社发布有关新闻稿。国际工会代表如沙发洛夫（Safalow）、里卜西·士莫尔吉士（Smolgies）、西马文（Simaon）、尼可尔逊（Nikolson）、希尔曼（Hielman）、罗伯尔特（Robert）等均先后来北京访问，与北方书记部互相交换意见，讨论国际工运策略、罢工基金、工会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将讨论记录陆续在国际通讯外文版刊布。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重心固然是放在工人运动方面，但是在工人运动打开了局面之后，又把力量投入到铁路沿线的广大北方农村，发动农民斗争，争取和保卫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

（房文祖整理）





# 陇海路罢工

## 陇海路机工之怨声与应援者

(开封特约通信)

陇海路洋员管理路政，平日本属严厉，工人皆啧有烦言，自新总管若里接办后，对于工人尤为苛虐，该路工人忍无可忍，于今日(二十日)实行罢工。今天由开封西赴郑洛，东赴归徐之车，均未开驶，而由徐西驶由观音堂东驶之车，均未到开封，陇海全路工人完全罢工，已可证明。开封各街头均贴有该工人罢工之印刷品宣言书，大书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其下略曰，现今我们陇海全路机务工人，被本路大总管若里苛虐已极，全体联络，群起反对，稟告本路督办，不知将来若何结果，吾工人等，不得不预恳援助，以备后患。久闻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均早联络团体，彼此互助，足见知识开通之早，文明进化之先。敝路工人们，现被若里总管逼迫无法，苛虐无奈，乃互相联络，步武各路之后尘。吾们工人既系同胞，又属同业，谚云人不亲行亲，行不亲道亲，弟兄们岂忍坐视他人残害同胞而不顾哉，因此敬乞同胞同业大发慈悲，先赐教言，对待残虐吾们之人，然后再作声援，补助进行。倘得圆满结果，敝工人等得蒙优待，皆各路同胞同业所赐之幸福也。谨将苛虐情形，备述以供国人之评判。(一)该总管到差数月，不论机车如何破坏，全不修理，敷衍支持，焉能经久，出厂迅速，见病即罚，责工人修理不善，不知此非工人修理之过，乃伊不令修耳。(二)车头大灯，发油不足，

司机人恐有危险，自备灯，工人每月能得薪工若干，不得养育老少，掷之无名之地。（三）车头各机修理不好，汽力不足，时常误点，苛罚司机工人。车头连载吨数，原有定额，伊一律加重吨数，若要误点，亦罚司机工人。（四）车轴加油，减发三分之二，以致车辆不时燃轴，乃苛罚加油工人。（五）擦车工人，减发棉丝，强逼将车擦好，否则重罚。（六）向章工人有病故者，公司发给恤薪三月，以资葬埋，乃经伊免去。（七）向章因公受伤者，照常发给工资，以资调养，乃经伊取消。（八）工人每天向章工作十小时，另外加点，按点发给工资，伊亦免去。（九）该总管在安南多年，对待安南人习于暴虐，刻下即将该野心施诸吾堂堂大国之工人等咸怀不嫌。（十）该总管逞己之私，任意行为颠倒是非，不权轻重，专施强迫手段，不准工人违拗，枉受责罚，即各厂首亦多受其无理凌辱。窃想伊以外人，来吾中国，应斯重任，叨食厚薪，应当细心研究，加意考察，如何能省材料而无害，如何能将机务修理坚固，盖其应有职务。伊乃不斯之务，一味强横奸险，荼毒苦工，工人等能不反对也。再者厂中原例，早晨上工，应吹号三声，第一号系招呼远近工人动身到厂，第二号系拿牌进厂，第三号系上工时间，停止拿牌，此向来我厂不易之定例也。乃今晨副厂长地蒙，竟于第三号未响以前，以身拦当号房之门，不许工人们拿牌上工，哀求不应，拳脚加之。该副厂长，以安南之国奴待我中国工人，同人等既不得进厂，只得全体停止。适本路副工程师来洛，同人等全体到站，面求副工程师作主，乃不得圆满答复。同人等不能忍作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务恳我各路工人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凌。不但同人之苦可伸，亦诸君幸福所在也。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体恤苦况，怜悯援助，本路工人等统感

大德无涯矣，肃此报告。未附数字曰，本路全体同人等决定准于十一月二十日（即星期日）全路工人停工。陇海全路机务工人等公启。（上盖一汴省陇海老君会椭圆形图章）。十一月二十日启。

昨又得长辛店消息闻该地铁工厂自接到洛阳陇海铁路工人发生罢工的宣言后均非常愤恨，特于二十二日晚召集工人，秘密会议，二十三日晚又召集茶话会，到会之工人甚多。当时决定三条办法：（一）致书洛阳陇海路工人，促其坚持到底，并许以经济上及实力上之援助；（二）致书陇海路驻京办公处，促其早日解决此问题，如即日不得圆满解决，京汉路当与陇海工人取一致行动，为其后援；（三）致书郑州工人，劝其努力赞助陇海工人，如路工有调遣到陇海去之情事，亦须即时防止云。

原载 1921 年 11 月 25 日《晨报》

## 陇海路工人罢工后之进行

陇海铁路机工因洋员苛虐，实行罢工，其详情已志本报。兹据郑州通信云，此次罢工风潮，酝酿已久，曾在开封洛阳开会筹议数次，散布传单，该路总管等以为中国工人柔弱可欺，故竟置若罔闻，初不料其竟通电全路，同时罢工也。现因相持不决，该路损失，实已不资，其他如邮务，商务，亦皆大受影响。闻施督办已派代表到洛阳，与工人交涉，工人当提出下列诸条件：（一）洋总管若里克扣材料，损坏机器，虐待工人，须将若里撤差。

(二)狄孟受若里意旨，殴打工人，狄孟亦须撤差，并以后永不准洋人殴打工人。(三)徐州府为八号门之事，开除工人二名，要求上工。(四)因米粮昂贵，工资不够生活，要求加薪。(五)礼拜日作工，须发加倍工资，例假停工，须照常给薪，年终须照京汉例加发一月工资。(六)升火工人司机每日跑车十小时，发火食费五毛，过十小时须增加火食费。(七)每年发家眷往来免票一次，工头司机二等，升火工人三等。(八)工人因公伤亡，须发抚恤金六个月，因病死亡，须发薪金三个月，因工受伤停工要照常发给工资。此次该路工人之罢工，实为争人格计，故抱有坚持到底之决心，现又得各方面之同情与援助，故进行更为猛烈，此决非可以敷衍解决者也。

原载 1921 年 11 月 26 日《晨报》

## 陇海路罢工之经过及影响

(开封特约通信)

陇海铁路机务工人罢工情形，已志本报。兹自二十日起，至二十三日止，仍未解决。此四日中，开封几成一死世界，京津沪汉邮件不通，新闻纸，五日未到，旅客之出省者，每日至车站一探消息，而迄无确讯。其来汴者，东路则停滞于徐，西路则停滞于郑，机房客店，均已满坑满谷。邮务管理局于二十一日添招临时邮差，二十二日又添雇驴骡驮载，然由开封至郑仅二日程，尚

可通融，而由开封至徐州约七百余里，非旬日不能达，若再延数日，开封秩序，将大受影响。昨从督署方面得一确讯，谓工人罢工之翌日(即二十一)，陇海路之郑州站长，以旅客之要求，拟借京汉路工人开车一次，业已将三等票卖出，一时购票者，颇形踊跃。詎为陇海工人所闻，立即贴出警告，略谓京汉路同业大鉴，吾辈同系工人，利害相关，敝路同人因受虐待，迫而出此，曾要求全国同业同胞援助，君等如不为良心上之主张，帮助外人，制同胞死命，请留神性命之险，陇海路工人敬白云云。京汉路工人见此布告，即力辞不敏，陇海路于下午又将已售之票收回。二十二日交通部及陇海路督办施肇曾均派人到郑调查罢工真象，派人与工人疏通，工人要求三项条件，第一撤换总管若里，第二恢复原薪，第三恢复工料原额(如灯油棉丝)，能一一照办，即行开车。交部代表对于三项完全答应，但云一面电部请示，一面令工人先行开车，恢复交通。工人谓非若里去职后，不能开车。现正相持不下，唯云如有军事或特别紧急事故，可开专车云。闻此次罢工，自洛阳起，原因系十九日早，工人到车厂上工，照例须在机务处玻璃柜取牌，若里将柜门关闭，不准取牌，有一老工人略有争辩，若里即以巨杖攻击之，适伤面部，皮破血流，工人见之大愤，遂相约罢工，遍发传单，通告各路工人，不准来应陇海路之招云。

澹

(十一月，二十三日)

原载1921年11月27日《晨报》

## 陇海路罢工志详

陇海路自二十日路机师全体罢工，至今迄无办法。探其起因，系由该路车务总管对于机师时行酷虐。近又新抚总管若里氏对于机师更形刻薄，罚薪裁人，任意行使。以致激成全体机师罢工，推举代表提出条件要求容纳，并详陈受虐种种，发布传单，惟该项印刷品因有顾忌，不于徐城发散。记者现从工人方面商将两纸抄录，惟语太冗杂。但一片苦情满露于字里行间，也兹撮要纪之，约云：机务大总管若里，自接办以来改变诧异，司机行车，油炭不照核实发给，减油数倍，勒令照用，如汽力不足，以至行车误点，油不足，照罚加倍。每月扣款几次，合一月之工资，减去一半。擦车不给棉纱，机器受污，即行受罚，现皆自备破衣擦洗。设法减工资，裁汰工人，不管有无妨碍云。其所提要求条件，计共十六条：（一）要求若里总管不准克工减料虐待工人。（二）要求因八号门房被革之人免究，复允此门不准任意锁闭。（三）要求机车照常修洗。（四）要求各厂应用材料，照应用接核算所实行发给。（五）要求行车油炭、棉丝照原先考验成章，核实发给。（六）要求司机生发给工服、雨衣。宿舍柴炭与车首一律不分。如司机生火工作以外候差，理应照钟点加金。（七）要求大小工人每月加薪，年给双支。（八）要求工人因工受伤，一律发给工资，及至残废之时，公司格外优待体恤。（九）要求车务处稽查站长对工厂工人和平一体不分上下。（十）要求如因活忙夜班加点以



六小时算一工。(十一) 要求稽查厂首在厂司事，以公理公章指示，不准特尊虐下口出不逊。(十二) 要求每新年与员司工人一律歇工不分上下。(十三) 要求中外年节及星期日并每公事工，做钟点工人能与员司一律相同。(十四) 要求在厂疾病准赏半工，及至病故，赏六个月工资另给回籍免票。(十五) 要求因工亡故准给薪三年并回籍免票外，其子弟准其袭业。(十六) 要求从今开工后六个月不准自行裁人。

原载 1921 年 11 月 28 日天津《大公报》

## 陇海路罢工风潮解决之经过

(开封特约通信)

陇海路罢工风潮，绵亘已一星期，沿路各站，旅客之停滞栈房旅店者，莫不渴望早日开车。记者于二十七日早，散布市街，见有人挟布告一巨束，分向街头粘贴，众人争相围观，拥挤不堪。视之，则系警厅布告。略谓陇海汴洛铁路，前日因事停车，顷据探报，该路停车问题，现已解决，自本日起，照常卖票开驶。阅毕，急向各方面探听消息。据闻二十五日，陇海路督办施肇曾，亲赴郑洛与罢工工人调处，当时工人要求四款：(一) 撤换总管若里。(二) 加油添棉。(三) 机务工人因公受伤或身死，须给恤金。(四) 恢复年终双饷。四项一一照办，即可开车。当时施肇曾以二、三、四项均可照办，唯第一项颇不容易，因若里之供职

陇海，中外订有合同，中国曾经签字，经法比两国正式委任，有一定年限，有过只可罚办，不能撤差。工人坚持撤换之说，次日又改为不换若里可加添中国总管一人，施督办允为请示交通部。此在洛商酌之情形也。二十五日施乘专车到郑，与郑埠陇海工人协商一切，及专车到郑，车站工人见洛阳工人公然开车，大哗，谓此次倡首罢工，原系洛厂工人，今彼不得大家同意，自行开车，显系专擅。当时吆喝一声，将专车锅炉摘去，将由洛来郑之工人，全行拖至工人俱乐部(系工人临时租赁在一煤厂后)，加以惩戒。施见锅炉摘去，乃下车至车务处，召请各界，从中调停，结果仍照前议，二三四各项，完全照办，若里照章受相当之惩处，唯不能撤职。加添中国总管一层，俟施督办回京后，与交通部妥商。并允工人以完全保障，若里不得挟恨更易工人。故二十六日晚，工人即允开车，本日二十七日开封南关共开车四次，车站异常拥挤云。(十一月，二十七日，澹)

原载 1921 年 11 月 30 日《晨报》

## 劳动界消息(徐州)

陇海铁路全体大罢工——陇海铁路徐州车站机务处，待遇机工，向来苛刻，两下感情甚恶。今岁徐州水灾颇重，工人生活程度渐高，所得工资，入不敷出。前曾要求加薪未准，嗣因工作延长时间，机工等觉其有意虐待，于是向机务处理问，误将厂外栅

门挤毁，机务处不置一答，反将为首二人开除，不料因此酿成全路罢工。在事前徐州站机工有四百余人，曾暗地商量，公举刁君往开封、郑州、洛阳，这些处所约日罢工。二十日晨机务处仍用强硬手段对待，于是全体机工遂即日罢工，一面电告开封、洛阳、郑州，这些站里同时停工。当日上午七时，徐州站(即东站)，铜山县(即北站)都已卖票了，搭客鹄立候车，机务处某外国人，亲自将车由北站开往东站，强欲照常开行，被众机工饱以老拳，始将他们打回。到十二时，接开封，洛阳等处来电，业已全路罢工，事已无法挽回，只得将各客人车票收回。下午三时，机务处又托人召集各机工在北站空地，谈判解决办法。众机工要求将被开除的二人接回，即日一律加薪，以后不得再有苛待情事。闻路局现已据情呈请北京总局核办，将来还揣不着怎么样解决。

原载《劳动周刊》第十五号，1921年11月26日出版

## 补述陇海罢工风潮之蛛丝马迹

(开封特约通信)

陇海路机务工人罢工及解决情形，已志本报。当火车未开以前，交通断绝，真正消息颇难探悉。顷各方面探得确讯，因再录寄，以补前稿所未及。铁路罢工风潮亘七日之久，秩序井然，在我国实属创闻，记载当不厌详也。

日前记者通讯，曾言陇海风潮，内幕中有交通系某要人与某

校教员来函为工人解说工字之意义，并允特别援助。所谓某系之首领叶某，据某工人言，事前叶确派其亲信之人到郑到洛，对于罢工有所主张。工人皆深信其说，公然传播，毫不避讳。至解决时情形，系汴洛路局长卢某，竭力疏通，与赵倜、张凤台所派代表张文卿、王宝华与工人接洽。一切条件，均易照办。唯撤换若里，及收复徐州路局开除之两工人，不便向洋总工程师交涉。而工人态度极为强硬，经张王二人，向工人演说太平洋会议与中国存亡之关系，万不可因争一部分之人格(工人以争人格为计)，而惹起国际共管之大祸，言极痛切。工人闻者皆感泣，立即承认开车。张王又请卢局长从权许州徐州开除之二人照旧上工，并将工人要求之十条愿书批准。当时卢局长颇有难色，旋即接到京汉工人俱乐部，由京致陇海工人一电，略言北京劳农会长，日内即可到郑，援助一切，望坚持到底。又徐州工人致卢局长电，要求三项，(一) 取消新增车头工人两小时勤务(每日仍十小时)。(二) 工人每年有两星期例假，不准扣薪。(三) 不得无故苛罚。两电同时到郑，情形又觉紧迫，卢恐再迟延，劳农会长果到，转生纠葛，且中比所定约章，停车一日，须由中政府赔偿损失，遂一一照准。唯若里撤职一层，须俟外交部与交通部核议，电请法比两国照办，至速亦须两个月，方能办到。工人得此结果，又在郑州工人俱乐部开会讨论，认为圆满达到目的，于二十六日晚一律入厂上工，一般工人兴高采烈，燃放爆竹数十万头，以志庆祝，欢呼工人万岁。遂分头擦车烧火，装置机械，次日(二十七)即照常开车。据开封车务处某君言此次罢工之久，按照历年冬季收入比较计算。损失约在三十八万馀元之巨云。(十二月二日澹)

原载 1921 年 12 月 6 日《晨报》

## 陇海路罢工工人之二次宣言

陇海铁路工人罢工一事，已志前报。兹闻尚未解决，而该路之当局者，且有高压之意，闻此事之起因由于洋员若里之横暴，但自工人反抗以来，彼不独不痛加改悔，反买弄路局以撤销工人名册为辞，强迫上工，并且邀集地方痞徒，痛击工人。因此该路工人恨入骨髓，决定不撤换若里誓不上工。又暗中联络津浦、京汉各路工人，急起援助。闻各路工人迭次秘密会议，若路局再施强迫手段，彼等决定一致罢工为其后盾。若果成为事实，则中国内部将形混乱不堪矣，有交通之责者，其注意及之。兹将陇海路第二次宣言，照录如左。

吾等不幸而为工人，更不幸而为陇海路之工人，其所受之痛苦，诚有不堪言者矣，然而现今毫无心肝之资本家，反乃助纣为虐，谓工人无理瞎闹，谓工人欺负若里，吾等忍辱含冤无处申诉，不得不敬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再详呈之。

工人无觉悟，然心非木石，又何至受人鞭笞而缄默不言，语云，“困兽犹斗，而况人乎？”彼若里妄加工人手艺不精之名，而行克扣原料之实；判工人作事不周之罪，而施满充私囊之计，阴险叵测，无所不至。如此彼实以待亡国奴者待吾工人，以待牛马者待吾工人，工人至此，已成忍无可忍，万不得已出此罢工之下策，以为争回人格之计。不料未能得社

会之援助，反惹起多方之误解，殊不知若里身为总管大权在握，工人等仅知俯首帖耳，惟命是听，倘不冤屈至于忍无可忍之地，又焉敢向其辩白。谁知事经一度之辩白，即遭一度之侮辱。工人亦人也，为人格计，为国体计，故出此罢工之下策，以为撤换若里之手段，其非工人欺负若里，无理瞎闹，已是昭然若揭，不待赘述，吾等罢工，已将旬日，今则欲哭无泪，欲号无声。然众志成城，不折不回，仍贯彻第一次宣言所载之宗旨，非达到要求之十条件，誓不上工，此心坚决，有若金石，今特具二次宣言，略表区区之心，尚望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体恤下情，加以援助，同伸公理，雪此冤屈，出吾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幸甚矣。

原载 1921 年 11 月 30 日《晨报》

# 陇海路大罢工

罗章龙

早在一九二〇年北方党的小组成立前后，北方就已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先是从一些小的斗争开始，有胜有败，斗争是艰苦的，阻力也很大。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爆发了陇海路大罢工，在西起观音堂(河南境内)东至连云港的千里铁道线上，罢工维持了近十天，最后以实现经济要求和撤换法人总管若里的条件，胜利结束。这次罢工的发起者是洛阳大厂的工程师游天洋，罢工开始后，中共北方区党委派我前往领导工人的斗争，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当年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历历如在眼前，爰记其经过概要如次。

陇海铁路创建初期主要是靠法国、比利时借款建筑起来的，因此全路的行政大权都操纵在法、比两国手中，并按期以铁路的利润清偿他们的贷款。法国派有大量的工程技术、财会等高级管理人员，驻守在铁路的沿线进行控制和监督，甚至整个铁路上的公用文字也都采用法文，他们形成了铁路上第一大势力。其次是交通部以梁士诒、郑洪年等为首的交通系财阀集团。第三种势力是直系军阀，他们在开封、洛阳都驻有重兵。这三大势力对广大铁路工人实行层层剥削与压迫。工人生活艰苦，工资也比其他铁路工人低，工人群众非常痛恨铁路当局，迫切要求改善待遇，提高工资，反抗的情绪十分激昂，一触即发。

一九二一年十月杪，传闻陇海路酝酿罢工，继而寂然！当时中共北方区委有人以为是无稽之言，不足以信。但我认为是事出有因，一直放心不下，时时留意陇海路方面的消息。又过了两个星期，十一月十八日清晨，我同马净尘夫妇因事乘车去长辛店，在车站上我偶然遇到电报房工友，他悄悄地告我：“郑州东西两路客货车都已不通了。”我忙问发生何事，他说：“还不太清楚。”我立即赶到前门站火车房，问一个刚从郑州段来的司机，从他口中知道陇海路工人确于十一月十七日举行全路罢工，至于详细情况他也不十分明白。并说，连日此路交通系分子很活跃，谣言蜂起，郑州已戒严，检查过往客人极苛！我想此事关系重大，应与同志们立商对策，沉闷的陇海路局势或可藉此打开，乃匆匆搭乘十二点五分的班车回校。

红楼紧急会议 是日下午二时，我到图书馆办公室，晤会守常，把在长辛店所得的陇海路消息详细告诉他，并请召集区委扩大会议商议对陇海路罢工的支援办法。守常听后很兴奋，立即让刘伯青<sup>①</sup>通知：今晚七时举行区委会议。六时半起，大家陆续来到，会议准时召开。守常首先说今晚的会系临时召集的，但很重要，时间可能比平常要长一些，请大家认真讨论。我便将陇海路罢工消息作了说明，以及同守常交换意见后的建议也在会上提出。当时会场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陇海路罢工寄予很大同情和希望，但也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陇海路到目前为止，既无真正的工会组织，也缺乏较强的党团力量。现在究竟从何处下手可说茫无头绪。会议沉静片刻后，守常因问陇海方面有无支部联络？我答：“那方面尚未建立支部，但是《工人周刊》却有几处通讯关系。”当

---

<sup>①</sup> 刘伯青，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京大学支部成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



时书记部初期除在辛店、南口、唐山等少数地点设有工作站外，大多数地区和工人并无组织联系，只是经常派人以书记部名义或《工人周刊》名义分别在各路聘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等。郑州、洛阳、徐州等处亦属这类情况。梅羹<sup>①</sup>接着说：“石家庄以南无正式工会组织，郑州、洛阳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兼发行站，洛阳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游泳，开封、徐州力量更弱。”素喜说话的孟雄此时发表意见，他说：“陇海路向来是交通系势力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上层员司的组织极有力量，工人待遇很低，缺乏斗争训练，对书记部来说是最薄弱的一环，最好在罢工消息证实以后由书记部发表援助罢工公开宣言，看形势发展，再采取具体对策。”但君宇不同意这样做，他说：“陇海路政治形势不宜于采取这种宣传方式，应设法深入罢工斗争中去，正确了解敌情，推动工人群众向革命工会走”。仲一<sup>②</sup>立即附议君宇的意见，朝着孟雄悻悻地叫道：“人家已行动起来了，我们却在说空话，看你有啥用？照你的话，那么书记部的招牌不如索性摘掉吧！”仲一性格历来是长枪大戟，对人不讲情面的，一席话说得孟雄哑口无言，也把大家提醒了，于是众人都主张采取积极办法去领导陇海路罢工，会上讨论渐集中在如何行动起来的问题，经过半小时讨论，大家意见逐渐一致，认为陇海路既已罢工，书记部理应去领导，纵然有困难也应立刻派人前往。

会议决定七点方略 经过讨论，会上决定：（一）以书记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对罢工给予全力帮助，发挥领导作用。

---

① 梅羹，李梅羹，又名李墨耕，中共北京大学支部成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

② 仲一，王振翼，中共北京大学支部成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

(二) 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工作。

(三) 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同时决定以中共北方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进行下列工作：(1) 设法筹建北方铁路沿线各车站、矿山、城市党与团组织工作；(2) 建立上述各地革命工会组织；(3) 建立上述地区宣传联络，党报书刊通讯网；(4) 搜集敌方反宣传及反动组织活动情况。

具体讨论派人去洛阳时，书记部同志人人都争相表示愿意前去，但讨论了很长时间没有作出决定。最后守常捻须颌首以目视我说道：“还是你去走一遭吧！至于书记部的事，人手不够，我可以抽出时间帮同照料。”我正在踌躇未及作答，仲一忽催促道：“不容迟疑，放大胆些！”此时大家都主张我去，就这样决定下来。决定后守常问我打算几时起程？我不加思索回答：“今夜就走！”守常说：“行！越快越好！但你这次赴洛阳距西宫不远，这事却千万不能让当地军阀知道，以免别生枝节。”我说：“对！我一定注意！您放心吧！”守常立刻告诉大家协助我成行，并帮同办理各项工作交代等事，当场又决定在我离京期间书记部事务由伯英、孟雄代理，《工人周刊》主编由梅羹、王铮代理。散会后，守常和我又谈了些问题，向我说：“交通部素来注视我们行动，你不要大意，应谨慎应付以防万一。”又嘱咐道：“陇海的事‘大而化之’完全交你去办”（大而化之是守常平时说话时的口头语）。我答：“我一定尽心力去执行区委决议，随时向您报告！”我与孟雄立即回到西斋交代工作，伯英代整行装时，并随手取书一册放在提包内，预备车上阅览。君宇、仲一忙于筹措旅费和到车站购票，一时间大家分头忙于办理诸事，孟雄陪我到车站附近小餐馆等候。顷之，君宇、梅羹、伯英均到，伯英转达守常的话，说钱不够用，来信再

汇。她并送来半新旧长毛围巾一条，高檐吕宋帽一顶，既可御寒又可化装障面。君宇说：“伯英对事、对同志真是细心，想得周到！”说罢快到开车时间，我请他们先回去歇息。当晚十二时，火车自北京出发，我静坐车厢，思潮激涌，回味北京会议上讨论情形，心怀惴惴，惟恐虚此一行，辜负众意，久久不能入寐。车过漳河，已进入河南地界，南下客车沿途旅客上下频繁，我独坐车厢，静聆旅客们谈话，其中偶然也听到关于陇海罢工消息，传说不一。有的说罢工风潮已经平息；有的说沿途桥梁被毁，工人被押数百人，更有的说陇海全路都陷入恐怖状态。我心中疑惑不定，暗自忖度，“百闻不如一见”，想到这里，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郑州被困 车到郑州，但见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郑州街市旅店客满，浴室、饭馆席地坐卧的人弥望皆是，闹成一片，大多是因陇海路罢工无法转车的旅客。我正在为难，找不到落脚地点，猛然想到扶轮学校<sup>①</sup>有《工人周刊》投稿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赵天俊与钮传琪<sup>②</sup>。就扛起被盖行李前往扶轮学校访赵、钮二人。赵适外出，只见到钮，我说明来意后，钮说：“车既不通，外人自然无法前去，交通系对外封锁极严，沿途军警密布，预防局外人插手罢工，你只好在此等候几天再说。”

黄文渊父子 正在无法可想时，忽闻钟声响，钮即携书去教室上课，临行时嘱我在房内坐候。顷之，有一青年工人抱皮球从外进来找钮传琪，见房中有客，遂坐下攀谈，知我从北京来，青年亦有表兄阚育先在北大读书，常寄《工人周刊》与新文化书报与他（阚亦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二人谈话渐及陇海罢工问

---

① 扶轮学校，由交通部直接开办的中学和小学，又称扶轮中学、扶轮小学。

② 赵天俊、钮传琪，扶轮中学教员，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工人周刊》通讯员。

题，因问我在郑住处，我以路过此地，西行无车事相告。青年工人自言姓黄名璧成，现为京汉路火车房擦车学徒，其父任郑州车房司机，人缘颇宽，可以设法找车西去。说后，黄即带我到钱塘里会见其父，并怂恿其父设法找车，其父允诺，嘱其子陪客人在家坐候。黄父名文渊，清末时为诸生，应试不第，弃儒为工，自号工隐，言谈不俗。黄有二子，均扶轮高级班毕业，长子钰成，在徐州站电厂任职，幼子即璧成，新补学徒，好高骛远，白云喜读奇书，其父多纵容，不甚干涉其行动。璧成素好交游，奋志进取，受阍影响，并有弃工赴京读书计划。

黄父随即到车站去，一小时后匆匆回家，向我说：“今晚陇海路有公事车开洛阳，系工会专车，已与司机说好，可以附乘前往。”我即回到扶轮学校取行李，璧成亦同行，二人在外进餐，谈话范围很广，同时璧成又细细询问到北京方面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情况。届暮时黄代负行李，向车站走去，及我到月台时，黄父子二人已先在，即登守车(即公事车)。黄父又把司机找来郑重介绍，附耳叮咛数语，始与我握手而别。公事车深夜始开出车站，我在车中静坐一隅，筹思到洛阳后行动计划。车行极速，颠簸殊甚！思潮起伏，一种患得患失心情搅扰竟夕不安。公事车于沿途加水停车时，司机王符圣时来找我谈话。王是矜山县牧马集人，与黄文渊为结拜兄弟，时任陇海路司机工会委员。王与我谈话情感颇为融洽。车快到洛阳，王问我到洛阳找谁？我答：“看望一个朋友。”王又问：“贵友为谁？”我率直告他：“找游天洋。”王闻言大为动容，见左右无人，低声说：“你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先生吗？天洋是咱们的军师哩！”我就将来洛阳的使命，向王符圣实说了。王喜不自胜，满面笑容说：“果不出我与老黄所料，下车后我陪你去找天洋，如果你一人去是见不到他的面的，

不过你来洛阳的事千万不能让洛阳的狗子（指交通系人）或鬼子（指法国洋人）们知道，否则就要误了大事。”

会见游天洋 下车后，符圣引我先到他家中歇息，向家人介绍佯认我为东路亲戚，晚饭后亲送我到天洋住处，符圣手持电筒，撑手杖在北风疾劲、崎岖多石的山坡小路上摸索前进，行约半小时，抵达一所小洋房，此即罢工工人地下指挥部。二人抵小洋房门外，符圣先去叩门。门启，有一老工友向王低声问话，再次通报往返，始邀二人进入室内。但见主人睡衣拖鞋从内急忙迎出来，一见面紧握我手摇了几下，说道：“您一路辛苦！我前天派人到北京请你去了。”边说边把我们往屋里让，我进入天洋卧室，但见表灯明亮，炉火通红，桌上堆着文件，架上满列着中西文书籍，壁端悬挂长剑一柄，油画数幅。三人坐定，谈了片刻，符圣即告辞回家歇息。

天洋开始谈了一些陇海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罢工的远因和近因，根据天洋的分析：陇海路一般工人的生活地位比较京汉路要差，洋人对工人的虐待很凶，交通系员司的势力相当强大。平时员司和工人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次罢工天洋以中间立场尽力调和两者间的冲突，但是，双方隔阂并未完全消除，目前员司不愿罢工扩大，怕因此增长了工人的志气，所以主张早日结束。反之，工人惧为员司所卖，总是不很相信他们。至于工人与工人之间，员司与员司间还各存在着帮派的界限。二人继续谈话。话题随即转到罢工策略问题上，天洋郑重说道：“我们起初一鼓作气，把全路罢下来了，工人群众热情固然很高，也很勇敢，但是，我们没有罢工经验，目前工人队伍是很散漫的，因此大家有些着慌，怕失业。敌人以逸代劳，老是照着我们的弱点发动反攻，加以交通系施出种种阴谋分裂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看形势很难乐

观，又交通系很想藉助于当地军阀武力镇压罢工，工人领袖中有人胆小怕事，惟恐闹出乱子，下不了台。因此罢工正面临着胜败关头，成功固有希望，如应付不好，也难免不遭到失败。”

**坚持罢工方案** 我从天洋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罢工的整个局势，一方面敬佩这个青年人聪明练达，同时也看到罢工确实潜伏着危机，于是将自己的见解向天洋坦率陈说。我说：“只要工人内部团结一致，就没有什么可怕！军阀武力也不是轻易可以出动的。我们应全力把工人组织起来，维护罢工秩序，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达到要求。”天洋听了感奋非常，二人一直谈到深夜，作成一份坚持罢工方案，才告休息。这个方案包括下列几点：（一）选出七个具有代表性的罢工中坚分子组织中心行动委员会（工人与员司为五与二之比），统一领导罢工委员会。（二）加强罢工中的团结一致，经济公开，一切日常工作经过民主讨论决定。（三）坚持条件非达目的不止。（四）欢迎书记部派员指导全路工作。

第二天清晨（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洋立即通知罢工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开始时，天洋即席介绍我到会讲话。在介绍时，天洋说：“我们罢工已经过五天了，我们保证胜利就在不远。今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来到洛阳，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全国工人斗争的参谋部与司令部，它代表千万工人的力量，有了书记部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更增加几倍了，胆量更大了。”会议上的人很感动，齐声说：“请北京书记部主任先生讲话。”

**整饬罢委会** 我随在会议上作了简短发言，主要意思是代表书记部慰问陇海全路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勉励大家奋勇向前，工人阶级作事要有进无退！事在必成！书记部决以全力为陇海路工人作后盾，并当场表示：“陇海路罢工不胜利，我决不离洛阳他去。”语毕，开始讨论坚持罢工争取胜利的议案，首由各委员分别报告，

据说罢工是在发薪后二日举行，罢工后工人及家庭生活尚能维持一个时期。据东路电话报告：开封、郑州形势非常紧急，当罢工进行到第四日还没有解决时，沿路积压客货车辆极多，特别是郑州车站旅客众多，一片混乱，秩序很难维持。当地军警特别感到焦急，纷纷到路局质问几时可以通车，路局无法应付，军警动火说：“如果你们路局无法解决的话，让我们来办吧，只要镇压几个煽动工潮的分子，工人们就没有主张了，到那时他们能不上工吗？”至于东路工人组织本身，敌人也有隙可乘，这就是老君会问题。讨论时大家认为工人为了达到加薪要求，目前应该咬紧牙关度过困难，不吃苦头，就不能达到目的，不付出代价，就没有收获。

会上认为一部分工人群众害怕饿饭失业，想早些结束罢工，应针对此种心理，在物质上作好准备，加强互济组织，保障工人及其家属的最低生活。委员们报告毕，天洋发言说：“我方有不少缺点，但都可以纠正过来，只要大家齐心守纪律，就是最大力量的源泉，敌方的弱点比我们更大、更多，路局损失更大，但他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正是我们下手打蛇七寸处。我们要设法突破交通系组织，从他们中间拉出一些正直的分子到我们队伍这边来。”他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后，又接着说：“同时我们一定要扩大与充实工人组织，吸引全体工人（各阶层）组成工会，使全体工人均有参加罢工具体工作的机会，并立即组织纠察队、宣传队，公开活动，这样罢工队伍表现出严肃而有秩序，罢工战线就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同时应筹备设立互济机构，从事募集款项。预备储购粮、煤及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以便对贫苦工人家属办救济饭馆，预作三个月长期罢工打算。”这一切随即作成决议，交罢委会分别办理。最后由罢工委员会发表告工商学各界人士通电及致路局信，晓以大义，并发布告军警机关及兵士书与敬告旅客书等。

计议已定，罢委会分途派人到东西两线活动，慰问罢工工人，加强各站组织，讲解罢委会主张，天津留守洛阳罢工总部，我即偕王符圣同往开封协助解决东线问题。

**东线问题** 所谓东线问题，乃指开封、徐州老君会问题，此处顺便加以说明。陇海路原有洛阳、开封、徐州三个工人组织，平日互相对峙，虽说这次陇海路全路工人已举行罢工，但尚未成立正式工会组织，彼此独立。开封、徐州铁路工人是在老君会名义下组织起来的。当地工人认老君（有说老子为孔子的师傅，系道教师祖）为铁工祖师，相传华山上有一段登山铁链工程即老君所修，称为老君犁沟，各铁匠炉均奉老君为祖师，加之老君会又是历史相沿留传下来的秘密反叛团体，因而工人组织多取名为老君会（洛阳工人组织当时已用陇海路工会名称，但仍属于一种初级性质的工会，而此次罢工，名义上是由洛阳大厂发动的）。开封老君会成立最早，人数仅次于洛阳而占全路第二位，开封工人大部属于湖北帮，老君会长为湖北人魏荣珊。魏本人读书多年，笔下能文，且能操法语，看图纸操作，办事能干，具有江湖气派。在陇海中段工人群众中很有地位，这次魏代表湖北帮工人出头领导罢工，颇为群众所信任，但魏与交通系及当地官绅均有往来，平日自恃能干，不欲居人之下，时想独霸一方。罢工后，对洛阳工会亦有时服从，有时阳奉阴违，交通系深知魏的脾气，所以常派人向魏游说，劝他服从路局命令，并许以种种好处。魏亦深知政客们手段朝三暮四难以尽信，因此他一方面挟老君会以自重，另方面对外多方联系，藉以确保个人位置。他为人持重，不愿开罪官方，但对北方书记部也不很了解，常说：“交通部与书记部两家都可得。”想从事交通部与书记部两家搭桥的工作，主张河水与井水互不相犯。



据东路电话报告说：魏在开封自成风气，如果罢工迅速胜利，魏当无问题，如果旷日持久，魏可能首先动摇，致使开封可能中途先行复工，则影响全局皆败，因此罢委会紧急会议决定派一专人前往开封，加强该方面罢工组织、整理内部，只要开封不发现问题则全路罢工战线可保无事。这次会议上乃决定推王符圣到开封去负责整理开封罢工阵营事。符圣自觉为难地说：“老君会的老魏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我一人去可不行！”因提议：“请书记部罗主任同到开封去”。我当即表示同意前往，当晚我们乘坐罢委会派出的公事车，翌晨到达开封。下车后即往南关老君会访问魏荣珊，魏即出迎。魏年四十许，浓髯拂胸，仪表颇英俊，对客落落大方，初疑我为广东人，试操粤话接谈。我笑道：“我们是大同乡，可说家乡话！”魏爽然自失，随留客下榻老君会，并循俗例，请我与符圣到南大街浴堂洗澡，浴毕到相国寺餐馆设宴招待，魏待客客气，但神情飘忽，避谈罢工事，且频频外出，历久始返。魏最后乃引客人回到老君会，坐定，魏忽屏人向我言道：“魏某初不知先生来历，故未敢倾心畅谈，请您千万勿介意，现在确知先生来自北京，关心我们工人利益，非他人可比，我们一定披肝沥胆，听书记部话，陇海东路一切由我承担下来。您有什么指示只管说吧，兄弟无不照办。”我趁势向魏进言道：“我和王司机是代表全路工会来开封讨论坚持罢工问题的，这次罢工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全路几千人命运，事情办好了，就是为大家争得生存权利，挣得工人的面子，如果办坏了，误了大事，个人也不光彩，今天正是胜败关头，只有大家坚持下去，同心合力向路局和军阀政府、法国资本家争取工人大伙利益，千万不能中敌人的反间奸计，使工人造成内部失和。”并晓以革命大义，“工人阶级创造万物，顶天立地，但一笔难写一个工字，工人阶级应无条件

统一和团结起来。”劝他认识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正义的，工会群众力量比官府强大得多。

魏听后心情颇感激动，忙作分辩道：“任何来自非工人方面的话，我一概不理，我魏某人是手艺人，靠劳动才能生活一辈子，官场政界的荣华富贵，我都看作水上浮萍，今后书记部的主张就是开封工人的主张，先生你尽管吩咐。”此时符圣从外进来，高叫一声魏会长，一边笑道：“梁山泊的弟兄不打不相识，现在咱们该办正事了。”说罢把洛阳罢委会紧急会议的文件送给老魏，老魏不禁哈哈大笑，连说：“我心里已通了，应该把这些道理向大家讲透。”立即传话召开全体工人大会。一会儿大众到齐，魏会长说：“工人阶级应居四民首位，书记部是工人阶级的参谋部，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现在洛阳罢委会已加入书记部作为工会会员，也就是说我们陇海工会也要加入全国工人队伍作为一个小兄弟。我们开封老君会从今天起也要同洛阳一道加入书记部，改组成为统一的陇海产业工会，这样才能争到我们罢工胜利！”到会会员几百人一致举手赞成。

大会是在老君会前广场举行，场北面摆了几张大方桌，搭成高台，魏会长随即请我登台讲话。我首先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慰劳开封罢工兄弟，次说明统一组织建立全路产业工会的理由，说明充实罢工机构，加强工会基础组织，建立宣传、纠察、互济等方面组织，加强斗争力量，准备长期作战，一切服从陇海全路总工会，不得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最后，把党的政策，北方书记部计划详加说明，强调工人阶级内部应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军阀、财阀和官僚，工人内部的问题可由书记部统一公平合理地加以解决。我报告约两小时：听众反映良好，到会全体工人群众对总工会决议热烈欢呼：“陇海工会要统一！”“北方书

记部好!”口号声此起彼落。附近中学校师生围观，听讲者亦数百人，魏荣珊捻髯含笑，高叫“好啊!好啊!”大会当即通过拥护洛阳陇海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选举开封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封工会(老君会名称停用)。

大会后二日内魏接连召开执委会，成立各种新机构，罢工阵营大为加强，并请书记部加派专人驻汴会工作。这一切决议实施后，开封工会面貌焕然一新。开封老君会问题解决后，徐州方面也好办了，东线问题基本解决，我与王符圣于次日同车返洛阳。

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 在车中符圣给我解释“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的那句话的意思。据符圣说，我到洛阳不久，路局即微有所闻，但无法踪迹我的下落，工人舆论对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仅不反对，反认为是工会上司。交通系诸人见木已成舟，无法再反对书记部了，因此凭空捏造一个谣言说，来到陇海路的人并非书记部的人，他是南方政府派的探子，到北方阴谋捣乱的，并将这些话特意通知沿途工人组织，示意他们一体防范，如有发现立即报告路局军警拿获究办，对报告人可以提拔加薪，允许加入交通系。魏会长早已闻悉此事，今见你到来，口操南音，大启疑窦，因请你赴浴，趁你入浴机会，魏亲自搜查你衣袋文件，并将你手携提包详细检视，除发现盖有北大图书钤记书一册及借书证外，他无发现，遂断定交通系所言不实，由此，魏才对你由虚伪而真诚的欢迎。

陇海路罢工胜利 东路问题解决后全路工人众志成城，声势益张，罢工阵容坚强如铁，无懈可击，于是交通系、路局、外国人等一切威胁利诱，挑拨离间种种阴谋均无所施其伎，敌方气焰一落千丈，武力解决既不可能，旷日持久，损失益重。路局与地方军阀现已失去再度进攻的勇气，舍俯首就范以求速决外更无他

途，因向工会表示愿意承认工会所提出的四条，请下令复工。于是延续十天的陇海全路大罢工遂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会取得胜利后宣告结束。胜利消息一经传出，全路工人欢欣鼓舞，洛阳、开封、徐州各工会同时奉总工会命令复工。

罢工胜利后工会开会决定（一）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庆祝胜利；（二）通过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一切按照书记部所规定工会规章办理；（三）陇海铁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会员；（四）请书记部正式派专人驻徐州、开封、洛阳工会工作。中共北方区委不久开始在沿路各站建立党组织。

会兴镇暴客 罢工胜利后，洛阳工会组织工作已复形巩固，乃依白眉珊建议扩大工人子弟学校班次，并加设工人夜校。洛阳以西当时尚无工厂，道棚工人仍有几百人尚未过工会组织生活，并对工会诸事隔膜，当经工会商定由天洋陪同我去西路巡视，并将分散的道棚工人组成小组，能经常过工会生活。当时陇海铁路修到陕州观音堂，乃由工会派轨道车送我们至会兴镇并在道棚住宿一晚，道棚工友从此对工会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事毕天洋与我东返，车行抵洛阳迤西五公里处时，突有一个着军服大汉在道傍土山上瞪目窥伺，及车驶近时大汉忽叫嚷停车，工人见其行迹可疑，似为暴徒，大声呵斥。大汉向前接近轨道，意欲拦车，工人不理，加劲摇车，飞驶而过，遥闻大汉仍顿足大骂不止。当时实不知此怪汉为何许人？且意欲何为，事后道棚工会负责人查明，系当地交通系所派遣的刺客云。

巡视商邱、徐州 从会兴镇返洛阳后，我拟动身经郑州返北京，天洋告我陇海全路只有徐州工会处在最东地区，平日几乎鞭长莫及，愿乘此机会陪我循陇海路东行，直到徐州，藉此机会可巡行全路一次，为巩固基层作些工作。我当即赞成，遂决定东

行，工会乃派天洋及二委员陪同前往。我遂于十二月初乘车向郑州进发。临行，白眉珊率学生一队到车站送行。学生唱自作陇海罢工胜利歌，握手道别时道：“此地一别，不知何时复会？”

车到郑州时，郑州陇海路工会及京汉路工会黄文渊父子等五十余人均到月台会见，文渊对我说：“东去沿线安徽帮工人居多，可令璧成同往，诸事方便。”我和天洋遂请璧成登车同行。

我们一行五人同车东驶，车过中牟，璧成言：“前面商邱站为东路大站，有程胜贤为皖帮工人领袖，下车可见到东路工会规模”（程在桥梁厂作领工，桐城人）。因事先已电话征求程的意见，程表示欢迎。车到商邱站时，程胜贤已率领下班工人数百人到站迎候，引导我们到工会住宿。当晚召集全体工人讲演大会，讲演后并依照洛阳工会规章，选举各部门组织，至是工会阵营更趋统一。

次日，程送我们登车，各馈香芹一束，情意至殷。并以电话告知徐州车站工会沿途招待。我们一行离商邱车站向徐州进发，车抵铜山北站，时已日暮，徐州工会会长姚佐唐及黄钰成等人在车站迎候，工人数百聚集月台，手执灯笼火炬，引至工会休息。但见工会内外电灯通明，门外旷场高悬煤气灯，中央扎彩搭台，室内炉火熊熊，所有木器家具床褥均系新置。工人家属妇孺熙来攘往，如过元宵灯节。饭后即举行欢迎兼同乐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演出山东、河北琴书，池州小戏节目，会场群众称兄道弟，欢笑喜谑，热情洋溢，直闹到深夜始散。

工会会长姚佐唐，安徽桐城人，中学毕业，时任徐州大厂工会会长，技术高超，担任机车车间领班。自称他父亲曾在江南造船厂当工人，与我父亲执同行业，所以彼此交谈一见如故。当晚，姚召集工会委员座谈，在座诸人来自全国各省，亲友遍布南

北各铁路、矿山、轮船及诸大城市工厂，彼此互相介绍，提出一张几十个技术工人师傅的介绍名单，作为推广书记部报刊通讯联络参考之用。这个礼品后来为书记部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徐州停留几天，璧成、钰成夫妇导游云龙山、戏马台、子房山诸胜。我离铜山时，正值深夜，璧成、钰成、天洋、佐唐、符圣以及当地工会委员、工友群众数百人齐集月台相送。天洋在车快开动时与我握手惜别，口称：“文虎兄，你此来可谓雪中送炭，书记部真是工会大仁大义的朋友。”

陇海铁路建党展开 陇海罢工胜利后，工人群众意高志扬，沿路各大站迅速开展建党活动，于是下列诸处在一段时期内先后建立党支部组织。洛阳为王符圣、游天洋、白眉珊以及后来的王忠秀<sup>①</sup>等；郑州：魏士珍、李泊之、郭启先；开封：魏荣珊、马景山、范易；徐州：程胜贤、黄钰成、姚佐唐；商邱：王连陞、姚鼎三；连云港：萧学文、韩森青；观音堂：傅敬宗、水湛寅。同时并成立共青团的组织，各站支部同志合计年内达千人以上。

北京后闸同乐会 十二月初，我从徐州北行至德州，瑞俊来会，报告山东近日情事，抵天津北站，安存斋来见，三人同车返北京，时已十二月上旬，此行前后经过三星期。三人先到区委见守常诸人，久别重逢，晤谈甚欢。守常说：“文虎长时行旅劳顿，且先回西斋，洗浴换衣休息，明日长谈。”

翌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守常邀大家到西城后闸寓所召开北方区委全体会议。会前厨司老李做了一顿白菜饺子，大家饱餐后开会，先由我汇报了陇海路罢工情况，大家谈了意见。为了表

---

<sup>①</sup> 王忠秀，河北人，书记部特派员，洛阳工会指导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投身陇海铁路工作，一九二五年为军阀吴佩孚杀害，时年二十四岁。

示庆祝，会后，由到会诸人自由唱歌，弹琴讲故事，说笑话，并未讨论其他繁剧问题。

会后梅羹说：“文虎离京数日渺无音信，道路纷传河南拿获煽动罢工南方乱党，北方区委乃派老曾前往查明事实真象。但是他到郑州后，无法赴洛阳，又见风头不妙，乃在郑州住了几天，悄然回到北京，向区委谎报：陇海罢工业已平息，文虎下落不明。守常初信以为真，十分着急，数日后始得确实信息，非常生气，责备曾荒唐，说他‘无一事可靠云’。”又老吴言：“陇海路罢工胜负未明时，该路交通系员司组织原想把持洛阳工会，收为己系工具，后来各项阴谋均未奏效，眼睁睁看到陇海工会正式加入北方书记部，不胜气愤，逢人便攻击书记部做不花本钱的买卖，全凭口舌之力把陇海铁路工会几千人一古脑儿拉过去了！”

后来洛阳吴佩孚特派白臣正到北京大学向金刀（指守常）追询此事经过，守常略具以告，白回报大帅。吴说：“这次北大书记部人在北方铁路与交通系斗法，居然神出鬼没，打败南方财阀，他们确实有些办法哩！”

西宫舌战 不多日子，眉珊托人自洛阳捎回一封信来北京，他向我详告陇海西线新闻颇多并云：陇海罢工胜利消息传到西宫后，吴子玉大为震怒，对左右说：此举扰乱治安，目无法纪，工人无知，谅不敢出此，必另有人煽动。吴左右对云：“听说北大学生，什么书记部从中策划。”吴说：“此断非小事，亟应查明实情，以凭究办。”因派副官到工会传会长到西宫问话。工会主席王符圣闻讯坦然前往西宫会谈，座中军法处长出见，态度傲慢，出语不逊，发问道：“大帅有令你们工会目无法纪，行动自由按法规难容，以后诸事要小心在意！”符圣大声抗议道：“快快收起你这套屁话，否则咱就拒绝和你们谈话了！”其时吴的秘书在旁见军法官谈

吐粗暴，符圣态度倔强，知其不可以力屈！乃起立转环，向王婉言道：“请您千万不要动气，我们大帅对工会是很尊重的，有话请从容细谈，平心静气，不必计较。”王符圣答道：“咱来是同你们讲理的，不是来同你们抬杠的。”秘书说：“欢迎评理！谁敢逞强！”王符圣说：“你们是扛大枪的，咱们是开火车的，挥锄头的。师长是属陆军部，咱家是属书记部！谁也管不了谁！咱工会权利条约是经北京政府交通部同意批准的，想大帅也知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礼尚往来，说公道话，那么你好，咱好，大家好，以和为贵。如果有人要逞强的话，那么就是破坏和平，文来文对，武来武打，咱们也不怕。书记部一声令下，全体铁路工友就行动起来，那时再见高低吧！”

这番话，理直气壮，把对方吓呆了，秘书半晌不语，仔细一想双方再僵下去，恐怕会闹出乱子来，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顺风转舵，乃改口道：“我们大帅也是一片好意，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既是一家，以后有什么事，大家尽管好好商量。”王符圣顺口答：“这样就好，大家省事，和气生财！”说毕，扬长而去！王符圣去后，吴同幕僚商量，大家觉得“劳工神圣”通国皆知，工会羽翼已成，人多势大，气焰正盛，不可轻侮，如一味硬碰，火上加油，再出现罢工情事，舆论指责，反棘手难办，不如因势利导，顺应舆情，实行釜底抽薪，方可以收拾人心，减少阻力，以图大事。吴闻此议论，亦以为然，于是决定发布谈话，通电全国，声称“保护劳工”。并派秘书到工会解释一切，宣布政府德意。工会见吴软化，经委员会开会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乘机要吴禁止军人干涉工会，两相和好，如同一家，吴亦应允。于是工会藉劳动节机会举行工兵联欢大会，西宫士兵纷纷来参加，双方群众意气融洽。事后吴闻悉，大为不安，说：“工会此举显系拆我的台”，但



既允于前，亦无可奈何。

由此以后，吴乃包藏祸心，待时而发。

陇海路大罢工胜利结束，过了些时，中央及国际代表先后派专人北来考察此次罢工详细经过。并带有总书记陈独秀写给我的亲笔信，中有云：“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之所及，作君后盾。”江囚(何孟雄)笑道：“这虽然是马后炮，总算是好话头！我们大家鼓足气力向前干吧！”

#### 附：游天洋烈士简介

游天洋(原名游泳)：福建闽侯人，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念书，后来转到唐山交通大学学习，习铁路专业。唐山交大毕业后，一九一九年任武昌鲇鱼车站副站长。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时张敬尧督湘，从奉天运来鸦片烟种子四十五袋，每袋重一百斤，即将运往湖南西部强迫农民种烟，每亩收捐二百元，天洋激于义愤，拒绝拨车，与押运官兵发生冲突，天洋乃将此事通知湖北旅鄂湖南同乡会前往协同阻止，将全部烟种当场焚毁，见者无不称快(见一九二二年二月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刊物《天问》周刊)，湘督军张敬尧乃咨湖北督军王占元捉拿天洋，路局遂调天洋到洛阳大厂任工程师，其间，曾来北京加入过当时尚未公开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会员。天洋到洛阳后与当地工人交往甚密，并领导工人组织洛阳陇海工会，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动陇海全路罢工，随即天洋将全路工会交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后由守常与我介绍加入共产党，入党后天洋意气益昂扬，告人说：“我亦革命一分子，以能参加毁坏旧世界的工作为荣。”天洋为

书记部事，亲赴唐山交通大学联络。后来唐山交通大学学生会在开滦五矿罢工中组织当地学生、市民实行同情罢课，与此有关。一九二三年陇海路局以重金贿赂洛阳驻军吴佩孚第三师军官用武力威迫工会秘书兼党团书记游天洋出境，天洋于中途被迫害而死，时年二十九岁，天洋独身不婚，为革命奋斗而牺牲。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举行盛大追悼会，到会者数千人，劳动组合书记部挽联云：“是琦瑰磊落之生，生当媲诸禹墨；为劳动运动而死，死有重于泰山。”天洋生平事迹详见一九二六年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革命战士集》第二篇。



# 长辛店早期工人运动 及“八月罢工”

#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

国 焘

长辛店离北京有三十里路程，是京汉路唯一的重要铁路工场所在地，有工人三四千人。地方虽然是很小很不开通，但是工人们是很热心很有见解的。这地方从前所组织的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会，都是工人做中心，救国十人团有工人团员五百余人。他们屡次赞助学生运动，每次为公益的事情捐款，总在百元以上，从此也可见他们的魄力之一斑了。而且现在还正在进行劳动团体的组织，预备和上海及各埠的劳动者——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联络一致，并进于与全世界的劳动者握手。现在他们觉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由十几个最热心的工人自动的发起一个劳动补习学校，不久就可开学。他们的募捐启事和简章等，我现在把它录在下面。各处的劳动者，你们看看他们的精神，是怎样的好呢！

##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呢？看下面简章第一条就可以知道，此处不再废辞了。有人要问长辛店不是已有“劳动高等小学”、“工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几个学校吗？何必添此一个。我们答：“高小”、“国民”、“女学”仅限于儿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尚那么多，长辛店为铁路工场所在地，劳动者亦复不少。请问这一大部分人，到

何处所，觅何机会，可以领受一点教育呢？现在的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差不多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意义。何独于长辛店地方两样呢？同人等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发起这个学校。不过我们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界加以经济上的援助。热心的先生们啊！务望你们“解囊捐输”，使此校得以成立，那么，不仅同人等之幸，而长辛店的劳动社会，“获益”尤为不浅啊！

#### 附录：简章及预算案于下

##### (甲)简章

(一) 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二) 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

(三) 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

(四) 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

(五) 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

(六) 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

(七) 本校设驻校办事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

本校事务。

(八) 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

(九) 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

(乙) 预算案

(一) 开办费

1. 制桌凳三十张，洋五十元。

2. 修理校舍洋二十元。

3. 杂费洋十元。

共洋八十元整。

(二) 经常费

1. 校舍房租每月约十三元，全年约一百五十六元。

2. 驻校办事员(兼教员)和专任教员每月共支洋三十元，全年三百六十元。

3. 校役一人月支七元，全年八十四元。

4. 书籍文具等费全年四十元。

5. 杂费每月支五元五角，全年共支六十六元。共七百零六元。

发起人 陶善琮 段其伟 史文彬 施五常 郭长泰  
张 珍 李茂银 武明科 邓长荣 陈励懋

原载《劳动界》第十五册，1920年11月21日出版

##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

心 美

今天因为长辛店的工人，所组织的劳动补习学校，开筹办会议，请我们去帮忙，所以我一早起来就和太雷、仁机、郭淘三位同志跑出前门西车站，坐火车往长辛店去。长辛店距离北京四十二华里，约一点钟火车就到，是一个很大的乡村，有三个大工厂，共有工人二千五百多人。这些工厂，都是归京汉铁路局管辖的，按铁路的组织，共分三部，一是车务处，二是机器处，三是养路处。我们四个人坐在车上谈谈笑笑。觉得很快乐，严酷的冷气，都退避了三舍。车过永定河，我望芦沟桥在晨曦的底下，衬着一座破塌的古城，有两三杆布帘随风飘摇，刹是好看，真一幅绝好的天然图画。那时就引起了我的画兴，我的手就痒了，可惜当时没有带写生器具去，且不在芦沟桥停，所以不能画。车愈走愈远，我的心愈记着它。车到了长辛店，而芦沟桥的风景，还在我心头。

在长辛店下车的时候，我见了许多灾民——男女老幼的麇集在站边的地方，那种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着不快，表出一种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车上的那一种谈笑快乐心和画画的兴趣，飞跑往那里去了，光觉得心中难受，好比我也在饥饿困苦中。我想起他们灾民在这严冬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而那一班官吏政客资本家们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还拥着他们的第几姨太太正



围着炉子取乐，比那班灾民露天席地的受冻饿而死，其苦乐真有天渊的分别。唉！那真正社会上最不公道的的事，为什么他们穷到那个地步呢？他们的财产给谁抢了去呢？我们捐了几个钱就可以救得他们吗？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的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sup>①</sup>，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道的的事，请各位设法子做去罢。

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今天刚是长辛店的一位工长邓寿亭先生，因他热心办了一间女子国民学校，几年成绩很好，长辛店居民送了他一个“乐育英才”的匾子，所以今天他摆酒请客。男女老幼的来宾很多，大半是工人。我们躬逢其盛，一尝乡村社交聚宴的风味，觉得很有乐趣，见他们那种平民的生活，亲热熙攘的风习，非常羡慕。

我们食完了饭后，就开筹办会议。首由一位工长明科先生布告筹办这个劳动补习学校的经过情形，现在进行的方法和今天会议的事项。大概这个劳动补习学校是由长辛店工人自行组织的，款项是由捐款而来的（他的募捐启事和章程附录在下面）。次由郭淘君说明创立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大概说：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饱暖；而那班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等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他们的钱哪里来的，他们的衣食住哪里得的，都是由我们工人的血汗造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得享受，弄到

---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困苦的情形。现在我们想得回幸福，非先有知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而且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独不应当享受吗？亚丹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该享同等的教育和幸福。当他演说的时候，在座听的工人，个个都点头象有点感动的觉悟的意思。大概这个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开成立大会，于五日开课，那天想必有一番热闹。

会议后由几位工长带我们去参观各工厂，今天因是星期，所以各厂的工人多数停工休息。

有少数工人，因特别的情形如生计困难或不明白休息的意义，所以仍然作工。按工人每日冬天约作工十时，夏天约十一二时，工钱每天因工程或个人而不同，约自三毛至一元不等。晚工徒前作一小时加一刻都计算<sup>①</sup>，但现在却一小时了（闻唐山南厂的工人因这个情形已于十六号罢工了）。工人的生活费约每月三四元至十五六元（指有家庭者）不等。我们到一处，贮有许多砖头放在地面，我问他是预备建筑的么？他笑笑地答我说：“这些砖已买来了六年的工夫，说是为我们工人起医院的。你看那座山房子不是盖好了吗？但是其余的房子不知他们六年了也没盖呢。”我笑说：“那不是很方便你们害病吗。”他说：“你那里知道个中的黑暗，好在我们不害病，倘真个害病他们也不医，不说是没有病，就说没有药，除非有脸子才得到一点药呢。”我听了很气，敬告铁路总办千万要关心下工人的幸福才好，不要开了一笔大公款，难为了贫苦的工人。

长辛店的工人知识很高，团结力很大，他们已组织成有很强

---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固的团体。他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叫做《劳动音》，每期销售二千多本。

我可惜对于机器学没有研究，所以参观了工厂，也没有什么心得能写出来。光记得一个是专修蒸气锅的，一个专修理机关的，一个制铁条的。入了总发动机，只见无数皮带和电线而已。各位工人向我指点说明，我真感谢他们增长了我许多知识。五点五十分我们再坐车回北京，经过芦沟桥时，那幅天然好画图已被黑沉沉的暮烟罩住了，我不能再见那样失望。……

(下略)

一九二〇、十二、十九夜十二时

原载 1920 年 12 月 21 日《晨报》

## 长辛店工人办学之好现象

前长辛店工人陶善琮、李茂银等十余人，组织劳动补习学校一节，本报已有记载。昨闻该校已于本月十一日开学，报名入学者逾定额百余人，该校为该地之急切需要已可概见。惟学生中程度颇不齐一，为教授方便上起见，是日乃不得不举行试验。并由该地工厂医生施秉常（施亦该校发起人之一，热心且能实行劳动教育），分期检查身体，遇有疾病者，则令入工厂医院诊治暂不入学。因执行上二种事务尚须时日，故定十七日始行开课。复有热心工人教育之工人王凤仪、伦凤臣、宁起发、陆东汉、王云波、王金波等六人，先后加入帮助该校进行。拟于本年暑假内务

必设法扩大校址，充足经费，成一规模较大之学校。记者曾于昨日到该校参观，其现在规模虽小，而设备则甚为完善，殊不让于知识阶级所经营者，实中国工界前途之光明也。

原载 1921 年 1 月 19 日《晨报》

## 长辛店铁工之大团结

(长辛店通信)

长辛店铁路工人，计二千余人，近来他们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不到三月的工夫，加入的工人，居然有一千八百余人；他们即于昨日（九日）借长辛店上坡店的地点，开成立大会。到会部员，共约一千五百多人，此外还有北京来宾邓某贺某陈某朱某，郑州铁路工人代表凌楚藩，陇海的代表林楚荣、伍子湘，彰德代表赵光前，汉口江岸代表杨述明，信阳代表邵允铨，京绥代表胡道生、张济海，京奉代表邱祥生、李如华诸人，其余如京汉路各机关办事员及长辛店警察所长等等，到的也很不少。开会时全体部员向国旗行鞠躬礼，三呼“劳工万岁”。由部员阎文周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次由该部秘书洪永福报告经过情形，言辞都是淋漓周详，娓娓动人听闻。再次就是各来宾各代表的演说。他们虽然多半系工人，然而他们都已经彻底的觉悟，故其见解，迥异于其他工人。他们的演说词很长，不能于此备载，总括起来说，不外（一）彼此联络感情，共谋幸福；（二）因世界的潮流所趋，亦当联合团结；（三）当此内政日糟，外侮日迫的时候，吾个人既系

工界一分子更宜互相接洽，以尽吾工友们爱国的天职，及(四)吾俱乐部成立之后，必须和衷共济，以期发展，使全国一致，绝不受任何方面的利用诸节。他们讲演的时候，静无人语；讲演之后，掌声如雷。开会直至三时之久，无有倦容，于此可以想见他们对于该部的热忱了。讲演之后，复继以鞭爆，其响声与一般工友们高呼“劳工神圣”之声相应，震动天地，此诚长辛店工友们空前之盛况了。十一，四，九日。

原载 1922 年 4 月 10 日《晨报》

## 劳动节之长辛店工人大会

张 锡 彬

我在北京的时候，听见说长辛店的工人，将于五月一日举行劳动纪念大会。因为我是一个工人，所以我就高高兴兴的去加入他们的盛会。我到的时候，他们工人已经在会场聚集了，到会的人数，约有一千以上。内中除当地工人外，还有由天津保定各处来的工人，及各界国民学校的学生，与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在上星期六日，他们做了一种传单，散布各处。所以今日到会的人，就特别的多了。今将昨日所发的传单抄下。“列位列位！明天是阳历五月一号，是做工的人的节气。厂里的工人们打算开一个纪念会，大家在一块儿，谈谈话，演演说，热闹热闹！明天不是大礼拜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八点半钟开会！早点去罢！”到了八点半钟，就摇铃开会了。首由工人陶君出席，推举李懋银君

为主席，众赞成。李君登台，报告开会秩序如下：（一）振铃开会；（二）推举主席；（三）唱纪念歌；（四）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五）报告组织工会情形；（六）报告五一节历史；（七）自由演说；（八）讨论及决议；（九）游行；（十）到原处散会。旋由工界国民学校及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唱歌。

歌词如下：

### 其 一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拚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 其 二

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唱歌完毕，即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为我们工人最可纪念的日子了。一则因为世界劳动纪念日；二则因为我们长辛店工会今日复活；故此开一个大会。一方面表示纪念，一方面议决几个条件，求我们工人生活的改良。次由工会主任马君登台报告工会组织情形，略谓长辛店工会，曾于五四运动时成立。后因种种困难，以致停顿。今因潮流之所趋向，生活之困苦，不得不把死而无声之工会使他复活。我希望我们工人们，不要忘掉下面几条才是：（一）固结团体；（二）求生活上之丰裕；（三）不受工头之压制；（四）铲除工人作工一切之障碍。马君报告毕，即由天津来此与会之汤森年君，报告五一节历史。汤君报告完，即由来宾张尧卿君演说。略谓今日当五一劳动纪念日，固可大事庆祝。然自问工人生活如何，工作时间如何，则不特不可庆祝，抑

且悲伤不了。故此我劝列位努力望前，务必达到工作八小时；教育一小时；休息八小时。然后我们再大大的庆祝一下。次为保定工人邓秀山君演讲资本家之专横。再次为陶善琮君演说，略谓吾人欲谋生活上之改良，务必有强固之团体。望今后大家联络起来，把工会弄一个名实两全。到明年今日，至少要有点进步，然后才可以自宽告慰。此外来宾演说甚众，限于篇幅不能全载。末由劳动补习学校夜班学生丁梦周、徐宝安，日班学生白文起、王凤蒨等讲演，均动听。令人兴奋。演说毕，主席即提出讨论，当场决议：（一）巩固工会；（二）邀集同志加入工会；（三）游行大会。报告毕。即整队游行。由长辛店前街，过车站，经后街而归。沿途拍有照片，并齐呼“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一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等。上面书有“工会成立了”，“工会是最好的法子”，“平等”，“最合理的事情是个人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一小时”，“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我们的仇敌，就是不劳而食的人”等等。同时分散传单小册子数十种，计有数万份，沿途观者无不拍掌欢迎。一时叫号声唱歌拍掌声杂出。几乎把火车气筒的声音都压住了。游行完，即归原处，三呼劳工万岁而散。以上所记，是开会详情。我佩服长辛店的工人勇敢，我更佩服他们办事的有精神、有秩序。

原载 1921 年 5 月 2 日《晨报》

## 长辛店工会成立

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知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

五月间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工会，办得很有条理。工会的组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代表会推出正副两个主任。工会所有进行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决，再由代表会选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决的事项。代表会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常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

该工会现在办了一个《工人周刊》，已出六期，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原载《共产党》第六号，1921年7月7日出版



## 长辛店之路工罢工

二十八日上午五点钟，长辛店一部分路工，因要求增加工价一律罢工。该段警务长恐工人太多闹出意外，特向工人疏通先行开工，并允与当局磋商，达到该工人等之目的。故昨日工人等遂复上工。皆为短工。

原载 1921 年 7 月 30 日《晨报》

## 长辛店工人亦大打其架

奉直战争，长辛店为战争最烈之区。不料该处工人昨日（十四）发生一场拳棍战争，参与斗争的人五百余人。战斗的起源是因为翻沙厂工头邓长荣偷窃厂内的铜瓦，被警察拿获，正当直奉战争之际，局中无人负责，邓某四出运动，幸为了事。不料此事为《工人周刊》社访员所探知，登诸报端。邓长荣误为陶善琮所为，将陶痛打一次。工人俱乐部闻讯，多数部员都抱不平，决要报复，又于十四号下午两方聚二百余众大战一场，陶善琮这方伤了很多。听说厂内要将邓长荣革除，但是这种消息如何了结，容后再志。

原载 1922 年 5 月 17 日《晨报》

## 长辛店工潮之内幕

子 静

邓长荣殴打工人一事，引起极大的风潮，陇海路及津浦等路，都派员来慰问。其引起公愤的原因，另有内幕。邓某原来本是办工会的人，后来被交通系收买了，专门破坏工会。去年交通系曾托邓某等发起工人银行，工人每人每月扣钱几分之几。工厂的工友，大部都被邓某运动好了。听说交通系除了他的工钱之外，另还给八十元兼薪，此事知者很少。当奉直战争之际，邓某仍为交通系发过一次传单，都是他晚间托他私党和他自己发的。很多工人接了传单甚为诧异，当在奉军威迫之下不敢则声。很多的工人都暗中责骂，不该这样。此次与工人互殴了，仍到北京东城某某家里求援。某之语彼云，现在我们都支持不住了，我是不能为力了，我们内里都七零八落，这真糟极了。以上的话都是邓某往日亲信说的。记者问彼，你为何把他的事告诉人呢？彼答云：邓长荣太理屈了，工会是为工人，邓长荣专门为自己，以前得乾薪的事我不知道，总以为邓所作是对的。后来仔细侦察，真悔同他为伍。难怪各处的工人对邓这样可恶，都是因为他损公利己被人知道了。记者前不知其内容，今才了然。风潮如何了结，容后再报。

原载 1922 年 5 月 24 日《晨报》

## 长辛店工潮愈难解决

静

邓长荣自十四号与工人打了架之后，就未上工。所有辛店的工人非驱除他不可，在局中呈请局长销邓某的差。邓某四出运动各节，已志本报。上星期六，听邓某已到宛平县，控告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和陶某、武某等。工人闻听之余，全厂工人请假，愿到北京来和邓某打官司。厂长因工人有千余人以上，无法制止，只得将邓某停止工作，以息众怒。现在不敢再回长辛店，因为长辛店的工人自老至小，无不痛恨。闻郑州，彰德等处都有电来声援，非把邓某刷掉，誓不甘休。现在工人俱乐部搜集邓某的劣迹，预备公布。邓某无法对付，只得以他父亲出名，在宛平县告陶某等，说陶某打伤了他。自十四号到于今十余日了，毫无动静，只得自己装伤，花钱运动，说打得如何厉害。当十四日下午，打架之后，经京汉路的医院验过了，说没有伤，而陶某这方伤了五六人，并且接着邓某党徒的铁棍。现在假造伤痕，任意诬告，实有意捣乱。对人扬言，宛平县某某是他的亲戚。朱某也运动好了，请长辛店工人守中立，不然又要将重要分子控告。听说长辛店逃走的何厂长，也助了他几百元的运动费。长辛店的工人因为传了他们两个教员和陶某，现在人人愿请假来京与邓某打官司。并请厂长即日刷掉邓某，如其不然，闹成意外，概难负责云。日后消息如何，容访再报。

原载 1922 年 5 月 28 日《晨报》

# 长辛店工人驱逐工头胜利

思 必

长辛店工人，攻击工头邓长荣，激成诉讼各节，已纪前报。该工人等，对于此案，态度极其坚决，誓非达到驱邓目的不止。连日诉讼进行，颇称顺利。邓情虚畏惧，不敢投案，屡央人向该地劳动学校（因邓曾控告该校教员）及俱乐部求和。初本严遭拒绝，嗣经各方出面疏通，始允其请。结果，邓于十四日下午出具悔过书，声明“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并亲向宛平县声请撤销控告学校教员及俱乐部职员之案。于是此事遂告一段落，一时长辛店人为之大快云。

原载 1922 年 6 月 20 日《晨报》

## 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

京绥路局职工罢工风潮，尚未完全平息，继之而起者，昨日（二十四）又有京汉路大罢工事实发现，兹将其经过情形，详细披露于左。

**罢工之起因** 先是京汉路局全体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敷支配，向该局要求加薪，并对于工人之待遇上，亦提议请稍加优渥。路局当事左支右吾，毫无确切之表示。迨二十二日，工人方面作最后之要求，路局始漫应于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时当有圆满之答复。及期，工人代表晋谒路局当事，仍是敷衍。工人大为愤激，各代表遂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集议，讨论对付方法。结果决定坚持永久罢工，不达目的，誓不转圜。此掀天动地之罢工潮，乃一发而不可遏矣。

**要求之条件** 工人既全体议决罢工，于是由北京，长辛店，琉璃河，各地铁路之工人，集于长辛店者有三千余人，共同议决八个条件（见宣言中）。

**罢工时之情形** 工人既向路局提出八项条件，长辛店方面，集聚工人约三千余人，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情愿一死”，“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打倒国贼高恩洪”等字样，满布于长辛店一带。昨日（二十四）下午三时第四次客车由汉口开至，工人即全体上前，阻止列车行驶。该车过保时，曹使因该车有要公须至北京，即命宪兵王司令带兵

百名，随车护送。至长辛店站，王司令下车一再述明来意，并极力以调人自任，工人坚持原来主张，誓死不放。车中坐客，亦相率说项，工人坚执不依。迄六时二十分，工人因王继续劝告，乃谓路局当事屡次失信，非先行签字，允许工人之八项要求，万不能开车。复要求列车车长将请愿工人，随车带至北京，直接向京汉路局交涉。言时工人一拥而上，所执白旗，皆插于车头。此际白旗蔽空，迎风招展，拟于昨晚车抵西站后，先向京汉路局，实行包围。若仍置之不理，则全体一面向交通部包围，要求作有保障之答复，一面向高恩洪住宅包围。其罢工步骤，则定二十四日由北京至顺德线，二十五日由顺德至鄆城线，二十六日由鄆城至汉口线。

各方面之援助 昨日(二十四日)第四次列车乘客中，有国会议员李国珍，陈邦变等，目睹工人要求之合理，大表其同情心，咸谓交通当局之太不人道，毫无保护劳工观念。决定今日向国会提出弹劾交通当局议案。又京绥，京奉，正太，津浦，各路工人，均派代表至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表示决心援助。一二日内，交通当局若再不予圆满答复，即一致起而罢工云。

但又据一报告，京绥路局职员为反对高恩洪以该路向泰康洋行抵押借款，曾派代表向府院请愿，要求取消该项合同，政府方面因近日政潮起伏无定，内阁问题悬而未决，对于该案，未曾作负责之答复。该路职员以未得要领，颇不满意，故于前昨两日派人分赴京汉津浦陇海三路，运动四路联合一致罢工，藉以对抗高氏。现已得三路同情，准定三日内一齐罢工。自昨日上午八时起，京汉路局车务会计文牍各科已如约开始停止办公，由京赴汉之交通，业已断绝。闻今昨两日内，津浦陇海两路亦决将相继罢工云。

据长辛店方面消息，长辛店工人自驱逐邓长荣之后，工人精神为之一振，所以北段总会和全路总会先后成立。长辛店有位郭福祥总管，专以摧残工人利益为自任，就是邓长荣所做的事，都是他嗾使的，工人早已恨入骨髓。兼之郭某串通他的私党，黄绵锦，王龙山，谈荫棠，徐家楣等共同舞弊，长辛店工人已将他的弊端呈明交通当局。自长辛店的俱乐部成立以来，工人等过年过节，决定不送礼物与总管们。平常进厂也不施运动费了，凡厂内要请长工或工人，都要由平常的小工按次升入。郭某见这情势，所以对于俱乐部，成了仇敌，接前次邓长荣破坏俱乐部时，郭某捐了二百元给他。近日工人将他种种劣迹呈明总会和交通当局，但工人屡向当局要求，当局一味敷衍，不以为意，所以工人在二十号发出通告，要当局在二十三号答复，到二十二号才派人说项，而工人要求的条件一无答复。至昨日而实行大罢工，兹录其宣言书如下。

全国工友兄弟，父老，姊妹们：我们长辛店的工人，因感受生活困难和一部份暴戾厂长的欺凌的痛苦，力谋自卫计，才组一个正大光明的工人俱乐部。我们的俱乐部完全是由长辛店工人组织而成的，绝对的不受任何党派的利用，亦不受任何党人的指使，只专为工人求幸福，争自由，谋得到工人应享的权利为止。这种纯洁的宗旨，在四月九日成立会的宣言书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想各工友父老兄弟姊妹们还能记忆。

我们这次到底为什么事情罢工呢？恐各界人士，不明白个中真象，难免不有谣传失实之患，只得向各界人士，涕泣详呈之。

一、我们为要求革除无端虐待我们的人们，——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电务科段长黄绵绵，书记王龙山，机务处电汽厂司事谈荫棠，科长徐家楣等五人——该五人平日对于工人之虐待，欺骗，苛罚，克扣等恶劣手段，罄竹难书，使我们不驱逐他，处在他的淫威之下，永无安宁之一日。我们已将他的罪恶一一呈报铁路当局，当局竟不允许我们的要求，我们迫不得已，只得停止工作。

二、我们因感受生活上的困难，并想除去厂中历年的积弊，向铁路当局要求八个条件，兹将我们所要求之八条录后。

(一) 厂中日后上人革人，均要通过工人俱乐部委员会。厂内司事，概不得私行荐人（如此，可以免除私受贿赂，阴用菲材，而免假公济私等毛病）。

(二) 长辛店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有加过一次工薪者，值此米珠薪桂之际，工人之苦况艰难，前者姑无论矣。从今起，工人应每月加月薪一毛，以后凡作工够二年的工人，如没有增加工薪，应立即增加。

(三) 短牌工人，凡作工够二年者，均应改为长牌。

(四) 司机工人的头等工资，应作工之多少年才能得到，请当局明白布告。

(五) 此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开赴前敌者倍受辛苦，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性命几不保，应每人增薪一级。

(六) 北京，琉璃河，高碑店，保定府等处应由当局盖立官房，以便行车工人休息，以免流离失所之病。

(七) 长辛店工人甚多，几无宿地，铁路当局应该盖设官房，以便工人住宿。

(八) 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应该发给工薪。



以上所要求的八个条件，都是我们应得之权利，并没有出乎铁路规章之外，乃铁路当局，竟吝不与我求，我们迫不得已，只得全体罢工。

全国的工友，父老，兄弟，姊妹们呀！我们处在黑暗地狱之下，何等痛苦，何等的惨伤。我们天天象牛马样的作工，竟得不到一丝一毫好处，言之心痛。我们原不想攻击上司，他们自己天天压迫我们攻击上司，我们原不想罢工，铁路当局竟强迫我们罢工，谁是谁非，曲直当有公论。但我们工人既无学识，复无能力，望全国最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与我们以实力的帮助，我们是感激不尽的了。

我们自八月二十四号起，各厂均停止工作，机车除军用车照常开驶外，其余长短客货票车，概行停驶。

又一报告，罢工开始后，过二三小时，北京方面即得报告，立即派兵南下，欲以武力镇服工人。不知北京车站工人与长辛店方面，早有联络，兵至前门车站，工人不与行车，局中无法，乃电长辛店工人云，“罢工宣言中已言明不停止军车，此次由京南下军车，自亦当在不停之列，希准予通行”。工人方面之答复路谓：“兵来则死，兵不来亦死，与其日后受压，受饥饿而死，无宁兵来饮弹而死，如必欲派兵至此任从君便”云云。于是兵车乃开至长辛店，车至后，兵士皆居车中，数约二百人，全体工人亦聚集于其对面，扬旗列队，严阵以待。时有游行监察之工人数人与二铁路警察冲突，警察以手枪向之，声言敢前进者立即开枪，势甚凶恶。工人愤不可遏，即以胸向枪，令其立放，多数工人即上前夺枪即未得。同时闻在长辛店北之芦沟桥车站，有游行工人六人为警察捕去，工人乃立将此以枪示威之二警察拥入俱乐部，以为

抵制。当时三千余人，齐声高叫，此俘虏之警察，大为气夺。至于派去军队，则始终未敢下车。工人与之对阵二三小时后，乃扬旗举行游街运动。至于调人方面，则有山海关及唐山之工人代表，劝告铁路当局，促其立允工人要求，局长亦请京中许某及警察局长作调人，宣言，对工人提出之八条，立与局长商量，明日即可答复，惟请工人开车，工人不允。只允将此次由京开来之兵车开回。调人又请求将被虏之二警察放出，工人方面已应允。对局长又提出十一条要求，迫其承认。

十一条如下：

(一) 前所要求之八条概行允许，但短牌换长牌应六个月一换。

(二) 在罢工期内不得克扣工资。

(三) 不得因罢工借端开除俱乐部人员。

(四) 凡出差饭费各大小工均为一工一饭，各站各厂均取一致。

(五) 前砖瓦窑所革除之工人九名应即复职。

(六) 工厂改良，夏天多开窗，冬天添暖炉。

(七) 行车处司旗挂钩看车等人饭钱应与第四条同。

(八) 年终余利工人应得花红应即发，按京汉规定章程照办实行。

(九) 监工处北京工务处存车厂，无论星期假日，概不休息，应照厂中工友一律休息。

(十) 以上所要求八条，从北京总局起至顺德府止，凡属工人都应同等享受。

(十一) 前门段长车务段长带同随身警士，狐假虎威，

嗾使巡警持手枪射击工人，应严行查办。

现局长对此十一条尚无表示云。

原载 1922 年 8 月 25 日《晨报》

## 京汉路出罢工风潮

此次高恩洪用高压手段对付京绥路全体员司之爱国运动，路局劳工各界，大为愤激，或谓高氏此种举动，不啻以强盗敌人待遇属员，誓与作最后之一拼。霹雳一声，昨日（二十四日）遂有京汉局全体之罢工，以作京绥路局之后盾，并宣言不逐高氏，决不复工。昨日京汉路下午四时三十分客车，届时均未抵站，路局卖出之通州票，亦均退还云云。

又据长辛店归来者云，该处已于二十四日早实行罢工，火车不能通行，工人站上聚集者不少，闻有拆毁轨道之说。嗣有北京开去兵车一列，工人始渐渐散去。闻北京所开去之军队，系第十三师，又王巡阅使亦派有马队前往。至工人要求之条件，不甚详悉，大致为要求建筑工人宿舍及以后开革工人，均须由工人会通过，并请撤换火车房之郭总管及车务之某分段长各事。今日该局警务处章处长，亦亲往该站照料一切，不知作何结果，容探再报。

原载 1922 年 8 月 25 日天津《大公报》

## 京汉路罢工昨日尚无结果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一节，已志前报。顷据路局消息，前晚（二十四日）一千余名之工人抵西站时，即由京汉路局警务处长张汝霖，向工人代表极力挽劝，令其先将团体解散，徐图解决之法。工人方面仍坚持原案提出之八项条件，谓有一项不达目的，不能散去。当由第三者与京汉铁路管理局长具细磋商八个条件，由局长作后体之批示，工人犹不满意，详又往返更改，始获逐案批复。惟对于革去工人须通过俱乐部之一条，尚未承认。各工人以尚未获圆满之结果，延至昨日（二十五日）上午三时三十分，遂相率遄返长辛店，共谋对付路局之方法。闻其罢工进行之节略，与前日所传又有变更，即第一日由北京至保府，第二日由保府至郑州，第三日由郑州至汉口。又闻陇海线今日已决定罢工，作一致之协助。政府方面，昨日曾派出军队一部分，开往长辛店一带，作弹压地面之准备。兹将路局批复工人之条件，披露如下。

### 京汉铁路管理局谕

（一）据称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虐待欺骗苛罚克扣等。

（批）郭福祥已开革，伤人正在查办，查实当然撤革。又据称厂中日后上人革人，均要通过工人俱乐部等情。

(批) 事关政局权限，要请部里批示。

(二) 据称从今起，工人应每人加日薪一毛，以后凡所工够二年的工人，如没有增工薪应立即增加等情。

(批) 准由各该处择优呈请酌加，限期开单具报。

(三) 据短牌工人称，凡作工二年者，均应改为长牌等情。

(批) 准择优到期改补。

(四) 据称司机工人的头等工资，应作工多少年才能得到，请当局明白布告等情。

(批) 交机务处查明宣布。

(五) 此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开赴前敌者，倍受辛苦，出入枪林弹雨中，性命几不保，应每人增薪一级等情。

(批) 已屡催机务处开单候奖。

(六) 北京，琉璃河，高碑店，保定府等处，应由当局盖立官房，以便行车工人休息，以免流离失所之病等情。

(批) 已由工务处筹办。

(七) 长辛店工人甚多，几无宿地，铁路当局应该盖设官房，以便工人住宿等情。

(批) 准愿筑休息官房，俟本路财力宽裕，再筑住房。

(八) 凡工人因工受伤者，在患病期间，应该发给工薪等情。

(批) 此系本局定章，向无扣薪之事。

各工人等应限令即日恢复原状，此喻。

又前晚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曾派总段长及警务处长往长辛

店晤会工团，磋商解决办法。工人方面，仍坚持所提条件八项，警务处长及总段长以工人所提条件，其第一项与路局行政权上不免冲突，未敢遽然承认，遂回局报告赵氏。昨日上午工人方面复派代表数人，到管理局谒见赵氏，陈述工人方面所提案要求之理由。赵氏当极力安慰，允为设法。谓只须工人方面能停止罢工，恢复工作原状，所提各节，均能一一酌量容纳，希各代表回见工人，剴切劝导，不必趋于极端，以免公家工人两方互蒙不利影响等语。各代表遂辞赵回长辛店，据闻昨晚又续有工人代表四人到京，言该代表五十余人返后，宣示工友，均表满意，则此次风潮已告结束，但此说未知确否。

又闻昨日某税关监督向高恩洪进言，拟对为首罢工工人加以严厉取缔，以儆效尤。高氏深然其说，现正预备最后对付之方法云。

原载 1922 年 8 月 26 日《晨报》

## 郑州工人响应长辛店罢工之始末

(郑州通信)

此次长辛店工人，自其种种行动看来，足征近年中国劳界知识已大有进步。顷接郑州函，述该处京汉路工人响应长辛店罢工之始末颇详，至处事之迅速，秩序之安宁，颇有足多者。虽明日黄花，约亦关心国内劳动运动者所乐闻也，兹录该函如下。

京汉路全路各工会的组织完密，举动敏捷，是年来很可注意的一种底事实。这次辛店忽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其详已迭志各报，兹不另述，仅就郑州一地的事实略述之。查长辛店罢工是从本月二十四日早七时开始，一切长短客票列车完全停驶，二十四夜二十五晨之列车及全路快行通车皆未能来郑，而郑州工会镇静如常，竟无何举动。盖彼辈早已函电向各方呼吁矣，于此可为其真实组织力之表现。至二十五日午刻接到辛店工会的确信，彼辈始认为必要时机已至，遂在厂中由众表决，立刻全体罢工。对辛店工友作同情援助的运动。一方通知中段南段各处，使其一致响应，一方通告当地各军事机关，以免误会。至竟日晚，彰德，新乡等处响应，南来列车只开至新乡，不能北上。二十六日晨七时，郑州工作状态，完全宣告终止，各车均停，罢工宣言已散布全埠。但工人罢工后，鱼贯出厂，其秩序之严整，是真令人起敬。

至九时又传至许州，郟城及信阳等处，当有响应消息。江岸方面响应消息，虽尚未证实，想实现当能成为事实。同时忽又接到陇海方面消息云，如三日京汉事不解决，陇海全路亦当随之以一致罢工，并附来该路总工会之宣言多纸。至是京汉路厂方面已大恐，厂内洋员和段长等皆赴工会探听消息，往来不绝。记者当时赴该会会所探视，则见会所情形如常，只有门前悬牌云，“下午一时半开全体大会”字样，会中虽有工人不少，皆阅报，下棋，弹歌等，绝无丝毫慌忙状态，于此又可见其纪律训练之甚可惊也。在此短时间内，竟发现内用假造电报哄工人上工之事，工人皆置之不理。记者是时列车站散步，见当时所呈之一种清冷状况，声息全无，实令人想到“劳工神圣”诚非虚语。迟至午刻，辛店电报之事已解决，各处可恢复工作，由委员会证实无伪，遂决定下午发布全体恢复工作之命令。下午一时半，全体大会开幕。计到会者有厂内洋员各段长等，并有军界官长多位，亦皆与会。首由副总干事刘文松报告，接到辛店电报的事实，次征求大众的意见，大众皆谓“我们和辛店是一个问题，非另生枝节，既然该处解决，当然我们要履行宣言，立刻恢复工作，以昭我工人对社会之信用”。遂由众表决，容延至四时作为召集时间，四时后完全正式恢复工作。后又陆军二十四师副官长参谋长等先后发言，表示庆贺京汉工人胜利及敬佩之意，最后该会秘书主任凌楚藩，李焕章诸君对于该处路局方面之警务段长，提出严重之抗议云云，“工厂及机车上皆工人工作之所，近两日来，忽于厂内及机车上竟施用武装路警监视，工人本有工作之自由，何有监视之必要，对于此举，工人等认为工人人格上，实为羞辱已极等语”。后由该警务段长承认



由明天起，各处巡警一律撤去。始宣告散会，于是一番很严重的运动，才算告一段落。

原载 1922 年 8 月 29 日《晨报》

## 五路职工已实行联合

自高恩洪主持以武力解决京绥京汉两路问题，京奉津浦沪宁各路咸抱不平，以为同人遭此深祸，实为各路职工前途之危。今特互相通电，一致联合进行应付方针并在上海组织五路职工联合会，设分部于京汉各埠，以便消息灵通。各路已公推代表赴沪召集会议，讨论对待方法云。

原载 1922 年 8 月 30 日天津《大公报》

## 陇海路援应京汉罢工之宣言

京汉铁路工人，因为待遇苛虐，他们群起反对，于本月二十六日全体罢工。他们此举是争我人格，光我国体，凡我同胞谁不佩服他们呢？我们工人，是同业的，五路又是联合的，他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各路对于他们极表同情。现在五路议决，到必要时，与以相当援助。请诸位工友们努力奋斗，坚持到底。陇海铁路工人总会启。

原载 1922 年 8 月 30 日天津《大公报》

## 郑州铁路工人庆祝战胜

(郑州通信)

京汉路工罢工战胜消息证实后，该路郑州工人尚在罢工状态中，至二十六日下午始恢复工作等情，已志前报。近闻该处工会于二十八日晨，接到由辛店工会，传来得胜旗一面，即高竖于该厂洋员之办公室侧。昔之蔑视工人及侮辱工人者，对之不知作何感想。迟至午刻，厂中散工，而此一番空前之运动，立时开始。先

全体列队由厂中出，至车站，燃放爆竹万余，高呼胜利，其游行路线，乃自车站，东行绕全埠一周。其次序先导以大国旗两面，次为得胜旗，次为彼等战胜之证书，亦即该路局长之批示，后有一极大白色布幕，上书“庆祝我们工人罢工战胜的游行大会”等字样，随之以全体工人大队，约六百余人，市民之随行者亦云集，数亦将近数百人。合此千余人之群众游行约六七里，共约一时许，而秩序井然，步伐整齐，真令人叹观止矣。在进行中，沿途行人及军人，莫不表示钦羨工人阶级之忱，有欢呼者，有鼓掌者，大有万人空巷之势。其受感尤深者，则为下级兵士。郑州正在非常戒备之中，四路土匪不出二三十里，晚间十时夜既断行人，现驻兵之数，已有五六万，而此种示威运动，竟博社会市民之大同情，实为可喜之现象。沿街兵士，其面色咸呈一种表示同情之热望，一望可知。游行毕，列队到工会会所，又放爆竹万余，高呼“庆祝得胜”、“战胜资本家”而散。至彼等在欢悦之余，犹思久远之图，闻已由该路总工会向全路工友提议，请每人将第一月所加之薪三元，捐为辛店郑州江岸三处总工会或总工会办事处之建筑费，闻全路皆表同情云。

原载 1922 年 8 月 31 日《晨报》

##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给各职工会的感谢信

职工会列列工友钧鉴：

我们罢工风潮已解决了，已于二十六日照常工作了。我们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二十四和二十五两天——可是经过的困苦却不少了！如狼似虎的军阀，竟以为我们是暴徒！但是早在我们预料中，所以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可笑我们只坚持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我们知道你们很挂念着，所以特地将这个喜信报告于你们，一方面还要特地感谢你们！你们这种互助精神，我们真是刻骨铭腑呵！此后，还望彼此努力，同奏凯旋之歌！

敬祝劳动者胜利！顺祝  
工友们康健！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印章)

八月二十七日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节录)

张特立

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发生于两个地方：一是唐山，一是长辛店。五四运动的时候，长辛店工人即有十人团的组织，加入者二百余人；开始与北京一班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接触。民国十年一月一日，才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该校在发起之初，为长辛店一班有力工头，工人中觉悟分子及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所主持。至同年五月一号，该校遂发起千余工人之示威运动，并产生工会的初步组织。后来经过许多困难和分化，淘汰了一些不良的工头，才成立了纯粹工人的工人俱乐部。铁路工人既然有了这两个组织，同时还有一个工人周刊替工人们鼓吹工会组织的消息，传达工人们的意思，因此各地各站的工友们都一致奋起发动他们的组织了。

工人们初有组织的时候，同时也就发生经济的奋斗。这就证明工人们受了不可忍耐的痛苦，简直不能等待他们有坚固的团体，即勉强举行罢工运动。这种事实，也证明工人运动并非凭空由少数人鼓吹而成，实是有不可忍耐的痛苦为其基本原因。十年八月间有长辛店工务处工人的加薪运动，十一月间有粤汉路工人的加薪罢工运动，陇海路工人驱逐洋总管若里的罢工运动，十二月又有汉口人力车夫及香烟厂工人的罢工运动，还有许多的零碎的加薪和改良待遇的运动。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节录)

邓中夏

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当时发起学校之中，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但多青年工人，老一点的工人不愿读书。

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人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参加游行的竟有一千余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工人

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查票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

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后来变为叛徒），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

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

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

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

首先是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参加者有三千多人，支持两日，断绝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胜利条件如下：

- （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
- （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
- （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
- （四）短牌换长牌，从九月起，凡作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
- （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
- （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单候奖。
- （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
- （八）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
- （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害病期内，不得扣薪；并承认



在罢工期内不扣薪。

这里须特别指出的，即中段与南段的工人并未参加罢工，然而罢工胜利的条件，连带使中段南段的工人亦得增加工资，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斗，作最大的牺牲。

长辛店罢工胜利后，很快的就传染到了各路。

原载《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 开滦五矿同盟罢工

##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明 明<sup>①</sup>

前天遇见一位由唐山煤厂来的朋友，我就向他询问那里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位朋友就略略的把他们的状况述说一点。我今将他的话写出来，供关心劳动问题的参考。

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听说有过一次同盟罢工的事情，原因却为着工厂对于一个工人罚了几角钱，一时动了公愤，才联合起来，以罢工为抵抗的手段。但是他们平日既没有什么团结，这回举动，又靡有正大的要求，罢工的时候，系由工头持刀斧在门前堵守，不许进去做工，象这种没有结合的罢工，无意识的罢工，强迫的罢工，自然是没有效果了。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

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饮膳还要自备。他们有个恶习惯，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

---

<sup>①</sup> 即李大钊。

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微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也靡有供他们别样娱乐的设备。因为他们的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的象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元半元钱，好去嫖赌。

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

唐山煤厂，是取包工制。资本家对于工人不生直接的关系，那包工的人对于工人，就算立在资本家的地位。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原载《每周评论》第十二号，1919年3月9日出版

## 开滦一带矿工罢工风潮

唐山特约通讯员 皆 平

唐山矿务局待遇工人不良，谁都知道了。不过个个都怕洋大人的威权，弄得到敢怒不敢言的地位。何况那一班可怜的矿工有中饭没晚饭的，敢来发作去尝尝饥饿的滋味吗？但这一次他们竟为加薪问题而至全体罢工是很坚决的和很有组织的。我们不能不说这实在是由于积怨太深，这是历年的愤怒爆发的时候呵！他们的成功失败这时我也不能妄猜，但他们的精神和有觉悟的表示，实在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中仅见的，有不可不记的地方。

他们这次运动的远因自然不必提了，近因即在去年这几年来矿务局赚钱很多，据说一年除了纳税及开销以外要净得百余万的利润。天津矿局总办总算是有一点良心的，要在预算上加增每月三千，预备加薪的。那个矿师说，“不必，中国不识好，你要加他们的工价，他们越想要加，现在他们工价已经够高的了”。其实这一般工人的工价还是十几年前定的。近来什么东西都较以前贵上多少倍，他们早就有不能养家活口的呼吁了。但矿师总是充耳不闻的，又极看不起这些天然的挖煤器会有什么反动，但却有一点怕那些知识较开通的司事从中鼓动；所以就把那些司事每人每月有加薪五块的有加薪十块的，到今年一月里，这加薪的章程居然颁下来了，矿师本想掩着司事的口，叫他们不把这风声漏出的，但他们司事里面也不是全然饮水不思源人物。所以这里底蕴

就全然让工人知道了。

这个导火线就引起些小小的响声，就是在二三月里地上的电灯厂，机器房，井上的，洋砖窑，木工厂五部分全体工人都具公禀上，请求加薪。他们又找那些工头去对矿师讲，矿师总一味的以为这是办不到的事。他说要是个个加薪，矿局就给钱太多了。于是就吩咐那些工头暗中调查，把那些可以加薪的工人名单具来就可分别的加钱。他们工人这种请求已有两三次了，但所得的结果才是分别加给他们。虽然很愤的，但以团体不坚固也没有法子。到矿师其时木工厂赵某<sup>①</sup>，他是一个工头，很得矿师的信任，赵某为人也不错，不过胆子小点。他有一个外甥姓孙的，这人实是劳动界的明星，这回事情全然是他的光明照出来的！为人极其慷慨，胆子也大，更不用说的是急公好义了，他就劝告他的舅父和矿师说项，矿师教他不要多管闲事，只要自己管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人就好了。于是就叫他把那些可以加薪的工人们名单开来，那位姓孙的自然也在内了，他的舅父也就嘱他不要多管闲事，他的工钱已经加了一毛一天。孙君说“我现在一天已经赚了四五毛钱加不加都可以，但要加钱就得个个都加，加给我一个人我不要”。于是前一两个月中已冷寂，加之加薪问题乃自“人日”以后而又复热了。

自前礼拜起这颗明星才下那黑暗的煤矿，下时时闪亮，因为孙君知道在地上做工的人们薪水稍多不容易即动；下面的工人薪资少又极苦，不要好久，真的这全黑的地下就都变为光明了。适五月二十九日马家沟矿工罢工消息至，于是所有的工人就在地下开了一个大会，个个都划押等着一致行动，于是彼又有别的工人在

---

<sup>①</sup> 此句疑有错字。

上面，这些工人方面探口气个个都说倘能地下矿工一动他们也自然的跟着齐动。于是在三十日那一天有“哀的美敦”式的通牒给矿师，要求加薪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三。矿师是大概没有理会他，这时赵某也知道他的外甥所做的事了，害怕事要连累到他，就于三十一日把孙君开除了，别的工人听见了越加愤恨，就个个工人一天预备给他一个铜子，这通共有一两千人，就一天可得一两千铜子了。但孙君当众说“我一天会赚了四五毛钱，现在虽然不做工，也不见得会饿死了，所有送我的钱我也不要。只希望大家齐心的做下去，我们都弄到不会饿死的地位。”

孙君从说过那些慷慨话就自己去稍事休息了。一直到了上礼拜四晚，在地下的矿工就联络好了，到了礼拜六清晨，工人一齐都到矿务局。七点本是他们上工的时候，这回却从那时起，你知照我，我知照你不去上工了。他们即在局里开了些个大会，到会时总有几千人，其中尤以一班山东籍的工人最勇敢，最坚决，他们已经觉得那种包工制度的害处。也知道那些工头容易破坏他们的团体，于是在事前那些工头就得了一种警告，叫他们躲开些，要是发现出有什么破坏的行为，那是自身的性命不保，连一家的生命财产很有危险。所以那天工头都没有来，那些地下还有赶骡车的，看牲口的，打连班的工人，后来他们会里就派人送信去叫他们快上来。否则将来恐怕不得上派的。却好这位送信的人被矿师来人捉住了。后来因为有许多人要找矿师放出这个人来，矿师害怕也就只好把那人放了，但这其中事实已由那送信人侃侃的说给矿师知道了。并且他自己承认是一个愿意罢工的人，矿师还把现在的工人当做从前一样的牛马待，蠢笨和胆怯就傲然的宣言道“你们不做工我也不稀罕你们做工，即替我滚出这局子以外”。他们也就自然的一哄而散了。但矿师却用兵警的力量不准那开绞

车的和烧汽锅的工人走，因为这两部分的人最要紧。一去，他的损失就非常之大。但他们究竟不是心悦诚服的，所以在午饭后就都躲起来了。矿师没有法子，就又派兵警和印度巡捕去到某庄上把一个绞车工头陈某抓来，逼着他动手，这位姓陈的自然倔强不了，就开车了。那些罢工的人们得着这种消息，以为陈某是有意来破坏他们的团体。于是在晚七点就于老厂关帝庙开一个大会，当场就挑出身段魁伟的工人三四百，其中有一百是预备拼命激斗，进矿局去找陈某，见着就打，时兵警和印度巡捕在场，自然袒护陈某，但陈某乞怜，随经工人中做好做歹的出来调和，叫陈某下回再也不要来，实在陈某已被打伤很重了。袒护陈某的兵警和印度巡捕没有袒护着，倒也被打得告饶。现在他们都把那些要紧工人藏退一边，所以矿局昨天的机器作用完全停止了。

这“前倨”的矿师常说“他们罢工不妨事，三天一饿就饿得肚痛要回来工作了。”这回看见这种情形大有三个月也不会回来的情形，却也害怕起来了，于是就打电到津局总办。总办回答不管，随他办去，不过总要办得上工。矿师果然慌了，就一方面请开平镇守使兵来强压，一方面请人出来调解，允加薪十分之一。但有些工人一天才赚一两毛钱，这种加薪不过一天才加一两个铜子，实在不够什么。所以他们现在坚持着要分别加薪，有多少地上地下的工人至少须加一毛或两毛钱一天。那么一班工资多的人也这样说，工钱多的可以按头分算。工资少的当然要加至一倍左右才够过活。现在还相持不下，但预算不久也即要解决了，因为每日的损失实在不少啊。

先是马家沟要排斥矿师某，罢工距今已一礼拜多了。从前这罢工消息所以没有泄露的是由于那矿师矫辞的呈报天津总局，说那边因为近来矿水忽起变，致不能开工，预料一礼拜后即可修



理完工。大约他是以为那罢工不能持一礼拜之久的。谁知这回罢工也极有准备，他们其中有许多有钱的工人以及别人都捐的有钱。在一个地方，设了一大粥厂。只要饿了就去吃，一个钱也不要花的。现在那边也从以排斥矿师为目的转到要求加薪了。因为他们已经明白，只得加薪那矿师就可不必管他。林西和赵各庄一带闻也于昨日下午罢工了。这四处工人并定有“攻守同盟”式的条件。即这地段的人不准跑到他地段内做工，因此可免矿师用利诱的危险了。（五月七日）

原载1920年6月9日《晨报》

## 唐山工潮停熄之原因

唐山特约通讯员 皆 平

前天，天津某两报上登载的一段新闻说“……唐山矿工工价自一元至十元加百分之十八；自十元至二十五元加百分之十三；自二十五元至四十元以上者就个人情形酌量增加，工人已于十一日上午七点一律上工”。其实这里面也不知道藏着几多可怜的事实了。十一日上午七点唐山工人上工，这是不错的。但那些挖煤的地下工人平常只得两串钱，以前一串钱算八个铜子，现在算十个铜子了，一天加增四个子。虽是他们常吃的玉蜀黍面，而近来一斤涨价两个铜子，他们工价虽稍有增加，还是肚子不饱的。所以地上司事工人在十一日那一天上工，他们却一直等到十三日才下

地去理旧生活。他们心里还是不满意，可以想见了。

上工了表面上好象什么事都归于平静了，但我敢说那一种怨气还搀在空气里，简直比“沼气”——积久了——爆发的还要厉害。倘若矿局还是一味只倚赖权势毫不理他们，终必有爆发的日子。

这一次上工的原因，表面上虽是由于工价稍增，里面却是许多工资稍高的人怕事情掉了，饭碗打破，见自己工资已增，故极力去运动工人上工。我曾会过一个工资稍高的工人，问他们罢工罢得怎样，他却很怕的回答道，“我们不过是要加薪，不过暂且停工。罢工两个字我们担任不起呵。”这一次唐山警局也出有一张布告说：“什么加薪和罢工不能并为一谈，罢工要求加薪就迹近要挟，本当重办的。现在只因为他们是初犯就大度量宽恕了罢。”那一般被饥饿逼迫的工人多半是没有知识，一时气愤，做人所不敢做的事去。气过了，他们都各自散去。罢工的那几天，在街上不曾看见一个黑煤涂的人影子。一切大事都交到那些工资稍高的人去办，警察局长和营长看见他们如此，遂着他们写了一张稟帖去请求调停。这一来那外国的矿师就态度强硬起来说，“什么事我都不管，只去给你们官厅里去管罢。以后什么人不必和我交涉，只和你们官厅去交涉罢。”他们也直接只和官厅交涉，而和官厅交涉也未有一个敢出来做代表的。那矿师从前看见那三四百又高又大的工人闯入局内，抢出绞车，工人遇人便打，吓得了不得，就请了百名保安队一营兵来维持局子，于是又比从前变得格外倨傲，声言道：“我们有的是钱，干不干自有你们政府里来解决。”

官厅自然是极怕洋大人的威风的，这面又觉得那些工人问题容易解决，于是暗中就请出来几位在唐山有名望、有知识的人，四处去劝那些工资稍高的和办事的司事和工人。不是说“如果再不

上工，兵警就得捉为首的人”，就是说“不是我的面子大，你们早已被抓。”这一般人物都是被一般工人所信任的，听见这番话自然是感激不尽，要去帮着运动上工了。

到运动将近成熟的时候，本月十日警察局长和营长在山东会馆召集工人大会，这两位“长”说了一番话总以为矿务局既允加薪已算是胜利了，不得再事争持转失好意。那些工钱多的司事和井上工人，也觉得既然加薪自己也就得的不少，那些工头们格外得的钱多，遂首先赞成上工。却是井下工人原来是要求增加一角和二角工资，但是看见这种情况也不得不去上工了。但他们在那罢工的几天全然没有经济补助，却虽然饿得肚疼也没有去求矿师开工。这可算是我国工人的一种特别性格啊。

但还有一个原因，促这次速开工的就是那些工人太看重了几个紧要的工人，如开绞车的和管电机的及地下抽水的。他们罢工的时候，开绞车的工人藏起来一天到晚供养着他们。但那电机工头却偷偷的找了几个工人来（因为这里是包工制度，工人看工头真和小百姓见皇帝似的，工头宛然的掌生杀大权）到了局子里，局子外面是站着好多武装的保安队。这些工人到了局子里，他们再也无法去抢夺匿藏。因此，他们就觉得罢工无望，而矿局一方面声声说赶快去雇他处工人替代，各工人遂一律上工了。

原载 1920 年 6 月 19 日《晨报》

## 唐山矿工惨剧之外论

唐山煤矿爆发，致死工人数百名。本报昨日已有详细之记载。同日华北明星报所载，与本报互有详略，而于不满足矿局对付工人之点，则颇有同情。兹节译之以供参考。

该报(华北明星报以下同)中译载开滦公司正式宣言云：本月十四日星期四午后。开滦煤矿公司之唐山矿内忽大爆裂，延烧煤炭及坑道中之木料。顿时，烟焰弥漫，矿工遂窒息而死。该矿副工程师与外国职员闻警，立派人召集赵各庄矿之工程师，及外国副手四人，又有唐山矿包工者及工人多人，钻入矿中各处，救出一百十九人。而因烟焰窒息而死者，共四百二十人，内有工头二名。肇事之处在第九层，即地底第二层。该处本有毒气，故本局竭力防备，专用安全灯。此种大帷灯，专防煤气爆炸，中国及世界各处俱通用。而各煤矿多少皆含有些种煤气，本局现虽竭力调查，迄来得切实之因由，惟闻工人带土灯入矿致有此祸。安全灯四围俱有丝网，故火焰限于网内，煤气不致爆发。开平矿煤气虽少于外国各矿，常有小炸裂，当因开灯取火吸烟之故，死者身上藏有纸烟，可见一二。本局已与县知事预备招认死尸，设斋超度，装殓掩埋，并抚恤家属。死者家属，除悲泣外并无别种举动，唐山矿一带尚平静，该矿将于十九号重行开工。

该报谓此不独为中国开矿最大之惨剧，亦为世界近年最酷之奇灾。被害者之家属，环守矿区数日，惟见棺柩纷纷运出。唐山之

铁路工厂及大水门汀厂，饬其匠人，为开滦矿务局赶造棺木，该局已与县知事设法招认死尸。工人多有从远处来者，因系包工，不详工人身世，死者或不止此数，亦未可知。据开滦煤矿务公司正式报告：为四百二十二。而本报访员调查至星期晚，共抬出死尸四百二十七具，则该公司之报告不足尽信矣。

该报又谓开滦公司之正式宣言，虽称肇事之因，尚未确定，而因死尸身上藏有纸烟，遂以为由于工人肇祸。本报访员，则谓原因虽难确定，惟闻系因煤钻击石而炸，则肇祸之因不在工人本身矣。

该报又谓此事虽发现于星期四，中国报早已披露，而直至今日外报始有登载。昨晚开滦公司，始有宣言，大半叙述该公司如何慎防煤气，并归罪于死者，而又预备焰口，超度亡魂，此等举动，殊无意识。

该报又谓唐山矿忽然爆裂发火时，有工人千名在内，逃出者不足半数。爆裂之处，在第九层，而七八层内亦有死伤者。死者家属，齐赴该矿局哀求抚恤，而矿局仅予每家四十元。一家之生利者，其性命岂仅值戈戈此数耶。

据此则外人对于该矿工人之死，亦大为不平，而致祸之责任不能归之公司矣。

原载 1920年 10月 20日《晨报》

## 唐山惨剧与矿局自述

唐山煤矿出险，死工人六百余，本报已一再详细登载。而所见矿局自述，与外间调查情形不同，已知当事者不免有心诿过。兹又得颜斯礼君一函，录之如左。

昨读本月二十二日津报所登开滦矿务局之自述，证以所闻事实未能悉合。仅据调查所得，略陈颠末，希登诸报端，以待有识者之辨正是幸。查矿中发现煤气，并非在下午四点，盖是日十二点三刻。某官厅已得其有责任之属员正式报告矿中发生危险，同时街市之中，亦已宣传此事。据余当日调查所闻，则十二点以前，矿中虽已有烟气，而该局并未十分注意，以故下午二点照常换班。迨下井之工人有遭烟气而倒毙者，其余工人遂纷纷逃散。查矿中发生危险，固属天灾，而平时一切救急设备不甚经意，则人事上似亦有未尽之处。又此次出险实在原因，当局虽未能证实，然既云因开灯吸烟以致煤气爆裂，是谓其责任者在矿工而不在矿局。其意甚明。然则敢问“达威式灯”，非磁铁不能开启，此灯如何而能开。若云身带纸烟即为肇祸之一种证据，死者既不能起而否认，舍任凭武断外，夫复何言。但纸烟非能发火之物，因携带而联想及于开灯吸烟，更断定为发火之证据，于逻辑上似乎不甚圆满。盖工人携带纸烟，虽为普通习惯，然必不能

断定此为在井下吃烟之灯。且禁吃与禁带，截然两事，则吃烟与带烟岂可并为一谈。故第一当问有禁止带烟之明令否。第二当问对于每次下井之矿工，曾严重检查否。依余之见解，指携带纸烟为发生危险之一种证据，无异承认管理上疏忽之一种结果也。此次出险以后，未及旬日，即照旧出煤，可见火灾并不甚重，而何以死伤若是之众。或曰死于煤气也，然出险于第九煤槽，蔓延弥漫以至于第八第七第六等槽，为时必非刹那之顷。设使及时施救，为祸决不至如是之惨裂。则肇生巨祸者，谁负其责欤。如果下午四时爆裂之说，确实不虚，则维时早班工人早午已出井，遇险者为下午二点下井之工人，而何以早班当班均有死亡乎。试以种种事实相证，便知难于吻合矣。呜呼！死者已矣，犹加以莫须有之罪名，于道理殊欠公正。而如此浩劫，未闻中央政府派遣专员实地调查以明责任之所在，可见草菅人命之心理，正复相同，于矿局又何责焉。

原载 1920 年 10 月 25 日《晨报》

## 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

皆 平

十月十四日九时，唐山煤矿九道巷“地下第九层”新“煤苗”内，沼气(Marshgas)爆发，声极大，因以致死者五六百人。这幕惨剧，在当天晚上即传到我的耳内。我听见一个同学述两个外面

女人谈话：“大哥被关在里了。”“关在里面的多极了，何只你大哥一人。”前天我又听见同学说：“矿局门前大人小孩哭声震耳。”昨天下午我才能有些闲空，和一个同学到矿局门前看看景象。

我一直从唐山街经过，到底没有听见什么人议论这事。我几乎疑这幕惨剧是没有开演也，不然，为什么唐山人这样地冷静呢。我自己心里这么说。等我们要到矿局门前时候，我才觉得那是无疑的了。我看见那许多人，站着的，坐着的，个个都很冷静(悲惨地冷静)。我们钻到人群里看看听听，听不见什么消息，只看见那些可怜的面容，含泪的眼睛。我们再向外面看看，也不见什么动静，只那武装的警察雄纠纠地、笑嘻嘻地站在门前，和那装死尸的“四块板盒子”陆续搬出矿局门。

后来我们到了两家小铺子，恰好遇见两个人，一个替人领死尸的，一个是井底监工的亲戚。我回到学校来，又得了外面人的一封信，才知道这惨剧底内幕是这样的。

前后有几天，矿局新雇一个煤师来验查煤苗。因为唐山煤矿，开已多年，好多地方全挖空了。那煤师，就在九道巷(地底下的)找着一所好“煤苗”，矿师德马利(比国人)就吩咐那些矿工去挖。挖的时候，他们常觉有白烟冲出来。有一个老煤工说这里有“克拉气”不能挖，许多工人也就不愿挖。井底监工也怕有什么大危险发生，自己担不起这责，就去和德马利说。德马利对他说：“我只晓得要煤，不知道什么气不气，煤里总是有危险的，好好叫他们矿工去挖。”但井底监工，总不放心。于是在十四日晨就求著德马利和他一同下去看。他们到了九道巷，德马利说：“气是有的，但这还远，不碍事。把你们灯头弄小些，向前挖罢。”话说完了，他随即和井底监工上去了。不到十分钟，那矿师的命令，却成了一道催命符。于是轰然一声(声极大，上面人在夜间，



一定可以听得很清楚)，于是那种爆发的烟气充满了地下。在上几层的工人可以幸免，自四道巷五道巷以下的人全被窒息而死。这一班工人计十个中要死去八个。至十五日早晨，才有人敢下去捡尸。昨日死尸，已捡出的有四十七个，其余的还待捡寻。现在矿局是每个死尸发给一个“四块板盒子”，赔偿六十块钱。听说那些死者的家属也就和死人一般样和平，任凭矿局支配。

有多少人说这个爆发的原因，是由于工人在那里吃烟惹火的。这实在是瞎说。矿局对于工人带烟火下去检查严极了，那不是惜人命，是怕毁了矿局骡马。昨天一个工人对我说：“矿局办事人，对于检查工人烟火真严。每人下去时，都得把身体解开通受检查，倘发现火柴烟卷等物，不但扣下还须受罚，在局里坐几天拘留所。对于下九道巷的工人，检查尤其严密，他们手提着那种安全灯，还得用嘴吹吹，有一点漏气，就只准在上几道巷用，另换一极密的提到九道巷用。”我为这爆发和工人致死的原因，曾翻化学煤矿等书看，带己见想想，觉得那一定是这个道理。原来沼气和空气混合，惹火焰是会爆发的，这不过说只有少量的沼气用安全灯原可以安全无事的，要遇着沼气过多，在新煤矿，总是多多的盛在煤矿孔里，受很高的压力，一遇凿煤，就陡然的进出。在平常没有动的时候，也可以免着那受压的气从小孔内向外迸出的声响，是看见常有烟气在煤矿表面悬绕，这种进出的气，不待火焰而爆发，即那种火光已足使之爆发。这种危险，不是那一切设备(象安全灯等)所能防御的。矿师叫工人把灯捻小些再凿，原是知道沼气要将爆发，但把灯光捻小些，光总是有的，所以爆发仍不能免。这种爆发并死不了多人，却是那种爆发后的气，因为爆发时把所有周围的氧气都用尽了，所剩的尽是氮气和碳酸气，这种气阻止了人的呼吸时吸收的氧气，就是那几十分钟内，全矿的人断绝了吸收氧

气，自然致死无疑了。这种气常比爆发危险许多倍，人纵能免了爆发致死，总不能免窒息而死。这种气矿工常叫他作“煤矿毒气”。

有一个人对我说：“那死尸拖出来的面带笑容，医治时，要能哭就得救了。那直好象死比生好过些，不然，为什么死了还笑，生了反哭呢？”那一方面又有一个人对我说：“且看德马利矿师，好象是做了无量的功德，去把生受罪的矿工送到死的乐地。一般乘着汽车，带着武装警察，在马路上耀武扬威的两头乱跑。”我忽然想起前两天有一位教员对我说：“矿局的股本年利是百分之八百，就是一年一千元的资本金，要得八千元的利息。”这大的利息就是如此得的，拿人类生物的生命换得的。唉！

原载《劳动音》第一期，1920年11月7日出版

## 唐山煤矿爆发事件详情

唐山煤矿爆发各事，迭志本报。兹闻外交部所派出秘书陈斯锐，交通部派出参事王景春，内务部派出技正周秉清，农商部派出技正梁津、黄有昼等，为会勘委员。定于十五日同车赴津，再约同直隶省公署委员，向唐山方面发出。兹觅得农商部为此案在国务会议席上第二次提出之议案，录其全文于后。

唐山煤矿惨毙多命，应从速偿恤，及善后办法议案。查日前开滦矿务局唐山煤矿爆发，经派部员李定焕前往调查。兹据缮呈报告前来，综计要项如下。（一）惨毙工人四百五

十一名，伤者二名，窒息而救活者一百十二名。（二）爆发原因，系由最易引火之旧式安全灯，暨洋监工明知沼气浓烈仍责令工人依旧开凿所致。（三）该局不应用罩薄网稀易于引火之旧式安全灯，如早改用新式者，断不至此。是此次遭险，并非出于天然不可抵抗之灾变。（四）该局检查甚严，如查有工人夹带烟卷，及洋火等物，辄送县罚办。灯内均有磁石封口，非工人在井下所能私开。故此次肇灾原因，决非由工人不慎所致，如诿为检查疏忽，亦应由工程司负其责任。（五）其他救济及预防设备之缺点甚多，如窿中空气之不充足，瓦斯试验器及临时救济器具之不设置，均为酿成惨祸之原因。（六）窿内最初爆发之第九第八两巷，往查时业已堵塞，该局则称欲使内中之火渐次消灭。俟阴历年假再开。此论不近实际，平时沼气爆发，并无久长延烧之事。该局或为规避调查者勘察起见，虽无由进内窥测当时现状，而爆发原因已可真实判明，确无疑义。（七）惨毙工人之偿恤，尤属重要并为该局责任所在。按照现在舆情之责望暨遗族赡养之所必需，除该局给棺木及洋百之外，应特别偿给巨额，每名以千元为数。（八）该局矿区甚广，窿道离地面最近者或仅十数丈。关于窿道内撑持之地面之设备，此次未及详查。除主要窿道用砖石砌塞者外，其他地下全煤层有尽挖空者，设非坚牢支持，日夜火车或行人经过，暨村落丛居之处，万一不幸陷落，惨祸更大。目前不能不预虑及此，应命设法妥筹安全。又现在所用支木，尺寸短小，而排列稀疏，亦易出险，应加改良。（九）该局医院太狭小，在唐山者仅容二十余人，应即扩充。又平时不为工人设浴池，卫生亦极不相宜。该局嗣后，并应酌仿西国通例，出资为工人保险。本部当查该局

唐山煤窿突遭爆发，惨毙最多数之民命，在该局中本属极不幸之事，而在中国矿界尤属莫大之惨剧。全国人民，骤闻此耗，以为该局营业最广，获利最丰，平日对于危险预防及保护工人之设备，究应如何绵密注意。乃平时既无相当之预备，临时发现猛烈之沼气，监工者犹迫令工人进凿，果然酿成此惨，尤为草菅人命之确证。群代死者呼冤，并迭次声诉本部，要求该局对于责任上公理上之赔偿贍恤，及嗣后保障人命之措施。舆论不平，已臻极点，人道所关，对于过抑。际此劳资协调，已成世界最大问题，而此次灾情之重，毙命之多，又所创见，若不早予照办，尤恐酿成事端。本部综理矿政，未便坐视。该局营业所关，一经此次变故，如为自身利益计，自当悉力顾全舆论，抚安劳动，履行其所当尽之责任。所有恤资费及善后设施，拟按照上开各节，函行该局查照办理，并于最短时期内，明确覆部，核定宣布，以安群情。一面并拟咨由外交部照会英国公使，转飭该局遵照。除窿道内撑持地面之工程，及第八第九两巷，因何堵塞各情，再行派员续查外，特此提出议案，敬候公决施行。

原载 1920 年 11 月 16 日《晨报》

##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远因：开滦矿局的待遇工人，向来就很苛，工人全都隐忍。缘我国工人智识浅陋，毫无组织所致。马家沟的分矿，待遇工人较之唐山总矿有过无不及。按矿局旧章，工人们全发有油费（点安全灯的）及红赏。不意近来矿师竟将油费取消，并黑行（矿局称采矸子的为白行，挖煤的为黑行）的红赏也不给了。工人们虽然忿恨，可是也莫有法子，只好付之一叹而已。这是罢工的远因。

近因：他们工人的这次发作乃是趁一个机会。原来马家沟矿局，有一个姓李监督，听说是一个美国留学生，采矿的知识还不错，待遇工人也很好，所以工人都很重爱他。现在这姓李的告退了，工人们觉得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将来不定还要受多苦的待遇，所以竟一齐罢工了。

要求：他们罢工以后，向矿师提出五条要求：（一）不得将李监督辞职。（二）加增工资。（三）恢复油费及黑行红赏。（四）以后对于工人待遇应加改良。（五）对于罢工工人无过，不得斥退。

矿局态度：他们的罢工，已支持了十日。中国的工人向来是没有积业的，所以这些日子开平街上尽都是饥寒交迫的黑面矿工。那种凄惨的状况，真令见者酸鼻。而矿局则仍持强硬态度，置若罔闻。盖若辈之意以为工人等饥寒到不得已之时，自会要求上工

的。所以唐山总矿的矿师，听了马家沟矿师的话，那些工人罢工，全是姓李的指使，一定要重办他一下。咳！不知将来如何结局啊。

原载 1921 年 3 月 4 日《晨报》

## 唐山洋灰公司工人忽然罢工

启 民

唐山的工人，要算洋灰公司的最和外面隔膜，最不活动。他们的工资，自然很小。这次罢工是发动于厂外，石灰石的杂工。他们每天工钱只一角八到二角二，可是做工倒要做十二小时。他们因生计的缘故，忍无可忍，就猛然发动。就在十七晨聚了七百人冲入洋灰新厂，招呼厂内工匠一体罢工，把所有的炉火都灭了，并去找总理李希明说话。李出来的时候，就有几个人想袭击他，幸有保护的兵士阻止。当时旁边驻扎直军的连长也因人多恐生事端，不敢十分阻止，只好做好做歹的劝散了大家。工人也就在小山附近，开了一个露天大会，要求加薪。公司方面，李总理吃了从小没吃过的一大吓，就打电话请示办法，周允加薪。但是公司方面职员开会，就有一个管理工人的杨某竭力反对，说如一开端，将来更要逐步进步了。结果是暂时劝导工人开工，再行商议加薪办法。工人方面亦以事起仓卒，未多预备，于翌日上工。惟声言如四月一日前加薪无办法，即行第二次罢工。一面已做种种第二次罢工之预备。闻公司方面，于罢工日特发双工，以冀羁縻云。

原载 1921 年 3 月 24 日《晨报》

## 唐山警察工人大奋斗

昨日唐山马家沟矿局工人不知何故与天津新派去的警察互相殴打，被警察抓去数人，工人大动公愤，因而罢工。群往该署要求释放被押二人，警署未允。遂于午后二时，有少数工人又与警察死斗，警察数名被伤，因情急开枪，毙工人一名，伤数人，并伤及平民三人，死一人。现闻省长已派员前往唐山调查，其结果尚不得知。

原载 1921 年 5 月 14 日《晨报》

## 开滦罢工风潮平息

开滦罢工情形，已迭志本报。兹闻直隶曹锐省长有电到京报告，风潮已归平息。原文略云，据蓟榆镇守使殷本浩报称，开办工人，经职等多方弹压，并出示布告，如查有首倡罢工之人，即从严惩办，以儆效尤。故全体工人，已于巧（十六）日照常开工等语，特此电闻云。

原载 1921 年 5 月 20 日《晨报》

## 开滦矿罢工风潮之评议

资本家对待劳工，固恒以高压手段。开滦煤矿以外人主持故，其压迫当更甚一层。近年来虽曾作了几件嘉惠工人的事业，要其欺压手段未尝稍一放弃。此次五矿联合罢工，其远因在改良待遇，其近因则为代表被拘，即该局来函亦承认请兵弹压。此足概见其待遇工人如何。而风潮之扩大未始非激之使然也。工人于罢工前后之要求条件，并不算苛。该局每年赢利三千余万，均工人劳力所得来，衡情度理、宜稍示优待。今仅加薪一成于其他条件概置不提，以此而求风潮之平息，其何可得。再就今日社会生活论，百物无不较前增价半倍，罢工故纯为生活起见，而乃指为受人利用，工人实出于迫不得已而罢工。（资本家对工人）之痛苦根本抹煞，甚欲借文字之力，引诱工人上工。工人虽愚，当亦不为所欺也。然则该局果欲使风潮速平，舍放弃今日之主张，而予工人以满意外，殆无他途也。

原载《华北新闻》，1922年10月23日出版



## 秦皇岛矿务罢工风潮扩大

秦皇岛开滦矿务工人因久受中外资本之压迫，特举行同盟罢工向当局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条件等。矿主方面，遂向天津调去保安队千余名，分驻于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等处，专事弹压，滥捕工人代表张志业、姚广、毛玉光等，并重伤董玉金之子。二十五日唐山局长姚彤章复率军警多人，解散该工人俱乐部，并将该部捐款千元及桌椅等用品概行携去。一时工人愤激，几至冲突，后经唐山职工会调解，将赃物一并安置原处，始行了结。同日京奉路副洋总管杜克和惠工处处长费司贾在天津统率矿工及印度兵数十名护送，强迫司机向林西开驶。后因工人不愿前往，该洋副总管遂亲自开车，不慎出轨，甚为愤怒，即令印兵向工人开枪示威，于是驻扎此地之保安队亦附合开枪。当时枪声如雷。并有林西某工人，被矿中洋员，将全身压断分为三节，惨不忍闻。闻该地镇守使，因外兵及保安队在自己所辖境内任意开枪愤愤不平，已向之提出交涉云。

原载1922年10月27日《晨报》

## 五矿同盟大罢工愈趋险恶

秦皇岛矿务工人组织开滦五矿大罢工一节，已志前报。兹闻唐山函云：二十四日林西矿务局洋人设计破坏罢工，私买四五工人到局工作，被工人强制拉出，虽经保安队（杨以德派来的）在场弹压，仍无效果。于是洋人复往马家沟雇来百余人，用火车装载向林西开来。此时工人等遂相率横卧铁轨之上以为对付手段。保安队便令司机开往前进，司机因不忍残害自己同类，遂停车不进。此时车上工人（马家沟工人）亦不愿再往林西代替工人，当即原车回马家沟矣。彼等回马家沟后，当即召集大会，决议援助罢工工友，以为自身争利益，于是宣言二十五日全体罢工。此消息传出，唐山启新洋灰厂工人，亦奋起与罢工工人表同情，决定二十六日罢工援助，并另提出要求条件。唐山铁路工人（前星期罢过工的），纺织公司亦有大酝酿，不日当有表示，于是唐山劳动界全体皆受波动矣。先是路局方面，见风潮发动，非常着急，以为不加制止，将来风潮漫延，将益不可收拾。于是决议采武力对付，犖大宗现金与当地保安队及天津杨以德，劝其强力干涉。不料该地直军见工人苦状，颇表同情于工人（据说彼等曾向工人宣称如保安队打工人，彼等即打保安队），保安队遂不敢过于放肆。路局今见利用马家沟工人失败，后起者纷纷，益知非严厉处置不可。因此于二十六日晨六点钟，罢工纠察团（罢工工人组织的），是日在西大街口守望时，便令保安队即往迫令工人解散，工人不允他去，保

安队遂举枪乱放，当场击毙工人二名，此时全市秩序大乱，工人与军队触处格斗，枪声杀伐声，马蹄声，工人呼号声，嚷成一片，以致行人断绝，商户闭门。事后调查，计重伤者八人，纠察团长某被捕去，失踪者若干人，轻伤者无数，不可谓非唐山罢工以来未有之浩劫也。闻工人受此大创之后，大家决议，对内则坚固团结，预备最后之牺牲，对外则派遣代表四出联络，要求同情援助云。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8 日《晨报》

## 唐山矿工决为最后奋斗

唐山矿工潮自前次演出屠杀工人惨剧后，各处援助者甚为踊跃。启新洋灰厂六千人同盟罢工，实为此次工潮进退一大枢纽。现矿局方面见形势如此，亦知徒恃武力压迫不能得逞，遂变计用经济压迫，扬言决将该矿停办六个月。但工团方面已知此实为不可能之事，盖无论矿局售煤与雇主间素有成约，不能迁延，即就京津一带夙仰给于唐煤之铁路工厂而论，亦万无可以停办之理。故彼等推测局中窘状实不亚于工人，而工人现在急务，则在如何筹款得食，度此难关耳。工人态度既如此确定，日来进行募捐遂不遗余力，除急电国内各工团外，并派人四出活动，据闻结果颇佳。截至昨晚止（十月三十一日），北京方面得款三千八百元，南洋孙某汇来万元，广东海员工会二千元，安源一千六百元，京奉全线助款约七千元，以上共二万六千四百元。此外京汉总工会，汉口工团联合会，上海纺织工会，烟草工会，亦先后认捐若干，克日即可

汇到。工人得此援助，故已决定对矿局不表示让步。连日在广场上分设小米粥厂多处，俾便穷苦工人前往就食。据此观察，则此次风潮大有非短时期内所可解决者矣。兹得该矿工俱乐部之第二次宣言，录之如下。

全国各工团各团体，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开滦五矿因为生活困难，受迫不过，才起来向当局要求加薪。当局若稍讲点人道主义，就应当体恤工人的苦衷，允许所请。不想他们丧尽良心视工人如牛马，大施压迫手段，请求保安队数百名，严拿工人任意毆辱。工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于二十三日全体罢工。不料二十六日早八点钟保安队全体出发，武装严厉，向工人示威，百般欺侮，工人亦忍隐不言。初想彼等以工人为可欺，先用乱枪刺横穿，继而全体向工人连放排枪数十次，计受重伤数十名，命在垂危待毙者二十余名，悲号惨目，血肉横飞，有心人都不忍目睹。我工人对此惨剧，惟有请全国同胞主持公论，加以援助，以救我三万余苦工人于水火之中。现在全体工友，更加激愤，誓不达目的不已。各界同胞们呀，报界诸君呀，主持人道呀，我苦苦的工人们，那就感激万分了。这次悲惨之剧认为资本家压迫工人，达于极点，不得不提出条件数条，为先决问题。（一）此次被打身死的工人，须按照西人被中国人打死的身价，同等赔偿。（二）受伤残废终身不能工作者，须永给全薪，养其终身，并须另给医药费五百元。（三）保安队警察须立即撤退，并须向工人谢罪。唐山开滦五矿暨秦皇岛全体三万余工人同启。

原载 1922 年 11 月 3 日《晨报》

## 开滦工人之奋斗

据唐山来讯，开滦罢工风潮，截至六日止，唐山矿局由他处调来工人七百名，现已上工，其余各处，仍是棘手，毫无解决之希望。杨以德昨已电致省署，报告情形，旋奉王省长复电，嘱速为设法解决，俾免风潮扩大。惟工人方面，团结非常坚固，组织亦极有秩序，全国劳工均纷纷来电捐款援助。南洋烟草公司工人，已捐有一万余元，并由南方运大宗粮食来唐，接济工人，不日即可运到云。

原载 1922 年 11 月 9 日《晨报》

## 罢工期间工人的内部组织

这一部分文件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大中华商报》所登载直隶全省警务处给各报馆的信的附件中摘选出来的。那些附件很凌乱，有的有头无尾，有的内容不明确，但从下面的几篇不完整的文件，说明了罢工期间工人的组织和纪律，是非常良好的。

纠察部：系纠察外奸乘机入厂毁坏厂中重要物件。

所有纠察队员尽力纠察，听从部长调派，不得擅离职守，最注

意维持自己秩序。

调查部：调查内外奸细，如遇有破坏本会进行事宜，应即报告调查部长，再由部长传达委员会。

(一) 罢工时间，本会人员应听本委员会命令。

(二) 罢工时间，本会办事人员应每日集合一定地点。

(三) 罢工时间，本会人员不得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在街上乱闯。

(四) 罢工时间，本会人员如未得委员会正式上工通告，本会人员不得私行上工。

\* \* \*

兹将本会人员公决条件列左：

凡系本会人员应须恪守下列规约：

(一) 本会一切事物，由委员会议决后，由委员长执行；

(二) 本会会员一律应服从委员长指挥，如无命令，不得私自行动；

(三) 本会各职员应遵守职责任。

\* \* \*

第十一牌

黄殿魁<sup>正</sup>代表<sup>副</sup> 二名  
刘溯本

刘盘英<sup>正</sup>纠察队百人长<sup>副</sup> 二名  
刘富

王庆棠 调查员长 具名十人

王明舫 第一团长 十一名

王庆臣 第二团长 十一名

王庆福 第三团长 十一名

× × × <sup>①</sup>	第四团长	十一名
陈俊连	第五团长	十一名
刘庆玉	第六团长	十一名
陆凤阁	第七团长	十一名
刘殿功	第八团长	十一名
高 磁	第九团长	十一名
刘芳有	第十团长	十一名
邱鸿书	第十一团十人长	十一名
赵 秀	第十二团十人长	十四名

总代表先生台照

黄殿魁  
刘溯本 呈禀 九月十一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4 日《大中华商报》

## 开滦矿工代表来京请愿

开滦五大煤矿工人，自罢工以来，计将达两旬之久，溯其所以迁延不能早日解决之因，传闻实原于杨以德受有外人方面一百二十万之重贿，愿用武力强迫工人，限两星期完全上工之故。连日杨以德指挥保安队横施威压，与日俱厉，并于本月四日驱逐工人上工，强据五矿总工会会所，及洋灰工人俱乐部与铁路职工总会会场，除将会内所有文件物尽行劫去外，传闻尚抢去银洋六百余

<sup>①</sup> 原报纸破碎，无法辨认。

元。最近强拉工人入矿作工。于是工人等十分不堪其压迫，于前日(九日)派出代表十名来京向政府及议会双方面请愿。据调查所及，该代表于前日下午四时，便手执白旗上书“开滦五大煤矿罢工代表请愿团”，“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罢工工人代表请愿团”，“四万六千工人请命”、“同胞呵！国贼杨以德受贿媚外枪杀我们呀！救！救！救！”“同胞们！外国资本家压迫我们呢！救！救！救！”等字样，首至新华门见黎总统，次至国务院见王总理，均因时太晚，仅递呈文，未获面呈一切，再次至参众两议院和内务部，亦以时晚约以次日再见。此前日请愿之大概情形也。昨日(十日)一早该代表等复行至总统府，当答以请代表等转见国务总理，在国务院候了一点多钟，总理还不见来，便左右秘书代为接见，当允将代表所有请求均当转达总理云。再次便到内务部，等了两句多钟，才得见孙总长，代表等除将呈文面呈外，并略述此次罢工经过及杨以德受贿纵兵之横蛮。孙答谓工人罢工，要求生活改良，此乃世界潮流，杨以德这种对付，是不对的。但各位所请目的，是在将杨罢免，然此非现政府所能办到，各位如果坚持非驱杨不可，还请面向直隶省省长处请求云。至向参众两院请愿事宜，参议院已由议员江瀚等介绍，众议院已请议员童启曾等介绍，不日正式提出在国会讨论。兹录其呈文如下。

具请愿人开滦五大煤矿秦皇岛暨启新洋灰公司四万六千工人代表董宏猷等为请愿事。唐山煤矿及洋灰工人前以不堪矿局及公司虐待，为自身生存起见，请求当局改良待遇，未蒙见允，遂致先后罢工，以促彼方之反省。此中经过情形，京沪各报载之甚详，谅在我大总统洞鉴之中。罢工以来，于今十有五日矣，工人等既感衣食之困难，复受矿局之虐待，



艰苦万状，不言可知，不意处兹悲惨之厄运中，更遭天外飞来之奇祸，上月二十六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无端嗾使保安队袭击工人，当场击毙工人六名，轻重伤五十七名，追逐失踪者无算。本月四日杨复令该队拘去工人八名，非刑拷讯。并抢劫五矿总工会，洋灰工人俱乐部暨铁路职工会三工团，除所有文件籍据什物荡然无存外，共劫去洋合计六百多元。窃念工人亦国民一分子，唐山亦国所及之处，杨为国家官吏，竟弃髦法令，草菅人命，形同盗匪，至于此极，此不独唐山近来空前之剧变，亦可谓国内各地未有之怪现象也。道路传闻，杨之为此，系为公司贿赂所驱使，虽事无左证，然观其一意孤行，甘心犯法，不为无因。工人等现处荆天棘地之中，实受人生未有之苦痛，伏念我大总统胞与为怀，必不忍吾数万工人葬身于杨以德一人贪壑之中，用敢掬诚请愿，迅恳将杨以德即予褫职，并治以杀人抢劫之罪，则水深火热之工人，将同庆更生，感戴靡涯矣。此呈大总统。请愿人开滦五矿总工会暨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俱乐部代表董宏猷，常振庸，梁鹏万，伍有临，万安全，白天柱，刘国才，刘明达，曾子才，邓扬，萧渊。

原载1922年11月11日《晨报》

## 开滦矿工将获最后胜利

唐山五矿同盟罢工迄今二十余日，自杨以德枪杀工人，抢劫三工团后，两方情势，愈相背驰。近闻杨以德此举已引起国会及

舆论界之猛烈攻击，颇知情形不妙，忽于前日将保安队大部分撤退，彼亦于深夜潜行返津。现驻该地镇压者惟董政国所部兵队而已。保安队去后，工潮本身问题，遂亦稍见活动。昨有张某向工人接洽，愿任调人，工人提出先决条件三项，(一) 杨以德免职惩办，厚恤死伤工人。(二) 交还三工团房屋。(三) 释放被捕工人。谓如三件办到，才能开始谈判。张某自称不能负此重责，须矿局局长计议，于是调和结果暂归破裂，然矿局似终有转圜之意。日来主和空气较胜，预料日内必有切实意见向工人表示也。至工人方面则态度殊为强硬，据闻彼辈所恃者有下列数点，(一) 杨受舆论攻击而去，危险时代已属过去。(二) 前派募捐队向各省请款，现已纷纷响应，日来各地捐款极多，粮食尚可支持十八日。(三) 近来气候渐寒，燃料需要甚急，秦皇岛附近停泊煤轮已有十七八艘，即此足见矿局受逼难堪之状。因此，彼辈有恃无恐，日来进行不遗余力。闻三日内矿局尚无诚意表示，将有两项重要表示，(一) 全体会员大示威运动。(二) 关闭林西矿窑总电门以示最后对付。盖林西电门为五矿命脉所系，封锁一日，则可沉没二道坑，三日则全矿俱沉也。至近日外间颇有传一部分工人上工者，闻系启新公司前日自津雇来数人，每日烧火放汽，虚张声势，盖师孔明“空城计”之故智，以欺工人者。嗣经工人纠察队发觉，已将彼辈驱逐矣。

兹录工人方面发出之传单二纸，亦可见工人坚持到底之精神矣。

工友们，我们明明知道洋资本家压迫我们狠毒手段，他起初收买杨以德枪杀我们，想把我们几枪几刀，胁迫得俯首听命去上工。现在见效不行了，于是他一面把一点小小的饵利，欺骗我们工人去上他的大当，同时收买天津的报纸，造一些谣

言，来破坏我们工人的团体，想我们早早上工去受他的掠夺。

工友们，他的诡计，我们都要把他揭穿，切不要上他的当呀。我们一天不去做工，洋资本家一天就要损失三四十万，现在他已损失数十百万了，我们再坚持几天，他马上就会屈服呀。工友们，你们看全国的工友如何的热烈援助我们呀。我们有我们数万人团结，更有我们全国的工友们做后盾，我们切不要害怕向前去干呀。现在是我们与资本家决胜负的最后五分钟了，我们要坚持到底，不战胜资本家誓不反戈呀。开滦五矿工友俱乐部启新洋灰公司职工会同布。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4 日《晨报》

## 开滦工潮愈趋险恶

唐山开滦矿局自从罢工以来，工人已经数次受保安队的摧残了。工人近来，秩序虽是照旧维持，但是存粮用尽以后，难免要惹出别的乱子的。前者杨以德亲身到了唐山，强迫工人上工，工人因未允许条件，所以没有让杨以德露脸。前天杨以德才从唐山回来，便把天津新闻记者召集到警厅，说了一些漠不相干的话，并且嘱咐他们，不要登载工人的传单等件，免得工人得了胜利。今天(十三日)早晨又把从前在唐山拘捕的工人代表十三人，押送来津，杨以德于本日上午八时升堂，亲自询问。因为得到别人给礼和的信<sup>①</sup>，说他信里有罢工的嫌疑，所以第一便审问礼和。礼

<sup>①</sup> 警务处查抄的信见附件。

和供称，他是唐山开滦矿的工人，别的没有什么可说。杨以德拍案大叫道：“你还不照实招来，你的证据，我全都搜到了。”随即让巡警从屋内取出两个茶碗，倒放在地上(即碗底向上)，立时把礼和的裤子挽起，好使他露出膝盖，让礼和跪在茶碗的底上。起初礼和有意不从，杨以德喝令，拿出马鞭，向礼和身上痛打，礼和受痛不过，只得跪在茶碗底上。我写到此处，心里已不晓得有多么痛苦了，不知阅者有感动否。后来杨以德又向礼和道：“你是不是过激党派来的。”礼和说：“我本是一个工人，没有什么人派我不派我。”杨以德又怒道：“嘿，你还不承认啦，刑法还是没有上够。”于是便命左右取出一根铁棍(重量总在十五斤以上)，强迫礼和双手举起。礼和因二次被马鞭打着，自当又举起来了。后来又问了几句，礼和始终不作声，杨以德也乏了，随即退堂。令科长某代理询问别的工人代表，无甚结果而散。……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6 日《晨报》

### 附：先瑞给礼和的信

礼和兄：

你是我知道的，已将知识阶级小资产的心理完全去掉了。我现敢介绍你到职工会去听差，要知道我在此虽为他看得起，其劳苦比听差还高十倍。我在此万难久住，现官厅所严密的探访，所以决计回北京，休息几天，和他五矿定妥了简章。以后或再来此宣传？

我看你可速来，我已和勤培说妥了。祝你努力。

(对人不要露书生面目，宜特别殷勤穿工人衣，千万不要说

你已到过俄国，只说从前某处听差就可以。)

弟先瑞上二十号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4 日《大中华商报》

## 开滦罢工中的工人情况

记者踽踽道上，过矿工俱乐部前，见人山人海，万头钻动，蚁聚俱乐部门首者，均矿工也。部前墙高数仞，贴黏各地工团及其他团体捐款纸条几满，所书均系某地某团体捐款若干，特此鸣谢等语。细察工人虽多鸠形鹄面，衣冠不整，然精神焕发，与平日作工时大异。彼等据邻近一小隙地，为露天会场，即就其地领取食物。每天上下午各有讲演大会，轮流讲演，内容无非是激动大家坚持到底，求得最后胜利，及报告各地往来函电援助等事。每一次讲演辄至三四小时，鼓掌喝采之声不绝于耳。彼等更组织纠察队，遍地设岗守望，或巡行街市，甚至排解纷争，代行警察职务，其纪律之严，俨然节制之师，殊令观者，惊赏不置。闻该部除公开会所外，尚有秘密办事处数处，虽同属会中执行委员，彼此所居之地尚不互相知道，故其发号施令灵敏迅速不可捉摸。以上所记，乃其内部组织之大概情形，惜记者未能尽探其底蕴以饷阅者耳。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6 日《河北日报》

## 开滦工人无地开会

唐山函云，唐山开滦五州秦皇岛及启新洋灰公司罢工以来，杨以德率领保安队来唐，惨杀工人。现在杨以德因不为舆论界所容，故将保安队撤去。但保安队撤去后，该地军队，于前数日，强占矿工俱乐部及职工会。复于十四日出示，大概说，唐山自罢工以来，工人们因条件争执，迄未解决，每日开露天大会者数千人，谣言繁兴，殊于胥各庄及稻地领军队训练有碍。今后若再遇有露天大会，则将逐出于两地十八里以外。工人方面见此布告，甚为不满。以为彼等在空场隙地开会，与军队的训练，并不相干。该地军警长官对于三万余苦工，不但不加以保护，反施无理的干涉，故益形激烈云。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8 日《晨报》

## 唐山大学罢课了

唐山大学学生，因唐山工人代表，至该校报告，谓开滦五矿罢工，业经二十余日，因外界捐助巨款，幸得支持迄今，但工人达三万余名，每日用六百元，已极为省俭，现在所余不多，乞贵

校援助，该校学生当即议决，十三日全体请假一天，出外向商界募捐。是日午后，出外游行，沿途分发传单。绕行一周后，分途向商号助捐。事毕返校。十四十五两日，照常上课。十六日上午，校长俞文鼎，自京旋校，得悉此事，当即通告，将学生代表五人除名，并限时离校，不准逗留唐山。学生等全谓赈助矿工，系全体学生之举动，何得开除少数同学，一此声势汹汹。校长当邀保安队来校镇压，学生愈愤，当要求立见校长，责问理由。校长托故不见，当与事务长学监等谈论一番，结果仅将保安队撤去，学生安能罢休，且俞文鼎任校长以来，除添设职员，位置私人以外，别无成绩可言，故学生等当即罢课。并主张若校长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上课云。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8 日《晨报》

## 唐山大学已被武力解散

唐山大学学生因援助开滦矿工，辗转至于罢课，且牵及校长问题，其详情已志本报。兹闻十八日下午，该校校长俞文鼎接到交通部电令，谓学生如再不肯上课，即可全体解散。该校校长立刻发出通告，照交通部命令办理。同时有保安队警察及董政国军队三百余人，包围该校宿舍，旋即蜂拥至内，大肆搜查。并对学生大呼“现在你们已被解散，快离开这里”，当逼迫学生整顿行李，一同押上火车。并派侦探随行。夜十二时车发，学生二百余人，所携行李又多，而挂车仅三辆，拥挤不堪，且学生皆未得用餐，困

饿万状，情景好不惨凄。至昨日该学生等抵京。闻该生等不日将向政府与国会举行请愿云。

原载 1922 年 11 月 20 日《晨报》

## 唐山大学遭武力解散学生被 逐教员被围特此志哀

### 学潮纪略

由工潮引入学潮，结果酿成军警解散唐山大学，这真出人意料的事。十三日唐山学生以工人来校请求救济，故全体向学监处请假一日，经教务长等允许，遂出外劝募。翌日即上课，而三日后校长俞文鼎自京返，即开除学生五人。既无理由，复不循正当手续（例须由教务会议通过）且派军警入校监视，于是学生全体罢课一致驱俞。十八日俞忽出布告，谓奉部令，以学生行为过激，着即解散，五代表饬警拘捕送押天津警厅。即有无数军警持枪入校，强迫学生收拾行李，于是警勒令乘车二辆，押送津京，复大索五代表，由军警看管，现尚不知下落。被逐学生拘于特备之客车二辆，计学生三百人，行李一千件，拥挤不堪，复有军警侦探随车押解，俨如盗匪，且此次出学生不意，大多身无片文现俱押解北京。赴沪代表徐君设法在津只身南下，已于前日抵沪，呼吁各界援助。上海南洋大学学生曾以该校与唐校关系最深，不容漠视，前日晚召集全体大会讨论援助办法，当即议决，先行致



电政府，此外另筹以后应付方法。上海唐山校友会以母校校长处置失当，竟致解散素负盛名之大学，即于日内召集大会奋力抗争。此次唐山代表徐君南下，先与报界记者接洽，昨日更赴省教育会，青年会，总商会呼吁。此次交部敢冒大不韪解散唐校之轩然大波，不久该受舆论底裁判吧！

### 罢工纪略

十三日，唐山大学学生游行劝募一日，曾发通电各处，援助者纷起。上海方面，由南洋大学唐山同学会通函各界援助，致函上海唐山校友募集巨款，并提出该校学生会。该校学生会议决致电内务农商敦促从速解决外，在校内劝募款项汇寄唐山，更通电各地公共机关师同一援助。

矿局因鉴工人死力坚持，各地援助纷起，已容纳工人要求。三十元以上加一成，三十元以下加一成半，大概可望解决。

原载《唐山潮声》第三期，1922年11月23日出版

## 唐山启新公司又酿工潮

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工人前因要求增薪改良待遇问题，实行罢工。一直相持至二十余日之久，公司与工人两方，始商定解决办法。其条件大致普通一律加薪一成，工人代表不得无故开除等，工人虽未得全部胜利，而要点均经承诺，故于条件确定之日，即行上工。孰知工人上工之后而公司并不如约履行。工人代表四人

竟被开除，而被捕之工人亦于上工十五日后，始行放出，又将被封工人俱乐部之存款六百余元悉数没收。因此工人哗然，咸谓公司如此不信，非有严厉之对待方法不可。故现时又有重演罢工之形势云。

原载 1923 年 1 月 10 日《晨报》

## 唐山开滦五矿罢工始末记

唐山通信员 佩 寰

唐山开滦五矿系马家沟，赵各庄，开平，林西，唐山五处煤矿。此次唐山京奉路制造厂罢工而得胜，工人乃自思动。加以外人有种种虐待行为，对于工人生命，更无以保护，——外工每死一名与以大洋三十元之恤金。每年平均计算，绞车轧死者在四百名以上。——九月初旬工人组织团体，未几，开平，林西，马家沟及赵各庄亦先后成立，而秦皇岛则最早告成。均称为某处矿工俱乐部，而以唐山矿工俱乐部为总部，名曰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矿工俱乐部对比国总矿师杜克尔提出六项要求之条件，其六条如下（一）加薪分为三等，十五元以下加三成，十五元以上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二）工人年尾应照庚子前之例，给回一月偿金。（三）工人每星期日及年节假停工，应援庚子年前之例给回工资。（四）工人煤条和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发给——每月工资十二元以下者应受偿给煤条。（五）凡工人在局有过二十五年者，因年老不能工作时，须照原薪发给养老金，养其终身；若无大过，不得藉端取消。（六）工人因公受伤应给回工资，受伤至重，终身不能工作时，应给回原薪养其终身；倘因公致命者，须一次发给五年恤金，按原薪给算。矿师以赴天津总公司相商为名，返时带来保安队二百余名，平日五矿均用保安队监督工人工作——只许三十元以下加一成，群情愤激。十月二十二日晚，五矿代表开

联席会议于林西，议商对付办法，而总矿师闻之，乃令保安队捕去代表六人。代表等乃议决次日罢工。由林西派出代表至四矿及秦皇岛，复由各代表于夜中分头布告工人。林西代表至唐山时已晚九时矣。复由各代表分头出觅工人报告一切，工人更为愤激。次日工人群赴工厂，即日实行罢工，时矿师已得林西罢工电话，乃令保安队分守厂门，许进弗许出。然工人举行在先，保安队亦无可如何矣。林西为五矿汲水及绞车总机关，又为唐山全街电灯之总电门，未及关闭，而保安队早已看守甚为严密。工人虽欲有所举动，势不能矣。工人已罢工由各团体及下窑工人组织十人团，每团各举团长；由团长举出纠察队二千余人，以防资本家收买工人出而为扰乱之事。同日并发出宣言以告国人。议定在粥厂每日开全体大会一次，藉以传达消息。粥厂之设，乃为外工，盖下窑工人甚为贫苦，每日只可得个其人每日之食费而已，至于衣住等费，极为困难，若无粥厂之设，则必即时流为乞丐。平日不识者若见此等工人，则必称之曰乞丐团。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余，工人正在粥厂开全体大会。保安队队长刘某带领保安队三十余名，包围粥厂之外，作预备放式。刘某问工人因何罢工。工人以其无理，质问之甚苦：谓不宜作如斯行动；若作如斯行动，则我等亦无与你谈话之必要。刘不得要领，听工人在场演说。工人每日大会有演说员，开会时由其专作报告事宜，演说员谓“我们工人是中国人；他们保安队也是中国人。他们这样是要与我们打仗，但是我们因为他们人太少，所以不与他们打仗。他们若想打仗还得多来些个。”众鼓掌。刘见情形不佳，乃谓众曰“代表安在”。众答“全在场中”发声甚高，群情愤激，均对刘表示不满意。刘不得已遂去。工人继续开会。

二十五日九钟余又开会。刘又至，欲觅捕代表并谓我绝对不

于资本家有所偏袒云云。乃又由工人代表发言谓“我们工人为生活困难而罢工，本来是正当行为；你先生既来说这些话即请回去先把我们生活费用提高，而后再来罢。”刘见机而去。工人每于散会之后，必赴俱乐部一看。俱乐部墙高数丈，满贴有各处捐款之收条；中坐有三五代表指挥各工人，若军中之司令部然。

二十六日有少数司员及工友(系被保安队扣留于厂中者)不得出，亦无食又不得住所，甚为困苦。同日纠察队在厂门游行，而保安队出面干涉。工人不平亦不服其干涉，两相冲突。保安队遂先发枪伤工人，工人以保安队平日待工人本甚苛，今又开枪，群起反抗，棍棒齐下。一时商铺关闭，行人断绝。枪声，叫喊声，马蹄声，棍棒声，和成一处，演奉直战争以后未有之音乐。时工人在粥厂开会者有之，在俱乐部者有之，闻枪声至，枪愈响而工人愈多，大有直军攻击奉军之概。保安队见景况不妙，遂止枪，工人执旗以攻之——旗上书曰“唐山五矿工人俱乐总部”。进数十步而保安队则持枪守于门及临近之警察署，相持约有三小时之久，遂止攻而各散。计伤警察二名，工人七名，小卖一名。兹将七人录之于后：

郑芝刚 十八岁 霸县人。在草厂作工，肚子左边受枪，伤甚重。

张庆祥 二十二岁 胥各庄人，井下拉马，左腰受枪伤。

孙发顺 三十一岁 小集镇人 在三包锅火作外工，右肚受伤。

马世春 三十七岁 翼州人 在刘宝贤锅火作工，小肚受枪伤。

刘 佐 十九岁 唐山人 在监工处，肺受重伤。

毕鹤亭 二十四岁 山西刘家庄人 在五道行拉马，双腿受伤(穿过)。

韩秋成 二十五岁 保定曲阳人。在三包锅火作外工，左肚受伤。

以上七人除刘佐未愈，今尚不能出院，肺已割去少半，据医生云，恐不能愈，愈亦成为废人矣！余均出院。

二十九日天津直隶全省警务处处长杨以德来到唐山。马家沟在此时尚未罢工，其总管刘某来唐山接杨。工人见机遂罢工，并有工人谓“我们今日罢工系对杨以德来唐山之表示”。五处遂均罢工矣。

开平，赵各庄及秦皇岛之罢工也，始于唐山罢工之次日。秦皇岛为五矿煤炭出口之咽喉。其团体甚为坚固，预备亦极严密，俱乐部终日令数十人看守，夜则看守者站立于房上——其团体之坚固在五矿以上。

十二月二日杨以德赴大会演说谓：“你们工人不知矿局种种优待之处，乃妄举罢工。不但矿局对你们不错，是你们的衣食恩人；就是我姓杨的，今日对太阳说话，也是对你们很好。道路我走不着，我可在唐山大街出钱修道。你们看我姓杨的不好，我可作了十几年的官了，要是不好，早就不能干了。你们看这些保安队都有枪，你们是徒手空拳，要说打战，打死你们白打，你们还不赶快去上工。若再不上工，我就要用压制手段，到那时候，你们后悔也晚了。”大家听罢，无言而散，旁有保安队千余人，其队长令大家举手表示赞成，但无有应者。杨与保安队遂均去。工人以政府压迫太甚，乃上国会请愿书——为提出弹劾案事。三日比国矿工请本地绅商及军警各界，交通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行长，商会会长，殷本决，杨以德，警察厅厅长姚章彤在辛园设席。首由矿工发表意见，谓“我们股东会已开过会了，议决三十元以下加一成！其余不准其要求。因为若此次允许，则每年当必有罢工之

事发生，势必至矿局停办而后已。与其将来因损失而停办不如现下即时停办还较省事。”除商会会长，交行行长及股本决之外，均鼓掌赞成。后由杨以德发言谓“矿工所言非常之对。因为今年允许他们六条，明年他们就要提出十二条来了。要是老允许他们，那还得了。罢工的事情，全是由工会发生出来的，若是将工会的办事人枪毙十个二十个，则罢工的事，立刻可以断绝。我的意思——今天在此发表出来，与其中中国亡了，也不让工会成立。”除前述三人外，众又鼓掌。股本决听毕，将手枪取出说：“二位说话，非常的对。但是如果有害我良民者，我必以此当胡匪办了他。”说完欲出，由矿工劝止。后杨表示道歉，事遂止。由德国矿工某传出消息谓“中国官有叫杨梆子者，受矿局钱甚多。所以事情就不好办了。”此可证明杨之言语确是表示为金钱尽责任。

同日张参谋召集五矿及秦皇岛代表，谓将开谈判，代表八人与保安队同至张参谋处一室内。保安队长谓保安队曰“带此八人走，即时枪毙。我已得有长官命令。”将出，张参谋至，命之返。谓工人说：“杨处长想枪毙你们，我来保护你们。你们可速回去，令彼等上工。”工人代表谓“上工并非我们可以办到，今因张参谋来我等未死，甚为感谢。如果一死我们为公办事，只可说是命短。与罢工的事，也没什么关系。”张无奈，乃令之返。

四日下午八钟余，保安队将唐山五矿工人俱乐部占据。时代表会议将散，俱乐部工人甚少，不能作抗。次日早七点又将京奉路职工总会封闭，谓其为罢工机关。并将唐山工人图书馆——系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唐山矿局及启新洋灰公司三厂工人合办——工人黎和捕去，认为过激派；黎不过受工人之指示写几个骂杨以德的传单而已。同时洋灰公司工人俱乐部亦被封，并失去洋六百元——现该项款已由警察署交於该公司总理李希明，而李并无意

将该款交回工人，不知作了什么用了。

至六日有张参谋之弁兵，遍觅工人各代表而不得，作调人亦弗可。盖因俱乐部被封工人代表均开秘密会议，真有发号施令而无人知其出自何地者。至九号始觅得一代表。告以张参谋欲为调和，代表以俱乐部被封，若不让出则条件无从商议而谢绝之。故十日由张参谋代借山东会馆以为开会之地点——有主张不受者。调人仍提三十元加一成一条可以允许。和议弗成，而山东会馆又不准开会矣。

十一日俱乐部会长只某出席大会，被少数工人及赵各庄代表——资本家买出者围住；有令其赔偿罢工期内之损失者，有令其将所捐之款按人均分者，时俱乐部为唤起精神，乃大书曰某处捐十万元，某处捐二百元，实则伪也——时并由工贼报告警察局，警察来捕只某。既去不数步而工人齐至，将某署长枪棒打下夺回只某，警兵见势不佳，遂各散去。次日又有代表派人捕去，亦皆由工人夺回，然被捕去已为二十一人矣。工人仍每日开大会一次，声势甚壮。

十二日董政国（十七混成旅旅长）出示略谓，“胥各庄及稻地镇皆为训练兵士之要地，工人不许在此二处三十里以内开露天大会”。唐山就在此二处三十里以内也，工人闻之无不怒视而去。但斯时警军来唐者，亦有六七千人矣。先是杨以德见各报纸主持公道：反对之甚力，乃返津。对各报宣言，罢工之事，团体不良，无理要求。并谓警务处一时乏款，有自矿局暂借情事，然则是不但承认是警务处与矿局有密切之关系，即受贿一层亦成为疑问。但各报不为工人之助矣。

十三日由杨及董出示限三日上工，百元以下加一成，被捕工人上工后释放。工人见之仍不理，但薪大之司员头目，遂为上工



运动，十六日期已满，但马家沟、林西已开工。乃由住唐比国教师筛司锋及张参谋出为调人，将风潮解决，惟六条日后均须有其一部分实行由牧师作保人，工人以外人信用在其中，亦颇欲结束，遂于十七日由总矿师欢迎工人上工，而三万七千人之绝大风潮，遂皆了结。

十五日，唐山一代表误与一工人败类相见。该工人告以六条均经矿师允许，可速返上工。代表信之而返。买鞭炮甚多。遂于十六日开工。既上工知为误，欲再举不能矣。计此次罢工有三：

(一) 远因

(1) 精神上之虐待，平日外人视下窑工人如马牛，工人因工作致命者只与大洋三十元之恤金。又洋灰公司有拧耳之说：工人上工迟则拧耳，令跪而骂之。

(2) 生计上之虐待，每吨煤加价七角，而工资不加。至罢工后煤价又加一成。

(二) 近因

(1) 唐山京奉路制造厂罢工而得胜利。

(2) 禁止工人组织团体（于未罢工时捕去工人六名）。

(3) 武力压迫（保安队于未罢工前，来唐山表示淫威）。

(三) 未能得完全胜利之原因

(1) 电门未关闭。

(2) 日期过长（罢工延长至二十四日之久）。

(3) 天气过冷（下窑工人衣食不足，井上不如井下暖）。

(4) 经济不足（下窑工人非粥厂不能生活）。

(5) 压迫力过大（除工人弹性之外）。

原载 1922 年 12 月 31 日《晨报》

## 开滦罢工之原因

唐山开滦矿务局井上下全体工人致函各报馆云：此次唐山开滦矿务局之罢工实出于工人之自动，其原因为近年来百物涨价，多数工人又因日值区区工资，大半不敷家计。且该局自加薪以来已有十四年之久，工人薪水分毫未得加增，工人曾经屡次哀求，而孰知该矿师不独不允，反遭其一种最凌辱我华人工界之论调。兹将该矿师在局内之暴戾投诉大主笔，乞登报端，俾中外人士知此次罢工之举，系由该矿师激动而成。全体工人皆同一心，并非有人从中煽惑。该矿师比人名的吗兀，前十二年曾在林西当矿师，苛刻工人至为酷烈。井下监工及包工头等每有小过必被其罚两月或一月之薪金，大小工人动辄罚半月或十日，甚至连罚带开除，脚踢手打。当年林西工人亦因此不得已而停工，是时幸总办那丹查得其横暴，移调来唐。詎料到唐以来，更比在林西苛待尤甚，动辄谓华工不值一骡马。凡井下拉马之小工，若碰伤骡马，则百般辱骂谓宁跌死你一中国人，亦不愿伤我一马。因该矿井下工人，不幸因公身死局内，只赔补死者家属四十金。则彼乃屡次扬言，谓将来井下之工人必完全撤换，另招一班无家眷孤身者，每日给其工价二毛，仅使足一人食用，如此则工人不独不能罢工，且若跌死后无家属牵连，于局内又可省却四十元之赔金。似此无人道之语，即使其比国人闻之，亦当替我华人愤恨。总之该矿师之残暴指不胜言。呜呼！该局有此办事之人，吾等恐罢工二字，前途正

不知胡有底止也。此颂钧安。唐山开滦矿务局井上下全体工人同  
启。

原载 1920 年 6 月 17 日《晨报》

## 开滦五大厂矿致开滦工友传单

诸位工友们呀！现在机会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劳动工人各处都结合团体喽。现在，仅我们开滦的工友们仿佛象一盘散沙一样，所以屡次要求加薪，都被上司侮弄与压迫。如今京奉路已结成团体了。须要晓得，我们工人系同舟共济，休戚相关的。我们应该同他们联合一堆，结合成一个工人总团体，将来凡事有了后盾，方不致受资本家苛待与压迫。诸位工友们呀！快快醒来吧！大家组织仿效吧！敬此奉告，恭候努力。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摘自开滦档案《总矿师一九二二年大罢工  
报告书》中文译本

## 秦皇岛矿务全体工人痛告国人书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公私团体、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奉沿路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因受不过生活困难，环境压迫，起来要求资本家改良，而资本家竟悍然不顾，不得已实行同情罢工。想大家早已知道了。不谓罢工已五天了，狼心狗肺的资本家，

不但不允许我们的要求，反运动中国军阀调来保安队和印度兵数千名，来包围我们，来蹂躏我们。起首，我们对于该军队，处处以文明对待，想促其觉悟，又谁知该军队受害民贼杨以德的密令，越来越蛮横，天天来挑衅，天天来鸣枪数千百响，以威吓我们。我们明知没犯罪，没有死刑。而且此次罢工，实是救命的运动，绝不怕威吓而舍了命。不料该强盗们，见威吓我们不动，胆敢私下号命，各处于二十六日同时下总攻击，枪声四起，弹如雨点飞向我们队里来，想我们赤手空拳的工人，焉能与此强盗抵抗？在一阵暴响之下，唐山方面的工友，被击毙数十人，伤数百人；林西方面，死七、八人，伤三十余人；赵各庄方面，死一人，伤七、八人……及各工人的家属往救，亦遭同样的惨击。一时儿啼妇哭，惨不忍闻，死伤枕藉，目不忍睹。青天白日之下，竟在民国里演出此无法无天之惨杀案，公理何在？法律何在？

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的力竭了，我们的声嘶了，然而我们决不畏缩，决不为恶势力所屈服。经此摧残后，我们三万余人的团体越巩固，除非把我们全体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决战，缓和是不能够的。只盼望全国各界同胞一致主张公道，从火坑里把我们救出来吧！

秦皇岛矿务工友俱乐部痛告

十月二十七日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 五矿同盟大罢工 又发出宣言及条件

开滦矿务局所属五矿工人总同盟大罢工一节，已志前报。兹闻该工人等昨又发出宣言书，及其提出之条件如下：

(一) 宣言书 全国工友们，同胞们，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矿务局被压迫的苦工人，现竟被洋资本家视若匪徒，昨日无故任意在林西扣留我们六名代表在局中。我们原来是酷爱和平，不愿铤而走险，谁料洋资本家，这样故意来挑衅我们，我们逼迫得万分不得已，才举行这悲惨、最后的罢工手段。工友们，同胞们，开滦矿务局平时对待工人，不是说过奴隶的身价连一匹骡马尚比不上吗，往往井下发生了危险，洋人只问死伤了多少骡马，人是不介意的。因一匹骡马死了，价值二三百元，一头工人苦命，不过仅给百元就是了。工人因工受伤，就立刻逐出局外去，不顾你的生活。工人伤牲口，不独受罚，连工作也干不成了，其余别些污辱我们工人人格，草菅我们工人性命的事实，是千言万语说不尽的，用言词也是形容不出来的，真是人间活地狱呵。现在我们正在打起精神，拚命奋斗，不达到圆满目的不止。望全国工友们，同胞们，快快的来援助呵。开滦矿务局，五矿工人俱乐部。秦皇岛，林西，唐山，赵各庄，马家沟等处工友同启。

(二) 条件 第一次提出条件六项，(1) 请求加薪，分为三等，甲、十五元以下之工资，必加三成；乙、十五元以上之工资，必加二成；丙、五十元以上之工资，必加一成。(2) 工人每年年底，应照庚子条约，给一月工金。(3) 工人应在一月间，给星期日四日休息，年节及庆贺日等，亦停止工作，并照庚子条约，发给工薪。(4) 凡工区煤条及慰劳金等，应与员司一律待遇，工人每月工资十二元者，应享此条件。(5) 凡工人在局工作，有作二十五年者，应发给养老金，按照原薪发给。倘无大过，不得无故开革。(6) 凡工人因工受伤应照给工资，因工致命者，应发给体恤金，最少照原薪计算，补至五年为满期，并须一次补足。第二次提出条件四项：(1) 矿局应承认五矿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限。(2) 以后局中雇用和革除工人，须通过工友俱乐部委员会会议。(3) 罢工时间工资，应照常发给。(4) 工人每年有两星期例假，三年有两个月例假，完全给薪金。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9 日《晨报》

## 开滦林西矿工友俱乐部 致商会请愿书

……附属六条，申明理由如下：(一) 矿底骡马，以前每匹喂养费不过七元，今则十三元左右，已加半数。比较工人，虽已布告增薪，每十元者增加一元，显不如骡马费。刻因米珠薪桂，

衣食费已加三倍之多，工价只加一成，所以我工人未敢承认。（二）五矿煤价每吨涨价六毛，与我工人无关系者不必论，我等月煤亦涨六毛，已受无形亏损而工价何以不增？显于公理殊觉不平。（三）前因直奉战争之际，所有洋员已送家属离林，我等紧要机关，亦曾辞工逃命，乃当道者百般留阻，应许事后奖励，至今失信未偿，反于布告中巧言保护，何不奖励以符前言？（四）电气台工人关某，因走电烧伤，焦头烂额，经洋人验明养伤两月之久，不但恤养金分文未给，且停止薪金。此等办法，全球工厂实属罕闻！（五）锅炉房自上工后，经洋人亲手绞车轧毙王朝良人命，身首数段，而洋人工价每月数百元之多，我工人自绞车以来，曾未发生此等惨剧，每月不过十元左右，何苦乐不均乃尔！可见求增薪金，事非妄举。（六）查外洋矿章，每逢石洞内，发见矿磷，人皆石棉衣服以保火险。现开滦五矿未备此服，所以唐矿前年焚死四百余人。以后当备石棉衣服。以上所举，证据昭然，此等之事不胜枚举。然于我工人皆大有关系，应有相当办法，方符公允。以外最要问题，开滦未合办以前，所有花红，已行分润，而合办以后，红利未曾提及，至今十年之久并未分发，于诸条之外，当事人应有正当答复。

开滦林西矿工友俱乐部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 日《河北日报》



## 唐山开滦五矿暨秦皇岛工人 给参众两院函

参众两院诸公钧鉴：十万急，为请愿事。杨以德残杀工人，媚外贪财，请即提出弹劾，依法惩办。窃工人等受经济之压迫，不得已而出于罢工，提出八条，本是最低要求，生活程度所迫，不得不尔也。奈矿务局不顾我工人等之经济即是我工人等及家族之生命，甘心以巨款与国贼杨以德及帝制余毒之保安队，而彼等竟敢甘受之以媚外，于是残杀工人六名，受轻重伤者五十七名，又失踪已查知者三十一名，失踪而未知者尚不知若干也。工人等早已受武力之压迫，众不欲生，此等情形，谅诸公已见诸报端，无须工人等再陈也。然杨以德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复于本月二日，对我工人等宣言，强迫工作，是伊之宗旨，万无更变；如唐山大街有工人三五成群，交头谈话者，均按军法从事。杨以德一天津警察厅长而已，岂有所谓军法者，且伊之军法何以行使至唐山？更何以行使至于无罪之工人！且秦始皇并未在世，何以残杀工人至于此极？念议院诸公，既负有人民代表之重责，岂能忍数万工人受武力之压迫，以死而不救耶！抑工人等遭此大害，公等尚未有所闻耶？谨此电陈，望诸公早日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否则，工人等绝不受国贼武力之压迫，外国资本家之束缚，而不得不自争人格及生活也。是以众志成城，意外之事不免发生，如果流血惨剧愈演愈烈，则工人等绝不敢负此重责也。临电不尽

流涕。谨此电陈。

唐山开滦五矿暨秦皇岛三万七千工  
人同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5 日天津《泰晤士报》

## 开滦矿工向参议院请愿

开滦五矿因不堪外国资本家之虐待，于十月二十三日起，全体罢工要求改正待遇。詎该局置之不理，反勾通军警冀用武力压服，工人方面，现抱定与资本家宣战之决心，不达最后之胜利不止。昨又由林西开滦矿工友俱乐部具书向参议院请愿，牒列十条件，并申明理由，原书披露如左：

自古治国者必先治人，而治人之道当以爱民为方针。何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以爱民者曰民溺己溺，民饥己饥，蒞官服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戴之如父母，缘保民如赤子，始则痛痒相关，继则心悦诚服。如我等劳工，亦国民也，谁爱之如赤子乎，有时而痛，有时而痒，伊谁相关乎。夫五矿止工之举，官家本可一语解决，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格外体恤，全体解散矣。似我等劳力之小人，本以薪水为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不可缺者，非钱莫能购，以当时之价论，较昔年已加三倍之多。洋元一换铜子，一花即无，买物不多，我等工价未加三倍，

何以养家，何以裕己。每向总管告困苦，告艰难，皆置若罔闻，更不思我等所做之工，为出生入死之事，电机也，煤石也，触则性命相关，并非易易，再不能生活，焉得而不止工。此迫于不得已，非聚众要挟，无理取闹。为民上者，何弗思民之痛痒欤。为此据情宣言，前于十月十六号已呈递于矿务总局，静候七日之久，并非正式答复，只布告一纸，未经双方认可。至二十三日大众止工，迫不得已，故将请愿书，再呈参议院议长钧鉴核夺，逐条批示只遵。

计开请愿六条胪列如下

(一) 请求加薪分为三等，十五元以下加三成，十五元以上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二) 我工人年尾应照庚子前给回一月偿金。(三) 我工人每月四星期及年节假停工，应援庚子年前给回工资。(四) 工人煤条和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发给，每月工资十二元者应受偿给煤条。(五) 凡工人在当局有过二十五年者，因年老不能工作时，须照原薪发给养老金，养其终身，若无大过，不得借端取消。(六) 工人受伤，停回工资，受伤至重，终身不能工作时，应给回原薪，养其终身，倘因公致命者，须一次发给五年恤金，照原薪计算。

止工后附属请愿四条

(一) 矿局应承认五矿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限。(二) 以后局中雇用和革除工人，须通过工友俱乐部同仁会商议。(三) 止工时间工资应照常发给。(四) 工人应援两星期例假，在每年之中应有之；三年有两个月例假，完全应给全薪。

原载 1922 年 11 月 5 日《晨报》

## 开滦矿务局及启新洋灰公司 全体工人呼吁书

工友们！同胞们！

我们确实是因生活困难，工厂主，洋矿师给的钱太少，不够食喝，迭次哀求他多给几个钱，不惟不准，反压力横加，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大家相率不干。不干也是我们的自由，犯不了什么罪。谁知道保安队对我们就如同土匪，任意开枪，任意残杀，演成十月二十六日早之惨剧。谅大家早已从报端得悉详情了。我们赤手空拳的劳动者，当然只好任他官厅怎样压制，坐以待毙以了这奄奄欲死的苦命罢了。幸喜社会上还有人说出几句公道话，警告官厅，帮我们说出种种的苦情来。因此我们这几日来，心中虽有许多说不出的苦，尚还精神很好，团结得非常坚固，盼望资本家早日来与我们了结。并且同时以为官厅容纳了社会上一般舆论，决议出来做第三面的调解人，定不得来肆意干涉。唉！谁知道近来官厅变本加厉，硬用强迫手段，突于四日晚派警将我们俱乐部占据，同时抓去我们的代表，并掠去会中大宗的银钱什物。这样无理横压起来，将来不知道又要把我们迫到什么地步？！苦呀！苦呀！我们五万余行将待毙的苦工人，平日被洋人待遇比牛马还不如，到现在简直是以亡国奴待我们，毫无公理可说处。工友们！同胞们！这是什么事，中华民国能够这样强权不说公理吗？现我们已处在九死一生的地位，已经被压迫得都

不能吐一口(气)。望全国同胞们，工友们，共伸敌愤，快快前来援助啊！

开滦五矿暨秦皇岛，启新洋灰公司全体五万余人泣告。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6 日天津《泰晤士报》

## 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矿务工友俱乐部 为声讨工贼的公启

我们秦皇岛开滦矿务全体工人，自高揭义旗，与唐山、林西……五矿同盟罢工以来，办事手续周密，一切举动文明。于今罢工已二十余日之久，曾没一位工友在市面上有所搅乱，故大受舆论所欢迎。然而一般卖国的工贼交通系，无日不仰洋资本家之意旨，来与我们作对。只以无隙可乘，故其奸计终不得逞。不谓于月之十日，忽于洋稽查员 Reckerby(李克碑)率领京奉车头进厂运煤。我们认为京奉车司机匠，亦系中国劳动者，与我们情同兄弟，万不应该受洋资本家的驱使，出此破坏我们的举动。故全体纠察队出而制止，将司机的工友带到俱乐部。该洋员亦随之前来。经我们以大义相责，该司机的工友始恍然大悟，更转恨该洋员不应愚弄他，致有此伤义气不名誉之举动，气恨不过，遽上前批其颊，及经我们恳切劝慰始罢。自始至终，该洋员亲口承认不是俱乐部的人打的他，当时并有京奉车站站长颜景棠、稽查张述三、车房总管钱振山、地面巡警署巡官李德起诸人都在场说和，有耳共闻，

有目共睹，当非抵赖。何事后该洋员竟向当局控诉被我们委员某某五人殴打之事实，此显系有交通系的工贼，想因风吹火，借端诬陷，来破坏我们的团体。彼岂不知该洋员所诬告的五人，当此事起时，有的住在唐山，有的住在林西，都未闻知吗？该交通系的工贼，勾结洋人施此卑劣手段，固不值我们一笑，然此种工贼交通系一日不除，则吾等工人一日不安，彼以中国人而拍洋人的屁股，以此欺伪诡诈的手段，来诬陷自己的苦同胞，虽碎尸万段，亦何以掩其辜。是以我们一面据理辩诬，一面调查此工贼，若一经查明确实，我们即以生命对待他，打死他，万不能留此蠢贼来残害人类。望工友们团体坚固，一致对待，请大家一致来铲除工贼交通系啊！

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矿务工友俱乐部公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0 日《新民意报》

## 北京各团体援助开滦工人 罢工情况

自唐山矿工被该地军队惨杀消息传出后，北京各界人士对之颇为感动。兹闻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于昨日常会时，主席提议捐款援助，当即有新自唐山归来之某君报告枪杀工人的详细情形，大意与京内报载情形相同。惟矿井内部现尚有极少数（每井五、六人）车水工人，被兵士强迫作工，终日不准出井口一步。矿

内拉煤车骡马因罢工无人照管，死尸枕藉，为状甚惨。至于罢工人数实达三万七千，情形极危者为千余包工工人。盖彼辈纯系包工营生，计日而食，毫无积蓄故也。据闻矿局对于此次工潮，处心积虑，欲以极残忍之饿毙手段对付，一面虐杀工人以寒其胆；一面迁延时日以待其自毙。在彼等推测以为工人决不能支持五日之久，故态度极为镇静。工人方面则以屯储之煤，转瞬告罄，如再坚持数日，京津铁路工厂将大受影响，而煤矿本身亦将蒙极大损失，于是四处劝捐，决为最后之奋斗。结果当地铁路职工会慨捐千八百元。山海关团体亦助巨款。上海各工团，广州海员会，汉口工团联合会，郑州铁路总工会，萍乡矿工工会均于日前来电赞助。工人等遂分途劝募，不日巨款毕集，将更有一种新发展云。报告毕，即讨论进行办法，决议下列各项：（一）成立募捐队十队，分途向各界劝募；（二）宣传英人残酷行为，唤起国人注意；（三）募款队每日出发劝捐；（四）结合各团体成立唐山矿工罢工后援会。今日西城南城一带均有该游行队踪迹。后援会即于日内开成立大会。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7 日《新民意报》

# 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

振 宇

近旬唐山四万多罢工的苦同胞，被外国的资本家与军阀压迫和残杀，这样一桩被压迫民族的大事件，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如《天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等——总想捏造一些“红色煽动者”的谣言，来麻木中国人的感觉。所以近在咫尺的唐山学生对于罢工同胞之态度怎样，乃为中国人民是否还有民族感情和义愤的试金石。

据今日消息，唐山路矿大学学生三百余名，为援助罢工，于十三日在街市巡游，募集罢工基金。这样的消息不但在劳动运动史上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尤为重要，而且是中国知识阶级到了真正觉悟的路上之明证。全国压在国际帝国主义下的知识阶级和学生，都要学唐山路矿大学学生的模范啊！

原载《向导》第十期，1922年11月15日出版



##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为支援开滦 罢工告全国同胞书

全国各界同胞兄弟们呀：

唐山五煤矿的亲爱的同胞，被外国恶毒的资本家所压迫，已是无法忍受牛马生活，而全体大罢工了。为的是改良他们的待遇，提高他们的人格，别以我们中国的赤子，作他们的奴隶了。

那知该矿主竟以金钱，收买丧心病狂的杨以德，用保安队和印度兵，暗下攻击令，大加杀害，致死亡者有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哎！杨以德你是不是中国人一分子？你就图了每月的万元保险金和二十万的借款，对着自己的同胞，下这样的毒手么！你这种该万死的滑头官僚，我们若不教训你，你也不知我们工团的厉害，从今天起，你小心点吧。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痛苦同胞，必要以实力援助的，不然是不能战胜洋人的，不能达到目的的。所以我们第一步先以金钱援助，第二步当以实力罢工援助。如不能打倒这些洋狗、和万恶的杨以德，我们是不歇心的。免战牌是不能高悬的。

本部已捐去现洋三千元，暂救他们的倒悬，如不能得到胜利，我们定是趋向前敌，作他们的生力军，打个接应战。到底看看洋人、和洋人走狗——杨梆子有多大的气力，分个你死我活不可，各界同胞快快的实力援助啊！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启

### 附：警告杨以德电

处长杨以德先生钧鉴：唐山工潮，乃是受外人压迫，不得已而激起的，欲以改良生活的待遇的，并不扰乱治安的。然你用保安队和印度兵暗下攻击令，杀害他们，是什么一番用意？就图一万元的保险金和二十万的小借款，就下这种毒手，作人家的狗，伤自己的同胞么！请你快快改过自新，将你的保安队，急速撤回，免了你的罪恶。不然激起公愤，将你的饭碗摔了，再作你那糊信封的旧业去，可就有点悔之晚矣。

今天从敝部的团体说，是不赞成你这种行为的。若长此不改，别说有些对不住你啦！专此祝你快快改过。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原载 1922 年 10 月 30 日《河北日报》

##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 支援开滦罢工的通告二则

（一）全国各报馆、各工团，转各团体公鉴：万恶的开滦矿务局的洋资本家，毫无心肝的唐山地方警察署，（对）开滦矿工人的种种悲惨苦楚（的欺压），说起来真要痛哭流涕。庚子一役，英、比将这矿山占为己有，不独到现在他们的工资未增分文，反连从

前比较好的待遇一并取消了。试看今日的社会生活程度日日提高，就是他们想要拼命的去作工，也快没有命拼了；就是他们怎样的忍耐恶衣粗食，以维持这牛马似的生命，现在也维持不下去了。迫于万不得已，乃向当局和平要求增加工资，不惟不允，反唆使雇佣的保安队，任意将代表掳去，竟逼成五矿三万多工人总同盟罢工。资本家仍悍然敢为大恶，贿买几千名警兵，唆使唐山地方警察署长下令开枪，痛击工人，当场击毙二名，重伤命在垂危者无数。酸心惨目，血肉横飞，凡有血气者睹此，莫不发指。且该地警署长为恶未已，竟电天津王省长指矿工为土匪，凭空捏造，真无心肝，指使警兵肆意在街上阻碍交通，非法已极。平素在唐山抽花捐，奖励赌博，使一般鲜花可爱的青年工友陷入火坑，真是为人道所不许。这种陷害无辜，为非作歹的东西，愿我同胞一致声讨。他们五矿三万多工人，被当局如狼似虎的压迫前来，已到了九死一生的地位。工人们，本工人阶级利益，快快前来援助呵！同胞们！看看恶狠狠的洋人压迫我们苦工人，请大家拿出爱国热情来，速速予以援助呵！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

十月二十八日

(二) 全国各工团钧鉴：开滦矿局五矿同盟罢工六天了。此次向洋资本家执理抗争而奋斗，来洗掉几十年惨暗无天日的苛待，稍具血气的人们，莫不高喊畅快而尽力援助的呀！我们职工会和全厂工人们看了他们可怜的情形，心酸泪落，用全体力量来帮助了他们，无食的矿工们拿来还当二三天之粟。众位呀！他们并不是拿罢工当儿戏的。他们的地位，是世界上没有比他们卑贱的矿工了。工作时的工资还不够衣食。他们是卖力气的猪仔，他们的性

命比马还贱。烧死埋死，死而无尸。百元的葬费，死了五六百人的恤金还比不上矿工一人的月薪。他们资本家尤以为他们没有马牛这样驯良，请来了杨以德的走狗，如狼似虎的保安警察来强迫他们工作，在街上擅放枪弹，阻止交通，打伤了、打死了几十人。在警察以为打死了矿工，如同捻(死)了一个臭虫一样。可恤呀！可恤呀！眼看这群无衣无食的矿工们，要被资本家杀死了，饿死了。同阶级的工团们，能否给他们些援助，使他们得增进些人格，得些衣食来挡饿和饥呀！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

十月二十八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 日《新民意报》

## 粤汉铁路总工会为支援开滦 罢工的快邮代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各工团各界同胞公鉴：开滦五大煤矿工友被洋资本家残酷的压迫，是何等的悲惨！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底记载援助，纸不绝书。稍有良心者，谁不为之痛心疾首，泪下心酸。煤矿工友奋勇争斗，在罢工期内，忍饥耐冻，秩序井然。不意万恶的资本家，以非我族类相待，大肆其鹰鹫毒螫之手段，打死矿工二名，拘囚一名，受重伤而未及死者不计其数，演工界未有之惨剧。此等举动，殊属惨无人道，令人闻之发指。敝会本阶级互助之精神，不忍坐视，除急电徐家棚，岳州，

长沙，株萍四工会分途捐款，予煤矿工友以实力的援助外，谨此通电，务望全国各界同胞，一致声讨，予煤矿工友以绝大的援助，驱除万恶的资本家，救工友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为至盼！

粤汉铁路总工会 十一月四日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 安源矿工人俱乐部支援开滦 罢工的呼吁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各工团钧鉴：开滦五矿工友为改良生活及待遇而罢工。今罢工数日，非独没有得到丝毫的结果，反酷受了洋资本家的蹂躏，利用本国讨好洋资本家的不讲人道的保安队，自相残杀了我们最亲爱的工友二人，并伤害了八人，闻之发指，言之痛心。今我们除实力的经济的援助外，希望全国的工友都应该知道同阶级的利害关系，拿出同阶级的同情心来援助他们。同时更希望我们的指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速即订出计划，命令全国各工团一致行动。全国的工友们呀！赶快起来援助他们，救他们的命。

安源矿工人俱乐部 十一月一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9 日《华北新闻》

## 长辛店工人为开滦矿工呼吁

顷长辛店铁路工人发出通电，援助开滦矿工，原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参众两议院、保定曹巡阅，洛阳吴巡阅、及全国各机关各工团各报馆钧鉴：开滦五大煤矿及洋灰五万余工人之同盟罢工风潮，发动将近二旬，乃当局不思设法调处，预为解决，反用暴力残杀和欺凌，致绵延今日，愈趋险恶，毫无解决希望。夫该矿自归中英合办以来，所有大权尽移外人，彼只顾饱其私欲，何尝计及害掉我国民生。是以该局定章，工人生活价值，不及牛马一价之高，其贱视我国工人可睹一斑。而矿务当局，不念工人勤劳，对于工人区区之要求，犹靳然不与，已属出乎情理之外，而复买动军警，不惜率兽而食人。而军警当道，加之利令智昏，甘作外人走狗，视我亲爱同胞，一若草芥，岂为国法所可容。杨以德卑污性成，二十万区区之借款，即为外人作牛马之奔走，洋人知其可以利诱也，是以复交保险费二百三十万金，杨以德更倒行逆施，毫无忌惮，先将该五矿工会封闭，又复干及京奉团体，已于前日将职工会完全告闭封之捷矣。工会封闭后，促逼工人上工，否则以铁血主义相对待，以赤手无寸铁之可怜工人，自可甘受如狼似虎，如临大敌，摧残暴力，蛮横压迫，何尝敢犯淫威。呜呼，彼所以发生工潮者，是否以改等加薪为目的，而自谋生存乎，尚不能说及如欧美劳工，问为政治运

动而牺牲者。

无如我国麻木不仁之政局，匪徒不注意本国黎民之流离痛痒，反遇此必操之过激，往往以劳资之争执，而演出流血惨剧，即前之粤汉，今之唐山，其显然最著，而尤属惨酷者也。全国亲爱可敬的同胞们，试看今日之中国，尚有可爱护之必要乎。自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人民之心向为归宿，以赤子之荣辱为转移，故舜有人溺已溺，民饥已饥之政，范文正有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己任，人民能不待之如父母。请问，我劳工非国民之一分子乎？非人民之对于社会劳绩之最大者而痛苦无可告述者乎。我的亲爱同胞们，你们还不快起来救护唐山的同胞吗？驱除亲外而丧心病狂的杨以德吗？同胞们快起来，如前之五四运动办法，除去卖国贼，而拯我苦痛之好兄弟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3 日《晨报》

##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为声援 开滦工人罢工的电报三则

忆自开滦五矿罢工以来，迄今已逾浃旬。工人之呼吁，长官之布告，议员之质问，无日不披露于报纸篇幅，乃者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发出快邮代电三则，与矿工以同情的援助。爰录三电于左：

（一）致全国同胞电：万急。北京晨报、京报、工人周刊社、上海民国日报、天津新民意报、汉口日日新报、江声日

报转全国各报、各劳动团体、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们钧鉴：此次唐山五大煤矿工友同盟罢工，既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复遭杨以德之保安队残杀。乃杨以德更复丧心病狂，并封闭矿工友俱乐部，占据京奉路唐山职工会。我等闻讯，义愤填胸，夫我神圣不可侵犯之工人，焉能任其荼毒？除急电国务院，请其撤职重惩；并参众两议院，请其弹劾杨以德外（电文另呈），并电厂总工会所辖之各分会，嘱其分途劝募巨款，以资援救外，尚望各界人士，本怜人恤弱之心，极力援助，或捐银款，或划良谋，拔唐山煤矿工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则我工界其幸甚。谨此电闻，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叩

十一月十一日

（二）致全体阁员电：万急。国务总理暨各阁员钧鉴：此次唐山五大煤矿工友，因生活困难，受不住外国资本家压迫，迫不得已而同盟罢工。他们衣（食）不饱，居不安，辗转哀呼，惨不可言状。罢工后更家无储粮，衣无重衣，此种惨苦，人民当局者，理应如何保护？乃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人面兽心，甘心作外国奴，宁肯为洋资本家之走狗，受了资本家之金钱运动，驱使那如狼似虎的保安队，来残杀我手无寸铁之苦同胞。唉！国以民立，民依国存，总揆诸公，当以爱民为重，何得任彼罪恶滔天之杨以德越境害民，彼之所以敢大胆妄为，无非是借着洪宪余孽所制成之治安警察法，为之保障。试问现时之国，民国乎？抑帝制乎？矧诸公而认为民国也，则倚帝制法律为保障之叛徒，当行撤职，并苛以殛刑；而帝制余孽所制之法律，亦理应即时废止，望诸公以保



国爱民为重，速即抚恤唐山五大煤矿罢工工人，将杨以德撤职重惩；并取消治安警察法，全国幸甚，工人幸甚。迫切陈词，无任待命之至。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叩

十一月十三日

（三）致国会议员电：参众两议院议员诸先生钧鉴：唐山五大煤矿工友，因饥寒交迫，生活维艰，外人之压迫横施，自己之呼救毋效，逼着他们无路可走，不得已而同盟罢工。罢工固甚正当也。这种可怜人，在罢工期间，其苦更甚往日。当道者理应极力保护和援助才对，乃丧心病狂之杨以德，甘心作外国资本家之走狗，驱使那如狼似虎之保安队，以来残杀我手无寸铁之苦同胞。唉！工人何辜，遭此荼毒！窃思杨以德之所以敢胆大妄为者，乃借洪宪帝制余孽所制定之治安警察法，为彼之保障。故越境乱为，残民以逞。我等素仰诸先生公正廉明，咸以依据法律，伸张公理，保护民权为己任，故此电达诸先生，请即弹劾、重惩、革除胡作乱为之杨以德，并取消非法之治安警察法，全国幸甚，工人幸甚。

京汉路总工会筹备处叩

十一月十三日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6 日《新民意报》

#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 浦镇分会为支援开滦罢 工的通电四则

(一) 致全国同胞电：天津新民意报、益世报、天津泰晤士报、北京晨报、京报、顺天时报、上海民国日报、时华新报、申报、中华新报转全国各工团父老兄弟姐妹们：唐山开滦矿务局与洋灰公司三万多苦工友，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摧残，连牛马都比不上。如今起来为争人格、争人的生活，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洋鬼子宣战了。而我们号称民主的中华政府，不独不救我们苦同胞的生活，反调来军警大加厮杀，真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御用人，刽子手。至今我们唐山的苦工友，仍被围困于枪刺之下，子弹之中，无出生之路，呼号乏门，死者十数，伤者百余。盼望各地工友暨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一致声讨乌政府与住天津洋鬼雇用的刽子手杨以德，援救我们三万余苦工友，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呵！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启

十月二十一日

(二) 致开滦工友电：天津新民意报、益世报、北京晨报、京报转唐山开滦矿务局与洋灰公司三万余工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残如狼，毒如蝎，侵略我们中华之权，掠夺吸收我们苦工友血汗。恰不致死以继续作他们机器的附属品。我们亲爱的工友们，如今觉悟了，团结起来与这些人类大敌作战，是为我们争人的生活，

阶级斗争的表现。尚望坚持到底，胜利就在眼前了。努力呵！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启

十月三十一日

以上原载 1922 年 11 月 2 日《新民意报》

(三) 致政府电：大总统、国务院、内务总长、暨参众两议院钧鉴：唐山开滦矿务局工友，因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罢工，详情已载各报。杨以德始则纵警兵残杀工人，继则借封闭会所抢劫。民国官吏，如此横暴，视国法如弁髦，人命如草芥，演出此空前惨剧，工人等闻信之下，愤激异常，全体一致公决：请大总统、国务院、内务总长暨参众两院，申张国法，速治蠹贼杨以德以杀人抢劫之罪，则我们亲爱的苦工友可得庆更生，亦申张国法威信之时也。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叩

十一月十六日

(四) 致全国同胞电：天津新民意报、益世报、北京晨报、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汉口江声日报、真报转全国各报馆、各工团暨各界同胞鉴：唐山开滦矿务局工友及启新洋灰公司工友罢工，已被蠹贼洋狗杨以德杀伤百余名，本与全国各工团及其他团体与舆论界已警告该贼，不料该贼仍继续媚外而求奖，竟于本月四日，将唐山铁路、洋灰、矿务三大工会封闭；并同时派军警压迫工人上工。不是洋走狗是什么？盼望全国工团、同胞、舆论界主张公道，速救三万数千余苦同胞的命，共讨洋狗杨以德，是所切禱。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

十一月十六日

以上原载 1922 年 11 月 18 日《新民意报》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为开滦呼吁

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发出一函，请全国工人援助开滦矿工与上海日华纺织工人，兹录其原文如下。

亲爱的工友们，现在的世界是什么世界，诸位想想，不是军阀与外国资本家横行的世界吗，是的。诸位看了这两桩事体就可以证明了。第一，唐山开滦五大煤矿，原来是我国的国产，后经庚子之乱，被英国资本家强夺了去，现在可算是外国资本家在我们中国刮地皮的地方了。外国人待我们中国人，真是狗马不如，所以开滦四万多工友为了生活困难，不能不起来反抗。谁知丧心病狂狗彘不食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受了矿局三百万元的贿赂，竟带兵到唐山枪杀我们工友，不计其数。杨贼是不是中国人，今竟对同胞施行这种手段，可恨不可恨呢，该杀不该杀呢，设立警厅的意思，原是保护人民的，谁知中国警察和中国的军阀，却是来摧残同胞呢。第二，上海日华纺织工厂，是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开的，是吸吮中国工友一个最大的所在。五月末，该厂工友为了生活困难，起了一次罢工，结果是工人失败。谁知日本资本家贿赂上海警察厅把工友所托命的工会无端封闭，工友屡次要求启封，竟致不理，且出恶言。工友到此水尽山穷的时候，自然不能不起第二次罢工了。中国约法上明明白白规定“人民

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权”，他们把我们天赋的权利，一笔勾消，可恶不可恶呢，可恨不可恨呢。罢工二十余天，外国资本家不得已另出方法，贿赂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派兵压迫，且以“如不上工，以军法从事”来恫吓我们工友。何丰林是不是中国人，这样摧残同胞，真是狼心狗肠的人了。亲爱的工友们，请看这两桩事体是不是军阀警阀与外国资本家勾结，所以我们工友为生存计、为自由结社计，为民族人格计，要一齐起来援助，或以金钱，或以实力呀。我们这五万穷苦同胞呀，我们要高呼，为生存而战，为自由而战，打倒军阀警阀，打倒外国资本家。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9 日《晨报》

##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支援开滦工人 罢工的启事二则

(一) 现在唐山有三万被生活压迫的工人罢工。他们的矿主(外国人)用高压手段压迫他们，请杨以德派五营以上的武装警察打他们，杀他们。同胞啊！中国没有亡，这三万苦同胞已被外国资本家压迫死了。同胞们！快起来援助你们兄弟啊！赶快捐资援助吧！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原载 1922 年 10 月 31 日《晨报》

(二) 本会上两星期因开滦矿工罢工之事，曾发出通告募捐援

助。兹有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我校学生会，并有工人代表来接洽。顷因学生会尚未组织就绪，本会乃权派会员代为接洽一切，并介绍与本校大多数同学所组织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接洽一切。兹将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及北京开滦矿工经济后援会之宣言书登出如左：

#### 1.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

迳启者：敝处唐山工人三万余，因生计压逼，迫不得已，要求加薪罢工以来，已三星期有余，而仍无良好结果。现有矿务局工人代表董君鸿猷特来贵校报告详情。素仰热忱，想定有相当援助也。敝校同人不敢冒昧，敬代介绍此请学生会会长先生大鉴。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总干事 李鸿斌

书记 张创鸣、蔡 庸

十一月十三日

#### 2. 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宣言

全国父老兄弟诸姐妹：

近来不是发现一桩吃人的举动么？

开滦矿洋资本家置我国矿工同胞四万六千人于饥饿冻死的地步么？此次矿工罢工的原因，实因平日遭洋资本家的牛马待遇太深，加以食料物价日涨，原定工资实难养活。请求洋资本家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又被严词拒绝。且不但不允许他们的请求，还要贿买洋人走狗杨以德派兵弹压，对于工人惨加杀伤。可见洋资本家有意乘矿工之危，使他们累死、病死、冻死、饿死而后已。各界同胞！这不是洋资本家实行吃人的举动么？矿工同胞至此，乃誓守“生不如死”的志愿，不

得已演成此次凄惨的同盟罢工。

矿工同胞现在忍饥耐寒支持一月了，洋资本家还是狼心狗胆要矿工做牛马，不承认他们正当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但矿工方面因各省的援助，暂未冻饿至于死地。而洋资本家因塌矿停工之损失反达数百万。

各界同胞！天灾水祸，固须踊跃赈助之事，此次洋资本家有意残害同胞，吾人更应如何援助，完成矿工同胞罢工最后胜利。

同人等义愤所迫，爰乃组织此会，向各方面募捐，维持罢工同胞罢工期内之生活。所得之款，悉数汇往开滦各矿工处，以资救济，若有同志自愿加入合作者，尤所欢迎。本会通信处：北大第一院收发课转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五四运动文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支援开滦 工人罢工的公告和传单

### 公 告

全国各学校、各工商团暨各报馆公鉴：欧战告终，真理显彰，世人皆知，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非武权之为力，实劳动之为功。而彼致和平造幸福之工人，处此物质文明生活高昂之世界，加以资本家之苛待，外界之藐视，反思人为奴隶，天下至不公平

者，莫甚于此！欧美工声，日甚一日，奔走呼吁，以谋增工资、减工时之胜利，辄以极大之牺牲，达其最后之目的。迩者吾国开滦三万余苦工，因生活困难，受迫不堪，方群起向当局要求加薪，及改良待遇章程，此未始非我国劳动界进行之曙光也。夫矿工为人中之最苦者，终日匍匐暗道中，面目黔黎，手足胼胝，其不受矿毒，不死于夭折者幸矣。凡目睹其状，耳闻其情者，当如何恻恤，为之设法以改良此蛮无人道之生活也。今彼工人宣言罢工，已三星期于兹，其始也，矿务局由津雇人替接，以示拒绝，并由保安队来唐保护；后两方相起冲突，保安队即鸣枪轰击，工人受伤者不可胜数。血肉横飞，哀号呻吟，稍有人道者，何忍出此！日前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唐，复用种种威言，恫吓工人，冀其屈服开工。身为厅长，不察事理，反一味袒护矿局。然各工人已饱受资本阶级之苦虐，此次忍无可忍，不得已而出此举动，是以坚持到底，非达目的不止。夫劳工神圣，人所共知，矿工为同人辟利益，原为我人增幸福，其服务于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中，所处之重要，知矿工所受之苦痛，即当与以特别之同情及援助。且该矿工所请条件，皆出于至诚之心，实至微之要求、可谓让步极矣。今矿局以图利心切，拒绝要求，日以武力压制，我人纵不愤矿局之斲丧天良，独不悯工人之痛苦乎！同人等肄业唐地，闻见较详，爰本赈助之意，认为工人略述苦况，哀告于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以冀有援助，则不特唐地工人之幸，抑亦劳动界前途之幸也。再者：五矿罢工已越三星期，工人之资斧窘极，维持困艰，危在旦夕，诸君子能解囊慨助，敬请早日赐下，并请汇寄敝会会计贾存鉴代收。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谨启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6 日天津《泰晤士报》



## 传 单

我不替矿工伸冤，  
谁替矿工伸冤？  
我不为矿工后援，  
谁为矿工后援？

我们可怜的矿工，镇日价入死出生的到十八层地狱下面去取煤，弄得三分不象人，七分不象鬼，来为我谋利益，为资本家赚金钱。吾等应如何扶助他们，资本家应如何感谢他们，报偿他们，方于良心无愧。这次他们迫于生计艰难，直到万不得已地步，才起来罢工。照理而论，矿主应该如何体恤，酌加工资，方不负饮水思源的本意。谁知此大资本家，欲壑难填，不但一毛不拔，反大用他的压迫手段，叫杨以德主使保安队，放枪打人。现在我们眼看着这些工人，无告的同胞，要被那恶犬毒蛇咬死，竟置之不问么？能放回矿工的第一是矿主，第二是政府。这些工人既不幸遇着了这恶狠的矿主，又不幸遭了政府的凶横爪牙。倘我们不为他们伸冤，不为他们的后援，他们简直是白白饿死了！困死了！我想我们既有人心，岂可不加援手呢？他只有我们是救星了。起来罢！起来罢！大家起来罢！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68 页

## 《唐山潮声》发刊词

本刊的旨趣，是因为：

唐山开滦五矿四万五千幼稚无识为生存挣扎的罢工矿工及唐山各大工厂二万同情罢工的工人已陷于军警残杀，孤立无助的境地，在沉闷的社会里呼出“同情”；供献我们表同情于罢工的人们一点策略，一点勉励，给我们苦朋友在此生死关头一些勇气，以博最后的胜利。

本刊是应时势的需要，临时集合表同情于工人的人们及怀恋唐山的朋友所组成。本刊是不定期的出版物。诸君如有感想、消息、评论等，同人竭诚欢迎。

原载《唐山潮声》第一期，1922年11月9日出版

## 国会之协助劳工声

议员胡鄂公等为开滦矿务局勾通军警惨杀工人案，提出质询书，其原文如下。

为质询事，窃查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早已

发动多日，乃当局不思设法调处，冀求解决，反用武器压服，以至迁延至今，愈趋险恶。近更据北京各报登载唐山通讯，谓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日形扩大。事缘本月二十四日，林西矿务局洋人以风潮尚未平息，乃设计破坏工人团体行动，私买少数工人到局工作，旋被罢工工人制止。虽经杨以德派来之保安队在场弹压，仍无效果，于是该洋人复往马家沟雇来百余人，用火车装载，向林西开来。此时工人等相率横卧铁轨之上，以要求停车。保安队便令火车司机人开往，该司机因不忍残害自己同类，遂停车不进。此时车上马家沟工人，亦不愿再往林西，并令原车驶回。旋即在马家沟召集全体大会，议决于二十五日举行同情罢工。二十六日唐山启新洋灰厂工人，亦有同一之举动。而唐山铁路及纺织两处工人，现亦拟罢工援助，共同呼吁。故罢工风潮之范围愈扩愈大。又谓先是路局方面，见风潮发动，异常着急，于是议决采用武力对待手段，遂掣大宗现金，送给当地保安队及天津杨以德，请以其兵力干涉，以至演出此次横杀工人，大背人道之惨剧。据实际调查，该路局用重利利用马家沟工人以破坏工人罢工团体之政策，已归失败。而附近各地工人又复纷纷响应援助，遂不惜倒行逆施，故有此举。事缘二十六日晨六点钟，该地罢工工人自行组织之罢工纠察团，是日适在西大街守望，路局方面，即令保安队驰赴驱逐工人，工人不允，保安队即不问理由，立即举枪施放，计当场击毙工人二人，纠察团亦被捕拿。事后调查，除当场击毙二人外，受重伤者八人，失踪及轻伤者尤不计其数，并当肇事时，全市秩序大乱，行人断绝，商店闭户云。以上各节是见诸京内各报所登载者。而鄂公复询诸该地来京之人，据

其所述亦大致相同。彼此参证自属实情。且同欲在该地罢工人数达五万有余，因变起仓卒，毫无准备，路局对之既同仇敌，而工人又因横受压迫，宁死不屈，自下聚处旷野，饥寒交迫，呻吟待毙，惨不忍闻。惟稍有热心志士，代为奔走呼援，而杯水车薪，补救匪易。忖思我国近年以来，因灾祸之洊臻，以至物价之暴涨，即素属中产之家，亦莫不觉生活之困难，而专以劳力作商品之贫穷工人，尤其特别感其痛苦。故年来各地工人罢工风潮虽连续不辍，然查其内容，无非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以图谋生存耳。尚不能说及如欧美劳工运动间有为政治作用而牺牲者也。无如我国当局匪独不体恤下情，反遇事操之过激，往往因区区之劳资争执问题，而至演出流血之惨剧。如上月之粤汉铁路及此次之开滦五矿其尤酷者也。不思社会因产业之进步而生活增高，工人因生活之增高而感受痛苦，以至于万不得已，乃出于同盟罢工，此固是正当之举动，而亦事势之必至，情理之当然。故欧洲产业最发达之国，首推英国，而工人同盟罢工风潮亦以英国为最多。然每次罢工风潮，政府亦只立于仲裁地位，从未闻有对待手无寸铁之工人，如临大敌，而施以横暴之行为者。况查开滦五矿创办，悉起自国人。闻当时矿局管理尚称妥善，且开办伊始，无甚把握，而工人待遇反比优良。自开平矿局改隶英国，继滦州公司与之合并，所有大权尽移外人，彼只知饱其私欲，何计害及我国同胞。是以该局规章所定工人生命之价值不及一驴价值之高，其贱视我国工人，可以概见。又据该局近年报告，年出良煤二千五百余万吨，实获纯利金三百余万。试思此每年之三百余万纯利金，何以非现在惨被杀伤及横受摧残之五万余同胞出生入死，自亲牛马之役，甚至

牺牲性命所得之结果耶？在矿务当局，不念工人之勤劳，对于工人区区之要求，犹靳不与，既属出乎情理之外；彼军警当道，利令智昏，不惜率兽而食人，尤为国法所不容。即同属雇用之林西矿局工人，恃势而企图破坏工人团体行动，亦殊属非是。方今国会重开，法律彰明，究竟政府对于保护劳工，有无诚意？矿局勾通工人，毒杀矿工，是否合法？地方行政长官，动辄派兵残杀工人，究属根据何项法律？洋人破坏工人团体行动，是否契约规定？否则，立请政府一面先行派兵驰赴该地，抚绥工人；一面对于杨以德，开滦煤矿务局及该局洋人等，任意纵兵杀人，公然破坏工人团体，皆属目无法纪，均应一并严行查办，分别惩撤，而此无告之数万工人，庶不至旦夕辗转于沟壑也。谨依法提出质问者，限三日答复。

提出者：胡鄂公，蒲伯英，骆继汉，林长民，王宗尧，尚镇圭，高旭。

连署者：欧阳成，马骧，谢翊元，刘彦，董继昌，杜成谔，汤用彬，陈国玺，萧汝玉，范熙壬，袁麟阁，窦奉璋，彭溪道，范鸿钧，王有兰，李载庚，郑人康，张曙，易次乾，蔡达生，冯振骥，白逾桓，罗家衡。

原载 1922 年 11 月 3、4 日天津《大公报》

## 滥杀开滦矿工事件扩大

参议院议员张汉章为开滦五矿工人罢工，杨以德以警兵枪杀工人事，昨向政府提出质问，其质问书如下。

为质问事，接到本院印布开滦五矿，暨秦皇岛三万七千工人等急电，请愿一件，阅之不胜骇愤。查此次风潮，缘于工人受经济之压迫，提出条件，要求矿局。乃洋员不能开诚劝告，而反施以暴力，以致群情愤激，风潮扩大。然充其量仅至同盟罢工，并非有叛逆之行为。何物杨以德，竟敢令保安队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哀哉工人，离乡背井，不惜胼手胝足，累日穷年，为洋人服务，奴隶牛马之役，而其结果饱暖未得，饮弹惨死。孰非人子，谁无室家，天下惨目伤心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乎。夫以同盟罢工，此事在外洋视若寻常，即吾国近年亦数见不鲜，何有罪名之可言。前此各部职员罢工索薪，未曾开枪射击，何一属劳工，即不得享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乎。且即曰有罪，罪亦不致于死，杨以德据何法律，而敢处工人以死刑，是其滥用职权，已构成刑事杀人之罪。京畿近地，竟发现如此暗无天日之惨剧，实难缄默。试问政府，竟究如何处置，依法提出质问，限五日答复。提出者张汉章，连署者周振麟等二十一人。

又议员江皓等二十八人，亦提出质问书如下。

为质问事，直唐山罢工事件，波连数处，延至浹旬，各方损失甚多，工人困苦已极。观查情形，尚无解决征象。多方调查，此次工人之要求，确为生计问题，理由不为不正，罢工后亦无出轨行动，当局正宜审慎疏解，初无高压之必要。乃必调集兵警，围困逼迫，在当局或无残杀之意，而工人兵警既未受完全教育，又复旨趣相反，使之紧凑接触，其冲突岂能幸免。冲突结果，又岂是各方之福。近年以来，国内国外罢工风潮数见不鲜，威压方法屡试屡败，侥幸一时，一部稍得平复，不旋踵间，同地或异方，又复爆发。不求根本解决，徒以专制故套，希图了事，夫何能得。除矿局毒杀，及兵警残杀若干工人，违法行为，如果属实，必须另案办理外，江皓等甚愿当局，勿用武力解决，现在处理至何程度，并有无正本清源办法。谨依院法，提出质问，希于三日内答复。提出者江皓，连署者胡庆雯等二十八人。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5 日《晨报》

##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 矿务局公函

(1922 年 10 月 16 日)

迳启者，兹据唐山警察局第四警察署呈称：“这里铁路职工

现已罢工，很可能也影响到矿区。现闻林西矿工人已被铁路职工所引诱，铁路职工答应给予他们数千元作为进行罢工的开销。据说该工人等对于他们的斗争表示热烈同情，并已决定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此事现正在秘密进行，尚未泄露。当探知这种阴谋时，立即派出得力警察和便衣侦探到各处秘密调查，但是他们严密地进行阴谋活动，尚未能探出他们的机关所在以及其首领的踪迹，至于已探得的消息可以概括如下：他们拟借煤斛加价为名要求增工资。他们打算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一）在开滦矿务局服务二十五年或超过二十五年的工人每年给予慰劳金。（二）因为生活高涨，全体工人应增一定数目的工资。（三）建立工人医院，工人病伤得在此医院治疗，由开滦矿务局负担花费。（四）工人死亡，开滦矿务局应给予埋葬费。另外，工人因公受伤，在医疗期间，应照付每日工资，不得扣减。（五）全体工人在星期日免于工作，如果需要工作，这天应给予他们双薪。以上五项要求将在他们罢工开始之前提出。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蒙允许，他们将以罢工相威胁以求接受他们的条件。这是我们所探来的全部消息，但是否完全属实，尚待证明。除继续派警察随时侦查，并呈报唐山警察局局长外，理合报请钧座鉴察。”等情据此。查唐山路工罢工风潮现时尚未平静，矿厂相距甚近，煽惑引诱亦势所不免，除飭该署长督飭官警，受姚队长指挥，严密防范，一面晓以大义，切实开导，俾知其各人切身利益关系以维公安外，相应函请查照。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4，1—2 页



#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 矿务局公函

(1922年10月17日)

……又据该局<sup>①</sup>禀函内称：

“唐山矿工人联合各矿工人，密行集会，提出请求加给工资等六条，于今早缮具说帖，面交总矿师，要求克日答复。当经总矿师杜克尔<sup>②</sup>面允代为转达总局听候批示。所有各工人请求各条件已另行具文呈报。本日下午三点杜克尔与李希明<sup>③</sup>君会晤后，邀局长往谈，据称矿局能否允许加给工资，须俟京奉路制造厂罢工风潮平息方可酌办，并云拟于今夜通车赴津与杨嘉立<sup>④</sup>接洽，尚须谒见面聆教言等语。除各矿厂秩序已由局长分饬各署严布防守外，谨此禀闻。再制造厂罢工现已四天，连日局长随同路局人员与工会代表讨论要求各条件。该代表等坚持甚力，一时恐难了结。”合并附陈等情，各据此。查此案昨据该局署丁姓藻呈报业经函达在案。据呈各情，除令饬该局督饬官警分别严密防范，认真维护，一面向机开导，以保公安外，相应函请查照，酌核办理，设法消弭。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4，3—4 页

① 指唐山公安局。

② 开滦总矿师，即杜克茹。为 A. Dosgties 的译名。比利时人。

③ 为启新洋灰公司经理，也是开滦煤矿的董事。

④ 为开滦煤矿代理总理，英国人，为 P. C. young 的译名。以下称“总理”者均指他。

## 开滦矿务局致直隶省长<sup>①</sup>及直隶 全省警务处长<sup>②</sup>函

(1922年10月18日)

迳启者。窃查敝局矿区目前一般情况甚为良好，谅钧座已有所闻。全体工人于近来的内战时期曾受到保护，并在混乱时期内获得继续工作与食粮，为此甚感满意。而居民对在警察管理下所采用的特别教育方针亦甚满意。

但近来有煽惑者到达矿上，他们为了政治缘故，正在试图制造工潮。这些人引导工人组织联合会，并向敝局提出许多要求。

现在我们的计划如下：

敝局希望增派 200 名警察到矿区：唐山 100 名，林西 100 名。这支武力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愿意工作的工人，并且如果煽惑者利用少数不愿工作的工人以致结合成群，企图以暴力停止我矿照常工作时，则可确保我矿及设备的安全。在增派警察的同时，我们要向工人(但不向我们不承认的联合会<sup>③</sup>)贴出布告，说明如果他们决心随从煽惑者，则由他们自己负责，但如果他们站在开滦矿务局方面，我们准备在工资上向他们让步。

敝局希望探询增派警察到矿区保护，其费用由开滦矿务局担

---

① 当时直隶省长为王承斌。

② 当时直隶全省警务处长为杨以德。

③ 指当时我党所领导的“开滦五矿工友俱乐部”，为领导罢工的工会机关。

负，是否可蒙照准，又于何日可以期望增派之警察到达矿上，以便敝局安排贴出布告。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4/7 页

##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矿务局函

(1922 年 10 月 19 日)

迳启者。接贵局来函称：贵局工人受他人引诱，正在集合开会并提出种种要求，因而请求增派 200 名武装警察，分别驻防唐山和林西等情。本处据情报请省长核示，兹奉指令准即照办等因，除派队长田金荣、王义和各领 100 名警察，立即分别前往唐山和林西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4—8 页

## 杨嘉立致寇伯理<sup>①</sup>私函

(1922年10月19日)

我认为把矿区所遇到的事告诉你，能更好地说明我们现在对待工人的策略。

三天前，有一群人包括所有各部门的工人和一名秦皇岛工人，交给杜克茹先生一件呈文，此呈文与你所收到的显然是一样的。你早已知道该呈文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

杜克茹先生问这些人代表谁，他们说他们代表“协会”。这个“协会”是于二十多天以前成立的。杜克茹先生很正确地告诉他们，关于该协会他毫无所知，但愿与开滦矿务局的工人交涉。他考虑能给他们做什么，但不能作任何诺言或应许于何日宣布其结果。他又说，当对工人发出通知时，那是对每个工人，而不是对任何“协会”。

昨日我们与杨以德将军商妥：增派200名警察到矿区，以增援那里已有的警察，来保护愿意继续工作的工人不受妨害，并保护我们的财产和设备。今天我们草拟了一个布告，将由警察贴于矿区各处。现附上该布告十份及其英文译件一份。我认为它将清楚地向你说明我们的策略笼统地说来是什么。

你将看到我们对工资低的职工在工资上允许小的让步，但是

---

① 开滦煤矿秦皇岛经理处代理经理，英国人，为 A. O. F. Cotlbley 的译名。

指出如果有工潮或任何另外的严重混乱，将采取一个很坚决的方针。除布告之外，杜克茹召集他的工头们，让他们知道，一些较好的工人，在本局服务三年以上，而且一向安分的，经过申请，可以允许加入储蓄会<sup>①</sup>。

我考虑你在秦皇岛应采取的行动，在环境许可下，应该与矿区所采取的行动相符合。布告大概不完全适用于秦皇岛的情况，因此我不将它贴在秦皇岛。另一方面，我认为你很可以召集各部门的老实工人，把布告交给他们，告诉他们秦皇岛也将采取完全同样的方针。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储蓄会的慰劳金权利将给予秦皇岛工人。如上面告诉你的，该项权利将要给矿区工人。

你应注意工资的增加，应用于包工的工人<sup>②</sup>和我们自雇的工人。我们打算在矿上把包工价格增加10%，以便他们能支付此项增加工资。由于情况有些不同，我尚不能十分肯定，在秦皇岛实行全面加薪，是否为一个可使包工付给工人较高工资率的最好办法。除非你能确实地肯定包工会把增加的工资发给工人，不然，给包工加薪有何作用？

我必须让你办理这事，并提出明确的建议经我批准。越快办越好。你可以认为只要实行结果使包工付款单上的增加不超过10%，你所提出的任何合理建议都会被采纳。

如果信中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对于某点你要得到进一步的指示，请立即用宾特来<sup>③</sup>电码通知我。我现在不能按照计划离开

---

① 凡在开滦工作三年以上的正式职工，将每月工资5%或10%交储蓄金会储蓄，到退职时可取得本人储蓄金本利同样数目的慰劳金，但因“过失”开革，或不符合退职年限年龄及其他“规定”者，不得享受。它名义上是职工的福利事业，实际上是为资本家凑集流动资金，它是变相的保证金，束缚工人的阴谋手段。当币制不断贬值，职工的血本都取不回来。

② 通过包工间接雇用为开滦生产的工人，他们不是开滦的正式工人。通称外工。

③ 密码电报之名称，为 Bentley 的译音。

天津，无论如何，下星期仍在这里。

最后谈谈关于现时你应如何对付工人的问题。你必须记住他们的心理非常象小孩，那就应以对待小孩的方法来对待他们。我们的策略等于让他们看到一手持棍，另一手持糖。当你要使用棍子的时候，你应该采取适当强硬的腔调；当你施展用糖的手段时，你可以随意装出柔和友好的面孔来。

按照这些要点，我让你去应付此局势，相信你会顺利地渡过而不至遇到严重的困难。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2，2—3 页

## 开滦矿务局发出的布告

(1922 年 10 月 20 日)

为布告事：现在有一般人，因政治的关系，为他们自己的好处来到此处，鼓动尔等工人，扰乱地方。这一般人遇着尔等有困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他们是决不肯帮助的。不过现在没有事的时候，他们想图自己的好处，来到这里巧使尔等。所以尔等如听他们的话，用扰乱的举动，想得什么好处是一定办不到的。尔等须知本局乃是尔等真正的保障者。尔等有困难、有危险，本局没有不保护的。即如上次打仗的时候，尔等没受一点惊慌，没受一毫损失。这都是本局保护的好处。况且那时候，本局的煤堆积如山，卖不出去，尚且用尔等作工，无非是为尔等赚钱糊口。又因粮食缺乏，本局从天津买来接济尔等。想尔等不致忘却。至

于平时为尔等办学堂，办贫民院，那些好处更不必说。尔等用扰乱的举动，无理要求，本局是一定不能答应的。但是对于尔等实在困难情形，本局亦极愿帮助。目下粮米高贵，各样花费又大。本局打算给赚小工钱的人加点工钱。从本月起所有每月赚三十块钱以下的工人，无论是本局自雇的或是包工头雇的都照加一成。比方每月赚二十块钱的就加两块钱，赚二十五块钱的，就加两块五角钱。望尔等凭自己的良心细细想想，还是听他们那一般坏人鼓动的好呢？还是规规矩矩做工好呢？若是听他们的话，将来出了乱子可没人管。警察一定要严办的。到那时候，后悔已经晚了。若是依靠着本局，安心做工，本局一定极力保护尔等，无论什么人亦不能伤害尔等，而且可以得到加工钱的好处。望尔等凛之慎之。

摘自开滦档案《总矿师一九二二年大罢工报告书》中文译本

## 直隶全省警务处致开滦矿务局公函

(1922年10月23日)

今日接到唐山警察局姚局长本月二十三日电报内开：“今晨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人3,000余人一律罢工。局长事前闻耗，立即督饬各官警队进矿维持，将电机，水机，绞车，锅炉，风扇五处工人力予开导，照旧工作，以免矿井被淹。一面派警监视防守，并据林西、赵各庄两矿驻警报告，各该厂工人未上工情形同前。除仍分饬严行维护，及将拿获在唐厂滋闹木匠张志业一名，另行解送

警务处讯办，并续行呈报。”接报后，已令唐山警察局长尽力开导工人尽速复工，将煽惑者逮捕，解送天津法办。此事将随时通知你们。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61/4——14 页

## 总矿师致总理第 584 号电报

(1922 年 10 月 24 日)

据赵各庄报告，一外国职员乘电车到古冶去接唐山来的警察，被罢工者攻击而受伤，他徒步逃走，安全的到达赵各庄矿。这就表明我们需要特别保护，并且我主张尽力地获得外国军队，如果军队来矿，他们最好带着充足的给养以备自用，并接济在矿上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外国军队和增派的警察应直接送到古冶。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15 页

## 开滦矿务局致直隶全省警务处函

(1922 年 10 月 24 日)

……。我们接到总矿师来电，报告唐山、林西、赵各庄等处工人于本月二十三日举行罢工。随后接到迭次来电，报称各矿情况危险，敝局曾请求贵处再多派 300 名警士，驻防林西与赵各庄



以便弹压及保护，并请立即办理等情。除由敝局总协理<sup>①</sup>面见省长外，理应函请查照办理并希赐复。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4——17 页

## 总矿师致总理第 590 号密电

(1922 年 10 月 25 日)

如果我们不能设法援助电台，林西的情况将会很严重。主要的问题在于锅炉房，那里需要相当数量的工人。警察给予的助力很少，十分不够，说他们无能为力。如果能挑选 200 名强壮的警察去支援锅炉房，对于目前的危机将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一切援助我们的人将给予报酬。事实上全部的中国人都离开了林西矿和赵各庄矿。如果事态继续下去，外国职员立刻就要完全筋疲力尽。唐山矿和马家沟的情况无变化。如果我所要求的事都能尽快地实现，我想我能够应付这个事态。200 名警察已经到达，但丁队长未来。所谓各矿联合会向忠实的工人发出恐吓信，这件事情已交由警察处理，但直到昨天还没有办。拟请省长或警务处下令查抄他们的总部。逮捕这些直到现在还逍遥法外的破坏分子。赵各庄、林西间的交通线在古冶地方仍旧不通。赵各庄、林西有许多职员工人愿意回来，但若无警察的保护办不到。天津来的警察和矿上的警察不协调，他们的官长是应负责的。希望丁队长能处

---

<sup>①</sup> 王劭廉，开滦矿务局总协理。

理这些事件。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21 页

## 开滦总理致杜克茹第 662 号电报

(1922 年 10 月 26 日)

关于你第一次报告有关唐山的局势与以前的消息，我已和杨以德谈了。他已与省长商定立刻调动开平军队。他也选派了 150 人乘 16 时列车去唐山，到达时间为 21 时。此队伍由聂队长率领，据说矿区不欢迎他。杨让我跟你讲明派聂的原因是杨相信在紧急的时候聂是最好的人，杨请你给聂设法得到友好的接待与诚恳的合作。杨已命令丁留待全部工潮平息之后再走。杨说，因已使用镇压手段，他很可以放手配备更大的队伍以应付暴力，实行大批逮捕。你以后来的信息，要求为赵各庄派遣苦力与军队，即行办理。(密码)在现时情况下，要求多派英国军队，我恐怕没有用处。我已函致天津美国军队指挥官，并将把结果通知你。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1—30 页

## 杜克茹致杨嘉立第 686 号电报

(1922 年 10 月 31 日)

情况无变动，各处安静。唐山罢工者联合会贴出通告说，已收到各方面寄来的款项，每天每个罢工者给两角钱。现时各处的重要任务容易得到保证。昨夜有骑兵队一百人自滦州到达林西。不期望其他军队。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53 页

## 开滦矿务总局致直隶全省 警务处公函

(1922 年 11 月 1 日)

迳启者：查敝矿工人罢工一事，实系有人煽惑，敝局早已探悉。昨日查明，唐山地方果有非法职工联合会之组织，业经函请贵处长明令解散，严拿首要，尽法惩治在案。兹复觅得一种印刷传单，印有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图章，又十月三十一日河北日报所载，长辛店工会援救唐山工人一则，均系信口诬蔑，淆乱是非，危言惑众，图谋激变之语。此等机关已否呈明政府核准

立案？一切举动越出常轨，政府应否严加干涉？现在该工人等已有攻闯矿厂，意图捣毁机器，迫夺工人，并拦阻运送食物，架去售物铺掌，吊打看煤夫役，种种不法行为，倘再任各处非法机关妄相煽惑，势必酿成极大风潮，固于敝局不利，而全国实业界之工人，因此群相效尤，其后患尤不堪设想。敝局现计所受之损失，为数极巨，旷日持久，危险益多。相应将原传单及河北日报各一纸附上，拟请贵处长对于上述非法机关迅予设法查办，以遏乱萌而申法纪。实纫公谊。

摘自开滦档案原卷 14.2.12.189—190 页

## 上海英国总领事馆领事丹汉 致杨嘉立函

(1922年11月2日)

我很关心地注视着天津的报纸关于唐山、秦皇岛以及其他各处的罢工报导。我担心你必定十分烦恼和忙碌，但我将十分感激，如果发现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的煽动的感染，你愿抽出一些时间给我一信，供给我一些关于罢工的原因以及其他的消息的话。我记得上次我对你谈过关于在中国的工潮，你说你所经历的大多数的风潮是由于你们的广东机械师的鼓动。目前的罢工中他们与否惹起人们注意？

自从本年五月间在广州举行了一次中国工会的真实代表会议以后<sup>①</sup>，在中国罢工的次数已有了显著的增加。这项会议是在布尔什维克庇护下，以及一名在会议上通过决议的主要人物，他是京奉铁路的一名代表，也有上海、汉口、津浦铁路和其他地方的代表所组织的。

我曾想在本年十月间返回印度，但我现在觉得多半会再逗留两年。如果这样，我想在六个月内将到北方一行，并希望再见到你。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6—1 页

## 北京英公使代办克莱夫致 杨嘉立密函

(1922年11月2日)

多谢你昨天来函。

昨天我在外交部谈论矿工工潮问题，并要求顾博士<sup>②</sup>能否证实：我已由各处得到的关于这次工潮是煽动者所为，而且和现在在北京的俄罗斯（越飞）使节团有关的消息。他回答时发言很谨慎，但他承认已听到这个说法，并且问我能否供给他一些证据。

---

① 指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

② 指外交总长顾维钧。

你能办到吗？中文报纸《晨报》尽力地煽动这次工潮。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6—5 页

## 南满铁路山本总裁致杨嘉立电报

(1922年11月2日)

虽然你尽了很大力量，但罢工者仍造成了很严重的局面。我对你的努力，深为了解并表同情。今天的中国工人不象往昔时候，而是完全地变了。此外，我恐怕有某些奸党要利用这个机会宣传反英运动。所以我希望你约定适当合格的中国调停人，急速作出让步的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解决问题，否则工潮就要扩大和延长。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63 页

## 杜克茹致杨嘉立电报

(1922年11月9日)

唐山真正的罢工首脑是唐山铁路工厂所雇用的广东机器匠邓培。不久以前他因家务请假去广东，但据各方面报告，他是在北京与煤矿罢工有关。这里罢工者说要等他回来，然后决定进一步

的举动。我认为你应该通知警察当局，使他们监视这个人。我趁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人所共知的公开行动的纠纷制造者未予以逮捕，非常遗憾。这里每个人一致地说，逮捕一些人会使罢工很快地结束。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5 第 1 页

## 杨嘉立致杜克茹函

(1922 年 11 月 9 日)

从你今天的电报，我知道你的意见，认为现在是逮捕一些煽动者的成熟时候了。我也有同样的意见，而且我愿尽力达到这个结果。但是，你必须知道，杨以德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有很大的困难，他所作的事情，不仅受到大多数中国报纸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北京议院和全国各联合会的攻击。

今天早晨我们大部分的中外职员，同王先生和我本人去欢迎这位将军在他抵达天津的时候，当时他告诉我们的事情不很多。但后来他曾和王先生谈话，虽然他不直接说出他由矿回来的真实目的，王先生和我都认为从他的谈论大意，至于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杨将军并不是以为假如他不在场，这次罢工或由别人的居中调停而得到解决的，相反地，他是十分愤怒其他的人没有得他的允准或没有让他知道，竟企图调停而妨碍了他的计划，他离开现场专为让给他们，以便证明经他们调解不会结束这次罢工。无疑的，他已拿他的名誉担保对我们各矿罢

工的胜利斗争，并且他已决定，当别人已承认失败的时候即行回去，为的是表明他是获得成功的人，是无所置疑的。

因而杨以德将会成功，我有很大的信心。我相信他是绝对地并真挚地和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不以为任何其他的民政或军政的官员都是一样，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见解。此事既是这样，最要紧的是我们秘密同意准备在必要时所作的让步，在杨将军认为他确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时候到来以前，不应让任何人知道。

……。事情象这样的缓慢令人十分厌恶。但我确信，我们往后几天的最好办法，就是关于任何更多让步的建议保持很坚定的态度，并继续对杨以德下以赌注。我希望你不要助长军方的干涉者，认为我们是处在融和的心情中，因为如果我们对这情况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只有耽误事情，我在这里从谈话中或其他方面听到的事情将全部通知你。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18/19 页

## 杨嘉立致杜克茹函

(1922年11月10日)

……。现在说一下我和杨以德将军讨论的结果。

杨以德已经知道邓培这个人领导煽动的活动。他已在监视中，他们正尽力搜集充分证据，作为逮捕邓培的正当理由。杨将军相信，邓培去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控告警察局在这次罢工中所尽的职责。



至于你提议对马家沟工人张贴布告的问题，我和王劭廉认为这一提议是十分合适的。我不能给你全部论点，因为过长，但我们和杨讨论的结果同意了下列各项：

尽可能召集更多的工人代表在一起，并照你所建议的各点向他们演讲一次。讲的时候，应该说明：由于他们这次忠诚的工作，你愿给他们一个奖赏，因此你要求上级核准给他们一个等于七天工资的奖赏，以及在100元以内的工资一律增加10%。我和杨将军商量了给这样一个奖赏是否适当，并经他的同意，这项奖赏是相应地被核准了并将立即发付。

你将见到这主要目的是给杨将军“面子”，这个面子我们颁布布告是不能解决的。在这件事上，他要“面子”的特别原因，是他提议在星期日乘日车到唐山，那时他希望同你商量，并准备作最后的解决。由于这原因，杨特别请求明天，十一号，星期六，在马家沟把工人召集在一起。目前关于最低工资的问题，我们不必提起，这问题他到唐山将同你讨论。

杨说他现在有良好的希望，确实可以完成解决。他说他曾接到某些工人一份呈文，要回到唐山来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他告诉我他接到曹锟电报：命他同董将军及殷将军商量设法解决这次罢工，他也似乎认为军事人员会把事情留交他办理。他说明了他以往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的全权。当他见到了军事官员坚持企图调解，他决定他自己能不受束缚地着手进行这件事情的唯一方法，是让他们试办他们能作的。就是为了这种原因，他离开了唐山。

.....

今天晚上我听到李克碑当他协助铁路局由秦皇岛煤场拉出空货车的时候，曾遭到污辱。拉空车的企图不得不放弃了。除此之

外，那里一切平静，并没有作什么工作。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100—101 页

## 直隶全省警务处复开滦总局函

(1922 年 11 月 11 日)

……邓培、只魁元担任鼓动全国工人，募收捐款，确为本案要犯，闻已逃往北京，正在飭探严密查缉。一面函请京师警察厅协拿务获，以遏乱萌，并研讯被捕可疑之人，一俟得有确供，再行函知，并已转呈省长外相应先行函复贵局查照为荷。

摘自开滦档案原卷 14—2—13/229—232 页

## 杨以德致开滦协理王劭廉函

(1922 年 11 月 11 日)

兹将在唐查获煽惑工人机关，抄获该机关收款帐簿，择要照抄清单一纸送请查阅。附单一纸。

京奉铁路制造厂职工会捐助大洋一千元，(只魁元手)

香港电海员工友俱乐部捐助洋二千元(只魁元手)

京汉驻马店机件研究所工友俱乐部捐一百七十元(只手)

津浦路浦镇机件研究所捐助一百元(只手)  
津浦路济南大槐树机件研究所助洋五十元(只手)  
山海关工友俱乐部助洋五百元(只魁元手)  
南洋星加坡总工党助洋一万元(只魁元手)  
京汉路长辛店工友俱乐部助洋二百元(只手)  
北京马克司君学说研究会代捐三百元(只手)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 114 页

## 直隶天津警察厅缉票

(1922 年 11 月 12 日)

发票严缉事，现查传煽动罢工自称代表人董宏猷等一案合行票缉，为此票仰去差前赴京师警察厅地方严密侦缉，临时会同该管营警察办理，务将该犯董宏猷等拿获解案讯办，去差不得借端滋扰，致干重究不贷。

计票缉

董宏猷、常振庸、梁鹏万，以上三人住打磨厂聚泰店。伍有临、万安全、白天柱、刘国才、刘明达、曾子才、邓扬、萧渊，以上八人住打磨厂玉隆店。右给杨督警长，准此。

摘自开滦档案原卷 14,2,13,202 页

## 杨嘉立致杜克茹电报

(1922年11月12日)

杨以德将军通知我,由于搜捕罢工者的总机关时,所获得的证据,和秦皇岛最近事件的结果,使省长深信:必须采取严厉手段,并已与军事长官拍去电报,实行逮捕。杨以德将军对于延缓启程,给了两个理由。他说,第一,在未采取更严厉手段以前,罢工者未必接受合理的条件;第二,他可以在此处很好的保证通过省长的命令而实行逮捕。他说他已下令逮捕邓培及只某(据说此人是二头子)。杨以德请将韦振清<sup>①</sup>所说的人名单,和各个矿几个出名的首领名单给他,以便他和我们联合着推动省长实行逮捕。该报告用信差送来。所有的人名及详情须用中文写。你须注意杨以德将军现在把更多的责任放在省长身上。这样会使我们这方面有必要改变策略。我今夜派信差给你送去重要信件。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1—6/5—6页

---

<sup>①</sup> 韦振清,赵各庄矿的职员,工运的破坏者,帝国主义的走狗。

## 杨嘉立致杜克茹函

(1922年11月13日)

我接到你的电报，告诉我有一个外国人出头当一个非正式的调停人<sup>①</sup>，我很高兴。你一定从我昨夜给你的信中想到，在我的心意中，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利用这样的调解。你对于薛神父比我知道的更多，但是我猜想，对于完成如此困难的使命，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我不愿意太抱乐观，并且十分明白，完全相信一个人所说的，那是不聪明的。但是我应当认为事情在今天确已好转。今天下午省长在会谈的时候是极其和蔼的，并且同意我们所有的建议，几乎在我们能够提出之前。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完全同意，那就是把实行逮捕延缓了那么多日子。他说，最好命令警察立即实行逮捕，他并说，我们应当给予工人两三天时间，以便回来复工，不要取消所允许的报酬。在这一点上，我未加分辩，因为我极乐意得到他的同意，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并感到十分相信在最后的几日内，不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杨以德将军今天似乎花费了几小时的时间，同省长辩论，并劝他答应采取更强硬的方法。因此，我们会谈的结果，使杨以德极为喜欢，他感到在此次会谈中，他战胜了劝说省长采用缓和办法的人们。你要注意，张贴采取严厉手段的布告，那是警察的事

---

<sup>①</sup> 指唐山天主堂神父兼开滦教养院院长薛里渊(Scherion)，荷兰人。

情。在最近两三天内如果罢工的解决跟着实现，杨以德因此而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面子。在我们自己这方面，我虽然完全承认薛神父所给予的帮助，但是我想如公开的承认杨以德有最大的功劳，他不会介意的。

董将军突然离开唐山，我十分不明白有何意义。除了从你的电报知道此事以外，我们在此处任何消息也没听到。但是我想，那对于我们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我现在的意见是明天去见杨以德，并劝他在星期三去到矿区，以增加在星期四不复工则实行大批逮捕的想法。这样的办法如与你计划相反时，请你接到这封信时，立刻来电报通知我。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121—122 页

## 杨以德呈陆军部文

敬呈者：窃查开滦各矿罢工，业已多日，虽经矿局一再退让，迄不听从。昨据开滦矿务局函开：“迳启者：查敝局前因觅得一种印刷传单，印有‘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图章，业经函达贵处长，请予查办在案。兹查该传单之首端，标有Ψ符号。此种符号，凡山海关、秦皇岛暨沿京奉铁路以及敝局各矿工人所发之传单旗帜，莫不有之；即前在上海，及前次汉阳、京汉铁路各处罢工，亦莫不有之。现经切实调查，此种符号即系俄国过激派向用之符号。？即农器之镰刀，丁即工器之铁锤，Ψ即取农工

联合之义。窃谓过激派之潜来中国，已为人所共闻；其为害之烈，亦为人所共晓。今潮流澎湃，如此其速，瞻望前途，实堪畏惧。故此次罢工风潮，其主旨并非经济问题，不独于敝矿有关，实于全国实业，全国治安均有莫大之危险。用特专函奉达，应请迅速设法严禁，以遏乱萌。并祈对于敝局各矿，仍予特别维护，深勿公谊。”等因，准此。查此次罢工风潮，并非纯系工人生计问题，内中因有由京来唐过激主义杂乎其间，遂致一时未易解决。所标卍之符号，既系过激派符号。且前日处长在唐山罢工机关内查获私函两件，均属传布过激主义函件。又有邓培、只魁元担任鼓动全国工人募收捐款，确为本案要犯，闻已逃往北京，正在飭探严密查缉。一面函请京师警察厅协拿务获，以遏乱萌，并研讯被捕可疑之人，一俟得有确供，再行呈报外。查该矿安分工人，对于矿局允准条件，非不满意，奈有过激党人从中主使，且在各矿要路令调查纠察等人，强行拦阻安分工人，不准上工；甚且屡屡殴伤弹压警队，殴辱拘禁外国工程师。既与治安警察法相背，又犯刑章。推其用意，无非令无知工人信赖过激主义，以便宣传。我国救贫之法，惟有盛兴实业。而实业以工人为要素，当此工业萌芽之时，一经感染此等恶风，必致资本家灰心不肯投资，百业停止，人民无地谋生，自然流入过激，宣传更易。党人用心之毒，殊堪痛恨。且观此次密函，该矿罢工原动，发自北京，惟有仰赖总长居中主持，勿信报纸流言。工潮不致蔓延，则全国幸甚，工业幸甚。所有党人假借罢工机会宣传过激各情形，理合检同原函照相等件，呈请总长鉴核示遵。直隶全省警务处长杨以德谨呈十一月十三日。

附呈原函等照像九份 抄文二件

原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 杜克茹布告

(1922年11月14日)

为布告事，本局盼望罢工的人即刻上工，表明你们信靠矿局，对于合法应行改良的事，将来自当按照公理办理，本局素来是真正保护工人的人，凡愿意即刻上工的人，本局一概欢迎，决不因罢工开革一人，就是说各个人都可以照常上工，凡在本月十六日以内上工的人，本局多给工资七天作为奖励，并且每月一百元以内的工资一概增加一成。总而言之，工人应当表明有完全信靠本局的心。此布。

摘自开滦档案《总理报告》中文本

## 直隶全省警务处布告

(1922年11月14日)

为出晓谕事：现奉省长谕，查此次工潮，迹其种种行为，确系有奸人主动，图谋不轨，若不赶紧取缔，诚恐祸成燎原。除电彭司令，殷镇守使，董旅长，姚局长会同该矿严拿首要外，其余胁从应遵前议，限日上工，等因奉此。查此次开滦矿局顾念工人



等困苦情形，不待尔等要求，自动加价，极为平允。凡尔下窑工人每月可得十余元，地上工人可得八元左右。即按此数比之天津各大商埠有多无少。且矿局用人，每日向用三班实行八点工作，更无苛待之处，不过尔工人之中有一部分向不安分、不明事理及法律之人，妄听奸人煽惑，以罢工为要挟。殊不知我国将来有转弱为强之机会，全在物产丰富，工价低廉。现在实业尚未发达，先染罢工恶习，必致资本家灰心，不肯投资，实业前途何由发达。况此次尔等所发传单，明用过激派符号，又在尔等聚会之处搜出奸人主使函件。尔等无知工人已为奸人所卖，尚在梦中，殊为可悯。现既奉到省长严谕，务望尔等于出示三日内，即早悔悟上工。矿局自当仍按百元以下者统加工价一成，并加奖工资七日。本处长亦不追既往，并与该矿局切商日后益加优待。自示以后，如尚有执迷不悟之人仍然肆奸煽惑，意图扰乱，定即会同军队严拿惩办，勿贻后悔，切切此布。

摘自开滦档案《总矿师一九二二年大罢工报告书》中文译本

## 开滦总局致直隶全省警务处公函

(1922年11月14日)

迳启者：查敝局各矿工人罢工风潮日久，迄未平息，仰蒙省长俯赐维持，允即严缉首要，解散机关，莫名感激。查此次罢工，委系奸人从中惑煽。兹据总矿师将本矿内罢工为首之人查报前来，除由敝局督办函达省长鉴核外，相应缮单函送贵处长，请

烦转饬侦缉，无任企祷。至矿局以外煽惑之人，敝局无从查悉，惟闻尚有董宏猷十一名皆系煽动罢工自称代表之人，特一并附送，并祈查核为荷。

摘自开滦档案原卷 14.2.13/6 页

## 杨嘉立致杜克茹电

(1922 年 11 月 15 日)

.....

你虽没有明说，但我无疑地相信薛神甫对于劝说工人转变他们现在的态度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如果事情真是如此，我希望你对薛神甫谈话的时候，你感谢他以外，并替我谢谢他。

随函给你寄去杨以德将军布告的译文，这个译文是王劭廉先生亲自口述的，以便能够迅速地发出。你可以相信这个译文能够将原文件的整个精神正确的译出来。我本来希望他把关于和矿务局商议将来改善工人待遇的那一小部分略去，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作此表示。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感谢杨以德，因为他替我们作了很多的好事。他主要的是劝说省长对罢工事件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我知道，这件事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工作。我们受了杨一个很大的恩情。

在过去几天内，我未与伦敦拍送任何电报。我最后的报告是说罢工已表示了崩溃现象。我现在打算，等到明天，在那个时候，我将报告一个最后消息，说明罢工已经结束而没有答应更多的让

步。

我相信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工潮历史上是独一的，我用不着说，对你自己和协助得到此结局的全局职员，是如何的感激。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133 页

## 杜克茹致杨嘉立函

(1922 年 11 月 15 日)

.....

我希望趁此机会，向你说一下有关薛礼渊神甫所扮演的角色。

目前，我满意地说，薛神甫表现了令人钦佩的耐心。他经常地一天以数小时的时间劝告罢工首领们，使他们了解他们的行动是违法的。并使他们许多人睁开眼睛看清楚这次罢工确实是属于布尔什维克性质的。

某些首领自己表示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责任而昏迷了，并确认（特别是赵各庄及林西的首领）他们实在不知道要被领到何处去。总而言之，他们已经睁开眼睛了。

关于唐山之首领，也曾与薛礼渊神甫出席各次会议。他们实在是坏，强烈地孕育着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极重要的是警察应继续严厉的监视他们。

薛礼渊神甫的首要愿望是留在幕后。倘若他的名字或活动无论在任何方面受到赞扬，他会特别忧伤的。

他向我保证，他作此事只为了工人好，并救回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们。他又说，这是他在中国的一部分工作。

此人是非常谦逊而他的真诚是令人感动的。他是我一个可靠朋友，并且曾为我作了很多的事，在效劳中他的确是为局方尽力的服务。

我能够向你保证他这个最后的效劳是一个很伟大的，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象他那样才干的人——忠实的，机警的，容忍的，并且是失败者的一个知心朋友。象那样的一个人才能把过去的局面使之恢复为现在这样的局面——这个工作是伟大的。

最美好的事情，是杨以德和官方及官员们都要得到“面子”，而薛礼渊神甫的唯一愿望，则是关于此事，他不愿为人所知。

我写给你此函是十分简单的，并请你把它当为整个局势的一件真实的简略报告。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94/95 页

## 开滦秦皇岛经理致开滦总理电报

(1922年12月16日)

侵犯李克碑的两个人返回了秦皇岛，已被警察署逮捕，在审讯时他们又供出了另外两个在职的人，此二人也被警察捕获。首犯之一仍无踪迹。警察署将通知我们以后的进一步的措施。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77 页

## 唐山天主堂神甫薛礼渊致杜克茹函

(1922年11月17日)

我的名字在中国人眼光看来，正如由阴影中照射出去，我本人是不愿意的，请费神转知杨以德将军及其他当局，我只是执行你的意见，我没有作其他的工作，不过是当作你和工人之间的传声器。

我观察出来，这次罢工的终止完全是你的美好的运动和杨将军的决定。

请相信我，杜克茹先生。

原件存开滦矿物局

## 杜克茹致杨嘉立电

(1922年11月23日)

赵各庄林西不平静状态，是由于连续谣传滦州县长将进行逮捕。我认为逮捕已复工的首领是非常愚笨的事，但是在另一方面，应按最大的愿望逮捕象邓培及其他外界的首领，那将是极好的事。请告诉我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消息。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5 号 25 页

## 开滦总矿师致开滦总理报告

(1922年11月27日)

十一月十一日杨处长以德带领保安队五十名莅唐后，即与鄙人声明：愿以警力帮助本局与煽惑者抵抗。

当杨处长抵唐时，正罢工团因唐山巡警开枪，反对情形甚为激烈。

杨处长深知此时非与罢工团说话之时，但不得不与彼等演说，力言听从鼓动者如何不对，应即重行工作等语。彼时杨处长即与第十三混成旅董旅长（他的军队驻扎唐山、林西及赵各庄等处）及开平殷镇守使<sup>①</sup>磋商。

杨处长所处地位颇觉为难。无论何事若不取得董旅长及殷镇守使之同意碍难进行。

十一月四日杨处长将鄙人之华文书记请去，交其由彼等三人签字之布告底稿一纸，内载如工人于三日内上工给予工资七日。

该书记回来询问鄙人对于此项布告是否同意。须知此事木已成舟，总局无法反抗。

鄙人之所以反对者，深愿彼等注意此项布告毫无价值可言。

次日鄙人前去谒见处长等，即将总理认可此项布告之情形转

---

<sup>①</sup> 即殷本浩。

达，但彼等以结果一时不能明晰，故拟将布告暂不宣布。

彼等决计以严厉手段对待煽惑者，以及罢工领袖。……。

摘自开滦档案《总矿师一九二二年大罢工报告书》中文译本

## 总矿师致总理报告书

(1922年11月27日)

……

发出这个电报<sup>①</sup>不久以后，姚先生来访。他说他代表杨将军和董将军来请我作另外的让步，目前情况很严重，若不对罢工者有所允诺，事情会成为僵局。

我告诉他，因为他自杨将军那里来，最好是我立即去见那位先生。

我与李希明先生（启新洋灰公司总办。该厂约有3000工人同情本局工人一律罢工，在本报告将谈到）和费思克<sup>②</sup>作我们的翻译，一同去见杨将军。我问杨将军他派姚先生拜访我的意义是什么？他告诉我：目前的工潮是起源于布尔什维克，并且证实旗帜上有布尔什维克的标记。

他把他的处境困难详述如下：第一、这里的情绪是反对警察的，第二、他须对付在原则上和他对立的当地军人。他极力指责

---

<sup>①</sup> 指11月6日所发之电报，主要报告所述给予罢工工人七日工资之布告尚未张贴，恐此让步不能使工人复工。

<sup>②</sup> 英国人，开滦员司，任矿区惠工管理，为Fisk译名。

开平镇守使殷将军，但是他说唐山董将军是尽力帮助这个局面的。

……

总之，杨将军表现很烦恼，并且说在目前很难进行调解。

我要求他直率地告诉我们，他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他告诉我存在的困难：是当与罢工首领谈话时，对每日工资超过一元的人们毫无好处，只是低于此数的可得到 10%。由于这些首领大部分是赚一元以上的，那就很难使杨将军把这些人拉过来。

以上所说的是杨将军所谈的一个详尽的概要。

我问他，如果我们能考虑对所有每月赚 50 元以下的增薪 10%，揣度是否会获得良好的结果？他回答：这样的话，那些现在赚 50 元以上的就会不满意。他建议——如果他需要采取这样行动——每月赚 100 元以下的都按这个办法增加。

我告诉他，我自己没有权利决定此事。但是我可以把此事向你提出。

在继续陈述我和杨将军的会谈以前，我就此说一下，我已听到赚 30 元以上的人们的怨言，说这没有给他们什么好处。由于近来廉价煤的涨价，甚至已经减低了他们的收入。

杨将军继续说，如果开滦同意总增薪 10%，无论如何他不相信在目前他可以利用这个让步。不过他只能用它当作允许罢工领导者，和开滦进行调解的一个基础，以便达到这样一个让步并使全体复工。

请你明日打电报给我是否批准这个让步？

……。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8，25—26 页



## 开滦总矿师致开滦总理报告书

(1922年11月27日)

……。巡警二百名由队长带领于二十四日抵唐。又于二十五日晚上派来夫役二百以备林西差遣。复于二十六日续派一百名。

此项巡警以外，又有英国军队一百名（库克斯来福枪队 Goks Riflis）于十月二十五日抵唐，内中五十名由斯莫莱队长带赴林西驻扎，其余五十名由白梯曼（Bateman）副官带赴赵各庄驻扎。

至十月二十九日吾人在各矿驻有下列数目之巡警及夫役（连矿上原有之巡警计入在内）：

矿厂名称	巡警人数	夫役人数
唐山	四百八十名	一百名
林西	三百四十名	一百五十名
赵各庄	二百七十名	五十名

总理照鄙人所望，于十月二十八日派来中国电机匠十名，又于二十九日派来机器匠十二名。

此项工匠悉在天津招募……。

摘自开滦档案《总矿师一九二二年大罢工报告书》中文译本

## 开滦总矿师致开滦总理电报

(1922年11月29日)

林西昨日六点班外工被少数工人阻止上班工作。有八人被保安队逮捕。在林西一定有少数坏分子约二十人，已捕获的八人即其中分子。最好将这些人押解到天津，效果会很好的。请你要求杨以德将军指示姚局长将他们立即解送天津。我将随身带去林西矿师的报告，明确地指出应如何来清除此地的坏分子。今天林西六点班除缺少六十人外其余情况正常。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1—169 页

## 警察队长呈直隶警务处文

呈为呈报事，窃查矿局罢工各情形，节经呈电在案。队长等仍督率各警队，严紧防范，勿敢稍忽。乃该工人，约有三千余人，于本月二十五日晚九点钟，聚集于矿局南门，先由该罢工首领，用喇叭大声扬言：明日先攻警局，并驱逐警队，捣毁警署，后进矿局，砸坏机器，将各重要工匠抢出，另行禁锢等语。继闻众附和之声，达于四野。队长等窥其举动，断难理喻，夙夜之

间，该首领系属何人，而于人丛中未易辨认，尤以恐滋事端，未敢抓拿，唯有鼓励警队，奋力防守。嗣据便装警士报告，地方警察二区卢署员，因该工众滋闹地点，为直辖区，遂率警二十名，到场理解，该工众不惟不服，反将署员警士，围困核心，严行看守，幸经驻唐守备队孟连长带队赶到，婉言调停极端喻解，至二点余钟，始将卢署员及警士放回。该工众遂即陆续分卡，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要隘通衢，遇有行人，辄加盘查，稍一质问，拳棒交加，此二十五日晚该工等煽惑胁迫之情形也。迨至二十六日早九点多钟该工等已布满街巷，道路为之梗塞，职队巡官马金声、部长和各带长警，保护饭馆伙友抬送矿局员司饮食物品，行至半途，竟被截阻，并将饭馆柜东一人，当场扭去，伙友一人打成重伤，并职队巡长杨尚武亦被掳去，殴伤头部，幸该巡长身体灵便，越墙逃回。而工人等恶焰愈炽，率众至数千余人，分东西南三路夹攻，来势汹汹，当经队长等，百般理阻，多方劝解，总使舌敝唇焦，置若罔闻，反藐视警队人数单薄，无能为力，竟敢群众呐喊，蜂拥而来，手持各种兵刃器械，猛力乱击。职队并力迎敌，究以彼众我单，实不足以遏其凶锋。至闻第一区警察刘英瑞一名被打，受有重伤，职队警等，益形愤懑，遂将该执旗号召之首领张景隆、高金声、刘福存、高振中、张永顺、张永利、杨荣林等七名先后抓获，收押唐山警察局，而工众攻击，仍不稍懈，警士等处于情急势迫，无可如何之际，始向空中开枪击弹数十发，以示镇压，而作相当之防卫，该工众不惟不退，人数愈见加增，后经流弹伤及该工人三数名，伊等始行停止进攻。双方相持至午后三点余钟，该工众四处漫散，另聚于旷野之中，别开会议。查工人以生计增高，请求加薪，原宜取诸和平办法，虽继续罢工，以示抵制，亦属情有可原，无如该工人此次罢工，

先尚谨守秩序，观于昨晚今早两次激烈行动，强暴胁迫，实施骚扰，恐非仅为增加工资利益问题可致此。其经此次抵御暂退，若再暴行如常，似非厚集警力，强迫解散，殊不足以儆不法而维秩序。除由队长等仍督饬警队严加防守，并受伤人数以俟调查属实另行具报外，理合具文呈请鉴核云云。

原载 1922 年 11 月 30 日天津《大中华商报》

## 杜克茹致杨嘉立函

(1922 年 12 月 23 日)

你可能乐于知道著名的罢工首领铁路罢工的领导者，与开滦罢工的实际组织者邓培现正在唐山铁路工厂工作。

你会记得杨以德长期地用最大力量要逮捕这个人。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详密的侦察工作，至今未能探索着他。

假如在与杨以德谈话时，提及邓培已经安然回到唐山做他的旧工作，我们对他的帮助将被重视。

摘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5 号第 30 页

## 开滦总理杨嘉立致滦州矿务公司 董事会伦敦开平公司秘书的信

(1923年2月2日)

依照我十二月十四日的函中所允诺的，兹将总稽核关于最近罢工的财政状况报告一份奉上，请董事会查照。

使人注意到此次罢工意外的直接支付的开销是181,563.94元，同时总稽核估计总损失包括售煤与直接支付的开销共为746,000元。此项损失自然不是精确的估计，但是在我的判断中要比此数更大。除十月与十一月售煤直接的损失外，车皮已被分散，正规的营业计划受到障碍。直到目前，由于罢工的影响，我们仍在实际上遭受一定限度的损失。

关于成本，总稽核的数字指出，在各矿因为在罢工前提出的，以后为工人所接受的增薪结果，可以预计每吨煤的成本永久增加0.1125元。我们所已经给予的，和我们必须准备随时给予的小的让步，会使我们的成本更为增加。关于这方面，我附寄最近公布的关于工人因公受伤的抚恤金问题的通知一份，请董事会知照。

秦皇岛成本的增加，大约可按每出口煤一吨增加0.025元计算。

摘译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1.6/8.46甲

# 开滦五矿大罢工

邓中夏

## 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

开滦五矿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加以叙述。

.....

开滦系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而成，全年约产煤四百余万吨，占全国煤的产额百分之二十。矿工共约五万人。

矿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时间虽名为八小时，实则十六小时，因为工人必须连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甚至有这样的情形，矿工在井下工作有继续一星期不出的。中国矿山大抵都采用包工制，开滦当然不能例外。工人都在包工头之下作工，因此，工人虽卖劳力，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工头之剥削，如井下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而包工头给工人的，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枚（中国兑换市价，银洋一角可换二十枚至三十枚）。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剥削一半以上。再则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一元以上只给一元，其尾数被扣去，如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有。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往往在井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到半日便

输光在赌博场上。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包工头经常借钱给工人赌博，利息特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利爪。工人因公致死者恤金二十元，但死马一匹须损失六十元，所以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谓。其他凌辱打骂，更是不用说了。

### 罢工的爆发

开滦矿工以前亦曾因不堪其苦发生过小小斗争，但都是旋起旋灭。一九二二年的罢工高潮，必然激荡了开滦矿工，特别是唐山、山海关两处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为他们所目见的事，于是引起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罢工。

十月十六日，矿工联名向矿局提出要求。其重要条件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在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在五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每一工人应得一个月花红。

（三）工人服务满二十五年的应另加一个月花红。

（四）工人在受雇期内受伤不能工作，应由局中担任医药费，并酌贴津贴。

（五）工人在受雇期内死亡，应由局中给以五年工资之恤金。

条件提出后，矿局拒绝，工人大愤，于是召集大会，继续提出两条：

（一）工人现时正在组织俱乐部，应由矿局承认。

（二）非经俱乐部赞同，矿局不得开除工人。

这样形势愈趋严重，矿局为缓兵计，于二十日宣布无论矿局直接雇用或包工雇用之工人，每月工资在三十元以下的增百分之

十。工人不满意，于二十三日首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二十六日马家沟亦罢工。整个开滦煤矿都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开前所未有的创举。

### 矿局门首的喋血

罢工开始时，矿工声势甚壮，当组织纠察队，巡逻要地，维持秩序，并监视破坏者之私自复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两个特派员在此指挥，唐山铁路、纱厂、洋灰工人皆起而援助，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

矿局方面，除有英国兵舰调集印度兵到唐山镇压外，并有直隶警察厅杨以德由天津调派保安队驰赴唐山，于是宣布戒严，如临大敌。二十五日，工人聚集矿局门首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经济解放”。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数人，伤五十人。登时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铁路、纱厂、洋灰各工会也同时被封，并严厉禁止工人开会。开始逮捕罢工工人领袖，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牺牲)同志亦被捕。

### 罢工工人的坚持

屠杀发生以后，罢工指挥机关不能在市内生存，乃移于附近农村，同时罢工领袖发生恐惧，甚至罢工总领袖不久便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书记部当时有一错误，即未多派得力同志前往，固然当时因各地罢工纷起，到处需人，应付实感困难，但无论如何开滦罢工关系至巨，就有如何困难，亦应多派得力同志前往才对。自罢工总领袖潜逃后，书记部特派员大感困难，重新提拔新领袖，一时又来不及，但领导虽失，工人群众却非常坚持，他们并不因喋血而气馁，只看当时竟无一人私自复工，便可证明。



## 最后的失败

开滦罢工事前毫无准备，事起仓卒，罢工经费当然没有。书记部在北京方面借款，一时不能到手。罢工人数又多，每人发一角，每日便须五千元。罢工工人忍饥受饿，一直坚持到二十日之久，最后由当地军队师长和滦州县知事出面调停，其结果如下：

(一) 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

(二) 每年年底加给半月工资。

(三) 工人在罢工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担任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这个调解条件当然与罢工工人原来要求条件相去太远，但罢工旷日持久，的确工人再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方始忍痛逐渐复工。

书记部对于此次罢工的确异常重视，曾召集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会议，拟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为开滦声援，但等到代表到京，开滦已最后失败，来不及了。

## 这次罢工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失败，客观上当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协同出兵以铁血镇压，使罢工不能不失败，但这仍非失败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主观上的错误，举其大者如下：

(一) 准备太不充分：这次罢工是被当时罢工高潮所刺激，工人们迫不及待而宣布罢工的，因此，一切最低限度的必需条件，都未准备，如工会就是在罢工前数日才组织的，关于罢工经费，事前更是作梦也想不到。

(二) 组织太糟糕：领导机关只有一个上层组织。开滦

五矿范围数百里，岂是一个机关所能指挥！最低限度至少每矿须有一个指挥的机关，那时没有，其他可知了。

(三) 领袖非人：其时罢工总领袖本一投机分子，未有任何斗争经验，我们当时未能于广大群众中选拔多数积极的骨干分子，以致领袖一跑，便难于为济。

(四) 罢工经费不足：矿工生活既苦，那有积蓄，罢工下来，如无金钱接济，便只有挨饿。这一点是对于矿工罢工更要留意的。

原载《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 我的回忆(节录)

张 国 焘

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由中国资本家创办，逐渐为英商所侵夺；到一九二二年时几乎已成为英商所独占的企业。矿工人数多达五万人(包括临时工)。这个矿区是有名的黑暗世界，工人待遇的恶劣，包工头剥削的严重，以及鸦片和赌博等等的为害，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盛传着“人不如马”的一句俗话，其意说：死一匹马要损失六十元，一个矿工因公死亡，厂方却只抚恤二十元；而工人伤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这个矿区工会还没有组织完成和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煤矿的工人发动了要求增加

工资的罢工。二十五日当工人向矿局示威的时候，遭受由英国兵舰调来的印度兵和直隶警察厅长由天津调来的警察保安队的镇压。中外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数人，伤约五十人。矿工工会以及唐山铁路、纱厂、洋灰等工会均遭封闭。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学院因学生同情罢工也遭到停课的处分。罢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工会无力抵抗这些压迫，同时厂方也表示了轻微的让步，遂告结束。

这场罢工震动了新迁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们郑重检讨北方工运发展的前途。我和蔡和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力和军阀用什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自由。

节选自《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社 1971 年版

## 罗章龙教授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

唐山是北方的重要地区，铁路、矿山的产业工人有五万。准备唐山开滦五矿罢工事，始于一九二一年冬。当时北方区委有个计划，要在唐山地区，包括丰润、滦县、滦南、唐山五个县市，组织一个铁路、矿山、工厂——水泥厂和玻璃厂（其后又有交通大学）的联合总行动，即“唐山地区同盟罢工”，顾名思义，要在北方来一个规模盛大的政治经济罢工。罢工的斗争对象主要是矿山和京奉路的英帝国主义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的资本家。同时连带的还有反交通系的问题。我们预计在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的秋、冬两季开始罢工。

早在党成立以前，我们在北京地区开展了一些工人运动，而唐山则稍晚些。因唐山和北京有段距离，对唐山情况起初不甚熟悉，为了开展工作，于是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几个会员先和唐山交通大学（原北洋路矿学校，后改为交通大学）的一些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学取得联系，请他们帮助代销进步书刊和报纸。从这里开始，我们就通过唐山交通大学的进步同学和当地的工人接触。我记得第一次去找线索，是我和两个北京的同学去找唐山交大的同学。我把来意向他们说清楚，想找唐山地区铁路、矿山及其他方面的工人。他们当即表示愿意一道来做，于是我们双方联合。首先调查唐山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调查之后，曾以署名许元启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登在《新青年》（七卷

六号)上。通过这个调查及其后多次报告,使我们对唐山情况有了充分的感性的认识。党成立后,建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时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进一步开展组织工会的工作。经过研究,决定先从京奉铁路入手。当年,京奉路在唐山有一个广东会馆,在铁路、矿山工作的广东籍的技术工人都集中于此,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着手。我们通过访问工人,慢慢地发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邓培的。于是我们就直接去见邓培,前后见了他好几次,他很喜欢同我们谈。我们对邓培逐渐有了了解。

邓培是广东香山人,祖父、父亲都是产业工人,邓培进过技术学校,能看图纸操作,还懂得英文并能讲点英语。不会说普通话,有时他说广东话,我们听不懂时,他就用英语来表达。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班徒弟,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领袖。他告诉我们,唐山在民国元年,就有人来组织过工党,让他去参加,他没有参加。当时参加的人,不少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受过英国工党的影响,想在中国组织工党,加入的条件是技术工人。当时已有了个雏型的组织,但因中国没有建立工党的条件,人数又不多,还没有形成势力,就很快消失了。以后,陈翼龙在北京、天津组织社会党,公开活动,也派人到唐山组织社会党支部(当时宋教仁从日本回来,想在中国搞议会道路,陈翼龙原系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到唐山来组织社会党)。后来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北京社会党总部,并将陈翼龙下狱处死。自此以后,唐山工人中再没有人来组织政党活动。所以邓培说:“现在你们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我是赞成的,但鉴于前两次的失败,你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并表示他愿意来参加此项工作。唐山地区的工作,邓培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南厂也通过邓的关系,工作慢慢发展起来了。

因邓培的徒弟有各地的人，在工人中很深的地区界线也慢慢地得到了消除。党成立以后，有了明确的斗争纲领，工作发展得很快，京奉路组织工会的时间同长辛店前后相距不远。这之后是组织矿山工会，阻力较大，花的时间较长，我在唐山住了三个月。矿山情况与铁路的情况是不同的，工作性质也不同，矿上工人比铁路多，技术工人有一些，但更多的是没有技术的工人。工人来的地区也不同，有山东的，河北南部的、西部的，还有保定、天津的，工人中的问题比铁路复杂多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前前后后派去了十几个人到那儿开展工作。北方区委第一批派到唐山的干部有彭礼和、胡先锐等七、八个人。开始成立的是地下工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搞了一些斗争，其中有较小的胜利，也有较大的胜利。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开始提出组织全矿的工会，矿工提的条件比书记部原来规划的要广泛，这是因为唐山矿工生活比铁路工人生活更苦，工人的工资比铁路工人工资还低。如唐山矿上有技术的工人每月工资平均才十五元，其他工人就更低了。井下工人在矿下连做二、三个班不上井，矿上工伤事故又多，几乎每天都发生，矿局又没有很好的处理和安排。有一次瓦斯爆炸，死了二百多矿工，伤四百三十余名。矿工们看到铁路工人斗争的胜利，如京汉路长辛店罢工的条件得到承认了，山海关、秦皇岛和其他地区罢工也得到或多或少的胜利。在这样情况下，矿工就更迫切要求罢工，来改善其生活条件。这时唐山党组织和北方区委、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过多次会议，仔细研究之后，向矿局提出了罢工条件共六条，限时要矿局答复，并定于十月底开始开滦五矿大罢工。唐山开滦五矿罢工主要是经济斗争，但与政治斗争分不开。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是罗文虎(代表北方区委)、王烬美(代表北方书记部)和邓少山(即邓培，代表唐山工会)，

罢工的最高组织是党团，由罗文虎负责。这次唐山地区罢工，以开滦矿工罢工为较迟。京奉路罢工，十天就完全胜利了。矿山同铁路不同，统治者是英国董事会。英国是一个工矿业多，工人罢工也多的国家。英国的统治者，对付工人有一套丰富的经验，英国董事会采用英国的办法来对付中国工人，是很厉害的。我们向矿山提出条件，他们说：你们的条件可以考虑，但劳资双方不能处在政治上平等的地位来谈判，工会不能成立。我们工人也不能同意矿方这种无理答复。工人们说：我们的斗争，经济条件固然要争，但是在政治上组织我们的工会，这也是很要紧的，我们也要争。在这种形势下斗争是很艰苦的。

在唐山矿区同盟罢工期间，英国矿业资本家第一是给曹锟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曹锟政府尊重条约，保护英国人的利益。这样曹锟就派了一个师到矿山来镇压工人罢工。第二是英国董事会在罢工期间，又前后送了一百二十万元给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杨以德就派了三千人的保安队开进矿山镇压罢工。第三，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矿上的利益，有一个联队的兵力驻在秦皇岛。这样，开滦五矿工人罢工期间，矿上有帝国主义的军队，有曹锟的军队，还有天津警察厅杨以德的保安队。加到一起，约有近一万余人的兵力。这些敌情，是我们事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前后做了八个月的准备工作。在罢工前半年，在五万矿工中，还组织了二千工人的纠察队，是北方区委派的一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张隐韬同志主持，还有京奉铁路方面的纠察队员一块帮助成立的。但是仅靠二千工人的纠察队去对付近万人的军队，力量是不够的。在罢工期间，我们还在敌军和矿警中开展宣传工作，矿警中有少量印度人，多数是本地人，比较好谈话。我们还经常向驻军的旅长做工作，我们说：“工人要求成

立工会，这是宪法上允许的，希望你们不要同工会对抗”。同时，又派宣传队找本地军队的士兵谈话。这样经过我们做工作后，这个旅的态度比较好，旅部的负责人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钱，工人又都是我们的‘乡亲’，我们没有义务来屠杀工人。”他们保证在工人罢工时，不开枪，必要时并由他们出来调停。所以我们在罢工中，集中全力对付杨以德的保安队。工人罢工三天之后，杨以德的保安队在街上巡逻，我们纠察队也在街上巡逻，双方碰到一起就冲突起来，保安队开枪打伤了一些工人。纠察队并不示弱。这之后，有一次等保安队出来巡逻就攻击他们。又有一次，工人去开会，被他们抓去，我们纠察队就把人抢回来。有的时候，保安队出来巡逻，我们纠察队巡逻的人也抢他们的人。所以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同保安队类似上述这样冲突有很多次。另外，杨以德为了破坏工人罢工，他还招募了一些工人，来代替罢工工人的工作，纠察队就设法把他们赶跑，杨以德又让军队保护他们招募的工人入井，工人就封锁井口，不让他们下井。总之他们破坏，我们就斗争。有一次，工人与英国员司麦美德佛司等发生冲突，工人包围封锁了董事会大楼，将这两个洋工头打了，同时还 将电和水切断。这时杨以德又派兵来镇压，想压住工人的气焰，但工人不畏不惧不屈服。英国资本家吓得不得了，纷纷逃到天津买船票往上海走。在开滦五矿罢工之前，开滦的股票是非常稳定和值钱的。但开滦五矿工人一罢工，股票市场纷纷抛售开滦的股票，股票价格一直下跌，洋人吃了亏。于是他们到外地后就造舆论写文章，大肆污蔑说：“现在唐山又出现了新的义和团，是新的土匪。”双方斗争形势很激烈。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我们罢工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发了一个通电，但费用太贵，发不出去，我们就用新闻方式让路透社给我们发给英国国会、政府，揭露开滦英国



资本家无法无天的罪行，说英国既然自称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不能坐视不理。这样英国国会议员纷纷提出质问，英国工党执政大臣到会答辩说：“在工党统治下是不会做屠杀工人的事”，意思是说明英国工党未参予唐山屠杀工人。他还装腔作势，一摊手说：“我的手上没有沾工人的血”。

这次罢工参加的人数共五万多，其中正式工四万多，临时工、代班工及其他工人约有一万，在罢工中我们还把家属动员起来。在整个罢工期间，我们的牺牲是重大的，死了几个工友，负伤达一百多人。

开滦罢工斗争了十二天，还没有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晨报》第二版登了一个很大的启事：

###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现在唐山有三万被生活压迫的工人罢工，他们底矿主(外国人)用高压手段压迫他们，让杨以德派五营以上的武装警察打他们，杀他们。同胞啊！中国没有亡，这三万苦同胞已被外国资本家压迫死了，同胞们！快起来援救你们底兄弟啊！赶快捐资援助罢！

号召各界大力声援唐山罢工。北方区委有两个同志在《晨报》当编辑(其中一个叫许之凯，每星期召开专栏会议时，北方区委还派天放、尚德参加会议)，我们曾以报社的名义写了几篇社论，登在第一版上。当时北京的报纸每天都用很大篇幅刊登唐山罢工的消息，所以在罢工期间，北京舆论态度鲜明，对北京、天津政府口诛笔伐不遗余力，造成很大声势，影响所及震动全国。

为了解决罢工资金，我们在北方区委、全国工会和革命团体范围内发动捐献活动。如当时的京汉路、粤汉路、安源煤矿俱乐部都寄钱来支援唐山的工人罢工。在北京、天津等城市也发动了捐献运动，学生上街游行，声势很大，家家户户多作捐献，国会中的一些议员为讨好工人，也出来声援工人罢工。共产国际也给了一部分经费，捐献最多的是南洋爱国华侨，他们声援和捐款援助我们罢工。我们前前后后从国内国外得到了不少援助，罢工支持了近一个月的样子。有一次杨以德破坏了我们的会计机关，把我们的捐款簿全弄去了。解放后，我在武汉还见过这本捐款簿子，捐款簿子上写有捐款的数字，多的几万，少的几千，几百，几十。我们用这些钱，还办了公共食堂，救济失业工人。我们在唐山五个矿办了五个公共食堂，每日二餐，凭证吃饭，纠察队维持秩序，大家反映很好。外边来参观的人，看了以后也说很感动。在工人吃饭过程中，也进行一些演讲、唱歌等宣传鼓动工作。冬天快到了，我们把社会上捐献的冬衣发给一些需要衣服的人。一些短工，生活更苦，我们让他们参加罢工队伍和纠察队，并答应在罢工后享受正式工人一样的待遇。

罢工斗争一个月，最后杨以德对路局表示，对工人光以武力镇压不行，希望工潮能得到适当的解决。当时全部条件是六条，矿方先答应了四条，如改善抚恤，部分提高工资等。这样，不久就将罢工结束了。这次罢工虽没有完全胜利，但是，这次罢工意义是很大的。这次罢工在北方是一个人数多，时间长，斗争队伍很有秩序的罢工，在激烈斗争中，保持整肃阵容，通过这次罢工我们在组织教育工人的工作上取得了一些经验。

罢工后，共产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先后亲自到唐山察看。他鼓励大家说，你们别以为这次罢工经济利益收获不

大，它的政治意义是很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性是很强的。我们告诉他，在这次罢工中，我们用了不少钱，他说：你们很节约。若在西欧各国罢工费支出将几倍于此哩！他还拿出《泰晤士报》念给我们听，说唐山五矿工人罢工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议员纷纷议论指责工党政府。他要我们很好地总结一下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党中央也曾为这次唐山罢工事向共产国际做过报告。

山海关罢工提了十六条，全部实现。京奉路罢工十天，提的条件也全部实现。这两次罢工都为唐山罢工提供很多援助。

唐山五矿工人罢工时，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罗章龙、王瑞俊、邓培、彭礼和、胡先锐去那里开展工作。唐山五矿罢工指挥部的成员有罗章龙、王瑞俊、邓培、梁鹏万、阮章、彭礼和、袁大石(大时)、贾纡青、王宝仁等二十余人。

矿上工会负责人有：刘国才、常振庸、刘明达、邓扬、时奎元、白天柱、刘玉常、罗占先、阎福堂、李显廷。唐山交大支部的人有董宏猷、许启元等。

在罢工中，我们募集罢工基金。关于保存与支付问题，我们在天津设了一个联络处，现款就放在那里。这些钱主要用来办食堂，其它的用的不多，因矿上煤不要钱，食堂是由家属联合做饭。记得有一次我到天津，管事的人说：钱没有了，要我搞些钱。我说，北京方面捐的钱一会儿就到，上海中央募的钱也会寄来。我们给上海打了个急电，用英文打的，意思是唐山在危险中，这样中央派人送来几千元作为罢工紧急开支。罢工结束以后，还有许多善后工作，比罢工时的费用还支付得多，我们就用中央送来的这笔钱来处理。

我们罢工委员会，有一个北大、交大学生组成的英文编辑

部，用英文起草与矿局来往的文件。通过天津通讯社向英报《泰晤士报》等写通讯，另外还给唐山驻军琼斯和秦皇岛的驻军斯迈尔写信，说明我们罢工是主权国家应有的事，你们不能派兵来镇压。我们的这些工作，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争取外籍士兵对罢工采取了中立态度。

在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罢工中，唐山交通大学起了很大作用。交大人数不多，有一个共产党支部，还有不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是交大学生中的先锋，在政治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罢工中干得很起劲。游泳（游天洋）是唐山交大毕业生，也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我们曾通过游天洋的关系扩展组织。他们过去曾把唐山地区工人群众生活情况作了全面调查，后来他们以支援唐山罢工名义举行了罢课。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罢课后，全校学生出来游行示威、募捐。当时唐山交通大学的校长是一位相当昏庸的人。学生游行示威回去后，这位校长对学生讲：学校是靠政府交通部给钱办的，现在你们站在工人方面，我们学校还能站得住吗？这不等于自杀吗？他的这一套言辞，学生根本不理他。学生一方面罢课支援罢工，同时又在十一月十九日发出通电，声讨校长的十大罪状，登在《晨报》上，要他自行辞职，向国人谢罪。这篇文章是我们党团写的，文章中列举十大罪状写得很有条理，揭得痛快淋漓。当时社会上同情学生的，而校长为此事到交通部商讨了对付学生的办法。北京政府支持他开除了五个学生，这样全体学生都起来反对他，闹得政府无办法，只好下令学校解散，并派兵押学生离校。学生们仍不屈服，继续斗争。同学们继续做支援罢工的斗争，还办了一个《唐山潮声》，大量登载宣传支援唐山罢工的消息。

开滦五矿大罢工委员会办了一个油印的罢工日报，出了一个

月的时间。还有《工人周刊》，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开始到十一月份连载唐山罢工的事情，是报导罢工消息最多、最详细的一份报纸。另外《晨报》也报导的比较多。“劳动通讯社”（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办的）也发了许多稿子，在英文稿子中，还有讽刺资本家的漫画。如当时报上登了开滦五矿总经理纳尔逊每月工资为四万三千余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二千八百人的工资。纳尔逊一时成了众矢之的。纳尔逊为人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工人在罢工中，围攻他和英国工头，在马家沟打了他们，这些事，小报上都作了宣传。另外工人自己也编歌谣，给小报投稿。我记得小报上还揭露了杨以德受贿的情况，说他第一次受贿四十万元，第二次受贿一百二十万元。所以外边人知道他受贿一百六十万元。国会议员到处宣扬他的丑事。自此以后，杨以德四面受敌，遭受到舆论的谴责。

在开滦五矿工人罢工期间，还爆发了洋灰厂、玻璃厂的罢工。这两个厂提出的罢工条件均达到了成功，得到了答复，这对开滦五矿工人罢工是一个有力的支援。另外继唐山开滦五矿的这次罢工之后，北方又有一次大的矿山罢工，这就是河南焦作煤矿工人的罢工，标志了一九二三年以前北方工人运动的规模。继开滦五矿工人罢工之后，唐山矿的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时党员人数也是比较多的，约有一百人左右。有外面派去的干部，与本地的干部，他们在大罢工中受到锻炼，已经能独当一面开展斗争。北方各地的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所以后来北方铁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推动下，斗争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

“二七”罢工以后工人斗争规模较小，一直到“五卅”运动又有一个全国性的高潮。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6期

# 其他各路罢工

## 京绥路闹薪之风潮

京绥铁路自通车绥远以来，每日收入达二万余金。员司薪水向由收入支出，依照定章，须于每月二十五日发给，近来因欠债太多，屡屡延期，各员司因年关在即，典当俱穷，因于本月十日，全局员司公举各处课课长，向会计处长李懋勋请求发给十一月份薪金，该处长非但不允发给，并将各课员申斥，谓本路收支不能适合，我一人有何办法，你们如要薪水，可跟我到局长那边去。当晚有编译课员林竞起为质问，说收支所以不能适合，由于本路购买材料太多，试问现在负债达到二千多万，若待到债目还清，收支适合时候，恐怕我们员司都要饿死，谁能枵腹从公。李无词可对，大为发怒，遂与林竞冲突，拟交局长惩戒。该局员司，围观甚众，见此无理举动，大为不平。课长高棠林起而排解，李愤怒，不分皂白，将茶杯掷向高头上致伤，于是全体大哗。李知众怒难犯，急奔诉陈子光司长，迄今尚未解决。现在全体员司工役，以李某薪工不发，又复无故殴人，大为愤慨，已谋对待方法云。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1 日《晨报》

## 京绥路局员司全体罢工

京绥路局因闹薪而起风潮，已志昨报。咨闻该局员司全体开会议，自本月十一日起，局内外一致罢工，并布告陈世华与李懋勋种种罪状，另有通电一则，录之如下。文云，北京晨报转各报馆钧鉴，本路为中国自造之铁路，历年艰难缔造，幸已全路通车，乃有一绝不懂路务之陈世华，于去年以夤缘攫得局长，添用私人四百余员，违法购料二千余万，滥借日债，专图回扣中饱，致本路陷于破产之地位。近更以扣发薪水，唆使会计处处长李懋勋，殴伤地亩课课长高棠林，并声言解散全局员司。同人忍无可忍，已全路一致罢工。除呈请交通部长迅予一并撤换查办，以维国法外，特此电达，务乞主持公论，以维路政，无任感禱。京绥铁路管理局全体员司公叩。尤。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2 日《晨报》

## 罢工中之京绥路

京绥路因职员闹薪，激动全体罢工风潮，已纪昨报。闻昨日陈世华及少数员司，尚未到局，惟局务已完全停顿，文件均积压号房，形势越呈扩大，局外亦完全入于罢工之状态，仅西直门早



车，照开一次。闻本日起，西直门亦停止开驶，全体员司极为一致，公决非俟贯彻主张，决不回复原状，并将前日详情，宣布如后。（一）自通电后，张家口阳高辛庄木家堡各站，均已复电，表示赞同，即环城路亦预为后盾之同罢。（二）分呈总理与张交长，并推代表往见王司长，均经各方表示容纳撤陈免李，并允维持路政。（三）请以副局长维持局务。（四）路款应交出纳课保存，免再被李卷逃。（五）国务院已奉靳揆批交院部查办。（六）推举调查检查李懋勋任内所有舞弊侵吞公款事情，一一列举，提向法庭公诉。（七）继续请愿与分途进行各办法，非达驱陈除李目的，决不回职。（八）据调查报告李懋勋与陈世华私提路款，为订购大宗材料械件，计有二千余万，名为发展交通，实则狼狈为奸，即其回扣一项，计入约有二百余万。且材料诸多难用，如械车则又转押于某日商，为南满路之运用，其余尚待续查。似此贪婪，诚属污玷官箴，非撤职提交法庭严办将何以惩官邪云。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3 日《晨报》

## 京绥路罢工风潮之续闻(一)

京绥路局长陈世华舞弊，激成全体罢工风潮，已迭前报。兹闻昨日有少数陈李私人钟某吴某梁某许某，受陈李之金钱运动，主使十余人，亦发通启，否认罢工举动。经该罢工人员集局中全体演说，一致驱奸，勿受煽诱，大众拍手欢迎，并通电各站，报告真相。

又闻陈世华靦颜恋位，尚日日到局，现在各站已一致罢工，各处长课长一到即去，陈惟有独守局长室，自怒自恨而已。又闻该罢工人员团体极为坚固，甚至有经夜不眠，日中独奔走各处者，现在极守秩序，静候部解决。惟因恐耽误军事运输，已由总代表林竞通电各站，凡军事运输照常开行，至各货车，已全行停驶矣。又一消息，京绥路局反对陈李风潮，愈演愈烈，全体职员去陈李之决心，仍毫无转圜之处。交通部昨日又邀集该局各处长，责以维持路局，勿使该路发生何等危险，各处长亦皆遵命。惟对于局长之去留问题，因同事一致坚决，非口舌所能解劝，闻陈世华前晚知事不可为，已拟提出辞呈，忽又变计，尚拟为最后之挽救，故昨日辞呈仍未到部。交通部当陈未自行辞职以前，亦只得暂时沉默，惟一面责成局长，一面劝告局员，令各以路局为重云云。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4 日《晨报》

## 京绥路罢工风潮之续闻(二)

京绥路罢工人员推代表到交通部，控诉陈世华李懋勋，舞弊情形，请彻底查办。现闻交通当局以京绥路罢工风潮，陈既不能防范于前，复不能弥缝于后，实属溺职，已派技监沈琪司长祝书元查办，大约陈李罪状，不日当可以水落石出。又闻罢工人员代表团以维持全路人员生计，公推出纳课长为临时会计，今日局中及外站各人员薪水，已一齐发放。可见会计处本有存款，不过为陈李把持，其居心更昭然若揭。现薪水虽已发放，但罢工人员仍

坚持非达驱逐陈李目的不止云。又京绥路现发见许多黑幕，其中最重要者，为本年订购机车七十余辆，客货车一千辆，闻此项回扣，为数约数百万，均为陈世华收入私囊，又闻该路每年收入本可盈余二百万元上下，自今春叶恭绰长交时，局长陈世华承叶氏之命，订购大批机关车连货车，共计价约二千数百万元。顾车辆虽加，而该路营业，不但未尝较前稍增，且反形缩减，陈某又复不顾全路员工衣食，尽先将路款拨付该项车辆之购租各价，以致该路负债骤增，就现在实际言之，非将叶氏任内，所批准购租非必要之各项车辆，及材料之各合同，设法取消，恐不足以挽救该路之厄运云。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6 日《晨报》

## 京绥路罢工风潮之未已

京绥路风潮已迭志前报。兹闻李懋勋见大势已去，提出辞职，惟陈世华，尚思恋位，照常到局。并闻陈李死党吴某等私相会，惟李懋勋妹婿之弟曾昭攀为代表，遍发传单，云即日发薪。有向曾相索者，曾狼狈而逃云。又该罢工人员公呈交通部，撤换陈李，业已四日，部中尚无表示，罢工人员因公推代表，今日赴部呈诉，非达到去陈目的不止云。又京绥路广东同人，亦发布攻击陈李文件，录之如下。京绥路为完全国有之路，亦为吾粤人开始缔造之路，溯自詹公眷诚建设于先，陈简墀关伯衡诸公尽力维持于后，至今日全路告成，震铄中外，粤人之功不可没也。在我粤人宜保存

此荣名美誉，以为交通史上之光，詎料陈世华长局以来，与李懋勋狼狈为奸，擅购材料二千余万，朋比分肥，以至全路陷于破产，使乡先哲艰难缔造之路，败坏于一二奸回之手，真我粤人之大大不幸也。今我粤人为系荣名美誉计，为本路前途计，当身先士卒，驱逐陈李，为乡除蠹，为国除奸，即此足以表明广东人为公而不为私，护理不护亲也。大义所在，天日鉴临，凡我乡人，共喻斯语。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5 日《晨报》

## 京绥路员一致攻击陈世华

交通部对于京绥路风潮，已得查办员祝书元沈琪之报告，陈世华之溺职，无可讳言，故委副局长水孟赓代理事务。至于对陈世华，则尚须彻底根究。陈世华日前曾运动工人中之粤籍者出而助之，以谋制止反对之运动，但因公理所在，实难得逞，故粤籍人员，不惟不为之助，且发表宣言以排斥之（其宣言曾志本报）。谓陈李此次之激起众怒，确因意图回扣，滥买材料所致。闻京绥局中人云，陈李因此，获利颇多，大约陈得八十万元，而李亦得二十五万。当祝陈两查办员在查时，该路全体人员曾上一书，其中对于陈李之种种罪恶，一一揭发，且表示希望秉公办理之意云。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8 日《晨报》

## 京绥局罢工风潮已告结束

京绥局罢工风潮，自部派人查办，陈世华始引咎辞职，现交通部已令派沈琪兼领局长，罢工人员驱逐陈李业经完全达到目的，故即由总代表林竞通电，及全体罢工人员宣告恢复原状。兹将其通电及宣告照登于下。

(一) 通电。各处课段站厂院所公鉴，十二月十七日本局奉交通部令开派技监沈琪兼领京绥铁路管理局局长，此令。又令开据陈局长世华因病电呈辞职应即照准，所有局务仰由新任沈局长琪督余各该处长转飭各该管员司即日照常办事，恢复原状，毋违。切切此令。等因奉此。查同人驱逐路贼陈李，业已达到目的，所有机车工电各部分公务，一律完全克日恢复原状，此次能得胜利，端赖内外一致。人心不死，公理难逃，谨为我本路同人三呼万岁，总代表林竞叩。

(二) 宣言。自陈李祸路以来，同人含愤忍痛，祸机四伏，早知必有爆发之虞，顾犹苦口进言，冀其悔悟。不谓贪狠之性，习于天成，失节之妇，难言洁贞，忍隐至今，事非得已。此次事虽起于停发薪工，而实际在陈李之破坏路务，不然谁无身家，罔计利害，卵石之喻宁有不知。特以大义所关，难安缄默，是故风声所播，内而员司工役，外则各界同胞，无不一致赞同，共起援助。今者陈李去矣，原状已复。至于违

法之约，如何废除，贪赃之罪，如何惩办，残破之局，如何收拾，负责有人，新任将到。同人等既抱牺牲保路于先，今又不能顾堕破甑于后。苦衷惟冀共谅，愆尤尚篆玉中，谨于十二月十八日一致恢复原状，听候长官办理，特此宣言云。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9 日《晨报》

## 有关京绥路罢工专电(二则)

专电：京绥全路工人因交部欠工不给上呈，质问不答，不得已于今早(二十七日)起全体罢工，京至绥完全停止开车。

又电：密讯。京绥路工潮与高恩洪借一千五百万镑款，有特殊关系。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8 日天津《大公报》

专电：京绥路罢工，因要求七条件，当局不允，故誓死不肯开工。今日(二十八)该路机务、车务、警务三处全体加入罢工，形势扩大。

北京电话：高恩洪知高压手段不能制止工潮，因将京绥路工要求完全允准，昨晚之京绥车已开行。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9 日天津《大公报》

##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宣言

工友们同胞们呀，我们工人一身一世，如牛马一样的劳苦工作，自己所作的，自己完全享不着，这已经是够不平了啦，现在我们虽然那样的拚死作工，竟落得自己一饱一暖，都享不着，天下岂有这种道理。我们铁路上的工人，尤其是我们京绥路车务工人，一身如机器一样的跟着火车奔走，不论怎样的烈风暴雨，怎样的酷寒炎暑，不论日夜，火车转一下我们还得转一下，火车跑，我们还得跟着跑，什么节日啊！什么礼拜日啊，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事。这也罢了，但终久也总得使我们吃几顿饱饭，穿几件暖衣，并且使我们家中老的小的得以安然养活罢，——我们京绥路车务工人，有许多自从火车头一天在京绥铁路上跑起，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至少的也跟着跑了五六年，计看这二十年来社会上的生活程度，增高了若干倍，京绥路线又延长了多少里，大人先生们的官俸又增加多少了，这些事谁都知道，独单单我们工人藉以养身养家的一点苦工资，至今却没有加多分文。工友们，同胞们，这是一回什么事。我们工人现在就是想拚命作工，也快要无命可拚了，我们就是怎样的想恶衣糟食，以维持这机械似的身体，现在也维持不下去了。加以我们家中待着的老小，不住的在后面哭哭啼啼，望着要吃要穿，这叫我们工人如何办呀。我们车务工人在万不得已之中，上次也曾呈请本路局要求加点工资，以维持我们的生活，不料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多月了，上面不

但没有半个字批示给我们，反出一些通告，说什么我们铁路上几年亏了啦，希望本路职工人员安心服务，维持这条铁路——种种的话。哈哈他们积聚我们工人一些血汗，造成他们的快乐还不够，另外还想一些好听的话来哄骗我们。即使是真的，铁路上亏了，难道这是我们工人没有尽义务，或者把国家的钱，抢到荷包里去修洋房，讨小老婆去了，致铁路亏的吗？铁路上亏了，要我们工人补偿，来作要求加薪的抵制，这简直是要我们作了工，还是要我们的命啊！这是何等蔑视工人、欺骗工人，我们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然而我们前天还是以诚恳的态度，向着当局作最后最低的条件请求，不料当局仍是一味的哄弄，还加着威吓，毫无顾及我们利害的意思。我们现在实在无法了，惟有出我们所不愿意作的最后行动，暂行罢工，静待解决。工友们，同胞们，与我们以实力的同情援助呀。

还有我们应当郑重声明的，就是我们这次罢工，系因被生活的压迫不得已而出此，完全是自己自决的，决没有受何党何系之指使，务要请大家谅解我们这一点。特此宣言，布告全国。并附录要求条件如左。

(一) 工人一律加薪，从要求之日起实行。

(甲) 工人月薪，无论多少，一律加增二元。

(乙) 工人跑车饭费，一律加至三角。

(丙) 每年加薪一次，至路局工人薪资表最高资额为止，但遇社会生活程度超过此项高资额时，须重新定薪资表。

(二) 每逢礼拜日节日，路局官假，及工人应休息之假日中作工者应给双薪。

(三) 工人因病身故者，给全薪一年于其亲属；因公遇



险身故者，给全薪二年；如系积劳或因公致病告假者，其假期不论长短，均不得扣薪。

（四）直奉战争期内，工人在官假中曾作工者，请照局电，一律补给双薪一月。

（五）承认现在之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车务工人之权。

（六）局中因故开除工人，须先期以充分理由通知车务工人同人会，俾有辩护余地。

（七）工人亦须一律发给与本路下级员司同样之制服（京绥铁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9 日天津《大公报》

## 正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

太原函云，正太铁路工人，迩来鉴于各路工潮之勃兴，曾于数月以前，组织全体工会。该会自成立后，精神颇为团聚，全路路工均行加入。据云，该会前月曾向路局申述彼等要求改良待遇之意，提出九条件，要求路局履行。旷日持久，尚未得复。工人至此，深知非和平手段，所能奏效，遂于十四日决议，即行总罢工，以示决心。现已发出正式罢工宣言，并要求条件。其条件如左：

(一) 加薪分三等：(甲) 现得薪金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 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 三十元以上者，照原价加十分之一。

(二) 以后每年按第一条之规定，加薪一次。

(三) 路局增用工人，须先尽容纳工会之所介绍者。

(四) 凡车务处工人以及夜间守厂与屋外操作工人，均应由路局每年发给羊皮大袄一件。

(五) 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按照员司成例，并每年给二十天特假。例假及特假，仍给工资。倘若于假期间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六) 路局每月须辅助工会所办之每一工人学校二百元。

开办费由路局全给。

(七) 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照所增之时间增薪。

(八) 工人因工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至死后三年为止，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遗恤金于其家属至三十年。又在路局服务，满二十五年，或十五年，而年逾五十五岁者，应照最后工资给予养老金，至死后三年为止。

(九) 由路局发给工人本路常年免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票。并每年发给全国铁路免费通票三次。

原载 1922 年 12 月 16 日《晨报》

## 正太路风潮扩大

正太路工罢工情形，已志昨报。兹据交通界消息，谓该路风潮愈形扩大，工人分为两队，一队阻止人员上工，一队阻止旅客购票，十五日完全停止工作。该路工人声言，非达到完全目的，不能上工。刻闻法国资本家，因营业关系，昨已致电报告该国驻京公使，请其向我政府严重交涉云。

原载 1922 年 12 月 17 日《晨报》

## 正太路工人态度强硬

正太铁路工人罢工风潮，业志前报。顷闻，该工人等因该局对于彼等所提出之九条要求，毫不采纳，以致工人实行罢工。罢工之后工人为维持秩序并坚持与路局对抗起见，特组织调查队和纠察队，不许私自上工与路局勾通，不许轨外行动或自己互相争斗。虽军警监视他们极严，然亦无可如何。路局近因无法对付，非常惶恐，故托太原各报馆，警局，商会，矿务局等，竭力调停。而山西督军阎锡山亦欲派代表往石家庄，设法疏通。惟该工人等，因既已罢工，不能开车，故已去电谢绝。且于十七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除前所要求之九条外，又提出要求五条。其宣言如下：

我们牛马样的终身劳苦工作，还不能赚到自己最低的生活费用，养家更难说了。而且我们正太铁路工人，处在洋资本势力之下，所受敲剥特重。因此我们为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命起见，于数月前曾向路局提出改良生活条件九条，不意当局置之不理，不得已乃于本月十五号罢工。这些情形，已于第一次宣言上说过，倘若要我们开工，须得铁路当局正式批准前所要求的九条件(该九条原文，已详第一次宣言)，还要批准左列的五项新要求：

- (一) 路局应承认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全路工友之权。
- (二) 罢工期间不得扣薪。

(三) 不得因罢工而借端开除工人，以后路局处罚工人，亦须先得工会同意。

(四) 本会会员有因小故而被革除者，应即复职。

(五) 短工均改长工。以后新上短工，满一年后，亦须改为长工。

这些新旧条件，共计十四条，倘铁路当局不予我们以满意答复，我们决不上工，谨此宣言，以告全国。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0 日《晨报》

## 正太工潮可望解决

自本月十五日正太路罢工，调人束手，险象隐伏。日前顺直国会议员代表王秉璋到石家庄，调停此事，空气稍觉缓和。闻昨日又由交部派来李大绶，从事调查。保定曹使亦派冯鸿泽团长，带兵一营到石。下车之始，即与各调人晤面，详询经过情形，并表明来意，谓奉令前来，实为工界同胞作援助，兼维地方秩序，绝无干涉意思云云。冯团长表明来意之后，即欲与工界代表晤面，交换意见。王李等及各调人，恐生误会，婉言力阻，当经警察姜局长，将其来意向工人代表说明。更由王秉璋向工界各方面，以旧友亲故的感情，分别陈说利害，奔走一昼夜之久，大多数工人，已愿让步，并允许将提出一切条件，听调人酌量变更。又约定今日(二十三)假某俱乐部开会，欢迎王氏，王君恐延误调停进行，

且恐招人非议，婉词拒谢。近一两日间，经王与姜局长，同工人代表磋商，大致均各就绪。所差者惟增工资一项，尚有些微之争执，大约明日再经一番疏通，即可圆满解决云。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7 日《晨报》

## 正太工潮昨日解决

正太快讯云：此间工潮日来两方磋商结果已于今日(二十七)解决，内容除“八时间”及“前次已革工人之复职”，未邀路局承认外，余均有满意之答复。加薪问题于原加十之一外，十五元以下加三元，三十元以下加二元五毛，三十元以上加二元。工人对此颇为满意，已于昨日宣告上工云。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8 日《晨报》

## 正太路工人大胜利

正太路全体罢工风潮，经各界调人竭力疏通，延宕逾十日。于二十六日，一切条件，始为双方承认。当晚即有一部分工人入厂开工，次早全路通车。局外多不明真象，兹详述之。起初工人要求之条件，前后共十四条，经地方绅商一再向洋人方面，苦口疏解，大多数承认，所差者只加薪之多寡，及用人之权。洋人准工人介绍

工人，亦非绝对的把持权限，因工人中有代表一二人，要求洋人完全交出，致互相坚持，调停束手。未几，交部委员李大绥、曹使委员冯团长宋营长，及北京直隶国会议员代表王秉璋，齐集石家庄，偕同路局姜局长，商会姚会长，及绅商各界，各方磋议疏解办法。往复再三，遂将工人已获之利益，遍告工界，工人等亦十分满意。首由工会组长(每百人为一组)十余人，拥到工会，求各代表一同向调人道谢。次由路局印业已允许条件之传单数千份，散遍街衢。又推举代表面见商会姚会长，请其转向洋人要求，将条件签字。姚立约原调人等，偕工会代表同赴路局，面见华洋局长，将要求之十四条件，逐项说明。由三方面分别签字，约定即日开工，此项风潮，至此告一段落云。兹将正太路局最后允许工人各条件宣布如左。计开，(一)加薪，除十一分<sup>①</sup>已加一成不计外，凡工人薪金在十五元以下者，一律月加三元，十六元至三十元者，一律月加二元五角，三十元以上者，一律月加二元。(二)以后加薪办法，照京汉路新章程办理。(三)雇用工人，工人代表可以向路局介绍。(四)本路所有打旗挂钩下夜护勇查道护勇，各给皮袄一件，每隔二年一换。(五)放假，本路放假日期，一律给薪，放假期内作工者准给双薪。(六)工人子弟学校，照京汉京奉各路，呈由交通部办理。(七)做工钟点，照京汉长辛店钟点。(八)因公受伤，所有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医治期内概不扣薪。因公受伤立时毙命者，路局给予一年薪资。(九)工人免票，每年准给三次。(十)罢工期间，不应给薪，兹为体恤起见，准给七天薪资。(十一)罢工工人，本路不因罢工开除工人，准一律上工。(十二)已革工人复职，毋庸议。(十三)短工改为长工，凡短工到工满一年者，路局准其改为长工。(十四)

---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加点，打旗挂钩照司机升火一律加点。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9 日《晨报》

## 正太路工人开工盛况

正太此次罢工，至十二日之久，卒由路局让步，始于本月二十七日解决开工。闻此次路局损失，在三十万元以上，此乃法人倔强不肯早早容纳工人要求之结果也。开工之日，石家庄全体工人，游街庆祝胜利，手执“罢工胜利”、“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种种旗帜，并发出开工宣言如左。

胜利了！我们此次罢工，得到最后的胜利了。

我们此次所得的胜利，虽不能说十分圆满，但是这种小小胜利，已不是和我们早先一样的散漫群众所可得到手的，是我们有了团结之后才能得到的。劳动者要解除痛苦和压迫，须得团结起来，这又是一次证明了。团体既然这样有价值，我们以后便当尽力把团体更坚固起来，更扩大起来，以便努力于解除一切痛苦和压迫。又此次罢工，各地的劳动团体，援助我们的力量很不小，在他们固然是因为有了阶级觉悟，明白了直接或间接的利害相关的地方，可是使我们不能不极端的感激他们。还有各位调停人，为我们的事，也费了许多力，也是我们所深深感谢的。我们于今天开工了，在这一天，我们更感觉得劳动者阶级的团结之必要，所以我们要



高呼：“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并祝“劳动万岁”。正太铁路总工会启。

又据石家庄二十七日通信云，昨日夜九点，经末次调人姜鹿鸣等与工人代表，将双方退步条件，磋商妥洽，两方具表示满意，承认于今早见石家庄正太路局正式公文后，全体和平上工。今晨七点石家庄全体工人，齐集总工会所，二千余人，排成一大队，上街游行，向车站出发，静候正式公文。至九点时，正式公文张贴公布，全体整队入厂。不料前已被革之工贼王纯率徒二十余人，预伏厂内公事房里，正值工人上工之际，王纯在一公事房内开窗，将手枪向群众施放。大声喊云“好朋友，一边走！冤家向前来！”及鸣第三枪时，枪忽不响，群众工人，向前获捉，将手枪三支，正凶帮凶二人俱交本地警察局长看管。并由王省长代表某之护勇，搜出子弹多粒。石家庄正太总工会已预备向法庭起诉矣。

原载 1922 年 12 月 31 日《晨报》

## 正太路工罢工之一片援助声

正太铁路工人因要求不遂，乃相率罢工，已志本报。兹接京奉路职工总会，汉冶萍总工会，津浦路工会等处来电，均为该路工人抱不平，声言誓死援助，非达到目的不止。兹将各电原文，照录如下。

(一) 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原电云，北京晨报馆转各界同胞。正太铁路的工友们，因为生活问题提出最低要求九条；当局始终无诚意解决，乃于不得已之中实行罢工。迩来军阀及资本之势力到处皆是；同胞若不急起援助并监督这二种军阀的行动，则唐山矿局事件难免再见发生。并愿同胞督促正太铁路局及交通部速将该项罢工解决，免得风潮扩大，工友受罪，敝会本同一阶级的友谊表示以实力援助。

(二) 汉冶萍总工会原电云，全国各报馆各工会转全体工友暨各界同胞钧鉴，顷接正太铁路全体工人罢工宣言，真令人读之酸心，闻之流泪。作工二十余年没有加过一次薪，工资又极低，不但使工人家中的老小得不到安然生活，就是工人自己也吃不得一顿饱饭，穿不得一件暖衣。请看社会上的生活程度，比较往年增高了多少倍，工人的工资依旧同二十年前一样。以那时所定的工资，谋现在社会上的生活，怎样不饿肚皮，现在就是想拼命工作也快要无命可拼了，慢说一家老小哭哭啼啼望着要吃要穿呢。全体工友们！各界同胞们，这是何等的伤心惨目呀。

全体工友们！我们工人为世界的创造者，为社会尽了无穷的功绩，到落得自己啼饥嚎寒，那创出来的利益，全部的被个人或最少数的资本家独占。正太铁路是我国最富的一个运输道路，那些外国资本家操纵我国经济命脉，掠夺我国的贫苦人民，逼迫我们最亲爱的正太铁路全体工友走最后的路，再三要求不遂而至于罢工以求解决，这是何等悲壮的事。那外国资本家只顾他几十几万的利益，那管我中国的国弱民穷，他更是最希望中国永久的国弱民贫呢。现在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为争生活的安宁，和改善起见，自动的向掠夺

中国人的外国资本家奋斗。他们正在万分痛苦之中，凡我国人都应起来援助这艰难困苦中奋斗的苦同胞——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呢。

坚韧不拔的正太铁路的工友们！你们在痛苦中与外国资本家奋斗，我们万分敬佩你们努力的精神。要抱定宗旨，坚决向前，我们工人所受的痛苦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我们中国的工人现在是受国际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的压迫，特别厉害。我们要一致努力打倒国际资本主义，铲除外国资本家，争得我们工人应有的权利和生活的安全。看你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条件，是十分正当的，为要求生存权和劳动保护权是我们工人应做的事，何况逼得我们工人受不堪的痛苦呢。

各业工友们！正太铁路的工友们，正在艰难奋斗之中，我们要一致起来作实力的援助呵。

（三）浦镇津浦路工会代电云，正太铁路总办鉴：昨贵路工友罢工宣言，敝处工友诵读之下，不胜愤激之至。我中国铁路工人近来感生活之苦，待遇之苛，群起纷争，罢工之声相继而起，贵路待遇我们工友素较别处苦甚。今值此工友觉悟之际，不作设计改善待遇，反加压迫，视我工人如牛马奴隶，置众工友之要求条件，至今三月有余若无所闻。汝等洋资本家残暴贪婪之欲完全表示出来，真世间罕闻见之事也。盼望贵当局早日醒诸，尊重我中国工人之人格，速允要求条件，实汝等洋资本之福利也。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1 日《晨报》

## 京汉总工会为正太工人呼吁

正太工人罢工又多日，至今未决，各方纷纷通电声援各节，已数志本报。兹得京汉总工会来电一则，一致政府，一致各工团，分别照录原文如下。

(一) 北京国务院参众两院洛阳吴巡帅保定曹巡帅太原阎省长，暨各界公团各地商会农会学生会各报馆交通部正太铁路局钧鉴：正太路工为生活压迫提出要求，而该路局蔑视工人，竟置之不理，他们现在，已经万不得已罢工了。唉，苦哪！为痛苦而罢工，更是天下最痛苦悲惨的事哪。盼望诸公俯体苦工人之衷怀，援以鸿力，施以臂助，俾得早日解决，而救彼辈于水深火热之中，则感大德于无既矣。细查该路工人所提条件，于要求中可想其待遇状况之难堪。夫当此生活程度日益增高，社会经济日加迫亟，以十余年前之所定工资，来度今日米珠薪桂之生活，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况终日营营之资本家乎，是诚资本家和劳动者挑战也。而洋资本家每年在华掠夺金钱不计其数，彼之丰衣美食，高楼大厦，罔不由工人血汗得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洋资本家真无人心也。我们同属于工人阶级，今为一致攻击我们的敌人——资本家起见，特此对此麻木之社会呼号，仁德之诸君子请命，此而不灵，亦惟有一致实力援助，以表示社会

之悲哀，人形之惨淡而已。倘能藉斯转变，转祸为福，使正太路工友同登任席之上，是所望矣。

(二)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以及各界团体钧鉴：正太的路工弟兄们，已于十五日宣布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了。我们还记得，在最近的以前，唐山五矿的洋资本家曾用过手段雇用军阀的走狗——杨以德——去摧残过我们的矿工弟兄，现在正太的工友们，为压迫的苦痛、苛酷来罢工，要知道亦是英国的资本家呀。我们已经注意了！我们绝不放任他们去失败呀！绝不能叫军阀走狗再来摧残他们的呀。危急了！我们京汉和他们是唇齿相关的，决要起来援助的。并希望他们得到大家的帮忙，快快解决，胜利。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4 日《晨报》

## 正太路罢工之援声

正太路工罢工，多日不决，各处工会多发电表示援助。昨日又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通电，其文曰：正太铁路为全国铁路中第一腐败，实权尽操在外人之手，外人以掠夺金钱为目的，遇事贿赂，平素对于工人，视若犬马之不如，十年以来尚没增加一次工资，工人谋一工作，非事先以重金运动不可，一般狐假虎威之员司，以虐待工人向上司讨奖。工人处于九层地狱之下，已非一日。因此工人乃前聚集筹商救命办法，向路局提出九条哀求增加工资，提高地位，当局竟置之不理，酿成工人罢工，

交通停止，路局应负其责。至今路局不特毫无诚意，并求来大兵弹压工人，故意欲陷全路工人于死地。全国同胞，工人罢工，出于路局虐待之所至，工人向路之所要求，出于救死之一途，万请即本人道上之主张，迅速援助正太全路工友。万一正太全路工友要求之条件，一无所得，反遭屠杀种种祸害，即全国同胞之良心必不能忍，凡属于工人阶级中的队伍，尤望本同一阶级切肤之痛，实力援助，使正太工友得到最后胜利，不然，一处工友失败，各处工友都有关连的。特此电闻。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4 日《晨报》

## 唐山路工提出五项要求

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全体工人，因物价昂贵，生活困难，特于十四日呈该路事务处，提出五项要求，限三日内答复。一面并发出宣言，请求各地工人援助，其宣言如下。

我们在黑暗地狱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的繁华富丽。到而今个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呻吟憔悴，限于求生不能，求死不甘的状态。我们心酸泪落，怀著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列后），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素仰贵处工友热心，敢为我们工人阶级争利益，祈本互助之谊，与以实力援助，则我们感激到万分了。今将所提条件五则列后：

（一）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二）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三）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

(四) 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包含下列各项，(1) 三年须有二月例假。(2) 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3) 病假须给全薪。(4) 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 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一次。

原载 1922 年 9 月 16 日《晨报》

## 唐山制造厂工人大结合

(唐山通信)

唐山京奉制造厂工人于昨日(十四号)下午六时，特召集大会，报告连日交涉情形。会场在制造厂门前大空场，全厂三千余工人皆到会，秩序井然，旁观者拥挤甚众，颇极一时之盛。首由主席邓培宣告开会，次报告连日与当局交涉情形。谓，昨日(十三日)呈禀处长，限三日答复，未蒙允许，我们应取何种态度。众皆谓以最后手段——罢工——对待。后主席介绍长辛店与山海关工人代表登台演说，众鼓掌表示欢迎。长辛店代表王俊，述长辛店此次罢工情形。其重要之点，在不怕什么武力压迫。次山海关代表佟恩荣，述唐山工人与山海关工人之关系，并请联络一齐向资本家奋斗，誓达最后胜利。全场人等大鼓掌，三呼“劳工万岁”而散。全厂代表百余人，并长辛店与山海关工人俱乐部代表五人，至庆合园饭庄宴会。由邓培引导，依次入座，即致欢迎辞。次由各代表依次演说长辛店代表王俊谓敝会得到贵



处信，即派兄弟等前来接洽。见此边情形，令我十二分喜欢满意。不过我还要对诸位说几句紧要的话，请诸位注意。现在我们中国各处工友，有一种顶不好的现象，就是分什么南方北方、某省、某地的界线。诸位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要认清楚我们都是“卖力气”，“赚工钱”的人，我们整天做工，还要受饿。假若一天不做工，就会饿死。现在要醒悟过来，不要受资本家同他的走狗的煽动，什么南北省地方界线。我们都是一家，都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要自己和自己争斗云云。次长辛店代表须永德演说，大致谓，我们长辛店此次罢工，本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一般失意的政客和无聊的新闻记者硬牵到政治关系。我不是说“我们工人不干涉政治”，不过我们做单纯的经济问题，绝不让他们拉到政治关系中间。这是表示我们很清白，很洁净，并不受任何人利用。我们对于经济问题也罢，政治问题也罢，都是出于自动的。此点要请诸位注意。次山海关代表演说，唐山与山海关应怎样联络对资本家作战。众谓，宴后，再作详细精密讨论。次由主席演说，此次注意之点，我们做单纯的经济运动，勿教失意政客与无聊新闻记者，牵到政治问题。因我们的位置与关系，和长辛店又不同，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至十一时许，方散。

原载 1922 年 9 月 18 日《晨报》

## 京奉路唐山工人大示威之结果

唐山制造厂工人此次所要求之五项条件，本为最低限度，纯属生活所逼，而十五号，工人代表四人往见机务处长孙某时，彼始则大摆官架，等了半天才出来。继而开口便说，工人偷东西，工人怠惰。要开除一半，加工钱是不可能的等话。并且说你们(指工人)做事手续太不合法，上禀须由你们呈上工头。由工头呈上监工，由监工交到我，还要每厂一张禀，这才合法。你们是工人，我是总管，你们那有资格来和我麻烦呢。工人代表看了这种情形，谅也是一个专制的魔王，索性懒和他说了。末后孙某还对工人代表说一个枝叶的问题，略谓，我在英国留学时，看欧洲是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度的，你们切莫误听了。工人代表看他是二十年以前的留学生，未免变了老古董，因此，我反询问他一句，总管平日不看报吗？分明法国维尔萨和会议，国际劳动会议，已将八小时案通过，以班格孟沙那样顽固，也不敢说个“不”字，你没有看见吗？这样一来，这位赫赫大总管反遭一位很平常的工人驳倒了。于是工人代表归来报告大众，全体工人气甚，决定以最后手段对他，不甘和他再说情说理了。照手续，再上局长一禀，如仍是一味糊涂，就于十一号举行罢工。并闻已和山海关工人连成一气，首尾呼应起来。而长辛店工人亦以友谊关系，派来两位代表，指导他们一切做事方法。他们也就感其盛意，开了一次大会欢迎。当长辛店工人演说，痛快淋漓，大得群众喝采。警察厅看

了这样一个情形，就拿出虎威来，出了一张告示，说集会结社，有干禁例，不许开会。工厂当局既如此毫无情理，警厅又大施其高压手段，于是该制造厂工人更加怒不可遏，遂于今日在厂前举行大示威运动。迨午后二时，厂之前门即齐集有四五千人之众，四面排列纠察队，人丛中设演说台，由办事人报告一切情形。以后工人自由演说，尽情将工人苦处反复发挥，声泪俱下，掌声震天，三呼劳工万岁而散。此时警厅看了这种情形，工人团结似铁一般，秩序井然，也就莫敢如何。机务处处长，睹此状况也惊破了胆，官架子也不摆了，托人向工人说好话，要求千万莫要暴动，拆他的屋子。至于条件自有商议的余地。工人代表见其转脸，遂责以大义，然为顾全大局计，只得先礼后兵，先同工厂当局商量，俟不妥协时再来罢工。

原载 1922 年 9 月 19 日《晨报》

## 唐山制造厂工人实行罢工

唐山制造厂工人受各处工人罢工之影响，曾于上月向该厂当局提出要求六条，限时答复，业志报端。兹闻该厂当局与京奉局长接洽后，除工人所要求之“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及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之损失应照车房例同样发给恤金”二条外，余已分别办理，惟工人方面认为不满，因于前日复提要求六条，限路局于十月十二日以前答复，否则罢工。其要求之六条如下，（一）铁路当局应承认职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限。（二）以后厂中雇用和

开除工人，须经过职工委员会通过。（三）铁路当局应在适当地点建筑工人居住房屋和工人俱乐部，并须设备自来水电灯。（四）工人因公受伤或年老不能工作时须养其终身，并照常发给薪金。工人死亡，工作一年须给两月工资恤金，工作二年给发四个月，余此类推。（五）罢工时间工资须照常发给。（六）消灭旧包工制度。及至十二日路局无答复，该工人等乃于十三日晨七时许相率罢工出厂，其时厂中员司尚未进厂，工人即将全厂入门处派人把守，并组织纠察队一千余人，维持秩序，及组织调查队，探访各机关消息，故秩序尚无纷乱状态。闻路局方面闻讯后，即于十四日派警务处长吴某前往调查，至今尚未接洽就绪云。

原载 1922 年 10 月 17 日《晨报》

## 唐山罢工风潮益趋激烈

唐山京奉路制造工人罢工情形，已志本报。顷据唐山消息，该处工人罢工后，派火车房工人罗占先赴天津请该处工友与以同情之援助。不料罗某到津后，被该处火车房工头刘雨亭报告警局，当即将罗某捕去。唐山工人得信后，大为愤慨，将举行激烈的示威运动，并全体议决，将该工友释送唐山后，方有向路局开始谈判之余地云云。又该处罢工后，火车房工人二十余名，受当局金钱收买，专事破坏罢工。当经委员会劝告无效，纠察部长刘玉堂率领千余名部员，遂将火车房包围。当局为彼送饭，亦被纠察队夺去。该副处长孙鸿哲大愤，即至美国兵营求援，该处工人以为外

兵为保护外侨而来，决不至干涉中国工人罢工，轻易搬动，孰料美兵竟不明事理，一呼即至，该处工人更加激愤，遂发出第一次宣言，要求开除破坏罢工的工人。并致函美国兵营，严重质问，谓彼文明国人，是否明国际法，是否承认中国为独立国家，如不从早撤退，则激出暴动，当由贵长官负责云云。

原载 1922 年 10 月 19 日《晨报》

## 唐山罢工风潮平息

唐山铁路工人罢工风潮发生后，天津方面，曾派警三百名前往弹压，同时滦州彭寿莘所部亦派兵一营赶往唐山制止，然迄无解决办法。最后由唐山警察局姚桐章，暨该路总稽查彭寿华等，极力与工人磋议，遂商定互相让步之办法九项，请双方签字。于昨日(二十一)始已一律照常工作。其办法如下，(一)罗代表在津急速放归。(二)工人年龄加薪，应准一律加薪，惟在年龄二十一岁以上，以三角六分为标准，学徒以二角五分为最低。(三)每年两星期例假照给工资一节，用记假办法，应给两星期之薪工，年终发给。(四)特别加薪，另案办理，如十余年未加薪者，应普遍加薪等，斟酌办理在案。(五)建筑俱乐部，须俟本路财政充裕，或由该工匠等自行成立，路局酌量补助之。(六)旧包工制度不善，要求照前薛总管课工包工办法，查明核办，候商同外人缓为筹办。(七)裁减人员，并无事实，如无过失，当然不得借故开除。(八)罢工薪水一律照给，但须承认开工。(九)开工

期限，定于即日照常开工，先放自来水电灯，至迟不得过晚五点钟云。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3 日《晨报》

## 山海关铁路工人罢工之酝酿

(山海关通信)

山海关工人因反对陈宏经及要求改良生活，径向当局提出六条要求，并于九月二十五号开露天大会，全体表决，坚持到底，誓必得最后的胜利，情形激烈之至。当局见此情形，并怵于各地工潮之烈，知工人是不可欺侮的，却又不肯很爽快的根本解决。仅于九月三十号，方下了一道上谕式的告示，对于工人最低要求的经济条件，都轻描淡写的混过去了，并未允许十分之一。尤其是对于驱逐陈宏经，及工人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事，竟未提及，工人大哗，全体认为当局并不以诚意相待。是以积愤愈深。当晚即全体表决，去快信到当局批驳。并定于十月十日下午开第二次全体露天大会，工人此时绝非昔比。内部组织更极详密，尤其惊人者是他们开会的秩序之严整。当其散工出厂的时候，各厂的工人由该厂的纠察分队长持白旗带领，由纠察总队长指挥着，步伐极整齐的，到他们开会的去。其时会场中已布置妥当，当中立一大白旗，上书“劳动神圣”四大字，其外各式旗帜不下百余幅，都书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生死存亡的关头”，“驱逐工贼陈宏经”，“从此打破奴隶制”，等等标语，一时全场白旗飞舞，万头攒动。首由主席佟惠庭报告，略谓我们一接到铁路管理局下来对我们要求条件的批复，就马上开了一次委员会，全体认为不满意。大家既认为不满意，我们就抖起精神来，从此奋斗

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终止。旋有唐山代表李君演说，谓“唐山方面特派弟到此地与诸君面约，若当局不完全承认我们的要求，山海关一有举动，唐山方面既已实力来援助，望大家努力进攻，勿退缩”（众欢呼死不退缩）。次有秦皇岛工友俱乐部代表孟某演说，“敝部派弟到这边来，一来安慰大家，一来鼓励大家，想我们工人被逼迫到这步田地，不得已起来。这最低的六个条件，实在痛心的很。当局还不承认我们，我们再让步，倒不如自杀。于今敝部成立虽未久，势力虽薄弱，却与贵部义同生死，决取一致行动”。次王某演说，“陈宏经不过是一点工作专门营寄生生活的动物而已，不仅为工人之贼，实为国家之蠹，这种东西，早就该铲除，为什么当局偏要护此奸邪。于今当局若再不承认我们的要求，速把他驱逐，我们自己起来打死他罢，不然公理何在？我们的人格何在？”次赵某演说，我们很晓得罢工是极悲惨的事，但当局逼我们到此，虽是火坑也要跳的。陈贼是我们的仇敌，誓不与其并立，景佟二君为大家为公心出来办事，是我们推举的，绝不能让工贼无端开革，当局再不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全体罢工。但我还有一点意见，我们要战胜敌人，必先要肃清内部，于今陈贼情急，或者出此下流手段，来贿赂我们，我们要注意，以后无论那位工友若受人利用，出来破坏团体，我们就认为他是交通系，就以武力对待他（众愤急狂呼）。最后有王某报告谓“本厂职员们，见我们群情愤激，竟异想天开，想拿大话来吓我们，才贴一张告示来，说我们若罢工，他就闭门不开厂了。其实我们劳动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收归一切工厂由工人自己管理。于今他们若闭门不干了，那正好我们趁此机会，收回来我们自己去管理，岂不爽快”（众大呼好极）。末由主席宣告委员会议决，当局若于三号晚不答复我们，就实行罢工（众人鼓掌，通过）遂散会。全体排着队



伍回俱乐部去了。看这个情形，当局若再不速予答复，怕这个风潮是越闹越大啦！

(十，一，工人)

原载 1922 年 10 月 4 日《晨报》

##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矣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酝酿罢工之详情，已志本报。顷该工人等已发出宣言书，原文照录如下。

工友们！同胞们！我们山海关工人受工头赵璧，及其党徒陈宏经等之虐待，和生活艰难，年长日久了。于今赵贼虽去，而其党陈贼仍留，千方设计，图谋破坏工人俱乐部并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景树庭二工友，我们曾向路局提出要求条件，已宣言过了。

工友们，同胞们，京奉路局曾于八月三十日并未向工人俱乐部磋商，单方用上谕式批复，对于驱逐陈宏经及佟景二工友复职，毫未提及，其他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亦未允许十分之一，工人等忍不能忍，全体议决于本日(十月四日)以最后手段——罢工——对待。工友们！祈本“阶级的利益”，“奋斗的精神”与以“实力援助”。同胞们，请依“平等的原则”，“互助的友谊”表以“热烈的同情”。工友们！同胞，我们已开到前线放火了，祈起来努力助战啊，无产阶级的胜利从此开

始了，人类的幸福从此传来了。

要求条件六则。

(一) 速开革陈宏经请我们的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并将二君停工期间工资完全发给。(二) 每星期日及各种假日，均要休息，并须发给全薪。(三) 凡工人一律加薪，按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四) 以后每年加薪一次。(五) 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极大，应照火车房例，同样发给奖金。(六) 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1) 每年须有两星期假，假中发全薪。(2) 每三年须有两月例假中发全薪。(3) 病假必须发给全薪。(4) 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必须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 工人家眷来往乘车，须发给全免费票。(6) 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

原载 1922 年 10 月 7 日《晨报》

## 山海关路工风潮已解决

山海关京奉路罢工风潮因当局之无诚意，以致延长至今，后当局见工人方面，团结坚固，万众一心，恐唐山工人牵入漩涡，遂于十二日承认工人要求条件之大部分，经该路局长明白批示，工人方面亦颇为满足，故于十三日已宣言全体上工矣。兹录京奉路当局已允准工人之条件如下。(一) 陈宏经立时革除，佟惠庭，景树庭二人复职，并将佟景二人停工期间的工资完全发给。(二)

大礼拜及放假日，均发给工资。(三) 普遍的增加工资。(四) 每年增加工资一次。(五) 每年有两星期例假，每三年有两月例假，假中均发薪。(六) 病假有医生证书者，第一月发全薪，第二第三月发半薪，以后停给。(七) 工人家眷来往车费完全免费。(八) 承认本俱乐部为正当团体。(九) 罢工期间的工资完全发给。(十) 上工后本俱乐部职员或部员，不得无故开除。又工人曾发有宣言书，词长从略。

原载 1922 年 10 月 16 日《晨报》

## 山海关工人揭破交通系阴谋

顷山海关京奉铁路工人发出宣言书，原文如下。

交通系不仅是卖国贼，破坏党，更是我们工界不共戴天的一个大仇敌。为该贼们干的私通外国的勾当太多了，挑拨政潮的手段太明显了，所以在国中人人都晓得该贼们存在一日，中国人非至国破家亡不可。以致触起众怒，大家一齐起来把该贼们一起从政治舞台上撵下去了。该贼系的首领，逃走不迭，急忙忙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这真是一极痛快人意的事情。不谓该贼们贼心不退，见该系在政界上站不住了，竟戴上假面具混杂我们工界里来，想拿出他吮吸的民脂民膏作本钱，来买动我们工人，好蛊惑我们给他拿回政治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想利用我们工人的势力，来恢复他们

误国害民的贼买卖。岂知我们工人心地极明了，作事极光明正大，现在各地虽时有罢工风潮然都是纯粹经济及改良待遇的运动，绝不夹杂政治臭味，更岂肯入该贼系的牢笼。如以京汉路赶跑该贼系余党邓长荣该贼，京绥路驱逐郑洪年诸贼……之往事考之，亦可见该贼等蛊惑工人贼手段之失败了。该系见其贼计不得逞，竟一变而为破坏的手段，每遇我们为要求改良生活之事起，便假借名目，挑拨是非，其心之险，过于豺狼。然无论如何，京汉京绥……诸路，他们是厕身不得了，瞥见我们京奉路工人团体组织尚幼稚，以为有隙可乘，遂挟其狼子野心，来相毒害。唐山大厂某总管以叶恭绰内弟之资格，为其首领，张贾诸贼，为其爪牙，表里为奸，以与真正工人团体为敌。直至近来山海关工人为要求改良生活不遂而罢工后，该贼之破坏计划更显露了。利用几个工界败类，或者散发传单，离间我们团体，或者趁此机会，攻讦其私仇，甚至捏造假团体的名义，诬造谣言，挑拨政潮，好借以遂其大欲。更借娼妓式的新闻记者那几支秃笔，颠倒是非，淆乱黑白。该贼等之鬼蜮伎俩，真令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总而言之，我们工人与该贼系，实誓不两立，若容该系之猖獗，则我等工人恐无遗类矣。于今唐山方面工友们已与该贼系爪牙张贾二贼搏斗了，不达目的，誓不终止。但我们认为除恶务尽，不然，蔓草不除，后患滋甚。为此，敝部全体工人，愿协同全路工友们，起来与该系奋斗。我们要知道，我们想得到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必先刷清自己的团体，必先根本铲除工界的蠹贼——交通系而后可。工友们，我们只是同去下劳力的人，便是被掠夺的同患难的好朋友，亲兄弟，便要亲密的结合起来，岂可轻易受人利用，以自相残害。若有人甘心

附逆，我们为谋全工界的安全，虽牺牲此少数败类亦所不惜。为此，诚心请我全路工友们，都捐毒私见，团结起来，以铲除此工贼交通系啊。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5 日《晨报》

## 唐山工人援助山海关工人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已志莫提。工人愤甚，不得已才取罢工手段。今罢工几日矣，我们已向当局恳求，速与圆满答复，竟充耳不闻，置之度外，我们认此次当局所答复我们的条件，已有十二分不满意，加以山海关工友本与我们一致，决不能任当局横迫他们；因此，我们为已身利害计，为工人阶级利益计，决定十三号当局尚不与山海关工友圆满解决，就与山海关工友取一致行动罢工。盼望各地工友，本阶级奋斗的精神，予一致之援助。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工会叩。

原载 1922 年 10 月 12 日《晨报》

# 京 汉 路 大 罢 工

## 京汉路总工会今日成立

河南通讯员 禾 甘

京汉全路工人这两年来工会组织，总算已经逐渐结实了。经过四个月的切实筹备，才能够把这两千多里纵贯南北的一条大干线，联到一个目标之下，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产业组合，预备来解决这大崩溃后的建设问题。京汉铁路总工会预备于二月一日在他们的总工会地方(郑州)开成立大会。这种声浪，已经宣传好久了。全国各路和各业的工团，届时都要到郑来参与这个大会，不料好事多磨，近闻郑州地方警官，已奉到河南张福来命令，将以武力禁止开会，压迫工人。并有靳云鹗等所部军队，亦将施行压迫消息。果如所闻，则二月一日，郑州必有若干之冲突也。据调查所得，工人方面，团体异常坚固。且多以集会为人民应享之权利，若当局果加以压迫，则誓以最严厉之手段对付。今日(三十日)距会期虽仅二日，然前途吉凶，固难逆料也。 十二、一、三十。

原载1923年2月1日《晨报》

## 京汉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路工人突于昨日罢工，因之客货各车已一律停止。各方面对于此事，深滋骇疑。兹闻该路工人此次罢工原因，系因郑州警务局长，以暴力干涉工人集会。盖年来铁路工会运动，以京汉情形为最佳，沿路二十二站均已分会林立，故三月以前，即有总工会筹备处之设。迩来全路进行，更称顺利。除极少数员司从中阻梗外，百分之九十九工人俱已加入工会。最近郑州员司所组织之传习所，亦宣告全体加入，其盛况可以想见。此次该总工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会，先期柬请全国工会，报界，学界及其他各团体莅会参观，到会者极为踊跃。即就汉口一处，男女学生，新闻记者，律师，工会代表到者百数十人，并有音乐队偕行。他处与会者亦有二三百人，各处来宾及代表分住该埠第一宾馆，五州旅馆，福昌旅馆等处。此时众皆以为诸事均系公开，事前未闻官厅有何干涉，故不虞有他种意外也。开会前一日，各地代表俱已到齐，忽闻吴佩孚自洛阳来电，令靳云鹗以武力制止工人开会，电文内称系据京汉局长赵继贤之报告。工会接电后，如晴天霹雳，莫知所措，当即派代表五人到洛陈诉，冀可挽回。讫交涉数小时，无结果而返。此时该地工人及代表来宾均甚愤激，一致主张照原议开会，虽牺牲亦所不惜。委员遂以此意通告大众。次日下午一时，工人，代表，来宾等相率整队赴旅馆迎接匾额，狂风乍起，尘沙蔽天，彼等不稍畏惧，追随乐队，背负“劳工神圣”，“赤县



神州”……等匾额投奔钱塘里会场（系一戏院）。沿途军警森严，阻不得前。此际工人奋不顾身，破门入戏院，宣布开会。顷之，大队军队复包围戏院，该地警务局长黄殿辰亦到，满院宪兵，警察，侦探，兵士，逡巡逼迫。大会未及开成而散。会既解散，工会复被军警占据。福昌，五州，第一宾馆三处俱已兵士密布，言谈亦不得自由。工人遂秘密聚谈一次，而全道罢工案即于此谈话中决定。闻彼等所提条件甚多，道清，正太，两路亦取一致行动，条件内容虽未尽悉，大意不外争开会之自由，驱逐赵继贤等，并附加改良待遇等款而已。又闻京奉，津浦两路代表俱已回本路活动，京汉总会亦派人四出联络，则以后闹到如何地步，殊难断定。际此年关在迩，旅客如织，深盼当局妥筹善法，早决纠纷，否则日渐滋蔓，殊非社会之福也。

又长辛店消息，京汉北段已于四日上午十一点罢工，有一列车自保府开来行抵辛店，即不能前进。工会现已发表宣言，至于一切条件，则云均由江岸总工会主持，分会概不过问。罢工后车站张贴“敬告旅客”一文，略谓工人因生计及上司之压迫，起而组织工会，原属正当之事，今路局及军阀，竟横加干涉，是不啻禁止工会之发展。工会乃工人第二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令其稍受妨害，虽牺牲生命，亦必拥护之。深盼旅客诸君谅解吾人争自由之本旨云云。

又据某方面消息，京绥，陇海，津浦，正太四路，现已议决与京汉路一致行动云云。兹将长辛店工人罢工通电二则，照录如下。

其一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参众两议院，全国各工团，各报

馆，各公私团体，各邦人士钧鉴：顷接本路总工会急电，订于二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罢工原因，详急字二号通电），因此本工会遵照总工会命令，届时一律停止工作。此次罢工，完全为争工人自由，并不受任何方面指使及任何党派利用，特此电闻。长辛店京汉路总工会。二月四日。

其二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议院，保定曹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订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自由争人格，绝对不受任何党派及任何党人之指使与利用。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受生活困难，上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者，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之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藉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冯运，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尽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乐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枪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军警数营

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侵犯我们自由者，黄殿辰赵继贤冯法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干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解。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原载 1923 年 2 月 5 日《晨报》

## 京汉路罢工风潮益形严重

京汉路工人因在郑州开会，被警察以武力干涉，于前所举行大罢工，详情已志昨报。兹闻此项风潮，益形扩大。政府现已决定以严厉手段处置，昨日午后，业已派遣军队一大队，驰赴长辛店，包围工会。并一面分电萧耀南，派兵北上，会同豫军，监视郑州工人之行动。交通部对于此事，现已拟定两种办法，（一）派员赴郑安慰工人，促令恢复工作。（二）如工人不服命令，则令各

站长及职员，代替工人职务，借维现状，徐图解决。又管理局之工人，自昨晨八时起，亦已继续罢工，局中各职员室之暖气管，因电汽炉工人罢工，汽管悉行停闭，办公室之各职员，彼此均呵冻相向，呼冷不置。又闻京绥津浦陇海正太四路，现已有一致罢工之酝酿，内中尤以正太工人为最激烈云。

据路局方面传出消息，赵继贤局长以年关在即，行旅甚多，若不速行设法调处，将来风潮扩大，恐愈不可收拾。特于前日(四日)十时十五分派遣京汉路局宋锡嘏，先往长辛店慰问罢工工人，同日卫戍司令部亦派出考绩科科长辛树毅驰往罢工地方，调查详细情形。宋等已向长辛店“五路劳工俱乐部”工人代表磋商，先行节次通车，即从今日由京至保，再由保至郑。徐图条件之妥协。长辛店工人方面，已有允意。宛平县知事汤铭薰昨日(五日)下午四时与军警督察处督察长张雨霖杨少寅携带随从由西车站出京，转赴长辛店，视察一切云。又一消息交通当局为维持治安弹压肇事起见，特由卫戍司令部派游缉队第一大队长张国庆率领四郊游缉队一营，至长辛店，监视工人行动。该队拟今日陆续开拔，北京西车站，有保安警察队派出警察一排，西便门有游缉队兵士一队，维持当地秩序。工人方面现仍坚执前日提出之(一)对人(二)生计(三)时间三项主张。决不迁就苟且，承认当局之调处云。又闻京绥正太各路工人，现正积极筹措罢工救济金，以援助罢工各工人。

又一报告，京汉路自昨日举行罢工后，津浦路工闻讯，极为愤慨。顷据该路浦镇来函，该路参与郑州大会之代表某已回去报告一切，全体工人会议结果，已决定一致行动，援助京汉路工，除要求恢复京汉总工会，并提出七条条件，限三日答复(二月三日起)。并闻彼等已联络京奉路，一致行动云。兹将其条件列

下：（一）速行开革港务主任吴梦兰。（二）恢复李进台和沈永义二人工作，停工期内，照发工薪。（三）凡津浦路工人，薪在十五元以下者加薪三成，三十元以下者加二成，三十元以上者加一成。（四）小工满一年者得领牌按长工计算。（五）例假不扣薪，工作者发双薪。（六）前次允许机务处要求之条件，立即施行。（七）凡露天工作者，如打旗挂钩搬闸更夫等，每年每人冬季发给皮袄一件，夏季发给雨衣一件。

本社顷接京奉路天津机务处工人来电，原文照录如下。

其一 北京晨报馆，上海申报，转全国商学诸界同胞鉴：年来军阀专政，官僚弄权，国是日非，陷吾同胞于绝境。近闻诸公为国奋起，工人等深表同情。京汉工友今因欲解放政治上经济上之压迫，已于四号开始发动，一致与黑暗势力奋斗。深望商学各界予以充分之援助，以后我等并愿为诸公之后援，以达救国救民之宿愿，谨此电闻，不胜盼切之至。京奉路天津机务练习所叩。

其二 长辛店京汉路全体工友鉴：诸君今为我们工人阶级之先锋，我们极表同情，现已准备与你们一致行动，望各坚持勿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昨有书通告全国各工团，请一致援助京汉总工会。原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惨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

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者，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惟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工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类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乞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

又一报告，京汉路工人已于前日(四日)实行罢工，其秩序：江岸早九时罢起，广水至琉璃河均十二时罢起，前门九时罢起，京汉总局下午罢起，是日四次寻常快车，截在石家庄，二十四次截在长辛店，五次截在西便门，二百零二截在西便门，坨里截在良乡，三次截在新乡郑州之间。京汉路工对于此次事件，均异常愤激，金谓我们只知有工会，不知有性命。昨晚长辛店开到军队数营，闻此项军队往长辛店时，本无工人开车，系员司开车，脚夫生火，由前门至长辛店，足走了四小时。又琉璃河至长辛店之军车，系军士捉掳工人，强令开车，该工人因有要务，须赴长辛店，故乐开行一次。军队到长辛店时，工人全出站欢迎，并散发警告军警传单。军队接阅该项传单，颇表同情于工人，并有谓“工人事件，吾辈决不干涉”者。现该项军队分驻车站及街市等处，并未扰及工人及市面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6 日《晨报》

## 京汉路罢工风潮将不可收拾

京汉路罢工风潮，截至昨日，愈形扩大。在当局之意，非不欲极力敷衍工人，俾可早日了事，但工人方面认定此次乃为争自由而战，故非有圆满结果，决不迁就屈服。加以汉阳铁厂与粤汉路职工已采取一致行动，而四路响应之势亦甚急迫，各方面援助之声，更风起云涌，因此工人之气势益振。据今日之观察，政府当局对于此次风潮，倘不善为处理，则将来愈闹愈大，必至不可收拾，此诚非吾人所敢望也。兹将昨日所得消息，分志于下。

汉口六日电，京汉路工人罢工后，本地各方面极力从事调停，惟迄无解决之望。六日，汉口客货各车皆已停止，南来列车皆未到站。京汉路总工会与各公团代表约二千人，于六日午后在刘家庙江岸游行示威，并为极激昂之演说。萧耀南已命杜镇守使派军队从事弹压。又汉阳铁厂与粤汉路职工已一致罢工。鄂省当局已命各军警官署特别警戒云。

某方面消息，交通总长吴毓麟，昨日(六日)特派部员沈琪康、蔡孝肃三人，为宣慰京汉路罢工工人专员，其唯一使命，即在调和工人之意见。沈等已于昨日出京，先至长辛店，拟召集工人代表协商。对于工人提出之条件，除对人的问题外，政府为尊重工人利益计，当然可以从长计议，俾便早日通车。昨日(六日)上午十时二十分，由前门至保定，曾开一次专车，车掌及转运手等，均由沿线各小站站长充任。车头有军队一班，武装实弹，以作防卫。沿途尚无他

事发生。又据外人方面消息，郑州劳工俱乐部，尚在第十四师靳云鹗军队监视中。又闻该局局长赵继贤，昨已发出通告，恐吓工人迫令于十二小时内继续上工，否则将另行派人接替各工之职务。（布告原文过长不具录）但闻工人对此布告皆置之不理云。长辛店工人昨又发出宣言，声明罢工原因及罢工后之态度，原文照录如下。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的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分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象。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来，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冯沅，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锁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精神，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



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外，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昨日本社接到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急电两件，一致京汉路工人，请其奋斗到底。一致全国学商各界，请其尽力援助京汉路工人。工人此次系为争自由而战，系为争约法上赋与之权利——集会结社之自由——而战，换言之，即对于现政治之反抗行动也。学商各界，即今之所谓知识阶级，固日以改造政治为言者，然究之能坐言不能起行，闻工人此次之行动与其求援声，不知当作如何感想也。兹照录唐山工人电如下。

（一）北京晨报，上海申报，商报，转全国学界商界诸同胞公鉴，天祸中国，军阀肆虐，财尽民穷，国将不国。近更故拂民意，倒行逆施，侧闻诸君有奋起救国运动，工界同人极为欣感，同京汉路工友，以力争集会结社之自由，首撷其锋，工界同人，自当一致援助。盖以此次力争自由，匪独京汉路工人之义务，乃工界全体之义务，而且是全国人民之义务。尚望全国学商各界同胞，予以充分之后援，并希携手同行，以达国民救国之宿愿。

（二）京汉路全线工友公鉴，诸君首先奋起，反抗祸国军阀，力争自由，同人不胜感佩。务望坚持到底，以达完满之自由，至必要时，同人誓与诸君一致行动，敬祝最终胜利。

现北京各界对于此次罢工极为重视，学生界及其他素甚活动

之团体感觉更为亲切。昨日上午十时，有民权运动大同盟，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团体，假东城某校开一非正式会议。当由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某陈述此次事变之经过，闻者无不感奋。嗣经长时间之辩论，结果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一面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各界人士注意，一面积极进行募捐，为该工人等后援。最后决定今日上午十时仍在原处开正式会议，邀请其他工团参与，俾声势壮阔，为大规模之运动云。兹将昨日各团体发表之宣言电报汇登于后，亦足见彼等对此事之激昂也。

北大全体学生电 京汉铁路总工会并转全路工友钧鉴：  
慨自军阀得势以来，拥兵纵乱，海内骚然。罄国库之收入，不足以养兵，遍中国之版图，几无宁土。公私破产，百业凋零。国人身受痛苦，已达极点。乃彼等犹复怙恶不悛，暴戾益甚，垄断内阁，收买国会，逼走敝校校长蔡元培，及高师女高师医专工专美专各校校长，以遂破坏教育之野心，至今未决。不意又向我亲爱之劳动同胞进攻，胆敢压迫开会，闻之痛心，思之发指。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军阀毁法残民，詎非罪大恶极。望诸君为自由奋斗到底，敝校敬谨以从。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叩。鱼(六日)。

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宣言 万急。全国各工团，教育会，商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北京晨报，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汉口真报转各报馆，并转各界同胞钧鉴：  
国政俶扰，军阀横行，政治出于私门，小民变为鱼肉，哀我工界，创痛尤深。既受国际帝国主义之侵袭，复蒙国内军阀

阶级之荼毒，宛转待毙，莫知所届。差幸比年以来，同人自身之觉悟，及热心社会人士之提携，各路工友先后奋发，万众一心，组织团体，以与彼辈周旋。方期军阀悔祸，奸人敛迹，我辈最低限度之自由，得以幸存，全国铁路总工会转瞬观成。詎本月一日竟有郑州京汉总工会被压迫之事。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工人亦人民也。而且占全民中最大多数之人民也，其应享受此种自由，实乃天经地义。军阀怙势仗威，胆敢出此蹂躏民权之举，国法何在？人道何在？今京汉道清两路工友已相率罢工，京奉津浦亦将继起，将来局势，靡知所届。窃念军阀拥兵纵乱，毁法残民，身受其残酷荼毒者，不仅我劳苦之工人，其他各界，皆有同然。军阀存在一日，即人民被摧残一日，尚望全体同胞，同申义愤，崛起援应，摧残强敌，还我自由，在此一举，唯我同胞，实利图之。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民权运动大同盟电 京汉铁路总工会并转道清京汉两路全体工友钧鉴：中国现在是军阀政治，所以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种种的自由权利，都被他们剥夺无余，这是何其痛心的事，何等可恨的事。贵会开正式成立大会，横被军阀派兵压迫，以致开会不成，激起罢工，同人等闻讯之下，一方面深愤军阀之横暴无道，一方面佩服诸位之奋斗精神。比召集紧急会议一致议决实力援助，除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援助并派代表前来慰问外，拟迅邀在京有力团体组织罢工委员会，募捐援应。本大同盟以争夺民权为职志，果为全国所共知，所以只要是关于民权事件，决心起而奋斗。何况最大多数的劳苦同胞的民权，更为在所必争。深愿与诸位休戚一体，以抵强暴，而还自由。望奋斗到底，毋稍妥

协。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叩。鱼(六日)。

又北京学生联合会，亦为此事发出宣言，表示愿予工人以充分的援助，以期争回民权，打倒军阀。并希望全国国民一致兴起云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7 日《晨报》

## 京汉路罢工中之惨剧

自京汉路工人罢工以来，京汉之间，虽有若是之重大风潮，然以交通断绝，对于真相，究莫名其妙。记者不得已，乃于昨日(七日)上午，亲赴长辛店调查。抵长辛店后，即有一种惨淡景象，深入脑中。盖长辛店自罢工之后，当局即调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及京畿西路游缉队张统领率所部前往镇慑。彼等抵长辛店之后，当即宣布戒严。于是上刺实弹之步军，及乘马背枪之骑士，遍布长辛店，往来逡巡，如临大敌。彼等并向工人加以极严重之训示，而限其于十二小时内完全上工。工人乃于其俱乐部外，贴出宣言，声明此次罢工，该处完全系与全路工人取一致之行动，并无特别要求。若欲上工，在此交涉，实有未能，须即向汉口江岸总工会接洽。但得总工会之承诺，该处自可照办。若舍总工会而专与该处商洽，则不但十二小时，即四十八小时，亦不能上工云云。时某等见工人如此强硬，即决定以极严厉之手段对待。故于昨日上午该处赴郑回长之代表四人到长时，即令军队上

前逮捕，当捕去三人。其一人幸得漏网，而将郑州情形报告其俱乐部中之重要人员。工人等得此消息后，一面既愤当局之捕其代表，一面又知工会之决定坚持，态度益形强硬。至昨日上午十时，时某等知工人多在俱乐部内，乃令各军将俱乐部包围，并入内逮捕工人，强其上工。工人等乃齐集俱乐部门前，拒绝彼等入内。相持不久，军队即向空中放枪示威。工人等大呼不退。于是此等赳赳武夫，乃举其杀贼之利器，向工人轰击。当即击毙焦某等三人。又一人亦被刺刀杀伤多处，血肉模糊，倒卧门前。而受伤者则甚重。其余工人见军人之忍心残杀，方相率逃去。或易服藏匿，或远走他村，以暂避目前之祸。自经此一场惨杀之后。长辛店全市，更形凄惨，行人来往，不敢交谈。记者偶叩其何事如此，则谓一概不知。然其神色之间，未尝不呈一种悲愤之相也。当工人逃避之时，军队在后追捕，当捕去数十人，即令其各各入厂上工。闻长辛店工人，约有四千左右，各军拚此一场惨杀，所能强迫者不过如是，已可见武力之不能圆满解决，吾人希望当局即早觉悟，而另出一妥适之办法也。

又据路局方面消息，此次工人等因得有各方面之援助，迄不肯俯就范围，势非采用严厉手段对付不可。赵局长继贤前晚（六日）已下局令，对于首事工人，飭令严行查究惩办，一方面商调京奉津浦各站熟练工人及迭次退休工人充当工头，另挑精壮兵丁数百名随同练习，以为替代开车之用。原有工人，如再不及时省悟，当一律解散，押令回籍，并追缴从前所有薪饷。前晚（六日）十二时五十分，已由唐山运到工人一百二十六名，由第十四混成旅副官长韩振青，京汉局代表印刷所长孟彬湘带同军队保护，将该工人等运往长辛店，再分送保定，郑州等站。昨日（七日）上午十一时，京保间已开车一次，拟再节节开行，并经军警当局会

商决定，分段保护。自北京至长辛店，系由步军统领衙门游缉第一队担任，自长辛店至保定，系由陆军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军队担任，均携带全部武装，严阵以待。又据某军事机关消息，长辛店方面，前晚（六日）由涿州开来步兵二营，系第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军队，昨晨（七日）七时下紧急命令，捕拿为首工人十一名。工人当即麇集二千余人，因与该军队发生激斗，步军统领衙门闻讯，又加派兵一营，工兵一营，到长辛店助防，工人均赤手相搏，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毫无退志，结果，击毙工人一名，重伤工人二十余名，轻伤工人三十余名，捕拿工人三十余名。当局拟再增加军队，前往弹压，厉行武力解决。

又一报告，前夜（六日）军警在长辛店捕去铁路工会重要职员十余人，押赴保定。今日（七日）午前第十四旅时旅长带领兵士多人，拥到火神庙附近捕拿工人强迫入厂做工，开枪乱打，打死的工人，据现在确实调查，有焦某等数人，居民数人，受伤及逃亡的工友及居民无数。又封闭工会，抢去工会存款四千元，由员司勉强开车赴保定一次。军警包围全镇，厉行戒严，行人断绝，商店已一律闭门。现该处工会机关已迁移他处办事，分途请求全国各工会援助。兹录长辛店工会被封后通电如下。

汉口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全国各工会，各商会，各教育会，各学生会，各报馆公鉴，本路工人因军警强迫制止在郑州开全路成立大会，一律罢工抵制，要求恢复自由。官厅方面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派来大批军队，如临大敌，突于六号夜捕去工会职员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队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工人及居民受伤者无数。工会封闭，已迁北京办事。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工人悲愤难堪，谅各

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特此电陈，敬候明教。京汉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阳（七日）。

昨日上午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干事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筹备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少年中国学会等十余团体，在某处开代表会议。由各团体代表相继发言，公认此事为国民争自由运动之发端，非仅京汉工人之自身问题。当议决向全国各方面为积极的大规模的活动，以援助赤手奋斗的京汉工人。旋决定办法数条，（一）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共同援助。（二）发表宣言，警告国人。（三）派代表慰问京汉工人。（四）举行游街示威，以引起国人的注意。（五）积极筹款，为京汉工人经济的援助。并当场推定委员七人，执行议决事件。兹将昨日各团体关于此事之函电照录如下。

劳动组合书记部电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钧鉴，顷据本部部员报告，昨日深夜京汉局长赵继贤率同曹锟所派军队捕去长辛店分会职员十一人，械送保定。又于今日上午十时派同大队兵士压迫工人上工，不遂，继以惨杀，当场击毙工人及市民十数名，伤创及失踪者无数。军阀肆虐，至此已极。我工界诸友如不及早奋起，以与此残民之军阀作最后之奋斗，恐死亡无日矣。贵会接电后，祈即起示威，以实力援助，时机已迫，万勿自弃责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叩。阳。

铁路罢工后援会电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今晨九时，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因不依京汉局长赵继贤限日上工，突被驻扎该处之第十四旅及京畿游缉队军士开枪轰击，

当场击毙者二人，垂危者三人，重伤者四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并擒去俱乐部干事数十，递送保定，生死未卜，似此公然与吾民宣战，尚不奋起讨伐，等待何时。噩耗传来，京中人士，莫不发指眦裂，不日即有相当对待，望国人一致奋起，临电不胜悲愤之至。北京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叩。阳（七日）。

此外尚有北京学生联合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会，京绥路车务总工会等团体通电，兹不具录。又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昨日开会时亦曾讨论，此次罢工事（见另条）。又学生联合会闻长辛店工人被残杀消息，亦于昨日晚间召集各校代表在某处开紧急会议，讨论援助方法，其内容极为秘密。外间不易探悉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8 日《晨报》

## 京汉路工潮昨日之形势

京汉路罢工，迄昨日（八日）已逾五日，政府方面，坚持严厉对待之主张。昨日（八日）下午二时，京汉路局曾开紧急会议，闻内容异常秘密，大致系关于，（一）训练新工。（二）筹备开车。（三）处置肇事工人之各项办法。昨日上午由路局派出员司多名，分赴京保线各站，飭令自段长以下及工人，一体签名于复工簿上，以示悔悟之诚意。现京保线每日开车两次，上午十时二十五



分一次，下午二时二十五分一次，随车仍由军警戒备。又据从长辛店回京之美教士消息，前日（七日）被伤之工人，当即抬赴医院疗治，内有二名，因伤及脑部，创口破裂，血流如注，昨日即已毙命云。

又据交通部消息，交通总长吴毓麟以当此夏历年关期间，罢工风潮期延久，影响于行旅国库甚巨。特于昨日令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将此次肇事始末，据实报告，以便设法调节，务期缓和。并派技监三员，于昨日出京，慰问罢工工人。又闻吴佩孚氏昨有电致交通当局，谓郑州至保定间，每日可开车一次，惟由郑往南，为工人所把持，不易驶行。

又一报告，京汉路罢工风潮军队以武力干涉，致演出枪杀工人之大悲剧，昨日（八日）午间闻被伤工人又死去两名，但工人等在此境际，外观略形冷静，而在长辛店之一部，工人约二三百人（但全路工人约七千余人），已经军队强令上工，并签立字据，以后不准再发生此种举动。

又路局方面传出消息，长辛店材料处之工人，业于昨日上工，西行之车，已定昨晚开行一次。政府防范工人之手段，拟定每一车头派兵数名，荷枪实弹，监督工人之后，促其工作云。又闻郑州工会，亦于前日被军队解散，当军队下令解散工会之际，工人态度甚倔强，不肯听命。军队乃将为首工人捕获二人，捆至站台，向众宣言，如不散去，即行枪决。工人迫于威力，遂行散去矣。

又汉口至郑州一段，业于七日晚通车，萧耀南昨已有电抵京报告云。

又某方面消息，交通部前夜，又由大沽造船厂内调来工人一百二十余人，拨往京汉路担任车务事宜。昨午（八日）十二点及午

后三点，开第五次第二十五次客车二次，保定亦来车两次，中途无阻。搭客均非常拥挤。前晚京汉局复派员调查，长辛店一带均已大放光明，电灯房工人已全体照常工作，该站机车厂工人，亦均陆续回厂工作云。又一报告，记者(投稿者自称)今日复驰至长辛店察看，见辛店全市，如在重围之下，兵马往来不绝，沿户搜索工人，令其入厂作工。但结果仅有数十人被拘在厂。据工会委员十人中，有二人被捕，总干事三十人中，有一人被捕，自此次风潮发生之后，国会议员中亦多注意之者。日前胡鄂公、蔡达生、田桐等即纷纷提出质问案。及至昨日，众议员刘景沂又提出一案，限政府于三日内答复。其原文如左：

为政府此次对于京汉罢工事件，处置违法，提出质问事。查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工会，事非违法，何以该地军警横加摧残。而政府不加查办，以致激成罢工风潮，此应质问者一。风潮既经扩大，政府即应有所觉悟，平心处置，何以荒谬糊涂，竟派军队前往威吓，此应质问者二。尤足骇人听闻枪击工人者，昨日上午驻在长辛店军队，竟敢枪击工人，死者一人，垂毙者三人，伤者无算。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与否，原系双方对等条件，岂已能因条件未洽，即行残杀。假使政府与人民易地以处，其将如何，此应质问者三。又闻当时惨剧发生之后，该军队又逮捕工人俱乐部干事二十余人，解送保定。查长辛店系京兆宛平县辖境，何以此案乃送保定。又不知保定更有何人，可以处理此事。此种中外古今闻所未闻之荒谬办法，是否政府独与其谋，此应质问者四。兹依院法第四十条提出，限三日内答复(二月八日)。

又陇海工会，近复有一通电，原文如下：

(衔略)京汉工人受军警压迫，以至全路罢工，系属逼于万不得已的举动。窃工人组织工会，系工人应享权利，乃该路无知者以吉投凶，耸动当道，而当道深知工人痛苦，不予干涉。该无知者自行暴动，欲置工人于死地，其良心丧尽，不言可知。况工人既无越轨举动，何能受此蹂躏，工人行为正当，应许工人要求，乞主持正义，速为解决。若或再事迁延，则全国工团，必收一致之效。临电盼切。

又本社顷接山海关京汉路工会快邮代电二则，原文照录如下。

(一)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申报商报转全国商学军政各界工团同胞鉴：近来军阀鱼肉国民，官僚挑拨内争，国已不国，我等手无寸铁之工人，受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横压，为国民中之最劳苦穷困者也。今商学二界均奋勇为国运动，为全体人民谋福，我等工人极为感佩，并愿为后援。兹京汉全路三万余工友为开会不成，与受压迫过甚，已于四号全体罢工，谅各界早已耳闻目见。我等工界对于此举，自当以实力援助，一致向黑暗势力奋斗，誓不达到目的，虽死亦所不辞。尚望各界即时与以强有力之援助，庶几使光明之势力日增，反动之黑暗势力日减。万一工界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亦即国民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盖京汉路工友此次之举动，纯属反抗压迫，争我同胞人格，还我同胞自由，凡属亲爱之同胞，请即奋起一致行动。临电急迫，不胜盼切之至。

(二) 长辛店工会京汉工友鉴，请勿懈，我等正预备，临时待发。山海关工会叩。鱼(六日)。

又昨日下午一时，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在东城某处开会，讨论援助方法。学生联合会前晚召集紧急会议，亦议决(一)一致对于工人积极援助。(二)各校于八日召集全体大会，讨论援助方法。(三)东北城各校，于九日在北大集合开会，西南城各校，于九日至女高师开会，讨论援助方法。故昨日法专，工专，美专，女高师等校均召集全体大会，一致议决积极援助工人云。兹录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关于此事之通电照录如下。

八校教职员电 (衔略)本月四日，京汉路工，在郑州开工人总会，被驻扎该地军士，用武力解散。五日京汉路为争集会自由全体罢工，六日交通部下令工人开工，七日北京军警在长辛店强迫开工，枪击路工。即死者二人，受轻重伤者四十余人。此皆万目共睹之集实也，同人等见闻较切，顾虑较周，目睹政府措置无方，心痛吾民偕亡无日，诚恐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不惜一言，促其觉悟。同人等以为政府当局对于此次工潮之措置，有四不当，集会结社之自由，乃人类生活之基础，不但为事理之当然，抑且经约法所明定。而当局则不惜蔑理违法而剥夺之，其不当一。近代物质文明，皆出于工人之手，关系社会幸福，良非浅鲜。故世界各国，大之则制工人保护法，以资救济，小之亦公认工人之团结，使其自助。我国纵不能行其大旨，亦当念其小者，而当局不明工人保护之义，反抑工人自助之途，其不当二。凡不得已之消极的抵抗，乃人类最小限度之自卫权，侵我自由，实逼处此，宁为义死，

不为幸生。行路会情，谁不相悯，故举世各国对于消极的罢工，莫能压制。而当局昧于人情，乃欲以武力强制开工，其不当三。工人与士农商各界，同为良民，纵不认其贡献文明之功，亦何得谓其遽有滔天之罪。且两军对垒，尚不杀投械之人，何况工人，本无武器，而当局乃不惜任意杀击之，其不当四。政府当局有此四不当，同人等乃不能不有三可虑，年来兵祸匪乱，相继迭起，捐税公债，日见增加，吾民之生业资财，既已损失无算，今则咄咄逼人，即吾民之自由与生存，亦有不能保持之势。士农工商俱属守业良民，休戚相关，奚啻一体。今日可以剥夺工界之自由及生存，明日即不妨转战他界，言念前途，令人寒战。此可虑者一。社会上及政治上之大乱，不起于违法伤义，必起于害理悖情，史迹昭然，无庸掩饰。当局对于工潮之措施，实有引起变乱之可能性，今日统一未成，祸机未已，若再加以当局之摩荡，窃恐政乱一发，便难收拾，压力愈重，反动愈大，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此可虑者二。现今中国经济状况，已渐达于国民经济时代，吾民日用所需，本地产物，所难得足。其余远或来自外国，近亦致自外省，而运输之功，端赖航路。假如铁路工潮，旷日持久，不能解决，影响所及，直接者为民食，间接者为金融，则纵无政乱，各界生活亦何堪设想。此可虑者三。以上数事，皆根据学理，痛切陈辞，既属实情，更非过虑。盖同人等忝居知识阶级，又为职业团体之一，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念所及，难安缄默。谨摭所怀，聊供参考。尚望全国各界，仗义执言，政府当局，早日悔悟，预防全国政乱，安固公私生计，民国前途，实利赖之。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叩。

庚（八日）。

原载 1923 年 2 月 9 日《晨报》

## 京汉路工人在汉又遭惨杀

按此次京汉路发生风潮，本报曾据实记载，以告阅者。乃日来警厅方面颇有当局对于本报将有不利之警告。记者天职，本在报告新闻，自不能以势力之加，改吾常度。但终因审慎从事，不能痛快直陈，致难饜阅者之望，或亦难免，此则应请原宥者也。抑尚有进者，此次风潮之生，无论工人方面态度如何，而事经多日，不能速谋解决，致演成流血惨剧则政府之措施失当，实属无可讳言，记者不知当局者有无妥筹根本办法，以期弭变无形之诚意，若徒以防川之术，钳制舆论，恐非国家前途之福，抑岂高拱在位者所能长此安富尊荣耶。逆耳之言，吾愿当局思之。

汉口八日东方电 七日，省当局向京汉路工会交涉五次，请恢复工作。工会要求撤退警戒军队，最后工会会长林祥谦，且以手枪威吓交涉员。于是萧耀南命武装兵攻击工会，枪毙工人三十一名，负伤者十二名。八日夜十一时，开赴北京列车当可开行，其由北京开来停在广水之列车，预定一时半可抵汉口云。

又电，军警弹压京汉路工团，致发生多数死伤者。现各工团

开紧急大会，由官厅派人监视。各租界观于形势之不稳，召集义勇队以备万一云。

又电，六日由郑州开赴汉口之列车，在鄢城为工会所阻止，于是七日由郑州开赴汉口之列车，有第十四师长靳云鹗所部军队乘车戒备，而工会纠察团则准备出死力以相对抗。萧督军观于工团态度之强硬，决定命军警逮捕该团首领，强迫解散，业于八日发出布告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10 日《晨报》

## 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启事

京汉铁路工人为争自由已于日前全体罢工。北京各团体对工人此举极表同情，特组织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于二月七日正式成立。通讯处暂设北京大学西斋白璜君处。此启。

原载 1923 年 2 月 10 日《晨报》

## 昨日工人与学生游行示威

昨日(九日)下午一时北京各校全体学生，根据七日学生联合会之决议，东北城方面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西南城方面在女子高师，集合开会。其开会情形，两处大致相同，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工人及被害工人之家属报告军警包围郑州长辛店工会及工人毙命之凄惨情形。女高师之工人家属为一女士，言时声泪俱下，场下大为动容。结果，议决向政府提出要求条件，(一)请政府明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之自由。(二)撤退长辛店军队。(三)释放工会被捕职员。(四)抚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属。(五)惩办郑州长辛店肇事之军警及罢免路局当事者。(六)改良工人之待遇。散会后，学生与工人即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北大与女高师两处男女学生，共约一千余人，在户部街会齐。由学生自行维持秩序。人手一白帜，上书“援助工人”，“打倒军阀”，“还我自由”等字样，并用白布影印被枪毙工人之血迹，制为大旗，上书“长辛店工人之血”，时狂风怒吼，而学生气不稍馁，沿途并高呼“打倒军阀”，“援助工人”之口号。传单约二十余种，随地散布，纷纷如雪片。全队出前门，经西珠市口，煤市街，大栅栏，西车站，复入前门，转赴西长安街，至新华门。时新华门之铁栏已闭，学生与工人等以此来本系示威，并非请愿，故不主张见总统。遂将携来之旗帜掷入铁栏，并高呼，“劳工万岁”而散。时已五时矣。是日在北大第三院开会时，工人代表演说者极多，每



代表甫登台，即掌声雷动。工人讲及沉痛处，学生无不大为感动。某工人代表于讲演时，突出示受伤工人之血衣，血迹斑驳，半皆朱殷，全场多为泣下。沿途并有人以竿高举血衣，见者皆现悲惨之容云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特为此事通电全国，报告昨日情形，原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钧鉴，本日北京各团体，各业工人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到者约万人，向政府要求下列事项：（一）由政府明令允许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二）撤退长辛店军队。（三）释放工会被捕职员。（四）抚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属。（五）惩办郑州长辛店肇事军警。（六）工会起封并送还抢去各种物件。（七）由政府明令废止治安警察条例。群情愤激，誓为自由战死，尚乞诸公一致主张，同伸义愤为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叩。佳（九日）。

原载 1923 年 2 月 10 日《晨报》

## 京汉路罢工中之所闻

交通方面消息，浦口铁路工人因援助京汉路罢工工人，业经实行罢工，所有津浦线浦口一段交通，已陷于停顿状态。江苏督军齐燮元现命宪兵四出帮助路局，劝告工人复工。但以上消息，

尚未经官电证实云。又本社接浦口浦镇工会罢工宣言一件，照录如下。

全国各地工团，各界同胞鉴：我们津浦铁路工人因工贼吴梦兰无故开除我们的工友李运台沈永义二君，借此置彼私党，我们曾详细宣告全国工友和各界同胞一次了。我们不只受工贼的压迫，并感生活艰难的痛苦，遂向路局提出最低限度要求七则，限三日答复。至今五日仍无信息，又加前日接得京汉全路工友被压迫而罢工的急电，复接本路总会援助京汉工友的快电，我们昨早拟电交通部促速解决。不意电局不给我们发电，我们全体工友更愤怒填胸，全体议决今午十二时全体停工，静候解决，特此宣言。

罢工后复提出要求八则列左：

(一) 速电交通部允京汉工友要求五条。(二) 凡津浦路工人每年须加工薪至少一角。(三) 凡津浦路工人每年与例假三星期，发全薪。(四) 每年每人应发给各路联运免费票二次。(五) 工人买煤按路局买煤原价计算。(六) 罢工期间工薪完全发给。(七) 以后路局上人革人皆须得各该地工会同意。(八) 以上各条和前次提出七条须由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实行。津浦铁路浦镇分工会。二月八日。

又一消息，津浦路罢工工人，只浦口码头，及南段机务房一部，故南段方面，现已停车。但闻该路已于前数日，将沿线护路警察，照原额增加三分之一，闻其分配，系大站六十名，中站四十名，小站二十名，藉口保护路政安宁，实则 为预防工人闹风潮。并闻吴佩孚对于津浦路工潮，特别注意，已派参议官杨某于

前日赴鲁，与田熊二人，共同研究办法。拟除分别派员劝慰外，并颁定临时惩奖办法，藉资拢络云。

又南京电讯，浦口船务处渡江之小火轮，现亦罢工，因之浦口与南京间之交通发生障碍。齐燮元已派兵轮三只，暂行渡客云。

昨日政府当局讨论对付工潮之方法，据当局所表示者，谓仍欲和平办理，希望先将目下之事有一结束，然后政府自动尊重工人之意见，设施一切，而不肯居承认要求之名。又津浦路工人确已响应京汉路，现正坏车头三个，又伤工头职员多人。且曾与军警冲突。结果互有死伤。闻政府正派人前往调停。能否即归平静，尚无把握云。

汉口八日电，京汉路北上火车业于八日午前一时开行，南来火车亦于是日四时抵汉。今日客货各车俱如平日开车矣。

又电，京汉线第三段所属之刘家庙职工共二千七百余名，八日午前十时，开工者已有一千五百余名矣。

又九日电，罢工中之武岳路已复原状，九日夜开车矣。

又电，萧督军因实际阴历年关，又有枪决京汉职工之事件，恐地面不稳，特在汉口口口(电文不明)加特别警戒，对于旅馆之住客及无职业之旅行者，正在严重取缔云。

又电，汉阳铁工厂职工自八日起罢工，萧督军即派兵前往弹压，现已有一部从事作工，惟工人已提出八条件云。

又电，丹华(译音)机器厂职工，七日罢工，尚未解决。又美孚，亚细亚两煤油厂亦已罢工，惟现已解决矣。

原载 1923 年 2 月 11 日《晨报》

## 京汉路局通告今日开车

京汉路局自工人罢工风潮发生后，全线交通，完全陷于停滞状态。闻京汉路局前此派出之劝慰开工专员，即持工簿向各沿线各站工人，飭其将工会之证书缴纳，并具悔过书，找一殷实铺户，证明不再滋事，即可按原来薪金复工。现由京至保一段，已有五百余人，具悔过书，合之前此在唐山一带招募之工人，不下千余名，已可维持全路之运转力。路局昨日(九日)发出布告，谓全路客货车，一律通行，原文如下。

本路自二月九号起，所有全路客货车，均照常开行，特别快车，亦自星期一(十二日)起，一律售票。特此通告。京汉铁路管理局。

又闻前日押往保定为首滋事工人十一名，已由商户白尚德具结保释。前此工人所要求之条件，经此次惨剧后，已无形取消云。西车站下午十一点五十分之二十一次列车，仍照常开行云。

国民通信社云，在长辛店被拘捕之十一人，已押往保定，其中两人，闻业经执行死刑，余九人，尚不知如何，至该处工人俱乐部，已遭封闭，工人被迫签押手印，开工通车。工会之证书徽章，亦已强迫缴出一千余份，刻下尚未复工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而郑州江岸广水广德等处之工人俱乐部，亦均同遭封闭，不

能活动云。

又某方面消息，京奉路工，所派出代表，分往各路站联络，现已接有东路代表报告云。唐山至山海关一带，接洽妥协，各站工人，皆愿与津站取一致行动。津浦路工人，已提出六条件，向路局要求云。

昨本社接津浦铁路浦镇工会电一件，又京绥路车务总工会快函一件，皆系援助京汉路工人者。兹仅录浦镇工会电如下。

十万火急。全国各报馆转北京大总统暨国务院钧鉴：本月一日，京汉铁路全路工友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各路工友派代表者四百余人，不料届时遭该路局长赵继贤运动军阀阻止开会，侮我工界，莫此为甚。伏望大总统暨国务院俯顺舆情，速革赵继贤，以平众怒，而申公理。不然，吾辈全国工人誓死不辞，直接与该赵继贤决一雌雄，临电不胜愤慨之至。

原载 1923 年 2 月 10 日《晨报》

## 各路工潮未息中之各方面

京汉路罢工风潮，因当局以武力镇压，于九日勉强通车，表面上可谓告一段落，但实际上仍未能遽云完全平息。津浦路南段风潮，亦尚无即时解决之把握，而其他各路，或已表示，或在酝酿，似皆有不稳之风传。因之各方面对于此事，皆甚注意。闻国

会方面，昨有吴景濂，汤漪，罗家衡，胡鄂公，彭养光，汪彭年，骆继汉，张树森等数十人，协商调停工潮办法三条，因吴景濂入府面陈总统，当由总统在府召集张绍曾及各重要阁员会餐商议，其调停办法三端如下，（一）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二）释放被捕工人。（三）所有已经成立各工会，经政府查明情形，允许暂行存在。俟劳工法案公布后，再行依法改组。但未改组以前，工会内不得参加工人以外分子。闻以上三项，政府方面协议结果，已决定容纳云。

又一报告，议员汤漪，罗家衡，胡鄂公，汪彭年，骆继汉，张树森，冯自由，及各派议员约百余人，准今日在众院开谈话会，并与吴景濂，及院外新闻界商界等接洽。谋调停此次工潮办法，条件须政府与工人双方兼顾云。

据外交界消息，公使团以各路罢工风潮，外商受绝大影响，昨已照会外部，质问有无消弭及取缔方法。政府已预备答复，其措辞大约以京汉工潮既经解决，交通即可恢复原状云。

又正太路罢工消息，早已宣传都下，但始终无官电发表。顷本社接正太路总工会宣言一件，内云于七日全体罢工，是则正太路之罢工，似为事实。但昨日据某方面消息，则谓该路已恢复原状矣。兹录该路总工会宣言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交通总长，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参众两议院，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机关，各公私团体，以及全国兄弟诸姊妹钧鉴：这次京汉铁路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各路皆有代表到会，庆祝盛典。不料是日该地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军警，包围会场，毁坏会场，并来宾所送之匾额，亦被军警掠夺，你看这种无理的压

迫，我们工人还能忍受吗？中华民国法律上不是明明载着：人民有集会结社绝对自由权吗？难道我们工人不是国民一分子，开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这回京汉路被军警如此压迫，蹂躏民权，将来我们工界的前途，何堪设想。所以我们认为京汉路这次的罢工，是抵抗强权的，争人格和自由的。这是何等的光明正大，何等勇敢。他们现在已罢工三天，而政府置之不理，以致他们所要求的条件，而今还没解决。我们正太路的工人也是国民一分子，又是同一阶级的人，现在眼看见他们正在危急之中，我们还能安心作工？还不速起来援救他们吗？所以我们于七日召集全体大会，议决自七日起，实行罢工，援助京汉。如果京汉路这次所提出的条件，政府没有圆满答复以前，我们正太路的工人决不开工。爱护无权者快快起来呵！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启。

又汉口惨杀工人情形，已志前日本报。兹接汉口快讯，述其情形甚详。原函云，京汉路全路工人因此次郑州开成立大会，被军警横加阻止，激起公愤，特将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即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扬子京汉铁厂，机器，缝纫，粤汉花厂，烟厂，牛皮，电话，调剂，洗衣，车夫二十余团体，公推陈天主席，代表姜肇基报告情形后，经众决定分三步办法，（一）由工联合会发出宣言，以促当局之觉悟。（二）举行工界大游行。（三）实力援助，举行大罢工。并向路局提出赔偿损失，成立工会，惩戒军警各条件。当发表宣言，详述罢工之理由。时群众已愤达极点，遂将罢工时间提前，改为十一时。但江岸工人，已于九时二十分实行罢工，又洗衣，水车厂，电话等工人，亦于是日上午十一时罢工。又迭次接得各分会电报，于十二时全体罢工。于是全路罢工之举动，至此

已完全实现。五日十二时，工人约计五千余人，在刘家庙集合。举行示威运动。以白布画人头一颗，头旁画大刀一把，制为旗帜，表示决心一齐送死之意。其他有警惕字样之旗帜，尚不下千余种。秩序甚为严肃，沿途商民燃放鞭炮欢迎。旋在扶轮学校开会，当场演说者，有十七人，措词大要不外与军阀奋斗，坚持到底，情愿同死云云。此外尚有女工三人，均登台演说，谓军人穿的衣服，都是工人做的。军人杀人的子弹，都是工人造的。军饷都是工人造的，铁路赚的，今日军人反不容工人活命，工人当然拚命反抗云。演说毕，三呼劳工万岁，散会。南段局长冯运，当派人至江岸与总工会商榷，担任调解。总工会全体会议，金谓冯无谈判资格，表示拒绝。至所要求者，系向交通部，吴巡阅使，靳师长及豫省当局，希望完全答复。如不达到目的，誓不上工。五日九时，有军队多人至工厂，迫令总司机郑永棠陈金发升火，照常工作。该数人将车头升火放气，准备开车，为工会纠察团侦知，遂通报全体工人，当即一齐进厂，列队与军士对抗。并乘机将郑陈夺去。军队长官，随即请工会派代表与参谋长张厚生接洽。工会方面，当时推出代表罗海臣，张濂光，潘云章，项飞龙四人与张参谋长谈判。张讹言，德安府发生匪警，须派军队往剿，要求工会开车一次。各代表坚辞拒绝，遂不得结果。下午二时，有工人数名，被军警捕去，加以破坏秩序之罪名。工人方面遂一齐前进，双方在铁路两旁，相持甚久。工人临时组织敢死队计四百人，均以小刀铁棍斧头为武器，其脑前缀有敢死队徽章，而谏家矶至造纸厂之间小桥附近，拆卸铁轨。军署方面闻讯，即下令军警，准其便宜行事，一面约汉黄镇守使杜锡钧，交涉员陈介，武昌商会会长徐荣庭等出面调停。工会会长林祥谦辞甚愤激，卫队欲行逮捕，林乃以手枪相吓，秩序大乱。工会纠察团敢



死队决出死力相抗，军队遂开枪攻击工会，枪毙工人三十一名，重伤五十余名。解散工会，一时工人纷纷散去，警察随在各旅馆商号严密盘查。官厅并下令临时戒严，鹤唳风声，人心惶惶。其无力抵抗而又迫于生计之工人，则屈服于官厅势力之下，具结悔过，依然工作云。

京汉工潮，尚未完全平息，而津浦路南段，又有响应之说。究竟详情如何，一时尚无报告。惟据今日到京之南来旅客所述，则谓九日上午八时许，津浦普通客车由南北驶之前，浦口站上即有发生工潮之说。浦站初不敢开门卖票，继又得电询，以为尚不至有何妨碍。九时许，仍卖票开车，迨车行十余里，抵第一站之浦镇，即见有工人数千人群集路轨之上，不许通车经过。并手执木棍砖石之类，向机关车击撞，车头外部，当被毁坏。惟时届年终，旅客之北上者，都有要事，势不能因此折回，故决计不肯退票，并不愿离开车辆。相持颇久，迄无办法。继经旅客中公推男女代表，前与工人接洽，要求体谅旅客之为难情形，让该次列车照常北行。工人亦知年底未便误人，因允于是夜听任开行，故该次列车，抵津之时，已在十一日（即昨日）上午八时。迄午后一时许，旅客方转乘京奉车来京也。至照例是日（即九日）下午五时半，由浦开行之特别快车，本可于十日晚上十时六分到京者，迟至十一日早晨八时余，始见开抵京站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12 日《晨报》

## 京汉路工潮平息后之武汉

京汉路罢工风潮，自本月九日实行通车后，表面本已平息，一般人亦已安心。但据汉口消息，则南段形势，似仍未十分稳妥，而汉口各工团似亦尚有酝酿。但据吾人推测，该省军事当局防范既严，布置且周，即使此讯果确，工人方面之计划，想亦未必能实现。兹述汉口消息如下。

汉口十一日电，信阳郑州彰德各站之职工，表面上已归平静，里面似仍不稳。闻尚有破坏打电机，割断电线等行动。此外又在郑州取去给水机，使机关车不能开行，该方面之商人，因年关伊迳，交通阻梗，大蒙损害，甚憾工人。郑州军警政商各界，力促工人上工，否则将以武力解决为最后之方法。现已通电吴佩孚及其他各方面矣。

又同日电，各工团首领尚秘密运动，企图罢工。杜镇守使鉴兹形势，特开紧急会议，决议倘工人不听军警之制止，即行枪决云云。

又同日电，扬子江机器厂罢工首领逃亡，该厂已请派兵前往弹压矣。

又同日电，长沙停车场职工现已罢工，不能开车，十一日长沙来车，竟未开到。

又十二日电，本地各工团，现正计划于旧历新年起猛烈之运动云。

又闻工人方面，已向国会递请愿书，由议员吴昆、胡鄂公等为之介绍，内容述事变之经过甚详，至请求事项，凡七件，均非非分之要求。请愿书全文过长不录，兹录其七项要求于后。

(一) 集会结社之自由，载在约法，工会设立，政府再不得非法干涉。

(二) 政府应从速释放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各总分会一切职员及工人。

(三) 请政府立即撤退长辛店等处监围工人之军队警察。

(四) 请政府严惩赵继贤、冯沅、黄殿辰、何开成、胡鸿章等，及在郑州长辛店武汉肇事之军警。

(五) 请政府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

(六) 请政府从速运粮赈济京汉全路工人，并不得禁止长辛店工人及其家属自由购买粮食。

(七) 要求政府赔偿汉口工团联合会被警察焚毁房屋之损失，及各处被军警抢掠捣毁物品之损失。

原载 1923 年 2 月 14 日《晨报》

## 京汉路工潮有渐平之趋势

开封十二日快函云，京汉路罢工一事，至八九两日，工人处于高压之下，实在无可奈何，而所谓郑州国民大会，又颇表示反对，各处商界，亦多有以罢工为不然者，因之工潮之波浪，渐就

平息。然近日火车之得以开行，全系军队强迫之力，每次列车，皆有兵士弹压，机关车内，并派有工兵四五人，从旁监视，故由汉到京，确已通行无阻。不过工人以被迫做工，当然满心不愿，大有故意肇祸之心。加之铁路钢轨，复无人负防护之责，刻闻信阳迤南保定迤北之轨道，均有毁坏之说，确否虽未敢知，然往来行旅咸有戒心。而郑州一带，今日更因军警驱逐工人眷属，激起一部分之反动，工人方面，又有誓死不愿开车之传说。此外陇海路工，亦似有与京汉工人秘密结合，一致行动之消息云。

开封通讯，京汉路近两三日内，确已完全通车，所有武汉邮件，均可如期到汴，票车货车，均已通行。但此未必即工界之真正志愿，或为武力所迫不敢不上工耳。兹将豫境京汉路各站所得消息分志于下。

郑县 郑州自七八两日实行开车后，工人多规避不到，仅有少数人被迫服务，每日由站长亲在车站打旗搬闸，调车挂钩，速度亦不能如平日。八日晚，此间升火开车两项工人，承认服务，闻系前被工人俱乐部排斥之工头唐廷玺，自请报效，但求复职，现唐已实行服务矣。故郑县开工一事独早。日前被捕之工人代表高斌系工会总干事，刘文松亦总干事，姜海士系副代表，钱仁贵系敢死队长，王兆坤系评议员，该五人六日晚曾发一通电，言罢工之先，宜先提出条件，限期答复，无效再行罢工，方属正当办法，今因罢工激起各界反感，在郑各界，结群游行，登门质问，自觉理屈，实难应付。务恳我总分会鉴兹苦衷，从速工作，一致开车，幸勿自杀云云。但高斌等确已被拘，失其自由，此项通电是否出自本人，实不可知。靳师长齐戎已有电报告洛阳，略谓此间南北客货各车，均已通行无阻，今早六时半经过郑州，由鄆赴京票车一次，午由郑开鄆加车一次，下午五时经过郑州由彰至汉

票车一次。车中秩序井然。本日各界复开会议，公决对于梗顽不化之工人，决计以严厉手段对待，以促其早日反省，恢复交通。除派职师李咨议干清，明日趋叩崇阶，面陈详情外，谨先电闻。闻八日郑埠曾开国民大会，表决六条办法，（一）工人如梗顽不化即实行绝其供给，并不觅给房屋，违者重罚。（二）限二十四小时上工，否则将工人家属一律驱逐出境，如有窝藏工人家属者，以通乱党论。（三）反省上工者即到站签名，发给执照，予以保护。（四）驱逐办法，由大会实行，军警予以援助。（五）逾限不上工者，该工人之生命财产，发生危险，军警不负保护之责。（六）陇海路工人不罢工，当特别优待。现在郑州车站之戴金线军帽者项背相望，昼夜戒严，盘查甚苛，为从来所未有，此郑州开车之情形也。

许昌 许昌工人于八日致郑州靳云鹗电，表示愿和平，照旧上工(此消息系得自政界)。

郟城 此间工人于六日曾允陈又钊旅长及崔雯等之请，开车至郑一次，八日又复开车。十四师驻郟之陈旅长报靳云鹗，略谓车站工人经旅长再三劝导，均承工作，今晚北来一二两次车，及由北上第一次车，皆安全通过。惟机务工人间有不明大义而逃匿者，然于行车无碍。(下略)又电云，漯站南北各车，均已通过，机务工人，亦多有上工者，该工头四名，因工人不能全数服从，自请拘留，藉以儆众，苦心若此，殊属可嘉。(下略)

彰德 此间工人于七日在车站发生激烈动作，无论何人不准上站，并将电机损毁。经陕军岳旅长抓获四人，据王海式八日电报告云，虞(七日)午林参谋长胡总段长到彰，与岳旅长接洽，工人闻风潜逃，司机人等降服，遂各给徽章，八日早刻六次北开，王海式。齐。叩。

驻马店 十四师团长杨绍先电云，郑州靳师长鉴，健密，阳亥电敬悉，驻站工人经职团劝导，业经谅解，均于今早照常工作，车辆通行，请释厘念，杨绍先。叩。庚。

信阳 靳云鹗接信阳电云，健密，顷闻该工党代表，及会长胡姓二人，已发出通电，先叙数日来郑州各站，既已开车，本日下午四时，经信阳驻军第十四师旅团长并绅商各界议决，照郑州办法，一律通行，照常工作云云。现第二次车，于下午五时亦由南开行，在站工人，均亦遵守秩序，照常上工，所有机厂，仍行派队保护，免生枝节。谨此电闻，旅长王允忠团长王乔同叩阳戌。印。

道清路 京汉路罢工后，首先响应者为河南之道清铁路工人，该路自六日早即实行罢工，以道阻隔，不得真相。兹觅得该路工人第一次要求条件九项，亟志于下，（一）加薪分三等：（甲）现得薪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三十元以上者，照原额加十分之一。（二）以后每年按第一条之规定，加薪一次。（三）路局增用工人，完全由工会介绍。（四）凡全路机务车务电务工程等处工人，司库夫役及车守与本巡警，均一律加薪。凡学徒薪水起码六元，油木两厂工人薪水至少十八元，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取得工人同意，照所增之时间加薪。（五）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并按照员司成例，每年给二十日特假，例假特假仍给工资。倘在假期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六）工人因工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金，至死后三年为止。若因伤致死，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给恤金于其家属，三年为止。（七）由路局发给工人本路常年全数免费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票三次，

并年发给全国铁路联运免费通票二次。（八）凡工人出差，均须照京汉章程，给差膳费。（九）若工人有过失罢工者，须按照章程，并须得预先知照工人，调查确实方为有效，否则决不承认。

又闻靳云鹗受委托专办京汉罢工风潮，故靳对于此事，非常忙碌，其办理手续，大致先取强迫手段，逼令先行开工，恢复交通，维持秩序，嗣乃酌量与工人商议容纳其要求。日前致京汉路局长赵继贤电云，永密，接读虞电，藉悉长辛店工人都已悔过上工，足见措置有方，至深佩慰信阳郑州彰德间，经军警政商各界，一致以严厉手段对待，以公共利害相晓喻，正义所在，自当屈服，已照常通车。办理尚称顺遂，唯治标仅求速效，而治本要策久安，拟于明日再由各界邀集工人首领，续开会议，准其提出合理办法，共同研究，以期根本解决，免致贻人口实。高明以为然否。如何情形容再续告，弟靳云鹗齐寅叩。二月十一日。

顷北京学生联合会，为罢工风潮，特上呈总统总理，兹照录原文如下。

呈为保障自由调处工潮恳请明令分别办理事。查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凡属国民，允宜享受，工人创造物质文明，供给社会幸福，厥功至伟。其应享受集会自由，息作自由，自不待言。乃本月四日，京汉铁路在郑州开总工会，被京汉路局长赵继贤暗请该地军警以武力强迫解散。五日京汉工人为争集会自由，全体罢工。六日交通部严令工人开工。七日北京军警在长辛店强迫开工，枪毙工人三名，受伤毙命者二人，受轻重伤者百余人。九日鄂督萧耀南强迫工人开工，枪毙工人三十一人，负伤百余人，竟诬为匪徒，朦呈钧座。十一日各报载称由长辛店捉解保定之工会职员已在保枪毙二

人。似此剥夺自由，草菅人命，无法无天，横暴已极！查国际战争惯例，不杀徒手，工人手无寸铁，竟遭惨杀，噩耗传来，人民异常愤激。敝会于十日开各校学生联合大会，不期而到者万人，全谓军警横暴，政府措置乖方。当经一致议决呈请钧座要求七事：（一）由政府明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二）撤退京汉沿线军队。（三）释放被捕工人职员。（四）抚恤被害工人家属。（五）惩办京汉路局长及郑州长辛店汉口肇事军警长官。（六）恢复各地工会并送还抢去各物。（七）明令废止治安警察法及罢工刑律条文。以彰法纪而维自由。尤有进者，年来军阀扰乱，民不聊生，政府措施，自应严守约法，加意抚恤，以弥乱源。乃政府前因袒护一无耻政客长教之故，致掀动全国公愤。今复坐视军警枪杀无辜工人迄今七日未闻惩处，死伤枕藉，未闻抚恤，大且以为得计。现一部分工人虽被迫上工，其心决不甘服。各路各业危机四伏，全国民众，岂能袖手。倘不幸逼成革命，恐政府难免责任。敝会远征各国保护劳工之先例，近察各省人民之愤激，本惻隐之同情，为恳切之呼吁。敬恳钧座尊重民意，俯如所请，即日明令赐办，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国务总理。

原载 1923 年 2 月 15 日《晨报》



## 武力解决工潮之反响

京汉路罢工风潮，现已平息。但此次风潮之解决，当局纯恃武力，因之激起国内各工团之愤慨，如香港工会全国海员总会等团体，或联络路工图谋再举，或致电两院，请其据法力争，兹分述如下。

天津英文泰晤士报，载云，京汉路罢工风潮，自军阀用高压手段强迫工人恢复工作以后，表面上风潮似已平息，其实工人方面尚思活动，而各方工人，抱不平者亦复众多。顷据郑州消息，香港工会，近派代表北上，业于上星期五抵郑后，即与铁路工人代表接洽，声言工人若受武力压迫，即行屈服。则将来将永受武人之抑制，不克自振，应请路工同人，一致奋起，作最后之斗争。并谓香港工会方面，愿与铁路工人以经济上之援助云云。该代表刻已赴长辛店，与该地工人有所接洽云。

全国海员总会顷有电致参众两院及交通部，原文如下。

参众两院交通部钧鉴：京汉路局长主使伤毙路工，摧残工会，冤惨弥天，请即查办，以维工业，而重人道。中华全国海员总会叩。真。

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因京汉路工人罢工事特致电参众两院议员，请据法律力争，原文如下。

参众两院钧鉴，此次郑州工人集会，吴佩孚萧耀南等无故干涉，更残杀工人数十，军阀之淫威已极，人权之保障何存。窃劳工神圣，世有定评，民国新党，亦有劳工专章，今武人蛮横至此，全国工界，人人自危，诸公代表人民，应请据法力争，以伸国法，而维人道。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叩。

又据某方面消息，近日外间宣传京汉路工人有联合九路同盟罢工之说，晋督阎锡山为预先防范起见，特派警将正太工会解散，所有牌匾徽章一律收缴，嗣后不许集众开会。其石家庄分会，亦由曹锟电令警局收缴徽章，一并解散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22 日《晨报》

## 鄂萧惨戮工人之隐患

汉口函云，现为阴历壬戌癸亥年之年头岁尾，以中国多数人心理观念，甚注视此节，故届时宜为一年中之特别景象。他去年终，则有凄凉惨澹之一事，即工潮是也。刘家庙枪决之工人三十二名，大辟三名，有未收尸者数具，至今尚暴骨于江岸，每日该处之妻啼子号，必有数起，令人惨不忍闻。然别具心肝之路警与守军，持其枪棒而驱逐之，并不怜惜。京汉路事件，至此已告一段落，继京汉路而起，又有粤汉路罢工。九日萧耀南派兵一营，押车开行，并电赵恒惕亦派同样之兵押送，由岳州接替，赵氏因受舆论反对，而且不甚满于京汉事件之布置，故未走极端，至今

武岳车虽照常开行，而武长车则不能按点，但亦未断绝交通。各工人均非死心塌地为工作，不过为势力所迫，而各方工人又屈于威力，未能协同动作，不得不俯首帖耳，暂为用命。京汉路之工作，亦系军队押送，各站派兵接替，至今不懈，因而往来之车辆，已渐次恢复。武汉工团，对此次军阀举动之伤心愤激，自不待言。湖北工团联合会被封，并捕其主要各干事，各干事遂逃避。但八日晚该工团依然发出一道通告，请所属二十六工团为湖北总罢工，向当局提出条件六项。（一）承认京汉路总工会之要求条件。（二）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罢工之自由。（三）承认工人团体有直接交涉权及契约权。（四）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资以日计算。（五）废除包工之包头制。（六）星期及例假休息，照常给工资。通告发出后，除粤汉路已罢工外，惟谏家矾扬子机器厂汉阳铁厂汉冶萍运驳工会三处响应，丹水池亚细亚美孚煤油工人俱乐部停工一日，以为京汉工人志哀。此三处罢工，汉阳铁厂由萧耀南电话第二旅长寇英杰派兵至该厂勒令上工。而工人坚持工会首领均避至汉口，直至十二日始谈判稍形接近而半上工，然工作至今未复。扬子厂由该厂经理萧耀南派兵前往，兵一到该厂即将工会封闭。该工会主任陈天，已先避至汉口租界，军队勒令各工人上工。工人纷纷离开该厂，其在厂附近住者，则不免压迫上工，至今亦因年关，工作不克复原。汉冶萍轮驳，未曾上工，第因此三处罢工，又引萧耀南之暴力，令武阳夏三处军警，将所有工会，一律封闭，捕平时热心工团之人物，以为斩草除根之计。又仇视报馆，凡对工潮处置表示不满意者，则加以检查或封闭之。现在武汉所有工会或工人俱乐部无论已入工联会未入工联会者，一律干涉将牌子下去，并不准再聚众开会，所有名列被捕之人，现在均已避往上海或匿名居租界。工潮形势，表面

上似已被武力征服，而里面对于军阀，则怨毒已深，而工党之精神，则因此益团结。此番吴佩孚以残酷手段对工人，不啻在社会上伏一祸根，在军阀认为武力万能，而外人则已见及之。汉上各外国工人公司曾雇用华工者，两度会议，对中国政府处置工潮过于野蛮，恐有极端之反对，势必波及外国工厂，各外国工厂受有损失，须向中国政府索赔。由英美商会请领事团一面电北京公使，一面向汉口交涉员提出意见，由交涉员陈介转致萧耀南，尚不知若何答复也。

原载 1923 年 2 月 23 日《晨报》

## 京汉路罢工之尾声

上海二十一日电，近日成立之工团自救会上海支部，昨日开执行委员会，商议京汉铁路罢工之际，吴佩孚萧耀南残杀工人事件。当时讨论左列四条件。

- (一) 关于内部之组织，此后常开会议，以图顺次进行。
- (二) 由委员会募集救恤金，以救济此次工人之被害者。
- (三) 将吴萧两氏之惨无人道情形，通电全国工团。
- (四) 吴于施洋氏之处死刑，应求上海律师公会及各法团一致援助。

又电，中华航业联合会昨日通电全国工团，以国家纷扰之责任，纯在军阀，故赞成孙中山之和平统一宣言，并主张图统一之先，须实行裁兵云云。

汉口二十一日电，萧耀南因京汉罢工之首领已逃往上海，特于二十一日派咨议黄殿辰调查一切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23 日《晨报》

## 昨日施林及二七遇难工人追悼会

昨日施林及(二七)诸烈士追悼大会在高师风雨操场开会，到者约千人，挽联花圈甚夥，后来者几无隙地。三时许，始由主席报告开会，旋即致祭，在场者行三鞠躬礼，继读祭文。次来宾何孟雄戴朝震等演说，词皆沉痛。后施洋夫人率其女公子至，进场时即哭不成声，满座亦多为之掩泣。继由袁某报告施洋惨死情形。最后由谢某提议四事。(一)由本会通电恢复解散的工会。(二)抚恤被难家族。(三)恢复因罢工被捕者自由。(四)惩办祸首。当经全场一致通过，遂摄影而散。

原载 1923 年 3 月 23 日《晨报》

## 湘工团援助京汉路工之热烈

长沙特约通信员 平

京汉铁路为争集会结社自由而罢工，大引动各方面同情，湖南各工团应声援助者甚为激昂热烈，兹将其先后情形略志如次。自京汉路罢工二日(二月六日)后，此间方接到该路罢工通电，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一面致电吴佩孚，要求承认京汉路条件；一面召集各工团代表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援助办法，后经众议决：(一)声势。(二)实力。(三)在相当时期举行同盟罢工。惟粤汉路(株萍路附内)与京汉路有密切关系，其鄂段闻已于六日实行罢工，于是全路于八日早均行停止开车，湘鄂交通，一时断绝，消息停滞，商旅维艰，人民顿现一种深恶痛恨军阀之横行，摧残人民自由人格，大有群起反抗之势。不料该路罢工一日后，汉口刘家庙之惨剧，即已演成，该路徐家棚工会被封，并勒令工人开车，十日湘鄂交通方勉强恢复，但工人之愤愈日甚一日，工作无心，损坏时有所闻。各工团以鄂督萧耀南复狐假虎威，摧残我工界，大为愤恨，继又郑州长辛店信阳……各处之惨杀声，忽闻于耳，愤恨愈不可终日，群欲同盟罢工，一致援助。后以京汉路既已勉强通行，只得暂时忍受，于是全省工团联合会致电声讨吴佩孚和萧耀南。又由每工团派一人组织援助京汉路委员会，该会连日会商数次，议决办法数项：(一)向各处募捐救济死亡工友之家属及受伤工友；(二)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援助；(三)设讲演团实行各

地讲演，宣布此次京汉路罢工之惨情及军阀之横行状况；(四) 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其余办法临时再议。兹将其通电和募捐启及全省工团联合会声讨军阀通电，并单致吴萧快邮代电，均抄录于左：

(一) 工联合会致吴电 洛阳吴子玉先生鉴：京汉路工以要求集会结社自由，惨遭死戮三百余众，近世文明国家所未(闻)也，国家养兵，所以卫民，今以残民，北起长辛店，南迄武汉，杀声遍地，冤呼震天，先生安坐洛阳，指挥若定，金口掘堤，重庆犯顺，方之是役，犹未为勇。吾闻古有民变，今则工变。俄罗斯工变矣，数百年盖世威棱之尼古拉斯，一旦如摧枯拉朽。如德如法如意大利，旦晚有事，其军阀政客资本家悉属尼古拉斯第二。先生力抗皖奉，国人尚存好感，然遽谓吾拥直鲁豫湘鄂正副巡阅使之尊，人莫予毒。则国人鸣鼓而攻，将随此念以俱至矣。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二十日。

(二) 工联合会致萧电 武昌萧衡珊先生鉴：先生指挥所部，杀路工三十二人，冤惨所中，江水为寒矣，先生狐也，假吴子玉虎威以临江汉，鱼肉人民，再接再厉，一战而胜京汉路工，何其勇耶。世曰劳工神圣，先生必曰军阀神圣，以武汉近事观之，军阀则诚神圣矣，然吾闻世有杀不绝之劳工，未闻有杀不绝之军阀，先生试思先生之左右，除百数十师旅团长镇守使警察长如万恶不赦之杜锡钧、何锡藩等辈而外，何一而非吾劳工阶级同志耶，今日兵士实弹以杀劳工者，明日吾劳工挥泪一为指点，便可反戈以杀军阀，先生则曰乱党，而岂知遍地皆乱党，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属乱党也。

不务得民，而务残民，不惟自省，而惟多杀，怨愤所积，铤而走险，枯木朽株，尽起为难，天地虽宽，将无先生立足地矣。特进忠言，诸维善择。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同叩。二十日。

(三)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通电 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们鉴：

自万恶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等势武淫威，解散京汉路各工会，同时指挥长辛店，郑州，江岸各站兵警残杀工人三百余人并枪毙工界首领吴汝明，施洋，腰斩京汉工会会长林祥谦，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之事横来，凡我同胞照睹此违叛约法——集会结社自由——的民贼，莫不怒发直竖，恨不立食其肉而寝其皮，本联合会为此，除指挥全湘各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打倒军阀各项进行；拨发第一次通电，唤起各界同情，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委员会，予以种种实力救济，直电痛斥吴佩孚，萧耀南二贼魁外，再为此第二次通电，务望全国各团体为尊重约法，伸张民权，打倒军阀，肃清中国计，众志成城，精神贯澈，必须达到民权集会结社自由，恢复被封各工会，惩办肇祸军警，重恤京汉路伤亡各工友为快，临电不胜盼切。

原载 1923 年 3 月 3 日《晨报》



## 京汉路罢工之起因

汉口特约通信员 小 轩

郑州特约通信员 澹

京汉路工人组织的工会，共有十六所，但没有联合总机关，工人精神，尚不见十分团结，因是有京汉路总工会的组织。总工会组织，在数月前，便已着手，现在才告就绪，定期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因为郑州居京汉中心，全路工人，赴会较便，先期并请了全国各工团代表，和各界人士，到郑观礼。武汉方面前往郑州的，共有三四百人，并赠送总工会匾额和其他物件多种。其他各处代表到郑的，亦颇不少，郑州各大旅馆，一时顿现人满之患。总工会会场，设在普乐戏园，座位极宽，预备大众听讲，其他设备，都费了好些时的布置，数千元的代价，满拟此簇新的工人团体，立时就要涌现在吾人的眼帘，发生吾人的许多美感。不料京汉路局长赵继贤，见好军阀，于二十五日电请吴佩孚，派队制止。二十九日，吴即电靳云鹗，就近派军制止开会。其电云。

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

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等语。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吴佩孚。艳(二十九)。

靳氏奉电后，一日派其部下谢团，分布各街道，阻止工人赴会，又将普乐戏园来宾的各处酒馆，都派军队把守，不许集合，郑州警厅长黄殿辰，也派了无数武装警士，帮同肆虐。工人兴兴头头的赴会，都被那一般如狼似虎的军警拦阻，不能前进。午后一时，各工团代表整队送匾，到总工会，中途也被军警拦住。声言系奉吴巡阅使电令不准总工会开会，并出吴电相示。各代表皆谓吴巡阅使只不准总工会开会，总没有禁止我们送礼，现你们横加拦阻，难道不许我们走路吗。军警尚拟阻其通过，而各工团代表一时气愤，不顾生命，将匾额抛弃道旁，一拥而进，竟被冲开一条道路，直抵普乐戏园门首。各工人也随后闯入，实行开会。各工团代表演说，语多沉痛，对于军警无理压迫，尤为愤激。是时谢团军队，团团围住，正拟以武力驱散工人。幸靳的参谋长徐某赶到劝阻，才未致发生冲突。但工人以军警在旁监视，也只草草开会而散，从来未有的盛举，无故被军警蹂躏，各工人代表无不大愤。散会后，当即在旅馆集议，决以死力反抗此毫无理性的暴力，比晚十一时，各工团代表纷纷回汉，二日晚，在江岸俱乐部开紧急大会，都认此为工界莫大的耻辱。当提出要求两条，(一)撤换京汉路局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沅。(二)惩罚干涉军警，并函请工团联合会，为京汉工人声援。三日，又设立总工会临时办事处于江岸，办理一切。嗣探知京汉当局，对于此次事件，丝毫没有悔悟，非有绝大牺牲，决难昭雪此耻。于是罢工空

气，遂非常浓厚。四日晨，全路各分会代表，都到汉，当即召集大会，决定全路即日大罢工。江岸机厂，九时即首先罢工，刘家庙以北各站，十二时后，纷起响应。当发出大罢工宣言，内列要求五条，于午后三时，正式提出，其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咳！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遗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行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呵！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沅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

我们的人格，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沅；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下略）

工团联合会，今午亦召开紧急大会，讨论援助京汉工人事，都认此事关系劳动界全体，不仅为京汉工人的耻辱，决定三步办

法，先以工联合会名义，发出宣言，对于此事件的不平，促京汉路当局的觉悟，早日解决工潮，如若不生效，就联合各工团，举行游行示威大运动，最后联络全国劳动界总罢工，是此风潮，不久就要波及到其他各工团身上，当局若不从速设法收拾，恐怕影响所及，或比什么闽事粤事，尤为重大咧。

(十二，二，四，)

郑州特约通讯云，此次工潮之发生，在工会成立之先二日(一月三十一日)工界代表赴洛请求准予开会，未蒙允准。而京津汉粤各处工人，已纷纷派遣代表，赍送礼物，先后到郑，势难终止。驻郑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及河南铁路巡警所长，兼郑州警察局局长黄百洲，以奉有汴洛密令，谓该工人开会，带有政治臭味，恐滋乱阶，当设法制止或解散之。故上月三十一日及本月一日间，郑埠即特别戒严。钱塘里一带，枪枝林立。工人等见军人出头，亦有惧意，拟不在普乐戏园(在钱塘里)开会，改赴某照像馆摄影。照像馆不敢纳，于是又拟假车站下某饭庄一聚，某饭庄亦不敢纳。遍问数家皆然，抑若有人预为告戒，不准容纳若辈者。工人乃忿不可遏，于是日(一日)午前自大通街聚齐出发，直赴钱塘里。途次用多人抬一金面木质匾额，上书“劳工神圣”四字。外有玻璃匾额十四个，红绸彩条，红色小旗等多件。并有军乐队(系自汉口运来者)护随，极为热闹。工人随行者，约二千余人。玻璃匾系湖北各工团，及粤汉京汉等路工团，武汉轮工会，武昌商长，武昌高师等处所赠送之品。正行走间，突有军警出而拦阻，不准进行。并言时局不靖，恐扰及地方秩序。工人不顾，双方冲突。工人大呼“劳工万岁”，蜂拥而前。军警将各工人所抬之匾额，一律夺去，转交警察局。工人亦一致拥至钱塘里，直入普乐戏园中，硬行开会。黄局长入内制止，被工人大骂，指为臭官

僚。并问你穿的衣谁做的，吃的饭是那里来的。不会打土匪打洋人，却来压迫我们，实属可恨。黄言非我不准大家开会，是奉命办理的。于是工人中有大哭呼劳工万岁者。是时戏园亦被军警包围，其势汹汹，工人乃草草讨论，即行散会。声言军警不准开会，只得罢休。军警乃扬武耀威，将郑州之工人俱乐部招牌取下，不准再有此项团体，实行根本取消。不知工人散去，即散布他处，运动罢工。至初四日十二时，而罢工发作矣。

(二月六日)

原载 1923 年 2 月 11 日《晨报》

## 京汉路罢工前后之所闻

郑州特约通信员 澹

京汉路罢工风潮，现已告一段落，但罢工前工人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之详情，各报尚鲜纪载。顷本社接开封特约通信，述开会之情形，极为详尽，特照录如下。

京汉路工人因在郑州开全国工人大会，被军警武力制止，因以激起全路罢工风潮，自本月四日上午十二时起，截至属稿时，已五日有半，仍未完全解决。虽七八等日间或开车一次，或系洛阳工兵自开，或系强工人所开，且均枝枝节节，并未全路通行。记者当时曾将郑州方面情形，分别纪录，使国人得明真象。然当时所记，皆随闻随记，不无遗漏

之处，兹将肇事之初，以至今日所得各方面情形，详纪于下，以告留心斯事者。工人在郑州开全国工人大会，不过欲团结工人势力，图工界生活之发展，并无过激性质及政治臭味。唯工人一时高兴，未免铺张扬厉，除发出通启，征求祝词，邀人参观外，并将钱塘里普乐戏园门首高搭柏枝牌楼，派人手执白旗，终日在新到之票车上，招待来宾。后租定招待所，携带军乐，聚集工人及来宾不下三四千人。郑州市上顿形热闹。即此一端，已足以惹起官厅之厌恶。况“劳工神圣”四字，本为官厅所不赞成，今遽发生此种情事，宁不刺目。故十四师师长靳云鹗与郑县知事陈箴，郑州铁路警局局长黄殿辰等密议，念以兹事体大，不敢不报告吴佩孚。吴接靳黄等之电，不明真象，但既有种种谣传，当然加以制止，以维治安。故吴电复郑州靳黄等，有“严密防范，相机制止”等语。而本月一日之活剧开幕矣。一日，工人开会被军警干涉，大致已详六日通讯，不再辞费。而最足令工人以难堪者，即夺坏各埠送来之牌匾，驱逐各栈房之工界来宾，摘去铁路工人俱乐部之牌子三事。若当工界推定李焕章杨德辅史文彬三人赴洛请求准予开会时，当局姑允其请，准其接受牌匾彩幛，如期开会，仅派得力警察，维持秩序，严重监视，不以武力干涉，或不至惹起罢工风潮。故平心而论，军警之维持地方治安，防患未然，固无可非议，而办事如此操切，致酿大变，要亦难辞其咎。此工人在郑开会受阻之实在情形也。此次风潮关系甚大，当日在郑开会，各方面所到之人，亦各界应行注意之事，兹就黄殿辰报告省当局者探志于后。陇海路工会代表，傅子天，杨森发，魏云山，熊正庭(以上由开封来)。汉口皮鞋工会会长杨衡，缝纫公会代表邹新甫，洗衣局工会代

表萧乾安，人力车夫俱乐部代表袁告成，蛋业公会代表刘善夫，马正卿，花厂公会代表陈式谟，花厂洋会会计李磐，粤汉铁路代表余友文，王佐林，姚祺，武汉工务调济工会理事白锦成，京汉路工会江岸分会代表汪锡畴等十人，武汉电话工会代表熊春山，吴忍，吕德发，机器研究会代表邓福，湖北工联合会代表陈天，湖北轮工会代表张鑫，汉口烟厂工会代表萧少卿，武昌机器工团代表邓胜发，武汉新闻记者李求宾，刘光国，唐际盛，张绍康，马刚等，照像者张济川（以上均自汉口来）。京汉公会会计邓敬端，项德隆，马克思学会代表周玉瑞，王德恒，许鸿，叶景，陈号亭，蒋汉章，又有女士吴勇，李革，刘昭等三人（均由湖北江岸来）。正太路机务工人代表高鹤平（自正定来），石家庄机务工人代表贺善源，邢昌福，孙晴霄，胜邦忠，施莲坡（自石家庄来）。津浦路机务联合会代表刁玉祥，徐洪山，刘继贤（自徐州来）。此外关于京汉路各站分会工人皆有代表，许昌为田新科，潘希贤，刘相臣，郾城为周少贞，驻马店为何继谟，信阳为胡传道，广水为朱佐清，周伊三，新乡车站为杜秀臣，赵邦平，陈义章，王万顺，黄河北岸为吴幼宾，李得春，徐桂林，长辛店工人代表未详。尚有军乐队十二人，则系由汉口来郑。又郑州军警夺获工人所送之匾额彩绸等件，亦有化载之价值，因并志之。计木质金面大匾额一面，上书“劳工神圣”四字，系京汉工人范进臣等多人送。又玻璃镜匾十三个。“健者先进”四字，系湖北工团联合会送。“赤焰辉煌”四字，系谯家机扬子厂工会送。“劳工万岁”四字，系粤汉铁路总工会送。“工群励进”四字，系京汉铁路总工会送。“咸钦精神”四字，系武汉电话局工会送。“众志成城”四字，系汉口机器厂缝纫



公会送。“轘轍一途”四字，系汉口西式皮鞋工会送。“云卷电驰”四字，系武汉洗衣局送。“前途胜利”四字，系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送。“履险如夷”四字，系武汉轮工会送。“屏藩锁钥”四字，系汉口花厂工会送。“大辘椎轮”红绶一条，系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送。又“记地赤化”红绶一条，系国立武昌高师学生赵瑞麟等送。除上举之外，尚有彩绸一挂，红小旗十余面，五色旗一对，大鞭炮红蜡烛等物，均由警局代为保存。

又本月八日午后萧耀南强迫路工开车，军队击毙工人三十七人，负伤无数，并将各工会勒令封闭，律师施洋等三人被捕，指为煽惑工潮。上海各工团，异常愤慨，发电声援，原文如下。

湖北全省工界联合会，转京汉铁路总工会列位工友钧鉴：军阀残杀工人，封闭工会，妄捕无辜，上海各工团，异常悲愤。誓为列位工友经济实力之后盾，望奋斗前进，一息尚存，勿为屈服。中国工会上海总部，中国劳工同盟督会，中国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工会上海部，中华电气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粤侨工界联合会，广东旅沪金银首饰工会，湖南劳工会上海办事处，上海印刷工会，驻沪参战华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中华劳工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船务栈业公会，上海机器工会，中华印刷工界联合会，机器缝纫工会，沪江绸缎染业工会，均安水手公会，栈业公义会，上海水果地货友谊会，华洋轮船工会，上海焱盈总社，中国机器总会上海支部，上海履书工会，上海女子工书进德会，上海职工俱乐部，上海机器缝纫联合会，日华纱厂，上海钱业友谊会，上海同志友谊会，浦东印刷烟

草工人俱乐部，上海均安水手工会，国民女子工艺学校，船南联谊会，安徽旅沪劳工总会暨工友九十六万八千余人同叩。佳(九日)。

原载 1923 年 2 月 13 日《晨报》

##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全国工人，农人及一切被压迫的同胞们！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的被惨杀，想你们都已知道了。自此次罢工开始以至现在，敌人方面——军阀及其雇用的政府——利用他们的报纸电报及文告，捏造种种诬蔑及诱惑的事实，不断的来欺骗国民，以冀破坏我罢工工友团结及阻断国人对于罢工的同情援助。我们很相信：在被敌人方面造谣的宣传欺骗下的国人，必然有一个很热心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将这次大屠杀的实际经过作较详细的一篇报告。

京汉铁路工人此次罢工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了争集会结社的自由，就是约法上规定我们人民应享的自由。

近两年来，京汉工人陆续组织“工人俱乐部”。至一九二二年春，全路皆就绪，得十六个单位，每站工人过百人者即组织分会，较少者属于附近分会。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决定组织总工会。八月十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决定总会地点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在成立大会未开以前，由总工会筹备处行使职权，并决定统一名称。然后依“权力集中”“经济集中”两原

则，以促成一有实力而统一的组织。整整筹备了四个多月，才于本年一月五日总工会委员长会议，定于二月一号在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与典礼。

因为集会结社是约法上赋予人民的“自由”，一方面军阀在相当期间内尚保持其假面，和工人谋妥协。因为这个原故，京汉工人遂得在军阀高压下发展到这个局势。宣言“保护劳工”咧！赞成“劳动立法”咧！但是工人却始终“谨防扒手”，阶级的战线日益紧切。

当国家铁路为其私产的直隶系军阀看工人的组织愈进步，他们愈恐慌，遂不得不揭开其“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拿出摧残工人很辣的手段来，图灭尽工人的势力了。在路局方面，如赵继贤，冯运，他们原来就是持破坏工会主义的。赵氏在先曾利用一部分工人组织传习所，以图工人的势力破裂，不想恶谋失败，凡示好于彼者工人群弃之，而工人底团结遂益坚实。冯氏先亦联络司电生以上的员司，组织京汉同人通谊会，与工会对抗，乃终亦未成功。自总工会成立会之召集露布以后，于是他们谋摧残的进行益急切了。赵以保系嫡派的资格，冯以京汉南局局长不啻吴大军阀的外账房，而又有两湖巡阅使署副官的资格，遂日夜奔走于曹吴之门，以制造空气，谋覆工会。而乖巧奸诈的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于靳云鹗，使其严禁开会，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于是军阀借刀杀人计划便决定了。

仇人嫉视工会，工人未尝不知，且身处虎口，固军阀掌中物。但尚不知对方欲摧残若是之急迫，所以大会筹备皆取公开，以为如此或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至一月二十八日，而意外的消息到了！黄殿辰首先来会声明禁止开会；始而取出赵继贤致吴

佩孚的电报，继又取出靳云鹗张福来给他的命令，猜他底意思，好似讨好于工人，显得此事主动者大有人在，但其心也太险恶，相持者几三日夜，工人愤激非常。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阳。

代表既到洛阳，当日（三十日）往西宫，吴辞不见，约以当晚用电话谈。至晚，用电话约定次早八时谈话，次早得见该署副官长徐某及其政务科长白坚武，由他们转述吴意，只是一味敷衍恐吓，代表方面坚持愈烈，最后才由吴佩孚亲见。现在把那时谈话大要，记在下面：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工人代表与他据理力争。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无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尽歼之，其手段真辣呀；约接谈三时余，不得要领而散。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微笑中，好危险奸诈呀！

先是，各地及各铁路工团先数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的请柬；无不兴高采烈，争欲前往庆祝。至三十一日晚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轮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工会，武

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三十余团体，代表百三十余人，尚有武汉及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三十余人。

各路代表到者，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六十余人。本路分会——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州，广水，江岸各分会代表到者计六十五人。

赴洛代表于三十一号晚返郑，赶即在会所召集全路代表会议，报告吴佩孚态度后，全体大愤。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因为我们乃本于约法而开会，当即决议，无论如何，仍照原议，决于次日仍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开会。

二月一号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郑州京汉工人全体及各处代表，无不笑他们小题大做，又无不恨他们妄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可为武力所屈，各代表当在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以军乐前导，所送礼物如牌匾对联等次之。各代表手执各团体名义的红旗，顺序而行。一方郑州工友全体由会所出发迎接，至距会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愤，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警军包围，群情至此

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二月一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遗道旁，不许馈赠。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会所即被封闭。

晚间，各处代表全体集议，以吴佩孚违背约法，摧残集会，并兵困旅馆，不准来宾自由出入及互相谈话，勒令酒店歇业，不准来宾集宴，来宾出街，则以武装军警迫随；在在皆待工人如囚犯。似此情形，惟有迅速引去，以免其他人民同受无端惊怖。于是全体决议从速离郑州。武汉方面代表，当晚仍搭原车南下，其他各路代表概搭次日早车北上。各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此后工人地位危险万分；都说，“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同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成立会既遭如斯之摧残了。全路各分会代表会议在十分忍无可忍之下，当即通过一决议，其大要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退后的。一并议定要求五项：（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及南段处长冯沅，要求吴巡阅使靳师长及豫省当局撤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损失洋六千元；（三）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的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

用军乐队再送至总工会；占领郑州总会会所的军警应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龙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的失败。

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骂者，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合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次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

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最末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者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此种情形实为仅见。又那知同时即有督军代表与洋资本家在租界正大开会议，准备做从未经见之大屠杀呢！

二月七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惟萧耀南方面屡次使其参谋长张厚生用罗网捉主要人物计，作种种诱骗，均被工会防绝，并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率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同时又闻冯沅渡江哀求萧以武力压迫罢工，萧吴间的电报日必数起。至七号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非诚意的破绽，始终未以真姓名见。后彼方又改方法应付，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当日五时半在会所相告候，参谋长准亲自来会，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半途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期已到，重要人物定皆在是，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全副武装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环击，计放枪在五排以外。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



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卫，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在工会前枪杀之后，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顷，军队又大肆抢淫，计福建街一夜连洗三次，工人家所有细小都被一扫精光。当时情形之残暴，恐江水汉河亦为之呜咽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杀害的时候，有工友六十人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在内，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问答者二次，张厚生即呼喝下令，在数十被拘工友面前，将其“梟首示众”，悬首车站。如是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纲纪谨严，非真为劳动者利益而奋斗者怎能如此！萧耀南通电，谓林取出手枪格斗而死的，这全然是军阀造谣欺骗国人的话，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又何以军队方面无一人死伤？这是不待智者而辨的。戮杀之而又重诬之，军阀之肉，其足食乎？

同日在长辛店亦有大残杀的事情。自罢工开始，各分会都一律惟总工会命令是听，赵继贤却数次威迫辛店工友单独交涉，分会工友只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答之。于五号有曹錕兵开到三营。六号宛平县知事手执“绅商与军界”旗子前来劝说上工，赵继贤亦布告威吓，要工友上工，工友只以镇静处之。不意当天晚上，曹兵四出捕人，当捕去工会职员史文彬、吴汝明等十一人，都是赤身提赴保定。在七号晨九时曹兵大队又来工会捕人，当时工会门前有工友数百人聚守，军队到时即开枪乱放，计当场被残杀者五人，受重伤者六十余人，其屠杀之数虽不较江岸为多，然军阀之残暴亦云极矣！当时路局竟甚至于禁止工人家属购

买食粮！至捕送保定之十一人，至今生死尚未明了，闻已决定将枪毙二人。

在郑州情形，尤足表现军阀摧残我争自由的人民之种种手段。在罢工的第二日，靳云鹗捕去工会职员王宗培同志等五人，加刑拷打，威迫要彼等开车，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靳又令押赴街市，持旗招呼开车，亦没结果。靳知威吓无用，乃又改用软化手段，当即与五人大摆饮宴，遂又释放二人；要他们出来劝工人上工，二工友出即外逃。靳又出妙法，即一方面捏用五人名字，打一造谣通电，一方由黄殿辰在普乐园开一国民大会，制造几个威吓工人的决议，并大打其造谣通电（载京津各报）。不过当时只到了三十余人，大半又系其署内警察，而他们用的名字却是“郑州军商政学路局”，竟假之以断绝工人的饮食和居住，这真是又好笑又可恨的事情。此外，各分会差不多都受过武力的摧残，受伤的人不知确数。信阳州分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从，竟被斫断一臂，至今生死未卜。

在武力蛮横的压迫之下，未死的工友，他们是手无寸铁，只有回复工作之一途了！然而他们回复工作时的勉强和眼泪，足以证明他们是终于不甘屈服的呀！现在他们的作工，是和狱囚一般，这些将使他们更需要为自由而奋斗了。

此次罢工，不但表示本路工友团结的一致，亦表示全劳动阶级联合的一致。计自罢工后三日，道清正太等路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罢工援助，其他各路亦都表示参加，惜都为武力压迫，结果不得不步京汉的同一命运。有好多职员被捕。工会被封闭了。在二七惨杀之后，武汉劳动者都义愤填膺，当由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布总罢工命令，为京汉路工人之后援，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

工团：有粤汉路工，但不久即被五军士挟一工人，强迫恢复工作；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竟亦为军警围迫上工；有丹水池工人，宣布停工一日，以追悼江岸被难工友；有扬子机器厂工人，后该工会被军警封闭，延至最后亦不得已而恢复工作；他如武汉电话，电灯，自来水及其他工人，事前都被军队包围，不许外出，遂不得实行。军阀以武力摧残罢工的劳动者不算，且将湖北工团联合会及真报封闭了。施洋同志于七日被捕，于十五日亦被萧耀南惨杀了！

全国的工人同志及被压迫的同胞们呵！

这次他们的罢工，他们的被杀，所代表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国人知道这次惨剧的经过，当然都完全会了解：

（一）自由是全国被压迫的人民都需要的，所以此次工人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单独的利益，是为了全国人民共同的需要。

（二）军阀是全国被压迫者的共同仇人，他们此次屠杀工人，其意义不仅是屠杀罢工的工人，实是屠杀我争自由的人民，屠杀为全国人民争自由的先锋队。

全国被压迫的国人呵！自由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京汉铁路工人此次的被屠杀是证明军阀已向全国人民很恶劣的进攻了呀！我们农商学各界人民要急速联合起来，起来做：

（一）打倒我们的仇人军阀和帮助他们为恶的国际帝国主义！

（二）同时也勿忘了我们目前还有急迫的责任，就是京

汉工人是有死者三十九人，伤者三百人，入狱者二十七人，被开除失业者五百余人。这些被摧残的人及他们的家属，是正需要我们的援救呀！国人要速以财力来援救他们！援助他们恢复工会！

国人起来，起来一致的解除压迫！援救京汉工友！

全国的工人呵！你们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保卫者。惟有你们做前导的努力，中华民族才得着自由与独立！此次京汉工友的被摧残，是证明我们更要努力于阶级的团结呀！

打倒军阀！

工人的自由团结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原载《向导》第二十期，1923年2月27日出版

## 张德恂呈文<sup>①</sup>

副官长张德恂为呈复事：窃查日前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来快邮代电，报告长辛店工人有人煽惑组织团体，鼓动劳动各界同盟罢工等情一案。奉批飭职派员密查等批。奉此遵派副官王维俊前往长辛店密查。兹据复称查得该厂工人，因于去岁在辛店街内成立工人俱乐部，内有王俊、吴汝明、谢德清数人为主动，意欲与

---

<sup>①</sup> 原函封面署“宪台钧鉴”，下署“热察绥巡阅使驻京办公处副官处缄”，背面有“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日到”字样。

工人要挟增加工资，并要求撤换高级员司，以致有前此罢工之举。后王俊出游津沪，并游俄日，意欲联络各国及本国各铁路以及劳动各界，希图扩张势力，以助后援。今于上月回国，仍来辛厂演说游历一切联络情形。今工会另行推举工人张德惠、陶善宗、史文彬、陈历懋等主事，王俊专办交际。至辛店现在实情，工人去留已均由工会主政，一有驳辩，该会即要挟罢工，以致官厅丝毫不能主张。然虽有此结果，仍不满该会之意，并闻其确有联络农商劳动各界之主张，其用意实不堪设想。又查得该会各部干事，工人郭德山、肖廉、高俊、刘彬等数人，现在该会组织各厂各科各部以十人举一干事，一科举一总干事，总干事以上举委员、秘书、交际、纠察各主任等，主理工会一切事件。以上所探诸事，均由各方口谈，实无真正凭据。惟查该会成立之始，实有王俊、吴汝明二人主动，除将其发行《工人周刊》附呈外，将其侦察情形报告前来，理合呈复，伏乞钧鉴。

计呈《工人周刊》一纸。

原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 王怀庆呈文

敬呈者：案准交通部吴总长先后电开：“据报本月四日长辛店工人纠察团，强迫罢工，且有北大学生赴该处开会援助，京汉罢工工人宣言裁兵，以攻击军阀为名。并据赵局长电告，工人擅由石家庄开专车沿途欢迎此等会员，实系受人主使，扰乱治安，行同内乱。若不及早遏止，恐影响所及，愈难收拾。应请派队前往严拿首要，分投阻止解散。无论学生工人如有暴乱行为，即请律以内乱，严重惩办，国家幸甚。”各等因。查此次长辛店工人与学生联络，竟敢公然开会运动罢工，显系有人主使，希图扰乱大局。若不迅速防止，诚恐于地方治安前途，将受绝大影响，除已派游缉队张统带国庆率带骑步兵各一营，驰往长辛店沿路一带，切实弹压相机办理外，其关于此次滋事首要之不法工人学生等，如果查明确有扰乱情事，至必要时拿获到案。可否照内乱罪尽法惩办之处，伏乞。

大总统批示遵行。谨呈。

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 印

中华民国十二年二月五日

原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 吴佩孚庚电

宪兵车司令鉴：巡密鱼电诵悉。会议办法，先谋开车，使工人失所倚仗，即不难根本解决。扼要之图实所敬佩。此间昨已派司机工兵二百名赴郑，以备驰车之用。原有工人，先用好言开导，奉公循法者仍令照常办事，由军警特别保护。甘心捣乱者一律开除，携去机件，迫令交还，倘有拗违，以军法从事。似此情法两得其平，则一切纠纷，当可迎刃而解矣。除禀明曹大帅并分电沿路各驻军查照办理外，特复。吴佩孚。庚。叩。

原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 郑州京师宪兵第十七连电报

驻郑州京师宪兵第十七连鱼日电报，京汉罢工迄无调解办法。五日晚，接十四师通知，郑州临时戒严，以防工人轨外举动。靳师长召集驻郑军警绅商工学各界商议办法。惟工人会长高斌、姜海士顽抗靳师长命令。绑以车站示众，旋有工人三十余名，请愿明日开车。夜一时，吴使派参谋刘森凯带工兵二百五十六名来郑。预备工人坚不开车时，自行开驶。军警严行戒备，本日正午十二

时，车已自郑开动，经通电各站军警保护，开车工人俟有动静再报等情。

中华民国十二年二月六日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 驻长辛店第十一连报告

据驻长辛店第十一连报告。本月六日下午一时，有京汉铁路局赵局长、京兆宛平县汤县长、警察厅杨督察长等来长辛店，协同十四混成旅时旅长、四郊游缉队张统领在车站会议解决罢工风潮。当以长辛店商会会长及汤县长为代表赴工人劳动会劝谕。连长当带宪兵赴车站弹压，至下午六时，该代表等劝谕无效。九时，时旅长张统领知会职连在车站警察局集合，协同十四旅二团三营游缉队一连及铁路警察赴劳动会，捕获共产党首领王玉升，即吴汝明。委员长史文彬、总干事陈励懋、王永泰、李玉。共产党员洪永福、杨锡贞，秘书主任吴春西，纠查吴珍，嫌疑人易顺、李白等共十一名，押送十四混成旅部看管。于七日早八时，押送保定军法处讯办。六日晚，由天津派来工人三十余名，预备七日通车至保定。七日早十时，因查封劳动会，经十四混成旅及游缉队官兵鸣枪数十发，镇慑时有不服解散工人顽抗。当枪毙杨士田、李桐宪等两名，重伤葛守贵、刘传田等二名，余皆窜散等情。

中华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 我们的力量（节录）

中 夏

铁路运动是一九二一年才开始进行的。不到一年，京汉路组织一万三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每站满五十人以上成一分会，计全路有十六分会。此路有一特色，就是全路工人概行组织在一个总工会之下。不幸“二七”失败，受打击不小，现在只能秘密的存在一部分罢了。

原载《中国工人》第二期，1924年11月出版

##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 重要问题（节录）

中 夏

定“二七”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二七”之役虽是京汉路为成立他的总工会而起，然而他确是争自由的开始，确是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壮举。应规定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全国各地应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方面追悼为我们争

自由的死者，一方面提出争得自由的呼声向政府严重警告。

原载《中国工人》第五期，1925年5月出版

## 二七纪念与正太工会

孙云鹏

自从京汉总工会在郑州为军阀摧残后，我们正太工友们即抱同仇敌忾之决心以实力援助，结果亦为军阀所摧残。我是当时参加的一分子，现在乘二七纪念的机会，将我们工会及我个人被军阀压迫摧残之事实述说给同志们听看，借此亦可知军阀洋奴之可恶。

京汉工会被摧残以后，我们本阶级互助之精神，援助京汉实行罢工，不怕强力，不怕压迫；誓死力争，决意坚持到底。后来由京汉来了葛旅长，冯团长，宋营长及带来的兵，会同警局长姜鹿鸣，署长崔子敬及洋走狗刘振勋均到工会，询问有无条件，当时我说没什么条件，不过我们本阶级互助的精神不能不援助他们，如京汉开工我们也就开工。辩论了好久，亦无结果，于是这群豺狼及洋走狗才走了。第二天京汉路已被迫开工，而他们压迫的计划已成，遂派小走狗来索取旗匾。抵抗了许久，亦无办法，而警局更百般以好言相诱。他们说：倘工会恢复必定交还给你们，现在给你们保存着。余看此情形无法，遂同工友们商议，当时工友们虽愤慨填胸，然处此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亦不得不忍气吞声，至上午三时工会遂为这群走狗所封闭。于是一场轰轰烈

烈的运动遂屈服于武力摧残之下。哀哉！痛哉！自此以后，百般苛待即出，索徽章，立愿书，而厂务工友犹竭力抵抗不已，最后乃收买意志不坚的一二工人，出头破坏，结果有米某交出，此后米某即专为军阀所用，破坏工人团体。后来我们又发起消费合作社，米某又出头破坏，给臭官厅报告，于是我因此也被看押了，工友费了不少的力气，请愿局长，受了多少的骂、多少的申斥，好不容易才将我释放出来。还有他们拿这事当买卖作，当时由太原来了一位工友施恒清为弹压刘振勋看见，即将他捉去收押。时正当年关无法，花了三十元钱始行释放，由此可知虐待工人之无法无天哪！

工友们受这压迫更觉团结之必要，虽然监视我们很紧，但是我们这一二年间还能秘密组织，时常开会讨论应付一切问题，努力奋斗，然因此更遭军阀之忌了。

我被陷害之经过：被捕时的情形，王承斌特派营长唐寿永设计拘捕，当时即有奴隶陈某，设法使杨某及他二人之妻，到我这里声言有要事相商，请我到他那里去。我想平素与陈某不相识，那里有什么要事相商，我就宣称不去。无奈二个女子哀言求情，我无法推托，遂到杨家相会。至下工之时，来了小军阀唐寿永，名片上列有陆军少校七等文虎章字样，我看他就不象有好心的样子，不过尚未见出什么诡计来，后由陈杨介绍，始各谈数句，后即邀吾到正裕饭庄晚饭一叙，至时风雨大作，不能即去，雨过杨广成即到吾家说：“等候多时了”，我本不想去，无奈杨某不肯，立等即去，不得已遂同他到正裕饭庄，于是就陷入他们的圈套。后来就把我弄到警察局去了。不多时来了鬼使的局长就问我姓名，说孙有发是你什么人，当时我说不认识。他就说：等吾调查明白再行放你，于是就送我到黑暗世界了，当时洋奴刘振勋及差役

赵禄来看，回去说捉的不差，于是就将刑具带上，严厉搜查，后将我送到车站，巡警同保安队监视着我，将我送到天津金家胡同北洋行营营务处。后来我到津二日，吾家即到各方运动，作保状递说词，他们全置之不理。后来阴毒的省长门前牌示出来上说：“奉交通部密函拿孙云鹏有不正当行为”。可是这个说词太无天日了；并没有什么证据，就拘留了四个多月，后来改变后，始行放出。当时曾询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毒打多遍。我回答说：“共产党是要很有资格很勇敢的工人才能加入的，我到很愿意加入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肯收留我否？也不知道共产党在什么地方。”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共产党的条文，军阀官僚能够组织安福系交通系等党派，难道工人就不能组织共产党么？唉！不犯法律，居然毒刑拷打，真是黑暗得了不得。

在“二七”纪念的今天，特将经过情形报告大众工友，使大家知道军阀及其走狗们的罪恶，官厅的黑暗，我们非继续“二七”奋斗精神，与这些仇敌们反抗不可。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 顺德分工会报告“二七”奋斗史

民国十二年二月四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命令，当即召集各站工友会议，举行罢工。乃那日北来三次票车晚点，理应到了高邑县即停驶的，因高邑县饮食住宿于旅客不便，经旅客再三

要求，乃将该次列车放进顺德车站停止，即时旅客纷纷下车，愤怒异常，咒骂车务办事人，并屡次交涉以图恢复交通。当时本会恐一般旅客不明真象，对于我们有些不当的误会，即派本会主席余荣辉，交际主任王珊向大众宣布在郑州开会的种种经过及现在罢工情形，既然至此，非得总工会的命令，不能上工。是日即将本会会员编成纠察队，保护旅客，维持治安。以是车站秩序如常，公家财产无丝毫损失。罢工经过数日，见三等客车上的旅客困苦，无食充饥，即将本会余款每日购馍馍五百斤送给旅客们充饥，一面贴出广告，仍须罢工解决，接到总工会上工命令，方能开工。延至六日，由顺德府警务局又接曹吴电飭史文朝用武力压迫工人上工，倘仍不从，以武力解决。如警察力量不足，会同军队帮凶。乃该日幸有陕军第一师林参谋长到站遣马弁招本会各干事人员谈判。当即派本会主席余荣辉，交际主任王珊，教育主任唐德云等到席，路局有车工机各段长并史文朝等。他们的主意原欲借陕军屠杀工人，幸第一师参谋长林君为人和平而有人心，一面极力阻止史某等用武力压迫工人之主张，一面向工人善言相劝，才没有演成武力惨杀之悲剧，当时本会固是感激林君之德义，但在罢工期间，全体利害攸关，关系重大，未敢应命开工，故是日并没解决。

七日早由郑州工贼唐廷玺之子开来一列票车，车中有胡剥皮率领巡路队武装警察，车到站即停止。胡贼发令开枪轰击。我们工人手无寸铁，无力阻挡，即时将全体工友五百余人调回会中，再作计划。不料史文朝早想一网打尽目的，先已率领武装警察包围工会，封闭会所，会内所存余款尽被劫去，武力威吓，将工人击散。

八日黎明暗派探警关得胜及石某若干人逮捕本会主席余荣辉

交际主任王珊教育主任唐德云，同时拘押顺德分段警务局，经胡剥皮审讯一次，不容分辩，先将每人定上脚镣手铐，尽听探警的一面诬蔑之词，虽曾经林参谋长杨子厚先生京汉路梁医士古段长诸公再三具保要求释放，均无效果。拘留三日史贼又将被捕诸人身带全副刑具转送至郑州胡剥皮处，竟不许家属及亲友等往来接见。幸得唐文福君极具热心，暗地跟随被捕诸人来至郑州，费了许多周折，托到金检查官才得至拘押处慰问，每日朝夕馈送食品充饥，并报信给郑顺各处被押工友的家属。还有王德有君暗中募集捐款援助被捕及失业的一切工友。象唐君王君这样的热心觉悟，在急难危困之时，军阀势力范围之下，还是勇敢大胆地为阶级的利害努力，这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将来必能战胜有产阶级的表证呢。

当本会重要职员余王唐诸君被捕后，本会全体工友更加悲愤万分，又不知被捕的诸位吉凶如何，仍然抱定最大的毅力与忍耐坚持罢工与公共秩序，静待总工会的命令。无如至八九日之后，全路各站都先后被武力压迫，伤者死者的消息传来，惨不忍闻；而各站工友因一时屈于高压的武力摧残，又为图将来的复仇计，先后逼迫上工了。以是本会所属诸工友亦只得含冤饮恨开工，保持工会的基本团结，冀图恢复。

本会被捕诸位，在郑州拘押十余日，后承林参谋长杨子厚君古段长梁医士等电至北京请胡景翼师长亲赴保定向曹吴及胡剥皮处力保，方得逃出命来，即日随从胡师长专车回家。虽说是在万恶军阀虎口之下的性命逃出了，而豺狼成性的路局爪牙，仍仇忌摧残，将被捕诸位工作裁撤，以致失业两年余，幸得我们的最高组织机关——全国铁路总工会，想尽种种方法维持，不然者，非但本会被摧残诸位受不了不堪之辛苦，即本会亦将一蹶不振了。

今当“二七”二周年纪念，回想二年前的今日，全路二万余工

友茹苦含冤，悲怨震怒山河，二年间的如火如荼之压迫，益使我们悲愤之情，血管迸裂。亲爱的全路工友们！我们要继承“二七”殉难的诸工友之壮志，驱尽投降于官僚资本家之工贼，重振我们全路统一的“京汉路总工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全劳动界统一的旗帜之下，争自由，争解放，为我们被难的诸烈士复仇呵！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 彰德工会之成立及奋斗之经过

刘星元

自侯德山、权柏瑞、刘恩起、齐富贵、戴清屏、李得胜、潘世安、董清安、白玉荣、郝福庆、刘方清、刘玉山、解长春、姚佐唐众人发起彰德工人俱乐部后，同人等非常高兴，愿为部务尽力，厂长徐国龄非常虐待工友，因此同人等即于二月发起请路局撤换厂长事，当时有李晨因同志提议写稟帖上告，这时恰当局长赵继贤乘专车由洛回京，说是准于二十日下午六时二十分过彰，于是我们就约会工友齐集俱乐部等局长过彰时大众要求撤换厂长。至晚七时四十分专车到彰，工友们手执白旗拥集车站，白旗上写

的是“彰厂黑暗得见青天”。

专车停止后，赵继贤即叫派代表上车谈话，当时即派代表齐富贵、戴清屏、侯德山上车与局长交涉，呈上稟帖当时局长问“这是谁替你们写的，我看这个不象是你们工人写的”。追问良久，我们代表就说“这是我们请算卦先生写的”，直由八点交涉到十一点，车始开行，当时即将徐国龄带走，在车盘问。

后局长派调查员李长荣来彰调查，徐某竭力运动，于是就敷衍下去了，工友们虽愤恨填胸，但因为全路还没联络好，所以也只得忍下去。

不久我们俱乐部也与别处一致改为彰德分工会，工友们更加热烈，拥护工会。

后至二月一号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我们就派代表齐富贵、姚佐唐、周云庆三人赴郑开会，不久我们就得着凶恶的消息了，军阀们将我们总工会打散了，工友们闻此恶耗，一个个愤恨填胸跃跃欲试，都觉得不打倒军阀，绝不能得着幸福。代表回来报告后，于是就决定服从总工会命令，四号十二点钟宣布罢工。

时有六次票车到彰，工友傅俊声、戴清屏等即将机车开进厂里清炉，于是全厂一致将炉清了，并决定在罢工期内，全体工友不得自由行动，均在工会齐集，按班值时，在厂看守，并保护机车。次序整然。

六号我们的厄运就来了，局长及地方军警就干涉起我们来，时并有胡剥皮驱车至彰，面见旅长岳维峻，旅部当即派副官到工会请代表到旅部商量，当时即派代表解长春赵光前前往。到时即被拘留至一星期之久，始由各方运动放回。时又有白玉荣杨德元瞿连柱三人同往淇县清炉，回时白杨二君同时被警拘留，押送旅部。经大众要求，始行放回，而杨君被警急而死。是役也，死者



一人，失业者十一人。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

守 常

帝国主义者卵翼的军阀与民众的结合根本不相容，因为民众一有结合便有一种力量抗拒他们的阶级的民族的仇敌，那作外国帝国主义者代理人卖国殃民的军阀，焉有不时时提防民众运动压抑民众结合的道理。

英美帝国主义者所扶持的军阀吴佩孚当那京汉路工运动初起的时候，似是很想用他曾经用过的以“国民大会”的口号诈骗民众的伎俩来诈骗工人群众和全国民众，后来渐渐看清工人群众的结合能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形成一种纪律严紧勇力雄厚的中坚势力，他便骤然揭破那副假面拿出凶残的手腕来压迫工人的集会。等到京汉工人因为争集会结社自由举行全路大罢工在军阀大本营的第一火线上和他短兵相接的时候，他更惊心动魄知道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他的惊讶和恐怖更坚增了他那用辣手摧残工人的决心。

在一段工人流血的历史中已经显出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和位置。现在吴佩孚的势力虽然烟消火灭了，那些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在制造军阀来摧残我们的民众；京汉路工热烈奋勇

战斗的精神既已开了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第一幕，我们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我们要誓告全国的民众道：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 “二七”工友被囚记

吴雨铭

无产阶级直接与军阀宣战，间接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宣战，为解除束缚争自由而战，……这种精神表现最强的时候是在一九二二，二，四，京汉铁路之大罢工，亦可说是工人与军阀直接宣战，此事发生之原因，乃因曹吴二贼，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嗾使，统率强有力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队伍袭击，惨杀的惨杀，中伤的中伤，被囚的囚禁，于是无产阶级的战线，完全被军队冲散，而至于败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我也是被囚之一，今逢“二七”第二周年纪念日，应全国铁路总工会征文之使命，将我们被捕时的情形，和在监狱中生活的状况，一一写出来，以暴露军阀待我们的恶德。

自二，四，罢工起，直至二月六日晚，我以接连几日操劳疲惫，不得不暂时从事休息，六日晚十二时半，我即解衣就寝，至三时许，忽闻叩门声甚急，声称工会有紧要事相商；但听其声音，确非工人，断定其为兵士之来逮捕职员者，披衣起床，无暇着履，院中已环立了许多兵士，我即从卧室后门逃跑，逾过墙头，那知道宅子已被兵士重重围住，即束手被擒，无法逃脱。

我被擒的时候，身着单衣裤，外罩大氅，跣足徒首，我以卧室内重要文件过多，恐其抄去，于自己和大众俱不便利，不复要求兵士让我进房中去穿衣着履，毅然就道。当腊尽冬残的时候，地结坚冰，有如利刃，凛冽的北风嗖嗖地吹来，好象钢针刺戮一样；

但全身的神经系，却全为悲哀愤慨所占据，并不觉着怎样苦痛。

由兵士二十余名，将我绑送至京汉铁路长辛店警务局，先我们被捕者，已有多人，当晚被捕人名详志于左：

史文彬，陈励懋，洪永福，吴春溪，杨锡珍，吴拔，王永泰，卜润舟，李柱，易顺，吴雨铭，共十一人。我们或一人单监禁在一屋，或二三人监禁在一屋，一个个面带愁容，预料这次罢工，定遭失败，各人都相顾以目，低头嗟叹，心领神会而已，因为我们都有兵士和警察监守着，谁也不愿说话。

过了几分钟，有个身着营长制服的军人，坐在我的跟前带着十分讥讽的声色，向着我发问道：“你不是相信共产主义，实行传播主义的吴雨铭吗？你为什么这样崇拜列宁和马克思呢？我倒想研究研究，今晚特来请教于你。”唉！这样供军阀驱使的走狗，见着人们失败了，跑得来俏皮人，真是不知羞耻呵！你们当军人的，也尽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呵！你们反革命，而来残害革命的同阶级人，完全是抹杀人格，狗彘不食的东西，我和你有什么话说呢？乃默然不语。军人知道没趣，哼哼几声，竟自去了。

七日早六时，将我们的两手背剪捆绑着，兵士每四人押解着我们一人，左右另有兵士二排间隔着，那如林的洋枪，光芒的刺刀，一个个满身子弹抖擞精神，我们呢？只低头待罪，跟随他们的脚步急徐着望前走，心里却暗暗的念着并且祷告着“罢工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兵士将我们解送至车上即将窗户隔扇上好，使其里外不能看见，因恐工人前来抢夺故也。

车由长辛店往南开行，我料着一定将我们解送至保定府去，可叹京汉铁路系交通部直接管辖的路线，我们的案件，如罪有应得，应由路局至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乃送至曹锟的部下军法机关去治罪，于此益显露军阀的强横，借此以遂其私欲，来残害我

们的苦劳动同胞，军阀的违法，于此可见。当车由长辛店开驶，是在七日上午六点钟，开抵保定的时候，已到了晚上十二点多钟，可见路上罢工队伍的结合，七号仍是一致，并未稍懈。

因保定特别宣布戒严，十二点钟，城门紧闭，军官扣城，守城军士答称督军有令，罢工罪犯，今晚不许进城。由是押解我们的兵士与地面巡警协商，另租一小栈房，为寄监我们的地方。客栈的土坑上，仅一芦席，我们全都互相拥挤着，借此可以挡寒，而饥寒实在无法可挡，一个个被捕的俘虏，栗栗乱战。我们在客栈中听着兵士们相互耳语，此次用军力来摧残我们，捕获我们，赵继贤除另行颁赏外，并私自给他们兵士关二个月欠饷云。赵继贤以得宠于曹锟，滥使职权，妄用国币，无知的兵士，受其利诱，与他们勾结，狼狈为奸，惨杀同阶级的苦同胞，真可浩叹！我们在客栈中一夜，并未松绑，四肢麻痹，几无知觉。

八号下午二时，有保定军政执法处的兵士多人，宪兵多人，并原解送我们的兵士几队，重新将我们捆绑结实，从西关客栈，直送进城，依曹锟原定的计划，不问我们的口供，就将我们绑出北门<sup>①</sup>枪毙，但是我们约近北门的时候，忽从后面追来一骑马的兵弁，声称你们走错路了，急速回去。该骑马的兵弁与押解我们的军官，耳语数四，各个相视而笑，重复将我们带回，绕道送至保定的警察厅。

当我们到警察厅的时候，又有兵士多人，押解两个类似工人的罪犯，后我们而至。细辨之，一为王永福，一为刘炳坡，他们两人是长辛店工会纠察员，系“二七”午前九时被捕者。警察厅人员，将我们人数一一点名毕，即送至警察厅的拘留所，周身检查

---

<sup>①</sup> 军法处执行死刑，全在北门外。

一遍，裤带腿带悉数解去，银钱手帕，皆搜去，按名存在禁卒处，狱中的生活，我们开始尝度了。

### 警察厅之囚

警察厅的拘留所内，囚犯不多，除了有三个带脚镣系军法处寄押之强盗外，其余几人，或为短犯，或为债务，我们共十三人，系最大多数。禁卒不很凶恶，将我们十三人另监在一间囚房内。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没有被褥，又没有衣服，冬夜严寒，何能继此长夜，不得已而求禁卒，得了他的许可，租来棉被三床，我们十三人相拥而卧，长眠一夜，然而各人的心事，各人的苦楚，又谁能安眠呢？不过是你也眼睁睁地瞧着，他也眼巴巴的看着，囚室中的恶浊，臭味熏人，谁能受得了呵！没有法子解决，只好忍受那狱中痛苦，以待外面的援救。

### 拘留所的饭食

保定警察所拘留所的饭食，比较别的监狱，稍形方便，警察所给犯人的口粮，每人每天铜子十枚，发给干火烧五个，我们系由军法处寄押者，每人每天由军法处给铜子二十枚发给我们火烧十个，警察厅发给口粮，则被狱卒克扣去，仅每天发给我们火烧十个，但是我们被囚在监房内，悲愤交集，那管他什么饮和食呢？我们只存着两个希望：（一）即行开释。（二）速处死刑。我们监禁在拘留所两天以后，起初禁止我们说话，后来我们也渐渐开始细语了，问及刘炳坡，和王永泰以长辛店情形，始知“二七”那天，京汉路发生大惨剧，我们除了涕泣痛哭外，只有伤感嗟叹而已，京汉大惨剧之详情，以其载在《京汉工人流血记》中，兹不赘。

我们在警察厅拘留四天，经过一次照例的审讯，全无足述，

十一号下午四时，忽来马弁副兵军士等二十余人将我们从警察厅提至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政执法处，沉重而生着铁锈的铁链，已加诸我们十三人的脖项上了。

### 军法处之囚

刑具之虐待 非刑的审讯 防范之严密  
看守之凶恶 囚人的惨状 非法的羈囚

我们跨入军法处的大门，就见着有白亮亮杀人的大砍刀，黑灰灰打人的皮鞭子，罚跪的铁链，押人的杠子……凡专制政体，所遗留下的刑罚，在赫赫的军法处，都存留着。而这些刑罚，是军法处执法官问案的惟一要紧的工具，军阀之作恶，于此可见。

后来把我们送至看守所的前院，就见着满院里摆着二十多个铁圈圈，这就是犯人所带的脚镣吧！并不经过审讯和预审，只由看守员问过我们的姓名，搜检一遍，即叫我们坐在地下，将七八斤的重脚镣，钉住我们的双足。这东西是生铁铸成的，边缘好象利刃一般，行动几步，袜子已被磨破，而穿及皮肤，鲜血流的遍地皆是，我们的两足，就不能步行了。钉完以后，又给我们每人加一条长约七尺，重约八九斤的大铁链锁住我们的脖项，晚上或三人锁在一堆，或二人连在一块，唏咧哗喇之声，充耳皆是，好象猴儿拴在木柱上似的，每天下午六点钟，除了将铁链锁住外，还要跟我们加上一副手铐，很小的手铐，可以把我们手腕上的皮肤磨破，即时红肿起来，而至于溃烂。按这些刑具，在中国即所谓三大件——脖锁，脚镣，手铐——是专门待遇决定处死刑之强盗者，今日来待我们毫无过犯的无产阶级的工人，这也可以看出军阀待我们的恶德。

审讯我们的时候，有军法处处长一人，头等法官一人，二等

法官一人，录供书记二人，他们问的话，很奇怪，今特略志于下：“你们为什么要罢工？受了谁的主使？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想做大皇帝？你们要实实在在的供出来，不然！你要知道我们军法处的厉害，有的是刑罚，恐怕你们白受些苦楚，还是要说的呵！”但是我们回答是：“我们罢工，完全是工人自动，为着争自由，争人格而罢工，你要问是受了谁的主使，就是曹锟吴佩孚及其爪牙黄殿辰赵继贤等激成的，并不受任何人的主使与利用。为了追问这些话，康景星曾受了四五百鞭子，直打得脊梁上，全无完肤，史文彬和洪永福也曾受了几百鞭子，并罚跪铁链，真是鲜血遍流，自膝盖以至脊梁上，青的红的紫的伤痕，在在皆是，凄惨怆痛，笔不忍书，而我们以自己的责任重大，只得自为镇慑，以待时变。

至于我呢？另有一种对待的方法，审讯过五次，给我受的刑罚，就是跪铁链，跪死过去三次，由马弁将我唤醒过来，在堂上休息几分钟，仍旧直挺挺的跪着。他所追问我们，就是说：“据各方的报告，你是共产党员，在京汉及北方各铁路，宣传共产主义，你们有多少党员？党部的大本营在哪里？”但是这些法官，真是愚蠢已极，我确是个共产党员，无论如何，总不能泄露党的秘密，牺牲我一个人，任受何种刑罚的苦楚，是绝对不能连及大众的。我的辩词亦很有趣，就是说：“据报告和你们——法官——承认我是共产党员，不错，是的，请你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那末，我不是共产党，并且共产两个字我都不懂得，这样信口雌黄，我不承认，你如果真要追问，我也没法：但是你们问案的人，一定知道，请你先说，我依照你的话说下去，说完了，我自己签字画供，你即日把我绑出去枪决；或杀头，我自己甘罪无辞。”为着这些话，执法官见着无法可问，因为我单衣跣足，就把



我放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空房里，象猴儿一般拴锁着，使我饱受朔风的摧残，意图置我于死。经过两昼夜后，伊们又摆下一副假慈善的面孔来，将我提至优待室内监押着，项上的铁链，不分昼夜的拴锁在囚室内的木柱上，每逢大小便时，亦必哀求马弁，得了他许可时，才能便溺，遇着他不遂意时，则唾骂交加，我们无法，只得低头受辱，任其侮辱便了。每逢晚上八时，即加了两名稽查兵监守着，每三点一换，直至早起八时，才撤去，他们的用意，不是怕我偷逃，乃是怕我自杀，他们这种愚瞶的思想，使我生出许多感触，在睡梦中曾作一诗，以记当时事实；并嘲伊们的愚瞶。

你们也太小心了，  
你们也太害怕了。  
用大镣钉住我的双足；  
使小铐束住我的双手。  
长蛇般的铁链，  
锁住我的脖项，  
纵我有拔山超海之能，  
我还能跑得了么？  
你们不必太小心了！  
你们不必太害怕了！  
我的责任还没有完呢！  
自杀是卑鄙的呵！  
你们都说我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人；  
但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我，  
宁可人来杀我，

绝对不能自杀。  
唉！黑夜漫漫，  
我鼾呼呼地躺着，  
你们突兀兀地坐着，  
实在使我叹自己，  
又悲怜你们呢？

看守员常板着一副严酷而呆板的面孔，视囚人有如奴隶，囚人见着他，简直连气也不敢出，每一说话，或行动时有铁镣作响，他轻则怒骂，重则罚跪或鞭笞，均任彼胡为，囚人不敢抗辩，读古书，记着司马迁的一句话“……吾今而后知狱吏之尊也……”今我被囚，足征司马氏之言不谬。

看守所和优待室内，除了我们铁路上的二十七七个犯人外，其余别的案件也很多；除了已判定处决之强盗象我们带着三大件外，他们是不带刑具的，因为刑具的摧残，与夫胸襟的狭窄，和受看守员的虐待，每有患病不能起者，看守员则视人命如草芥，均置若罔闻，呼号创痛，哀鸣求医药之声，惨不忍闻，而看守员，还是詈骂兼施，置囚人病苦于不顾。因为这样，我们曾奉送他们一方三字匾并一副对联，今记于下，以博一笑。军法处题为“缺德处”，对联是：“名为司军法”，“实系毁人炉”。

在军法处所羈押之囚犯，大半都系悬案不决，有押一二年才判决徒刑或死刑者，至少也要羈押五六个月才能判决，因为这样拖延的原故，执法官才能受人的贿赂，有些案件本是应当判处死刑的。因为使钱运动，得以宣告无罪，有些案件本应即日宣告无罪或不够拘留罪的，因为不使钱运动，羈押多日，即判处三等或二等徒刑，宣布判决，则无法上告，故军法处每年判处徒刑

之案件，达二百余人之多，执行死刑的，亦不下二三十之众，军法的横蛮，视人命如草芥，如此可见。

### 军法处囚徒的饮食

我们被囚在军法处，每天喝两次白水，吃两餐军米饭，喝的水，有时是开的，有时是不开的，渴极了的时候，见着水，就好象得着饧糖似的，还管他什么开不开呢？至于饭呢？虽说是一天两顿，多是黑泥似的米，饭里面有三分谷，二分糠粃，二分砂砾，臭味浓厚，入口作呕。乍进去的时候，谁也不能多吃，但是过了些时日，因为熬不住饿的原故，也就把他当作上等食品了，有时饭少人多，互相争抢竟视为稀奇珍贵物品了。这样的饮食，自然是与常人的脾胃不合的，为了这个，害病者居十之八九，害病而没有人医治，因之身死者有十之二三。唉！保定曹巡阅使的军法处，可谓世俗的阎罗殿，亦云残矣。

我们在军法处羁押了三个多月；因为室仄人多的原故，将一部分案卷较轻之犯人提去羁押于保定地方检察厅的押犯所羁押。在这个羁押人犯的时候，铁路一案，羁押出去的有十二人，我们都庆彼等幸免重生，而自身的危险，却私毫没有人去理会。

中国人的普通心理，是莫有继续永久支持的能力的，羁押既久，禁吏亦稍懈弛，许多表同情于我们的站岗的兵士们都愿意和我们负通信的任务，我等与他们谈话亦很融洽，所谓狱不通风者，我们依靠着兵士的私相传递，就能够与国内同志，开始通讯了。兹将我第一次写出来的信录后：

京区同志们！我们久别了！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不能指挥群众与军阀作严厉的战斗，结果，他们胜利，我等败北，

而至于被捕，在狱中刑具之摧残，非刑的审讯，看守的虐待，痛苦万端，已够我们受用的了。这些个痛苦，尽让我们没有能力的去尝受吧！现在我要向你们声明的，就是宁可牺牲我们一二个无用的同志，决不能累及你们。请你们努力去完成我们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吧。我们不幸而死在狱中，或者是身首异处，那末我们便静悄悄地躺在墓中听你们唱得胜之歌了！同志们！尚祈努力！并即函复。

自这封信私自递出去之后，不到几天工夫，出乎意外的音信，我们接受了。这封信，就是京区同志写给我的。原信录左：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主义尽忠致受这样的摧残，许多的痛苦，现时因全国满布了军阀的势力，我们不能即刻将你们援救出来，常引以为恨事。总之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向各方面努力进行，请你们各自镇摄以待时机。

从此我们不断的里外通讯，虽然受尽了许多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比之刚被捕时，就差远了。光阴象流水般的过去，不几个月工夫，我们被囚的人们，患病的患病，死亡的死亡，因为军法处被囚的人，受那刑具的摧残身体，饮食的损伤其健康，得病后又无医药诊治，每病必重，重病必死，呻吟痛苦之声，惨不忍闻，铁心的看守和法官们丝毫不加怜恤，惟被囚人等相与悲痛饮泣而已。到了曹锟做总统的时候，才把我们由军法处送至保定地方审判厅第二监狱，我们才从极危险的时期，入平安之境，军法处之囚在此可以告一段落。

## 保定地方审判厅第二监狱囚人生活状况

保定第二监狱，原为保定地方审判厅执行囚犯的监狱，里面的囚人，一部分是审判厅判决的案件；一部分是军法处判决之案件，寄在该监狱执行。我们虽没有正式宣告判决，因为案件重大，也把我们押送至该监狱囚禁。狱中无期徒刑，有十之二三，一等和二等有期徒刑，有十之四五，其余十之一二则为三等有期徒刑，监房不大，窗户过小，故空气十分恶浊，坐，卧，饮，食，便，溺，都在这狭小的监房内；虽然监房里的空气恶浊，囚犯众多，我们的刑具，已减去铁链和手铐了，在我们自己，直觉得比在军法处是天堂地狱之别。

在监狱的囚犯，每星期日准许接见外人一次，因此久隔不晤的友朋，我们可以隔着铁丝网的窗户略谈数语了。监狱的看守，比较军法处的马弁颇形松弛，我们可以看书，也可以写字。我们虚度那监狱中无聊的生活，除了写字看书外，有时也凑几个人下围棋，以解心房中的抑鬱。每逢夜静更深的时候，惨淡的月光从铁条所夹的窗隙之罅处，移将进来，我们差不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感，但是旁的囚犯鼾声大作，只使我羨彼等之心安神静。

监狱中的饮食，实在是太坏，每天两次半开不开的水，早起的一顿小米稀饭，有时候真是多见米汤，少见米粒。午饭呢？是一顿小米干饭，这种饭也是不熟的，既多糠粃又富砂砾，而且臭味熏蒸，真是使人不能下咽，许多囚人，因饥饱不时，致成饿病而死，每年因病丧命者，达三十余人之多（保定监狱囚犯通计不到三百人）。致死的原因，一因囚犯患病，医官不给囚犯看病，就是看了病，又不能按病下药，以致患病的囚徒，往往身死，看守们，

对于死囚徒，即把他的通身的衣服剥下，用一床破席，将尸身包裹停当，輿送出去，他们的责任就算尽了。监狱中，对于害病身死的囚犯，谓之“打包”。

我们统共在监狱中禁锢将及二年，在里面受尽了非人的待遇，严刑的审讯，世人所没有尝过的痛苦，在我们都尝遍了。今幸我们出狱了，出狱后，应当怎样？

我们为了打破世界上的铁锁，  
却被人们将我的身躯锁着了。  
看呀！  
长蛇般的链儿，  
沉甸甸的镣儿，  
细条条的铐儿，  
什么不是摧残我们的呢？  
这是军阀的厚德呵！  
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恩惠呵！  
我们今幸出来了，  
显见得无形的镣儿，链儿，铐儿，都打破了，  
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无形的束缚呢？  
不是一层层的束缚着锁铐着么？  
我们应当十二分的努力，大声疾呼的努力，  
打倒军阀是我们的责任呵！  
打倒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的责任呵！  
铲除资本家是我们的责任呵！  
亲爱的劳农兵哟！  
起！起！起！

树起我们显明的红色旗帜，  
决一场最后的胜负。

一九二五，一，二十，于北京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节录)

张 特 立

### “二七”大罢工之始末

我们知道工会运动正在猛烈发展之中，而团体尚未集中，基础尚未稳固，正是工会运动最危急的关头；十二年春间就是我国工会运动的一个最危急的时期。我在前面已经叙述了北方及中部工人运动发展的大略，现在我再特别说说京汉工会。蒸蒸日上之形势，证明“二七”罢工是不可避免的厄运。

民国十年以来，京汉工人陆续组织“工人俱乐部”，至十一年春，全路皆组织就绪，得十六个单位。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筹备组织总工会。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开第二次会议，制定总工会章程，举定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总会地点设在郑州。紧接着第二次会议以后，即同月二十四日复由北段工人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结果工人胜利，路局不得已承认工人九条要求，每人每月加薪三元。足见京汉工人稍有全路统一的雏形，便不能忍耐，奋起而为改良生活之决斗。胜利自然又给与新的兴奋，京汉总工会也就无形中得到一种权威了。总工会筹备了四个多月，十二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复在郑州开会，尔时全路纪律确已一致。即该路少数工人组织之传习



所，亦自行宣告取消；该所之百余工友，亦悉数加入总工会。至是全路总工会统一之局完全告成，遂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既已定期举行，于是由筹备委员会登报宣告成立总工会的宗旨，并邀请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与盛典。不料一月二十五日京汉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沅忽致电吴佩孚，要求其禁止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鹗严禁开会，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至一月二十八日，黄殿辰即到工会声明禁止开会，工会与之相持三日，终无结果。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焕章、凌楚藩等五人即日赴洛与吴交涉。三十一日见吴，吴一味敷衍恐吓，仍声明禁止开会，交涉遂无结果，代表即于当日晚回郑。是时京汉十六个分会，到郑代表已有六十五人；应召而到郑之各工团亦有三十余计，代表一百三十余人；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到者亦有三十余人。不但成立大会已准备完善，并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命令各分会全体工友，于是日举行庆祝大会。在此情势之下，成立大会岂能因吴之禁止，而遂中止！

代表由洛回郑后，即召集全体代表会议，报告与吴交涉情形，当时全体代表一致愤激，咸谓集会结社乃人民应享之自由，吴佩孚何得而干涉！然犹再三计议，委屈求全，共同议决成立大会或可推迟一二日举行，但各工团所送之牌匾，则须于二月一日迎送总工会会所。当以此意详告黄殿辰，亦足见工人让步求全之苦心。

不料二月一日清晨，郑州全部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各代表及郑州全体工友整队护送牌匾向工会进发时，

中途竟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于是全体大愤，群以人民自由既遭武力干涉，誓非开会以雪此耻不可。全体鹤立街心约二小时，代表与军警长官再三理论，终无结果。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之可恨，并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亦遂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强迫解散，但群众仍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是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即有重兵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酒饭，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及郑州分会会所均为军队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兵士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工友们，我们现在试静心想想：当初这种情形，工会应当如何办理才好？吴佩孚始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禁止开会；继则由黄殿辰秉吴意旨，用强蛮手段，干涉开会，交涉数日无效；最后并不准各团体代表送牌匾，包围工人行列，监视行动，不准走路，不准谈话，不准吃饭；并蹂躏会所，至于此极！而我工人多年来奋斗得来之工会，亦遭封禁！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到底是吴佩孚的用心惨暴，手段险毒呢？还是工会代表的主张激烈呢？京汉工友在此严重压迫之下，极端侮辱之下，还是束手待毙呢？还是急起以图最后的奋斗呢？想无论何人，凡有血气者，无不愿舍死拥护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此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

各处代表目击此种情势，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缩之可能。即郑重致函京汉总工会，其大要云：“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总工会必能为争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各团体全体代表于当日晚车及次日早车分别离郑，各回原地准备实力奋斗，临行时，无不慷慨激昂，大有破釜沉舟之慨。京汉全路各分会代表于十分忍无可忍之中，当即秘密会议，本着拥护总工会之天职，真实代表全体工友的愤恨心理，为紧急之决议，其大意是：“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仅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无退后的。”这个决议案，便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价值的决议案。如火如荼的“二七”大罢工，便根据这个决议案而发生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说说，吴佩孚为什么摧残工会呢？吴佩孚这个人阴狠成性，口是心非的大奸雄。当他看见工人们毫无势力的时候，他便宣言“保护劳工”，以为沽名钓誉之计。及至工会势力日见膨胀，他使用种种阴谋破坏工会。一面设法买得工人领袖的欢心，如工人代表于十一年八月间去见他时，他亲自接见，殷勤招待，并赠送代表川资及纪念品，殊不知诚实工人并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牢笼，吴佩孚的手段遂毫无效果；一面又令他的兵工队学习开车，为破坏罢工之准备。等到他觉得工人势力已不可侮，他又唆使他的死党京汉南段段长冯运组织京汉同人会，借以破坏京汉工人的组织，但是他的破坏手段，均着着失败。所以十二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开成立大会时，他便毫不客气的揭穿假面具，明目张胆的摧残工会了。但是他究竟为什么摧残工会呢？这个道

理，是最易明了的。京汉全路早已是直系军阀的私产，换言之，就是吴佩孚的私产。京汉路是他的重要财源，供他挥霍奢侈，供他养兵乱国，并供他镇压人民之用。京汉第一次罢工时，他迫于时势，不得不允许工人每月增加工薪三元。但是后来他详细计算一下，每个工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路二万多工人，那么，每年便增加支出约八十万元，便是他每年减少收入八十万元；他如何舍得这笔巨款。因为这八十万元，他就认定了工人们与他个人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将来工会扩大，得陇望蜀，再接再厉，这还了得！恶贯满盈的吴佩孚，又知道他自己是为人民所痛恨的；工人有了组织，终究是他的隐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吴佩孚下定决心，非摧残工会不可。当初就是工人方面能够格外容忍，也不免遭他的毒手。工会与其无声无臭而被封禁，不如轰轰烈烈的不屈而死！我们工人回想吴佩孚压迫工人的事实，应该明了军阀与工人的利益是永远冲突的。我们工人还可正告全国人民：中国铁路名虽国有，实则无异军阀及交通界官僚的私产；工人阶级的利益，只与军阀官僚和洋资本家是有冲突的；与全国人民是共同一致的。

到了四日上午十二时，果然全路一律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京汉工人罢工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人民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一般旅客与工人们同是被军阀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无不表同情于工人的壮举；痛恨军阀垄断国有铁路，摧残人民自由，因而妨碍一班人民的交通，工人们内部的组织是十分整齐严密的，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

但是在这组织严密的中间，也有一二缺点，为我们工人所必须注意的。第一，罢工后，车辆一概停止行动，总工会与各分会的信息来往，亦遂断绝；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等到能往返电商，调动军队，屠杀工人；我工会反不能彼此互通消息，及至敌人杀来，犹在梦中，这种缺点一则因为铁路上的电报生未加入工会，二则因为电报局工人无组织，并与铁路工人没有联络。故铁路工会将来必须劝导铁路电报生加入工会，为初步办法。第二，北段各站员司及站长等，居然私自开车，输运军队，屠杀工人。铁路下级职员这种助桀为虐的丑行，工人们后此亦必须尽其能力之所及，开导感化之才好。

四号罢工时，京汉总工会即发表宣言，提出五条件：其原文如左：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沅；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工人方面，既有总工会负责，又发表宣言，提出条件；当然是静待吴佩孚和路局方面派代表与他们接洽，俾得早日恢复自由。谁知奸险之吴佩孚，不但毫无与工会和平协商之意，竟纵使其爪

牙，多方压迫，百计破坏。吾人不妨叙述一二事实，证明当日吴佩孚之狠毒手段。在总工会所在地之江岸，始则由萧耀南之参谋张厚生要挟工会交出林祥谦，罗海臣，杨德甫等五人，不遂；继则派大批军队占领铁路工厂，于深夜在工人家中拘去司机二人，强迫开车，江岸二千余工友闻讯，即全体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张之阴谋遂完全失败。于是一变其阴谋破坏之手段，而为威吓强横之暴行。首先捕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并连工会派往要求释放被捕三工友之代表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亦一并拘禁，百方威吓，谓须枪毙斩首，他们毫不为动，而二千余工友又与军警对垒相持；张氏无法，只得将项罗等七人释放。直至七日下午二时才有警官来到工会，谓奉萧督军命令，当派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来工会与工人代表开会谈判；谁知五时二十分即有大批军队突然包围工会，向工人群众开枪袭击，事前并无丝毫警告。此种一网打尽之毒计，始则诱骗工人以开会谈判，继则乘黄昏之时突然袭击，不下警告，诚所谓绝无仅有之残酷事件。郑州方面，由黄殿辰等，逮捕工会领袖刘文松，高彬，姜海士等五人，非刑拷打，游街示众，逼其下上工命令，刘等始终不为之屈。长辛店方面，一面由赵继贤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上工，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形同围猎，结果捕去工会领袖史文彬，陈励茂，吴雨铭，武把等十一人，及至工人群众要求释放被捕领袖时，此等手无寸铁之工人，亦遭江岸工友同一之运命。是役也，计江岸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郑州被捕者八人；长辛店死者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被捕者十一人；沿路各站，亦均有捕拿工会领袖，严刑拷打，或杀伤工人之同样事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不屈，于回答三声“不·下·上·工·命·令”之后，当工友群众之前，即遭斩首。京汉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以热忱赞助工人之故，亦于

二月十五日被害。

统观当日情形，国人细想，这是工人行动激烈，要求过当呢？还是吴佩孚等居心险毒，立意谋杀工人呢？假若吴佩孚等稍有息事宁人之意，二七罢工，极易和平解决。当日工人方面要求之主要目的，即为撤退占据郑州工会之军警，恢复京汉路总工会；所提条件，工人方面未始不可由协商而让步。并且工会方面，曾将撤革赵继贤，冯沅，黄殿辰之条件可以让步之意，由代表委婉达知张厚生及其他曹吴爪牙，此种事实，为参加该次罢工之工友所共见共闻。如吴佩孚狼子野心，毫不顾及工人方面之意思，而以屠杀无辜之工人为称心快意之事；事后复捏造谣言，谓工人身藏手枪，与军队互斗，以淆乱国人之听闻，掩饰其屠杀之罪恶。其爪牙黄殿辰复勾结郑州少数流氓，假借国民大会名义，为反对工人之虚声。其实国人中稍有血气者，未尝不赞叹工人此次为人民争自由之壮举，而自惭不能附工人之骥尾也。

当日工人之奋斗情形，实笔不胜书，但是工人为反抗军阀为人民争自由之最勇敢的先锋，诚毫无疑义。工人中如林祥谦者，竟能于白刃加颈之际，连呼三声“不下上工命令”，虽古之英雄豪杰亦何以过此！江岸工友，处枪林弹雨之下，倒毙者已三十余人，犹死守工会，无一逃避者；相持至数十分钟，得工会退后之令，始渐次退散。郑州姜海士等被黄殿辰强迫执旗劝告工人上工，姜等竟不畏强暴，反劝工人万勿上工。正定分会委员长康景星被军阀捕拿之后，于下令枪毙之时，彼乃要求稍延数分钟，俾得略申数语，时围观者数千人，彼乃从容叙述工人争自由之意见，滔滔不绝，言词慷慨，历一小时半，听者泪下如雨，狂号震天地，卒使某军官慑服，不敢加害。此种义烈行为，诚可歌可泣！因此吴佩孚无论如何横蛮残暴，无论如何严厉压迫，工人有如上述之奋斗

精神，虽局外人亦知其绝无一蹶不振之理。“二七”大屠杀后，京汉工人之所以陆续上工者，虽由于军队之捆绑，强迫，监视，并绳之以严刑，其势不得不上工；实亦根据总工会二月九日之命令，该项命令，为劝告全路工人暂时忍痛上工，以图将来之再起。因总工会认定全路工友要能恢复工作，将来才有报复之可能。故屠杀后二年以来，京汉路的秘密组织，是从没有中断的。无怪乎曹吴一倒，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旗帜，又复高扬于郑州矣。

上述种种，均系“二七”京汉工友奋斗之实际情形，现在我们的不妨再说说各路和各地工友的奋斗经过，证明工人阶级的一致，及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读者于这些事实中，更能看出“二七”京汉罢工之扩大，及其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之重要意义。

各路的罢工援助 当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共同约定如京汉罢工三日仍无切实解决办法，即实行陆续罢工援助。代表回至本路即实行照此公约准备，现在不妨分别简单叙述一番，以明当日情形。

一，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罢工后，是日下午一时，正太工会即行召集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援助京汉方法，结果决定：1. 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2. 准备实力援助，七号实行罢工；3. 派纠察队往京汉正定分会石家庄部分，夜间帮同守望；4. 下午六时，召集全体大会，是晚召集全体大会，工友异常愤激，委员会议案一律全体通过。七日正午，该路即一致罢工；直至九号晚得到京汉工会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此通知证实后，正太方面才于十号一律忍痛开工。他们上工后，虽经武力恫吓，但工人团结坚固，故未受害；工会虽被封闭，然路局开除工会委员时，工人复一致反抗，路局遂不得不允许他们复职。



二，道清路 该路工人总数不过千人，然于“二七”奋斗时最为勇猛，该路工会与京汉同日同时举行罢工，支持九日之久，始继续开工。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被捕入狱；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工会亦遭封禁。该会此种奋斗精神，正所谓“虽败犹荣”也。

三，津浦路 该路工会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全路一致罢工，但南段浦镇方面已先行发动，于十日上午实行罢工，嗣因京汉工友已遭武力强迫上工之消息传到，该路南段工人遂不能不即时恢复工作，而全路罢工之计划，亦只好终止了。

四，粤汉路 该路工会自八日起举行罢工，随后该路工人即被军队用麻索捆绑上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禁。

其余如京奉路工会京绥路工会均一致议决于八九号实行罢工，一切罢工手续，已均准备完善，不幸京汉大惨剧发生，罢工风潮亦渐平息，他们同情的举动也只好相机停止了。即彼时尚无组织之胶济路工人，亦准备于津浦路罢工之后，立刻参加此次光荣之奋斗。“二七”罢工蔓延如是之广阔，工人团结力如是之伟大，军阀武力压迫，表面上虽暂告成功，然亦足以使军阀胆战心惊了。

各地各工团的实力援助。那次援助京汉罢工，以武汉各工团出力最多。当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武汉工友大受感动，各工团全体议决于八日实行罢工，与京汉工友一致奋斗。于大罢工之第三日（即二月六号），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持旗至江岸总工会慰问，即于江岸举行露天大会，合江岸及各工团工友到者共万余人，并举行大规模之游行示威，声容之壮，为从来所未有。不幸二月七日江岸京汉工友即遭大惨杀，同时武汉特别戒严，湖北工团联合

会及各重要工团均被封禁。然八日起执行工团联合会议决案而实际举行罢工者尚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丹水池工人，扬子机器工人等等，结果均遭悲惨的厄运，甚至工人子弟学校亦被蹂躏，开除工人至二百余人之多。其余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事先即被重兵看守，故未能实行践约。其他各处，亦有同样之准备和行动，如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酝酿，北京电业工人之暗中准备，香港海员工人之大愤激，种种事实，不可胜记。

至于那次罢工所得到的同情声，更是难以尽述，如湖南，广东，香港，上海，北京等处的工人团体之电报，如雪片飞来，举行示威者有之，召集大会者有之，集款援助者有之。真是“**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于奋斗中特别能够表示出来。那次罢工不但得到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同情，而且震动世界的耳目，第三国际共产党和赤色职工国际特因此发表宣言，海参威工团总会和日鲜无产者同盟以及其他各国工会工人政党，均有最恳挚之电报，遥寄其阶级的同情。即我国民众团体，亦能认识工人争自由之真正意义，为充分之同情表示，如北京市民曾举行四千余人之群众示威运动；通电者，发表宣言者有：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及各地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各地各界联合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南洋华侨协会等团体。甚至直系御用之国会中亦不少有良心之议员屡次为此大屠杀之事件提出查办，质问，及弹劾案者。工人要求之正当自由为全国人民所急切需要，于此广大之同情声中，已足见其一斑。我工人更须毫不客气地昭示国人；“二七”之役，实为我工人争自由之起始，自由一日未获，我工人誓必与各业民众为共同需要之自由而奋斗；在此奋斗中，我工人当继“二七”未竟之功，以争自由之先锋自任。

.....

“二七”失败后，统计死者四十余人，残伤者三百余人，京汉及各地失业者在千人以上，被捕者四十余人，工会领袖，多在通缉严拿之列，故多逃亡在外。新兴的工会运动，蒙此巨大损失，何能负担！故彼时工会第一义务，即为抚恤死伤，救济被捕工友及其家属。因是工会运动者一时均奔走呼号，设法募集捐款，以图稍舒被难者之困苦。此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之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工会运动者既多逃亡在外，同时又为救济事业所苦，秘密工会运动，进行自然更迟缓了。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 “二七”的精神是什么？

史文彬

深刻的留在全国工人阶级心坎中的“二七”纪念，又到我们的眼前了！我们纪念“二七”，第一是纪念着他的争斗的意义，因为他是中国阶级斗争史上的开章，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无产阶级觉悟的前途。这一点是大家都明白的，不必我重复的说了。

其次就是纪念着“二七”奋斗的精神，关于这一点现在我来略说几句。

“二七”的精神是什么？当一九二三年正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醒悟的时候，那时全国反动的势力真是如铁般的统治着全中国，帝国主义在华的威权，不用说是登峰造极的全盛时代；北洋军阀吴佩孚方继袁世凯的正统，虎视着全中国。那时候革命的客观环境可谓再困难也没有了。

京津铁路工人与北京的革命学生(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样极困难的环境之下艰苦的，忍耐的开始团结工人的力量。他们与交通系奋斗，与军阀官僚奋斗，与厂长，站长奋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工贼等奋斗，在二年多的长期奋斗中，大的罢工，小的罢工，以及一切合法的，非法的争斗，不知经过了几十次，才将北方几条铁路的重要站口工会先后成立起来。京汉铁路工会便是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

当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典礼被吴佩孚干涉的时候，

那时若单独以工人的组织力量与稳定的军阀武力政治相比，胜败之数，是很明显的。但是那时京汉工友很明白自身的地位，是不能对军阀让步的，因为一让步，全路工会即日要被军阀封禁，这样，方兴的中国工人运动，将要无声无嗅被军阀断送。所以大家一致决定作一个坚强的反抗，尽所有的力量反抗！于是在郑州工人群众便冲过军警的白兵防线，驱逐在场的警官，完成工会的成立典礼。事后决定罢工时，全体一致主张，几乎没有一个工人有异议的。

总罢工决定了，军阀的调兵遣将布置越紧张了，在江岸血战时，在长辛店血战时，工会指导机关和二万多工友中竟没有一个胆小不前的，更没有一个脱逃的，惨杀以后坚持了两个星期之久，交通还没有恢复原状。

至于各路的同情罢工(如正太，道清，津浦，长武等)，武汉三镇工人的同情罢工，也是与京汉罢工相终始的，他们并且没有过别的要求，只是拥护京汉罢工的要求和口号，使京汉罢工的政治目标更加鲜明，这是职工运动历史上很不可多得的例子。

罢工失败了，但只是表面的失败，他的成功是很大的！第一他只一次就揭破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自后就没有一个工人相信吴佩孚了。第二唤起全国工友对付敌人，只有斗争之一法，舍此更无他道。第三号召全国工人的阶级同盟，以与统治阶级作战。第四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检查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作战的教训。

以上四点就是“二七”的真精神，直到现在，还可以做我们全国工友们的模范！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精神，我们就该不怕环境困难了，不怕敌人的强硬了，一切我都不怕了。

国民党的统治无论如何不会比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统治更强固

的。他的改良政策无论如何不能吓退无产阶级的战神的。自“二七”以来经过大小数百战的中国工友，在觉悟和战术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在今日中国工友们只有团结你们的队伍，充实你们的气力，锻炼你们的战术，拿出你们的勇气，踏着“二七”先烈的血路，勇往的向前吧！一切的胜利，都在争斗中去取得呵！

原载《中国工人》第六期，1929年2月出版

## “二七”罢工的意义与教训（节录）

吴汝铭

汝铭为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罢工的北段指挥者，在罢工中与京汉工友史文彬等七人被捕囚于保定军法处狱中，备受酷刑，屡濒于死！一九二五年出狱。次年又因工作被直鲁军阀逮捕入狱。一九二八年复第三次入狱。此文为其最近出狱时所写寄。爰为郑重介绍于此。《中国工人》编者识。

### “二七”罢工的意义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是京汉铁路工人用自己组织的力量，反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军阀，争夺民权（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的极激烈的革命争斗而遭残杀的一日，这次争斗，虽在直系军阀的枪炮杀戮政策之下而失败下去了，可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争斗，因这次失败而转到了新的时期。也就是积极的准备着组织全中国的工人阶级，很坚决的推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所形成的政治势力与关系，极彻底的革命争斗的时期。所以“二七”的争斗，已经掀起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怒潮，在后来不断的革命争斗中，中国工人阶级，确已取得了领导地位。因此“二七”的争斗，开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新纪元，他确在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当中，占了首要的一页。世界资本主义，他所剥削与压迫的，

是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中国的民权革命，要在帝国主义所扶助的封建军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剥夺之下，解放出来。不仅是很简单的中国革命问题，而是要与世界革命的潮流相汇合，要和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携手并进，才能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在“二七”的革命斗争中，帝国主义者嗾使直系军阀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惨杀，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凶毒残忍，已经暴露了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眼前，中国工人阶级，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之下，比他们自身所感受的痛苦，还残酷十百倍。所以“二七”的革命斗争，已经博得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同情与援助，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与世界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建立了很巩固的联合战线。因此“二七”罢工，不仅是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即在世界的革命史上，也是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 “二七”罢工的原因

“二七”罢工，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必然产生的结果。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把帝国主义者连锁世界的铁链的一段打碎——苏联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成功。帝国主义的经济，被战争打得十分的紊乱与破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剧烈化，都足以结果帝国主义的最后的生命。他们要维系他们行将灭亡的生命，只有加紧的剥削无产阶级，尤其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以图恢复他的经济势力。中国是各国帝国主义者主要的市场，他们剥削中国工人阶级的方法与手段，当更凶猛，所以在这种严重剥削与压迫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时期。只有最剧烈的阶级斗争，才能解放自己。这就是“二七”罢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已创造了第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德国革命，匈牙利的革命，及欧西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浪潮，震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同时“五四”反日帝国主义的争斗，又直接促起中国工人阶级很迅速的跑上了政治舞台，有阶级觉悟的铁路工人，有组织的铁路工人，当然形成了这一阶段中工人阶级争斗的领导者，这就是形成“二七”罢工主要原因之二。京汉铁路工人，在“二七”斗争之前进行了许多很英勇的争斗，这些的争斗，在英美帝国主义者及直系军阀吴佩孚极端欺骗与权威压迫之下，部分的经济争斗的胜利，不能解决工人的根本问题，在这些小的争斗中，而形成“二七”大的争斗之总爆发，这就是“二七”罢工的主要原因之三。京汉铁路工人，是在争斗中受过训练的，他们经过了一次斗争，就增了他们几分组织的力量，由各站工会的协商，决定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以为指导全路工人争斗的总机关，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各铁路工人，均派代表与会，其他全国各产业工会代表，各学校代表到郑州参与会议的，有三百余人之多，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军阀吴佩孚，及英美帝国主义者，在这盛大的工会会议前发抖。乃决计以武力压迫，封闭京汉铁路总工会，驱逐各团体代表出境，这就是促成这次罢工的近因。

### “二七”罢工的经过

在二月一号会议未开以前的几天，吴佩孚电京汉铁路总工会，以现时局不靖，京汉工人不得在郑州开会，并召代表赴洛阳，意图将各代表扣留。代表赴洛后，仍进行开会事宜，同时被召赴洛阳的代表，据理与之力争，并不在吴佩孚威压之下而让步，因此吴遂急电郑州警察厅长黄殿辰，密布军警，实行以武力禁止开

会。

一号那天，郑州站数千工人，及各地赴郑庆祝的三百余代表，各带鲜花旗帜，从郑州车站，列队驰赴会场。沿马路，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阻止队伍前进，并在会场周围，密布军警。可是徒手的工人阶级，见此情状愤慨异常，都以为头可断，会不可不开，血能流，势不能屈。在这种极端愤慨之下，乃奋勇冲开阻止群众队伍的武装兵士，驱走包围会场之军警而宣布开会。虽然在这种军警包围之中，群众的欢呼庆祝声，各代表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声，就是奉命惟谨，拥有武装军警的黄殿辰，也在这群众热烈的革命声中屈服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在这些热烈争斗中，宣布成立。自此军警即严密监视各代表的行动，黄殿辰更得吴佩孚密令，不许旅馆留宿代表，茶店酒楼，亦不得接各地代表聚餐，军警的布置更周密，于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站之列车中开会，决定将总工会移至汉口，并于二月四号宣布全路罢工，以争到工人阶级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于是各代表纷纷回各站，从事争斗。

四号的上午十一点钟，全路罢工实现了，从北京到汉口，每一个工人，都参加这伟大的政治争斗，并提出撤换惩办京汉铁路正副局长，与郑州警察厅长黄殿辰，恢复工会，承认工会有绝对代表工人之权，并赔偿在郑州开会时所有之损失等条件。在这种严重争斗之下，充分的表现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而使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发抖。于是军阀一方面派人出来调解——非诚意的调解，一方沿全线满驻重兵，仍图以武力压迫，镇压这伟大的罢工。罢工延至五日，京绥，正太，道清，京浦，粤汉……等路，及汉口的水电，扬子厂，轮驳……等工会，亦相继罢工，表示以实力援助。

京汉铁路工人的民权争斗，全国交通停顿，罢工日益扩大，由部分的罢工而扩大至全国的罢工，群众的革命情绪，愈益沸腾，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恐慌更甚，他们就决定了二月七号全路屠杀的计划。首先开刀的，就是京汉铁路江岸分会的委员长林祥谦同志，及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同志。当林祥谦同志被捕时，军阀将刀搁置在他的头上，强迫他下上工命令，他愤慨的狂呼着，“头可断，工不可上”。一连砍了数刀，他的呼声，始终是与他的生命继续着，最后，他的生命在鲜血之横流中而消失了。军阀梟其首级，悬于火车头上，以广示他们的胜利。施洋同志，在临执行枪决时，他也高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口号。及至最后的一弹，穿透了他的心胸，但他的嘴唇仍颤动着，默呼他最后的口号。在这一天，武装兵士，强迫工人复工，工人愤不可遏，徒手与武装兵士搏斗，江岸的工人，死数十人，伤数百人，兵士死十数人，伤数十人。全路各大站，如长辛店，郑州，正定，保定，彰德，信阳，均有徒手工工人，与武装兵士冲突的惨剧，全路各工会首领，均遭逮捕，施以极残酷的毒刑。工人失业，逃亡的达数百人，伟大的“二七”罢工，就在军阀的枪炮之下，而告了暂时的结束。

原载《中国工人》第六期，1929年2月出版。

#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

邓中夏

## 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次罢工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当时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中说得对：“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在世界革命的场合中，做了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我们这里将这个光荣的罢工加以叙述。

这个罢工是为成立全路总工会而起，我们提前略略叙述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一九二一年以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陆续组织分会（当时都叫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二年底，全路各站皆组织就绪，共得十六个单位——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等处。组织的原则是这样，每站工人过百人以上的即组织分会，不足百人的则隶属于附近分会。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一次会议，筹商组织总工会，决定先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在郑州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二次会议，成立总工

会筹备委员会。长辛店罢工胜利，更促进工人对于成立总工会之迫切要求。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开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此时即交通系御用的“交通传习所”亦自动取消，原有之百余工人悉数加入工会），成立总工会之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定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 军阀吴佩孚的处心积虑

我们在第三章便已说过，奉直战后，吴佩孚四大政治主张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不用说这只是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一种欺骗。吴佩孚后来对于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欺骗手段，如宣传设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但工人却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笼络，他们却不顾吴佩孚的意志，八月间在长辛店干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无疑的使得吴佩孚疾首痛心，因京汉铁路收入为吴佩孚军饷的唯一来源，长辛店罢工的结果，使得吴佩孚每月损失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八十万元（长辛店罢工胜利条件，每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故路局每月须多开支工资六万），再则工人气焰日益增高，变生肘腋，又为意中之事。原拟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却“另有异图”。因此吴佩孚决计准备对付工人。吴佩孚这种准备表现得最明显的，一是组织“学兵队”，学习开车；二是嗾使南段段长冯沅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但吴佩孚这些方法，收效甚微，首先是“学兵队”遭着工人猛烈的反对；“同人通谊会”只有员司加入，而工人则一个也没有。一九二三年二月工人公然要组织全路总工会了，实逼处此，所以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再不能要了，爽直的实行屠杀。

## 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前夜

在本会方面，未尝不知与吴佩孚终不免有一日决裂，但未料及有如是之速。故二月一日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纯取公开态度，将开会宗旨及地点，登载各报；并向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得其允许，赵继贤当时还特准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北段赴会者准予发给免票，南段赴会者准予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代表及来宾。工会方面以为如此公开，当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一月二十八日，意外消息到了，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会声明，谓吴大帅禁止开会，该会受此意外压迫，甚为情激，决计不顾军阀干涉，依然筹备二月一日开会。三十日，忽得吴佩孚电，召工会代表赴洛阳计议，工人派五人前往。

代表当日到洛阳，吴辞不见，次日早才得见吴佩孚，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吗？改期不行吗？改地方不行吗？其实会过餐也可开会；在屋里也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官长，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正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要非开会不可，我亦没有办法了……。”工会代表据理力争，吴佩孚但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不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歼灭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谈话的微笑中。

## 悲壮激昂的大会

三十一日，代表赶向郑州，报告与吴佩孚交涉经过，各站到会代表与各地工会来宾，皆异常愤慨，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开会，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工人开会根据民国约法，不受非法干涉。于是悲壮激昂的大会，于原定的二月一日在普乐剧园开幕了。

先是各路及各处工会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的请帖，无不兴高采烈，纷纷派遣代表到郑州庆贺。共计来宾约一百三十余人。

本路各分会代表完全到齐，共六十五人。

二月一日清晨，代表及来宾全体整队向会场出发。但此时市面已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关店闭户，行人断绝。代表来宾无不笑军阀小题大做，又无不恨军阀妄自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整队前进，以军乐前导，以各路各处工会所送匾额等次之。各人手执红旗，顺序而行。郑州铁路工人，则全体齐集普乐剧园，出发迎接。代表及来宾队伍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瞄准示威，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相持二小时久，最后乃不顾生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

当时由主席宣布开会，说明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压迫的可恨。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会场已被军队包围，黄殿辰百般威吓，迫令解散大会，但是群众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 总罢工之决定及其宣言与要求

是日下午，代表及来宾所住旅馆，皆被重兵包围，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的酒席也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对联等，也尽被摔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军队占领，驱逐职员，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说：“是奉吴大帅命令。”

在这样极端侮辱与压迫之下，工人们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守之可能。各路各地工会来宾目击此种情形，极为愤慨，当晚离开郑州时，致函京汉铁路总工会谓：“京汉铁路总工会之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

总工会当晚召集秘密会议，决议：

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又议决提出五项要求，并即日正式发表宣言。其原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 各界同胞们！ 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和对联，均被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杂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军警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暴横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啊！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啊！

我们考查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沅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们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人，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人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

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的条件是：

(一) 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法；要求吴、靳<sup>①</sup>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 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 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警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住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 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 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 总罢工的经过

果然，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体总同盟罢工实现了。那天上午九时，中段罢工；十时南段罢工；十一时北段罢工。不到三个小时全路罢工了。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止。

江岸方面

罢工的第二日(五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先使该地警官，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重要领袖，工会答以“如有对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谈判，否则，恕不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张厚生在工人家内拘去开车工人，强迫开车。总工会当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及厂门者约二千余人，冲破军队防线，将二工友抢回。正午，又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总工会派人

---

<sup>①</sup> 吴指吴佩孚，靳指靳云鹏。

要求释放。

罢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数百人,共二千余人持旗帜到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到者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申述感谢慰问代表的盛意(杨德甫于罢工失败后便反动了,现为国民党的走狗),继由各工会代表数十人演说,无不慷慨激昂,最后由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致答词,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薰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长辛店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早,召集全体大会,到者三千余人。主席报告总工会命令毕,群众热烈赞成,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会毕即罢工。工人待遇旅客极有敬礼,男子为代雇车马,女子则延至工人家里住宿,次日护送至京。故当时社会人士对罢工工人均表好感。

罢工第二日(五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亦举行罢工。赵继贤此时已得吴佩孚命令,令其严厉处置,乃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复工,但工人不理,赵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答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午后,曹锟派兵到长辛店,宣布戒严,全体工人亦遂前往示威,并向兵士宣传,

士兵有为之感动至泣下者。

罢工第三日(六日)，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为可疑，涿州有大军将要开到。一时全市突然紧张，但工人态度仍不稍变。正午，赵继贤由塘沽运来新工百二十名，另挑选五百兵士，随同学习开车，并宣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出境。工人仍置之不理。京兆尹及宛平县知事前来劝说上工，工人答以“由总工会作主”。下午，涿州军队开到。

郑州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总罢工后，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召集工会代表谈话，靳见面大骂，勒令开车。工会代表答以“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拒绝之。

罢工第二日(五日)晚，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三人。工人闻讯大愤，敌忾之心，更为坚决。

罢工第三日(六日)，又捕去工会委员两人，上午靳将被捕五人推至车站威吓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更愤激。下午，警署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总之，全路各站罢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开工”，成为当时工人唯一的口号。

## “二七”惨杀

京汉铁路总罢工后，北京公使团召集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不用说是意在怂恿政府立即用武力解决罢工。

在汉口的英国领事，更活跃了，六日，召集萧耀南代表及洋资本家在领事署开会，讨论应付罢工之策。其时群众示威游行正经过该领事署，谁知此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正在指导军阀屠杀工人

的方略，果然第二日（七日），军阀便开始血肉纷飞的屠杀了。

吴佩孚本已准备好屠杀工人，此时又得帝国主义之指点，遂下令于七日南北一齐下手。

江岸方面，数日来张厚生用了许多诱骗方法，拟先将总工会领袖一网打尽，但均被总工会识破。总工会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并要求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来。”并说：“张参谋长来时拟穿便衣，以示诚意。”又说：“条件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其言甚甘，总工会已起疑心，乃开一假姓名名单予之。不久警官又来，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到，匆匆别去。至五时二十分钟，全权代表正准备到工会相候，半途忽闻枪声大发，于是流血惨案就开幕了。原来警官之来此，为诱敌之计，以为时候已到，重要人物皆在工会，张厚生率领军队二营急驰而到，先将总工会包围，开枪环击。当时纠察队有数百人在总工会门首守候，但皆赤手空拳，无以抵御，当被乱枪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伤者共二百余人。工人犹死守工会，相持至数十分钟，得总工会退却命令，方渐次退散。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被捕。被捕工人数十皆缚于车站电杆上，张厚生亲自提灯找出林同志，回顾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段长答：“是！”张乃令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张乃令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同志抗声说：“不上！”张又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张

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同志鲜血溅地，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林同志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忘八蛋的军阀手里！”……张听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说完，立令梟首。林祥谦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如此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纪律严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才能有此。

同日长辛店方面亦有惨杀的事情。六日晚军队便搜查工人宿舍，时值严冬，深夜奇寒，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工人如孺，哭声震天。当捕去史文彬、吴汝铭等十一人，剥去衣履，加上镣铐，准备天明解往保定。天明，工人群众三千余人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致高呼：“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军队向群众开枪，弹如雨下，继以马队践踏，数千工人遂纷纷倒地，结果死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无数。军队更乘机大抢，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大乱。

其他各站亦有惨杀情形。

施洋同志亦因此被杀。施洋同志本一律师，年来努力职工运动，在武汉各个罢工斗争中，皆亲身参加，因此得到工人群众极大的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京汉罢工，施同志当然是最出力之一人，湖北督军萧耀南，将其拘捕，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杀于武昌。

### 惨杀以后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武汉工团联合会当晚即下罢工命令，计实行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电灯，电报，自来水，因准备便遭压迫，未罢成）。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

帝国主义海军亦全数登陆，市面极其恐怖，形势甚为严重。延至九日，罢工情绪日非，工人战线已被军阀击破，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乃联名下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复工命令的要点如下：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二七”惨杀以后，军阀用军队捆绑工人强迫上工，不上工处以严刑。虽然如此，但工人终未完全复工，至接总工会劝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方开始恢复工作。

这次罢工，被军阀以铁血镇压而失败，当时死者四十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余人，是中国职工运动上最大的损失。

### 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这里须得略为补述各路及各地工会援助的情形。原来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便相约如京汉罢工三日不得解决，即实行同情罢工援助。这个公约可说是实现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罢工，该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议决七日即举行罢工。此时火车房尚未加入工会，但接工会传单后，亦纷纷到工会要求加入，愿取一致行动。七日正午果然罢工。曹锟由保定派往一旅军队，工人不为所慑。八日，该路还不知“二七”惨变，京汉虽然开车，但全为军人来往，故不相信京汉失败。于下午三时召集大会，决议“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复工”。九日晚京汉路正定分会派人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复工，免遭意外，该路方于十日复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会此时尚未一致。该路浦镇工会代表，自郑州回到本路径赴天津、沧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车，拟联络各路一致罢工，因此迁延时日，于十三日方开始由南段罢工，此时还不知京汉路已被武力压迫上工，后来消息证实，遂宣布复工。

**粤汉路** 八日与武汉各工会同时罢工，亦被军队压迫上工。

**京奉路** 本拟七日罢工，因经费问题一时未解决，拟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为铁路局看出，派军队监视工人，旋京汉路复工消息到来，遂未罢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

**京绥路** 该路代表尚未从郑州回到本路时，吴佩孚便已电致该路军事长官，若工潮发生即以武力解决。于是工会行动完全丧失自由。三日，代表归后，召集秘密会议，于七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但京汉路失败消息已至，故同情举动，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处援助运动亦不少，这里只说两个大的城市。



北京 北京电气工人曾暗中准备罢工援助京汉，迄未实现。但北京市民却有过的示威游行运动，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二七”惨杀以后，北京又举行五千余人的追悼大会。

上海 “二七”惨案传到上海后，当地各工会开会援助，准备罢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吴佩孚恐何丰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协同防卫。租界内帝国主义防卫更严。罢工未能实现。

### 这次罢工的教训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逼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于消沉期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第三章便已经说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极大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

再则就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各站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

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

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至如罢工本身亦有几个缺点：

(一) 对于武汉总罢工准备不充分而且发动太迟。武汉总罢工应该在京汉罢工之第二天至迟第三天便应实行，这样才能给京汉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惨杀发生以后方宣布罢工，实行太迟了，一方面敌人此时已经准备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现恐怖；因此，武汉总罢工以致不能发动更广泛的群众。这为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九日下复工令，这倒是很对的。

(二) 对于兵士没有进行工作。那时我们对于兵士运动的确不懂，工人对于兵士还是仇视的态度，因此军阀得利用军队枪杀工人。

(三) 没有占领电讯机关。罢工后，工会方面，南北完全断绝消息，倒是军阀得利用电报电话调兵遣将，准备屠杀工人。再则电报电话司机生，虽是员司，但所得薪水极低。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生做相当联络工作，因此司机生竟未丝毫帮助工会。也因没有占领电讯机关，以致消息不灵，总工会事实上只指挥了江岸一处，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当时工人没有“不得总工会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罢工还不能有如此坚持。

(四) 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从前共产党利用吴佩孚势力反对交通系，虽然在组织工人的初期，因为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开始找着线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吴佩孚亦因此而明显了，——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之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等到“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之中，居然说：

“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

原载《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二七”罢工回忆（节录）

栖梧老人

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我们在郑州召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各段都来了代表，会议开了三天，决定了筹备会的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

一九二三年初，一切筹备就绪。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一月底，各地代表陆续到达郑州。想不到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突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大会。工会方面以为事前既已得到京汉铁路管理局同意，一定可以得到转圜的余地，故不为所动。二十九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切实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事态已经是一步逼紧一步，总工会不能置之不理。李震瀛当时也在郑州，他同吴佩孚见过几次。他说：“只要同吴佩孚见了面，我们表示软一点，他会迁就我们的。我们派几个代表到洛阳去一趟，或可以得到转圜。”这个办法固然不妙，但是既已闹成了僵持状态，也只有去试一试。于是就推定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五个人为代表到洛阳去见吴佩孚。

他们五个代表从郑州动身到洛阳时，郑州的军警当局即把代表的姓名和行踪电告了吴佩孚，所以他们刚到洛阳车站，就有吴佩孚的巡阅使署的副官在车站上相候，很快地吴佩孚就接见了他们。

们。吴佩孚装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对他们说：“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视部属如子弟吗？只要与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民意是太嚣张了，北京的学生打了教育部，据报还有人要推翻黎大总统，我是军人，我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防地内有任何骚乱。你们把各处的人都邀集到郑州开会，你们能保证这些人中没有坏人吗？我已经下了命令不准开会，我还能收回成命吗？军令如山，你们知道吗？我准你们成立工会，就是不准你们开什么成立大会，免得扰动人心，招致叛乱。”说到这里，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都相继说了话，虽然话说得很和平委婉，骨子后面还是很硬，主要的内容是：（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二）根据你一九二一年的政治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你不能出乎尔又反乎尔；（三）大会已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也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大部都到郑州了，现在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吴佩孚最后说：“这些道理我还不懂吗？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冷冷的笑几声，他就走了。五个代表退出来，即匆忙回到郑州，向总工会汇报了情况。在大家会商之下，当时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我们成立工会，在这一点我们是胜利了。工会既然是合法的，成立大会就不能说是不合法的，不过我们为了息事宁人起见，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这是杨德甫的主张。有不少的人赞成。第二种看法是认为他既答应我们成立工会，又不准我们开成立大会，这种拖拖拉拉的做法是不解决问题的。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是展缓二三天开

会，再派代表分赴各方面请愿，同时也派代表同吴佩孚交涉。这是凌楚藩的主张，也有一些人赞成。第三种看法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这些人，都是压迫我们的人，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我们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什么都要听他们的话，那末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作用了。今天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决心和估计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什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我们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这是项英（就是项德龙）的话。他说到这里很激动，眼圈都红了，双手发抖，几乎掉下泪来，大家很受感动。接着吴汝铭、李震瀛也同意了项英的意见。各地来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大部分也参加了这次会谈。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等都讲了话，尤其施洋的讲话慷慨激昂，最后喊出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在会场的代表及来打听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觉地跟着施洋喊这两个口号，声震屋瓦。会场中的群众心理，都在项英的主张，施洋的口号影响下活跃起来，遂决定不问成败利钝，准备二月一日照原定的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全国各地工会派来参加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五洲大旅馆及其他旅馆。因为总工会是租定一栋民房办公，地点不够宽大，所以把会场布置在市中心区的花地岗五庆里一个戏院——普乐园，尽管军警在疑神见鬼，在工人方面仍是毫不在乎地欢天喜地的准备迎接工会的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拂晓，郑州全城内外，军警当局宣布紧急戒严，沿

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在工会方面，也早有精神准备。吴佩孚、赵继贤、黄殿辰的臭威风都见过了，大不了不过禁止工会开成立大会。工人组织工会是根据约法，军人凭什么禁止工人开会呢？这个简单的概念，工人差不多都知道，所以工人都是理直气壮，估量军警当局把工会是无可如何的了。

普乐园的会场，工会知道被军警查封了，但是大家认为封条不过是白纸写的黑字，并不是钢铁水泥的堡垒。到上午十点钟，住在五洲旅馆的代表带着对联匾额向普乐园进发，总工会的委员及全郑州的工友都从容不迫地向普乐园走来，两路的人马会集在普乐园门口，对着封闭的大门一声吆喝，三拳两足破门而入。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大家还没有坐稳，军警的大队人马闯进了会场，警察局长黄殿辰一马当先，跑上主席台对大家说：“奉巡帅令，禁止你们开会，限你们五分钟内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主席和几个工会的委员围着黄殿辰理论，台下的人高呼“维持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的口号，一呼百诺，声震屋瓦。军警虽然装出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究竟还不敢开枪。这说明吴佩孚当时对工会的手段还是着重在威胁利诱，还不敢以屠杀的手段来镇压工会。象这样牛皮糖的状态，拖延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是每一个工人都在军警监视之下，我们才决定暂时宣布散会，再想第二步办法。主席宣布散会以后，工人即分途散出。总工会的匾额对联，都被军警捣毁。各地代表回到旅馆，旅馆里住满了军警，跑到菜馆里，菜馆里也住满了军警，到总工会，也是挤满了军警，这就是吴佩孚对工会坚壁清野的战略。

总工会的委员，各地的代表，我们的同志以及全体工人，都被军警围困到一筹莫展了。我们遂决定：一、把总工会移到江岸

办公。二、准备全路总同盟罢工。三、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各处分会由工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全路的罢工委员会推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总干事是项英。四、各地代表各自设法回各自的岗位，对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工作有力的声援。五、罢工命令由刘文松、彭占元、马定清等设法送达。这个办法分途秘密通传以后，次晨，各地代表都离开了郑州，郑州总工会同时被军警查封了。

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是被吴佩孚封闭了，但是全路的工人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情绪激增，工人团结的力量高涨，一向对吴佩孚存着幻想的工人如杨德甫等人，也看穿了吴佩孚的狰狞面貌，这就为总同盟罢工创造了条件。总同盟罢工的五项办法，先由我们的同志商量决定之后，由项英向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等提出，他们都同意了，才秘密通令给各分会的负责人，这就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动员总同盟罢工的第一道命令，时间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黎明前后。

郑州军警封闭了工会，驱走了各地的工会代表，吴佩孚自以为京汉铁路的工潮镇压下去了，所以对全路都没做警戒布置，这就给我们组织罢工运动以很有利的机会。

二月四日上午八时前后、正式罢工命令已分别送到各站工会，自九时起，各站各厂即实行罢工。至中午，全路都停止了工作。总工会发出敬告旅客传单，敬告京汉路员司传单，说明京汉铁路工会筹备的经过及总工会被封闭情况。在罢工期间由工会纠察队担任维持秩序，以防止任何人对罢工运动进行破坏。

罢工的重心在江岸，支援罢工最出力的是武汉各工团。由于



各工团的尽力支援，逐渐发展到报馆学校。各家报纸在四日下午都为罢工消息发号外，各学校组织京汉铁路罢工运动慰问队，从数十人到数百人，络绎不绝。把整个刘家庙小集镇，变成了一支很壮大的人的洪流，这就提高了罢工的政治意义。学校和工厂也在准备发动罢课、罢工，来支持京汉铁路的罢工。这样就使湖北督军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不能不重视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了。他们在吴佩孚的意旨之下，发动了两种攻势：一种是由京汉铁路管理局派出代表到江岸工会商量复工条件。经过了会谈，他们答应只要工会命令全路立即复工，罢工的要求就属于路局职权范围以内的，都可以同意；路局范围以外的，可以分别转呈交通部及巡阅使署核办。对于禁止工人开会与封闭郑州工会的问题，则推说完全不知。总工会方面答应只要路局保证立即将郑州工会启封，准许工人另行定期开总工会成立大会，赔偿损失，其余条件可以在复工后商量。这是敌人的一种和平的攻势。果然杨德甫就认为这是路局的好意，说谈判复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敌人另一种攻势，是由萧耀南派督军署的参谋长张厚庵会同汉口镇守使署到江岸工会提出两个条件：1，工会无条件复工；2，交出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五人，其余被挟从的工人一概不究。这当然遭到工会强硬的拒绝。张厚庵当即指挥武装部队占驻工厂，迫令大智门车站卖票，并从工人家里捉去了两个火车司机，强迫开车。事为总工会所闻，当即派纠察团率工友约千余人包围军警，将两个司机抢回。同时军警也将纠察团的工人捉去五个。他们又来向工会交涉，要以五个纠察团员换这两个司机，工会乃派代表张连光等四人到张厚庵临时所在地扶轮学校去交涉。他们也知道工会团结的力量相当大，就是有两个司机也不能使全路复工，扣留这几个工人也不能解决问题。遂转

变态度，将这几个纠察队员放回了。当面约定明天工会派出实际负责人，同他来商量复工办法。这时天已很晚，张厚庵走了，但是，进驻工厂的武装士兵并没有撤退，为数虽不多，对工会总是一种压力，工人也很愤激。这一天总工会发行《罢工日刊》创刊号，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罢工的紧急宣言”。

二月六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江岸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大会。除江岸全体工人而外，有武汉各工团各学校组织的慰问队共一万四五千。杨德甫、施洋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尤其施洋的演说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三时才散。会后，群众结队在江岸车站绕行一周，经过汉口日、英、法租界一直到江汉关码头始散。

当天夜晚，总工会发出“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向他们呼吁给予经济支援和实力支援。罢工已经过去四天了，反动统治的军政当局，尚无丝毫接受工人罢工要求的迹象。张厚庵原定六日再来谈判，亦不见来。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政治命脉，也是他的经济来源。罢工继续下去，不仅在政治上对他是威胁，在经济上也是很大损失。他为了掌握京汉铁路员工，费了很多心机。他总希望不破脸可以使工人就范。所以在郑州军警与工人短兵相接，在江岸张厚庵与工人冲突而未至决裂，都是吴佩孚企图软化工人的诡计。但是到了他这些诡计不灵的时候，他必然要使用他最后的法宝——屠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以及共产党在京汉铁路总工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当时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以为吴佩孚不会采用屠杀镇压手段，过分轻敌，所以在“二七”惨案中造成了很大损失。

二月七日，罢工运动仍然热火朝天地活动着，武汉各界到江

岸慰问罢工工人的络绎于途。下午二时，张厚庵又来到江岸，随从共约十余人，临时仍驻在扶轮学校楼上。后来事实证明，这里就是吴萧镇压罢工运动的指挥部。

张厚庵派一个军官到工会通知，请工会派几个负责人到扶轮学校去谈判复工。工会以为有约在先，毫无顾虑的由张连光等几个工会负责人到扶轮学校去会见张厚庵。工会代表首先提出先撤军队再谈复工。张厚庵说：哪里要驻军队，哪里不驻军队，这是军事长官的职权，与罢工无关。工会代表坚持：不能无条件的复工。张厚庵说：“你们所要求的已经送到北京转给吴大帅了，因为你们要求的范围太广，涉及主管部门太多，一时不能决定，我只答应你们现在正在考虑，京汉铁路是南北交通要道，必须马上复工。”林祥谦抢着说：“复工是全路工人的事，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拿什么叫全路工人复工呢？”张问：“你叫什么名字？”林答：“林祥谦。”张冷笑的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工人复工，越快越好。”林祥谦说：“没有那么简单容易。”张厚庵马上变了脸，厉声说：“没有别的说的，我下令恢复交通，你下令立刻复工。”项英看到了事态严重，不能不有一个脱身之计，就和缓的说：“等我们回去召集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张答应了，大家才退出来。项英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团到工会集合。”他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任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对林祥谦的说话和冷笑中，暗藏着无限恶意，因此项英想把林祥谦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林祥谦方在迟疑着还没说话，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军官说：“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到工会来开会，我陪林会长到工会去等你们。”林祥谦知

道他们的来意，愤愤的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堂堂的集会、结社、罢工，这是我们的自由。我只知道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他就径直回到工会。此时他已失掉自由了，其余的人也就散了。项英叫杨德甫暂时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杨德甫说，我暂时到汉口居士林里听你们的消息。只隔一会儿的时间，车站就发出紧急集合的号音，大家还以为军队撤退了，不料还没有一刻钟，工会的四面八方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步兵。第二次号音又响了，这是冲锋的号音，军队散开了，以作战姿态冲入工会和各厂处，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人。把林祥谦，李开元等十三人和几个火车司机绑到江岸车站。把林祥谦绑在车站电线杆上，一个军官带几个背大刀的士兵问林祥谦：“你还不下令复工么？”林祥谦从容的反问他们：“我向谁下命令？”军官指着火车司机说：“向他们和纠察队下命令。”林祥谦激愤地高声说：“你们蛮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了。”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林祥谦紧闭双眼，操着福建口音高声咒骂。正在相持之际，项英同志领着工人纠察队约百余人，冲进了车站，已经快扑到林祥谦的身边了。站在车站的军官一声吆喝，军队再度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刘家庙只听一片枪声、人声、喊杀声混作一团。绑在电杆上的十三个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而外，其余的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员，都被乱枪打死在江岸车站的血泊中。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也发生了大屠杀的血案。当林祥谦等人在工会被绑走时，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率领二十余纠察团员前往抢救，在工会大门外被军警开枪拦住，曾玉良与二十余纠察团员均被乱枪击毙在工会大门内外，尸横遍地，血满沟渠。牺牲的壮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灿烂的一页。接着武装部队在工人宿

舍中逐户搜索工人，把工人绑进工厂，司机绑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这是二月七日下午三时到五时之间发生的事。

当江岸发生血案先后，长辛店、郑州等地也都遭到类似情况，军阀到处搜捕参加罢工运动的人，施洋同志也在汉口被捕，至二月十五日在武昌壮烈牺牲了。在这样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人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所以全路工人在二月八日晨忍痛复了工。

江岸军警正在屠杀时，项英同志在工人纠察队中被机枪击散，潜伏在江边，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在法租界长清里十二号廖乾五同志寓内，建立起京汉路总工会的联络处，开始调查工人伤亡死难情形，拟定了善后办法。伤亡是很重的。死难的要安葬，受伤的要医治，被捕的要营救，失踪的要寻找，家属还要生活，这些繁重的工作，比发动工人、组织工会还难做得多，项英同志秉承了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在京汉铁路建立救济会，安排了善后工作。

“二七”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锻炼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工人的战斗精神更增涨了。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这是一次重大的战役。

原载《新观察》1957年第3、4、5期

##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工作是规划工人运动，发动工人斗争，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开始组织八条铁路的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历时最长的开滦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计划在长辛店先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由于郑州地处适中，所以决定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北方区委有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由于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路组织政治斗争，即在斗争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策划具体方案以期贯彻，并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机，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

“二七”大罢工详细经过可参阅一九二三年三月中共北方区委《工人周刊》社印行的《京汉工人流血记》。这里，我只就个人亲历事实，简略说明如下：

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那次区委会上，守常同志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到武昌讲学。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由文虎负责。”一

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新学生》第十四期上刊载了李守常的《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其中曾称：“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事情到汉口……在船上又知道流血事件”。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写给北大周启明的信中，也说及武昌高师教授胡小石约请他到武汉讲学的事。学校放寒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守常同志平时很忙，现在利用假期外出讲学，也可以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守常同志往常在寒暑假也要回到昌黎老家或附近的五峰山住一段时间的。因此，大家一方面同意他换换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快去快回，因为有的工作人手不够。他鼓励大家说：“不要紧的，你们会搞得好的，我在不在都一样”。他临行时，我去送他，握别时我问：“这次郑州开会，洛阳西宫（吴佩孚驻地——编者）想无意外？”守常沉思片刻后，说：“吴子玉（即吴佩孚——编者）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后，住在一品香饭店，曾给我来信，报告旅途情况，未及其他。

当时，我们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总工会成立而发生突然事变，所以按原定计划，我们到郑州开会去了。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当时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同时将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时间、地点通知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并且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例假移到二月一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密电吴佩孚，

加紧反革命部署。

一月二十五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总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姚佐唐、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鹏、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游天洋、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沪杭甬路沈干城；沪宁路孙津川等。此外尚有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省市工会代表五百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对京汉路总工会开会认为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二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总（即京汉路总工会，以下均简称京总）党团会议负责人有：罗章龙（党团书记）、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项德龙、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以上皆党团成员）等。这些人分住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一月二十七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已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公开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工人周刊》等报纸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三十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所以吴遂决定采此下策。

三十一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

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会场设在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总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其大要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罢工。”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书记

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总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总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并提出要求条件五条。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颇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冬”。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轨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三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京汉全路罢工总指挥部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三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主任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五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

在信阳、广水、郑州、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秩序井然。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但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以借此迷惑敌人。而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是放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二月七日早上六点，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二月四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六日深夜，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同志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七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书记部小刘（刘伯青）急乘交通专车赴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时，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能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

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旗帜标语，“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观，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不断蜂涌前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名、刘宝善、赵长润等五人，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我负伤流血倒地后，经由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传令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导罢工。

回到北京后，袁子贞、杨宝昆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候，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派宝昆兄弟到丰台成立机关，从事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方面又加派人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七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九日)接到京汉各路各站报告，知道江岸发生重大屠杀事件，工人死伤众多，保定、信阳、郑州各站同时发生格斗伤亡情事。据南路报告称，“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萧耀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的事，当场牺牲有三十二人，伤两百余人，被捕三十五人。当时江岸分会林祥谦被捕，壮烈牺牲，施洋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萧耀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曾玉良(扬州人，三十二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其(铜匠)、林材泳(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延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信阳工会委员、司机胡传道，因拒绝复工，反对军阀镇压，竟惨遭敌人砍去左臂。郑州亦将工会负责人捕去关押，诱逼工人复工。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亦被曹锟捕去，罚以站牢笼的酷刑。沿途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四十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斌、秦均、梅启发、关采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柄、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成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十二小时内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见上)，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因此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

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  
①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②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③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④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沿线各站，京汉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二月底三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在北京、长辛店、丰台、天津等处分别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北京卫戍司令）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

《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查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查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缇骑密布，陷阱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工人刘监堂、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五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台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如海员总工会致大会电云：“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信，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地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枪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



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同志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讯数次，均无确实口供。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它。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

关于《京汉工人流血记》的编写经过，先是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二十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全貌记述出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记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开始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大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搜集资料、照片。一九二

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材料太多，后精简大部约有十万字左右，至三月下旬完成。剩下的资料照片，原准备以后有条件再印，后因地下机关被破获，都丢失了。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纷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我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工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的。当时还收集了几十张照片，由于做铜版很贵，受到限制，未能刊出大量图片。在编排时，中间有些空白，我们就把平时学习翻译的马、恩、李卜克内西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自译稿）择其名言，以革命语录形式付印其间，还把德国革命诗人海涅的诗《宝剑火花歌》和自编的诗句补在空白处。全书的排版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负责（四川人，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北方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封面是三色套版，绘一挥大锤的工人，封面题字是由宋天放书写的。编成后，由文虎写了自序，高君宇写了一篇后记。当时由于印刷工人不多，且都是以义务劳动额外承担的，人手不够，于是我们两个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组版、摆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员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写稿组稿到排字、组版印刷的全部工序。后来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干得很好。

《京汉工人流血记》于三月底在北京初版，约印五千本，后改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多册，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畅销南北。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全国时期多次销毁，列为禁书。解放后还见到几种版本：一、由北大印的第一

版（湖北省博物馆保存一册）；二、一九二三年北京印刷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藏）；三、郑州二七纪念馆解放后重印本，这个版本同原来的排法不同，亦有残缺和讹误处。

一九二三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的《向导》上有专文介绍此书。“二七”后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在五月一日复刊时登了该书自序并作了介绍（第六十三期）。

总计自《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后，当时，中外出版机构以“二七”大罢工史实为题目出版的书籍、画册等约几十种，其中内容正确的固然不少，但亦有少数材料和党的文件、历史事实不符合，如马超俊写了一本书，说“二七”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有很多国民党员参加等；又如《二七工仇》系杨德甫、陈天等人投靠奉系军阀后，假借湖北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名义所编印，其内容多虚妄不实，以讹传讹，并以此诋毁我党的领导。

“二七”后，党内外议论纷纷，国际为此有一正式电报给中共中央转北方区委，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二七”的观点。（电文略）

共产国际认为“二七”是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党中央在“三大”上作了总结，这封电报是党中央在“三大”做“二七”总结的重要依据。

共产国际、职工国际还几次派专人了解“二七”斗争情况，一方面请工人代表到国际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写过一份有关“二七”的书，一九二八年我去参加“六大”时，他们送给我一本留念。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4期

# 京汉工人流血记

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将旧社会毁灭的痛苦，新社会出生的痛苦缩短起来，简约起来，——这一个方法便是革命的恐怖主义！

马克思

见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七日

新来因报

## 目 录

序.....	文 虎 (437)
第一章 京汉工人的狂飙运动.....	(441)
第二章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448)
第三章 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455)
第四章 惨杀以后.....	(475)
第五章 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483)
第六章 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499)
第七章 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510)
第八章 全国一致的不平鸣.....	(516)
第九章 国会方面的调解.....	(560)
第十章 结论.....	(566)
工人死伤调查表.....	(572)
第三共产国际拥护中国铁路工人宣言.....	(578)
后 序 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	君 宇 (580)

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

# 序

文 虎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妒，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讯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视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了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识。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



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并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他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运动以还，政象纷变，元恶巨憨，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据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那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黑暗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讎，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没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暴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

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的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的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无时无地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廷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们断定工人们的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国民族的革命和世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哪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

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的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序于北京骑河楼旅次

## 第一章 京汉工人的狂飙运动

年来中国的劳动运动，风起云涌，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中尤以铁路工人有长足的进步。这里面原因虽多，但举其最重要的，不过下列两项：第一中外国民受中国官僚军阀奸商的多层压迫，闹得鸡犬不宁，民生凋敝，劳动界直接感受的痛苦更深且大，自然容易觉悟，起而团结谋自身的捍卫。第二年来文化运动打破数千年桎梏人性的枷锁，一般进步的青年目击腐败的社会无法挽救，以暴易暴的旧式革命，更不能建设理想中的国家，知非彻底改造不可，而彻底改造的方法，舍唤醒劳动群众，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战线掌握政权不可，故有许多少年都颇牺牲一切，努力他们理想中的事业，劳动界得此厚援，其势更张，组织也就较为容易了。这样简单的情境本来也是很平常的，旷观先进各国社会运动，莫不如此，虽其间进展程度，成功先后各有不同，但据唯物史观的观察，他们努力的最后，毕竟是会一致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懂得这简单的观念，才能明白这次京汉流血的意义——换一句话说才能读这一本小册子。京汉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兆端于民国十年一月一日，这正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的第一日。时该校在北京政府严重监视之下以教育劳动者入手，兼营组织的运动，中经无数艰苦，渡了许多的难关，——与军阀官僚战，与路局战，与旧社会抗争，甚至与同阶级的通敌者抗争，直到十年下期才成立工人俱乐部，从此本路各站先后成立，十一年四月九日即在辛

店俱乐部发起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阵容甚壮，计到代表十四站团体，一连会议三日，才将全路分团作一次的划一和整饬，确定了京汉路总工会的雏形。八月十一日复召集代表在郑州作第二次的会议，更将内容重新决定。同月二十四日复由辛店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卒能屈服路局，承认九条件。此番罢工胜利结果，不消说自然是给了全国工人无限的兴奋，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昂藏自负起来了，总工会也就无形中得到一种权威了。

## 附 录

###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罢工后全体工人宣言

全国工友，兄弟，父老，姊妹们！我们二十四日的宣言，想你们一定看见了。自从那一个宣言发出后，我们就全体罢工，罢工的消息传出，迭经与路局会商，均无结果。于是他们又派军队到长辛店。他们要借兵队胁服我们，我们虽是手无寸铁，不过因为此次罢工并不是为长辛店一个地方，我们所争的利益是普遍于全路的，所以我们不敢多所畏缩，不敢不振起精神，来对付这武装的压迫者！经过这一番顽强抵抗的结果，居然使路局承认了我们所提出的几项要求。关于第一条，承认将郭福祥开革，余人查实撤革。第二条，承认俱乐部可以荐人。第三条，承认第一段从九月起，第二段从十月起，第三段从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毛。第四条，短牌换长牌承认从九月起，凡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第五条，承认司机工薪凡递晋至最高工薪即为头等工资。第六条，承认

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已催机务处开单候奖。第七条，承认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飭工务处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第八条，承认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第九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并承认罢工期内不扣薪。对于路局此种答复，我们自然不认为十二分的满意。但是自从我们宣布罢工之后，最善假借的失意政客先生和最善挑拨的无聊新闻记者，把我们最清白极简单的改善待遇的经济罢工，牵引到政潮浑水中，硬要说我们罢工是因为那一个交通总长，是反对那一个铁路当局。我们恐怕夜长梦多，以我们几千人的罢工作他们政治阴谋的工具，所以适可而止。不过此次罢工结果虽不能十分满意。但仍与吾人以未来的兴奋，我们现在姑让一步，而宣告上工。我们自二十六日起正式开工。

最后声明一句，我们由这次罢工所得的利益，均是我们亲爱的同业们万众一心得来的。郑州以北截至二十五止全体同情罢工，这是我们极应感谢的。同时我们也得许多的教训：第一，一定要有反抗武力的决心；第二，要谨防政客的扒手。中国的劳动运动正在起始，资本家，军阀派的压迫大部仍是存在，我们将来的奋斗长着呢！全国工友，赶快武装起来，我们要联合的加入战团冲他们的第二道战线。兄弟，父老，姊妹们！军阀，资本家的压制并不是祇加诸劳动者的身上。你们还要俯首的忍受吗？我们很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中，组织起联合的战线来，以炮陷他们的中坚！工友们，兄弟，父老，姊妹！时间到了。光明就在我们的奋斗中！起！起！我们要急起继续不断的前进。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但是自军阀方面看来，京汉全路已是直系军阀的私产，工人的进步，便是他们的隐患，他们的骄奢淫佚繁华靡丽的生活，均是建筑在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的血泪和骷髅冢上。今见劳动者觉悟起来，自然是使他们寝不安席的。起初他们还预存蒙昧劳动者的成见，戴上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意在欺骗劳工，去拥戴他们，所以创设劳工局咧，赞成劳动立法咧，均不断的出自那班军阀官僚的臭口中，无奈这些奸谋，均被劳动的阶级观念所烛破，对于他们只有冷嘲热骂，并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好感，军阀官僚们至此遂更加嫉妒劳动者了。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安排无限狠毒的机关和陷阱，存心要将这二万余有组织的劳动者一网打尽，暗幕中指挥最力的人便是吴佩孚，曹锟，赵继贤，萧耀南等为之代表。

本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议复在郑州开会，尔时全路纪律均已一致。即该地前此有一部分稍持异议的百数十工人所组织的传习所亦悉数加入总工会，将原有团体名称取消，至是京汉总工会统一之局面完全告成，总工会宪法亦于此际草定，遂决定二月一日正式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此际在工人方面发扬蹈励，人人以建设模范工会，为全国劳动界的表率自任，而军阀方面的猛烈进攻，亦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 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第一章宗旨：第一条本会定名为京汉铁路工会。第二条本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

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第三条本会地址设郑州，于长辛店，江岸，设总工会办事处，总工会及其办事处的地址，得由执行委员会随时议决迁移之。第二章会员：第四条凡京汉铁路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赞成本会宗旨，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服从本会及所在地分会命令者，皆得为本会会员。第五条凡京汉铁路的下级员司，欲加入本会者，须得两个工人会员的介绍及所在地分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第六条凡真实热心赞助本会的人，在某站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或经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直接认可，均得为本会名誉会员。第七条本会会员之权利如下：（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二）由本会谋得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三）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演讲，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所规定之应有权利；（四）本会会员有享受本会的补助权。第八条本会会员之义务如下：（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决议之义务；（二）有尽力拥护本会，为本会尽忠服务之义务；（三）有受执行委员会之委托，办理本会各种事务之义务；（四）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会的义务。第九条名誉会员与会员有同等义务，但只有发言权。第三章组织：第十条每站或数站联合有工人五十人者举代表一人，每增五十人者加举代表一人，组织全路代表大会，每年由本会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开会一次，遇特别事件发生，得由执



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代表大会。第十一条每次代表大会，举定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由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并得开临时会。第十二条由执行委员会互举正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任期一年，但随时得由执行委员会改选之。第十三条由执行委员会派定干事若干人，组织干事局，设总干事一人，其余干事分作秘书，调查，庶务，教育，交际等科办事。第十四条凡人数满一百人的车站，须组织分会，名曰京汉铁路总工会某站分会，凡人数不满一百人者，举出代表，加入邻近的车站的分会。设立执行委员会，其组织法，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另行审定之。第四章职权：第十五条本会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审议本会预算及决算案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第十六条在两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权如下：（一）决定预算案；（二）执行大会议决事件；（三）决定代表大会未决定一切的问题；（四）征收会费；（五）议决对外交涉事件；（六）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第十七条正副委员长常住总工会所在地，代表本会，总理本会经济及一切事务，执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案。第十八条干事局受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命令，办理一切事务。第十九条各分会执行委员会执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办理本会所在地一切事件。第五章规约：第二十条凡执行全路罢工事，必须执行委员会的议决，全体会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举行。第二十一条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如不服从时，得令其改组。第二十二条某分会反对委员长时，由执行委员会判决之；反对执行委员会时，由代表大会判决之。第二十三条各分会彼此不得相争，如遇争端，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或委

员长解决之。第二十四条本会会员必须遵守的规约如左：

(一) 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二) 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次及其各种规则；(三) 不得顾全个人私利，违及公共利益；(四) 不得有破坏本会和碍会员的言动；(五) 不得迟缴或不缴会费；(六) 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七) 不得无故退会。第六章 经费：第二十五条本会会员每人每月须缴纳半工工资，特别捐临时定规。第二十六条全体会员每月所缴会费，各分会每月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五存作本会基本金。第二十七条本会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的通过，不得支用。第二十八条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会征收，正副委员长共同保管之。第七章附则：第二十九条本会会议细则，执行委员细则，干事局细则，及各分会组织大纲均另定之。第三十条本会章程经代表大会过半数人之通过，得修改之。第三十一条本会章程经各站分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宣布之日起才能实行。

京汉铁路总会筹备处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去反对全世界的军阀是我们的口号；结合全世界民族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共和国是我们的目的。

加尔·李卜克内西特

## 第二章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自总工会成立会露布以后，赵继贤以保系嫡派的资格，冯沅以京汉路南段段长兼两湖巡阅使署副官的资格，遂日夜奔走于曹吴之门，以制造空气，谋覆工会，于是乖巧奸诈的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鹗，使其严禁开会，并云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于是军阀借刀杀人之计划便决定了。兹将吴致靳云鹗电照录如下：

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确切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等语。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吴佩孚。艳（二十九日）。

仇人嫉视工会，工人未尝不知，且身处虎口，固军阀掌中物。但还不知对方欲摧残这样的急迫，所以大会筹备皆取公开，以为如此或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至一月二十八日，而意外的消息到了！黄殿辰首先来会声明禁止开会，始而取出赵继贤致吴

佩孚的电报，继又取出靳云鹗张福来给他的命令，猜他底意思，好似讨好于工人，显得此事主动者大有人在，但其心也太险恶，相持者几三日夜，工人愤激非常。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与吴交涉。

代表既到洛阳，当日(三十日)便往西宫，吴辞不见，约以当晚用电话谈。至晚，用电话约定次早八时谈话，次早得见该署副官长徐某及其政务科长白坚武，由他们转述吴意，只是一味敷衍恐吓，代表方面坚持主见，陈述实情，最后才由吴佩孚亲见。现在把那时谈话大要，记在下面。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工人代表与他据理力争，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无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尽歼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约接谈三时余，不得要领而散，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微笑里面！

先是，各地及各铁路工团先数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的请柬，无不兴高采烈，争欲前往庆祝，至三十一日晚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轮驳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工会，武昌

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三十余团体，代表百三十余人。尚有北京武汉及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三十余人。

各路代表到者，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六十余人，本路分会——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郟城，驻马店，信阳州，广水，江岸各分会代表到者计六十五人。

赴洛代表于三十一号晚返郑，立即在会所召集全路代表会议，报告吴佩孚态度后，全体大愤，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因为我们乃本于约法而开会，当即决议，无论如何，决于次日仍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开会。

二月一号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郑州京汉工人全体及各处代表，无不笑他们小题大做，又无不恨他们妄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可为武力所屈。各代表当在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以军乐前导，所送礼物(如牌匾对联等)次之。各代表手执各团体名义的红旗，顺序而行，一方郑州工友全体由会所出发迎接，至距会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视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恨，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

至，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二月一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赠。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晚间，各处代表全体集议，以吴佩孚违背约法，摧残工会，并派兵围困旅馆，不准来宾自由出入及互相谈话，勒令酒店歇业，不准来宾集宴，来宾出街，则以武装军警追随；在在皆待工人如囚犯。似此情形，惟有迅速引去，以免其他人民同受无端惊怖。于是全体决议从速离开郑州。武汉方面代表，当晚仍搭原车南下，其他各路代表概搭次日早车北上。各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此后工人地位危险万分，都说：“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同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成立会既遭这样的摧残了，全路各分会代表会议在十分忍无可忍之下，当即通过一决议，其大要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无退后的”。

并即日正式发布宣言，其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

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来，怎么不叫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呵！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运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是祸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

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沅；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亦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工团奋斗电云：“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



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工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类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冬。”

于是轰轰烈烈争自由的京汉罢工，风靡草偃，遂蔓延及于全国了。

纯粹的认识是不够推翻社会支配者的权力的，所以最要紧的是共同的行动！

昂格斯

### 第三章 如火如荼的京汉路 各站鏖战情形

总同盟罢工案既决，四号早各分会先于各车站张贴敬告旅客的传单，略谓工人因生计及上司之压迫起而组织工会，原属正当之事，今路局及军阀，竟横加干涉，是不啻禁止工会之发展。工会乃工人第二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令其稍受妨害，虽牺牲生命亦必拥护之。深盼旅客诸君谅解吾人争自由之本旨云云；继复持公函致厂长，交代工作器具，然后依序出场，宣告罢工，肃然无哗。郑州九时起，江岸十时起，长辛店十一时起，不数小时，全路一致停工。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工人一切行动，完全听总工会命令，不得单独接洽，妥协或调和。每个工人在罢工期内，不得自由行动；凡有要事，证明必得他出时，须向工会领取“放行”执照，纠察团始能准其通行，不然则必扣留。此外尚有纠察团及调查队之组织：纠察团在罢工期间，专负一切维持治安秩序之责；调查队用以刺探消息，间有向四周放哨及彻夜巡逻的责任。全体会众则用十人组成一组，推组长一人，负该组十人的责任，如此，可于数分钟内，召集数千人的大会。

部署既定，前后与路局相持经过三日之久，秩序极其严整，直到二月七日军阀的大惨杀就发生了。今为记载便利起见将长辛店，郑州，江岸，诸大站经过情形分志于后：

## 长 辛 店

辛店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手续，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藉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冯沅，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

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

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冯沅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干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解。京汉铁路总工会辛店分会叩。

（按此电未直许吴曹，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不知文电具在，岂是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客，极有礼貌：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五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置，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威胁的话，并限工人十二小时内恢

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宜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一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緝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传单录下：

兵士们！警察们！我等都是苦同胞们呵！你们为的是家里要饭吃要衣服穿，才出来当兵或当警察，我们也是为着家里的人要饭吃要衣穿才出来卖力气，寻工做，你们是月中关饷，我们是月中开支，唉！讲起你们的饷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没有关的，岂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苦吗？我们罢工是跟你们告老或解甲归田一样，因为我们不愿干了，是不犯国法的；你们这次来此，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感谢你们！但是外面的风传，实在是不好听；都说你们，是来压迫我们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俗语说得好：“强不欺弱，众不暴寡”，你们手里有枪有刀，有子弹，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若来残害我们，恐怕于心不忍吧？亲爱的军警们呵！我们愿和你们结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们不愿意，定要来残害我们，我们只拚着一条穷命，将来历史上留个好纪念。就是有强力，有枪刀的军警，残害手无寸铁的苦工人，好听么？我们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军警，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疑心并且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残害我们

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启。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位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的最狠毒的阴谋。

六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六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象，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准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冯运，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

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神，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二月六日

是日赵继贤已下一道命令，严拿工会委员及其他职员，约五十余人。十二时五十分由唐沽船厂运来新工百二十六名，由十四混成旅副官韩振青，京汉局代表印刷所长孟彬湘带同军队保护，运往辛店，保定，郑州等站。一方面将从前被工会除名的工贼充当工头，另挑选兵士五百名随同练习。并宣称罢工工人如不早日上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回籍，并追缴从前所有薪饷或拘留家属云云。工人置之不理。嗣又有京兆尹委员，宛平县汤知事等人到工会声称愿作调人，语多胁诱，工人答以此次条件均由总工会作主，分会无权谈判，如愿谈判请转达路局向总工会交涉，总会如有开工命令，分会自当遵办。汤见事不谐遂去，其实汤此番出头另有用意，盖欲窥探工会实情而为一网打尽之计。下午复由涿州开来兵二营，掌车及转运手等均由沿路各小站站长充任。此项军队系

时全盛所部，全副武装抵辛，严阵以待。是晚十一时许该队即下紧急命令分途严拿工会要人。此时工会职员及领袖均在工人家属中住，故大队抵工会时一无所获，惟将工会存款什物全数抢去，并欲放火烧屋，幸经某甲哀求得免。随后即按户搜索工人家属，计捕去史文彬，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及工会学校教员吴汝铭等十一人。时值严冬天气，又在深夜，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全市经此一番骚动，凄惨已极，工人妇孺，哭声震天。此十一人复被剥去全身衣履，赤身送往旅部。该旅长一见，不容分说，喝令痛打一顿，加上镣铐，捆绑地上，只待天明，即解保定请赏。此时工人愤极，哀呼痛号之声，漫澈天地。是时天已黎明，该旅部门前已簇有三四千人，中有“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大旗一面，并有小旗若干，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该旅长见群众声势浩大，即下令冲锋，于是全副武装大队兵士，自内冲出，向工人猛烈攻击，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队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结果死者四名，重伤三十余人(越日死去不少)，拿获者三十余名，轻伤及逃亡者无数。兵士更乘机大肆抢掠，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荡然无存。辛店工会于是遂不得不谋他徙，所捕十一人亦于是日解送保定去了。

今将辛店工会及书记部报告此次情形两电录下：

汉口京汉铁路总工会，各商会，各教育会，各学生会，各报馆公鉴：本路工人因军警强迫制止在郑州开全路成立大会，一律罢工抵制，要求恢复自由。官厅方面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派来大批军队，如临大敌。突于六号深夜捕去工会职员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队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



工人及居民受伤者无数，工会封闭，已迁北京办事。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工人悲愤难堪，谅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特此电陈，敬候明教。京汉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阳。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钧鉴：顷据长辛店工会报告，昨日深夜，京汉局长赵继贤，率同曹锟所派军队，捕去辛店分会职员十一人，解送保定。又于今日上午十时，派同大队兵士，压迫工人上工不遂，继以惨杀，当场击毙工人及市民十数名，伤创及失踪者无数，军阀肆虐，至此已极！我工界诸友如不及早奋起，以与此残民之军阀作最后之奋斗，恐死亡无日矣！贵会接电后，祈即起示威，以实力援助，时机已迫，万勿自弃责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叩。阳。

赵见工人死伤甚众，自以为得计，一面要求保定将十一人枪毙，一面捏造电报说工人以手枪与兵士冲突，致遭伤亡。其伎俩与萧耀南冯沅如出一辙，此时辛店工人，则由兵士强迫拉入工厂做工，否则就地正法，因此丧命的，竟至不可胜数，被伤的工人，赵复不准出境，不准就医，故大半死亡，工人入厂后，不准两人谈话，不准请假，否则亦处重刑，此外则乘机安插私党，将列名工会办事者全体除名。并向有家属追缴薪资。骚扰万状。彼复自编卫队，其私人亦人人佩带手枪，寻仇报怨，了无虚日。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军阀既霸占铁路为私产，赵亦便以军阀家奴走狗自任，所以竟有此豪奴悍仆的行径了。但赵此种手段，究不能征服工人的心，一连数日，工人纷纷亡命，还是不能恢复交通，工厂秩序，极形紊乱，只苦了长辛店市民日日在重围之下，兵马往来不绝，沿户捕人受不堪的骚扰罢了。

## 郑 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左：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辩，将总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会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州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义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六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含恨，故藉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藉以示众，威吓工人，工人不

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七日，姜王二人放出，姜被逼执一白布旗沿门劝告工人上工，工人均不理，王被押至北段劝告上工，后闻王自顺德站脱身至京，向国会请愿去了。是日上午高刘钱三人均押在工会内，十四师以二十五元买许多点心款待之，又命副官林宝第（曾作工，其父其子均作工，彼以此资格时与工人接洽），劝三人发命令上工，三人不为动。八日黄殿辰要挟县商会会长，召集无赖三四十人在普乐戏园开国民大会，会场内外，以重兵把守，一切事由黄一人独自主持，有传单一千张，旗帜四百面，开会后，雇一班乡下乞丐，执旗游街，散发传单，其传单大意如下：首谓此次京汉罢工是无理取闹，次列促工人反省六条：（一）限工人十二时内上工，否则断绝其供给，如有私自供给工人及其家属者，以通乱党论；（二）工人如不上工，房东勒令退租，如有私留工人及其家属居住者，房屋充公；（三）愿上工者至车站领护照；（四）驱逐工人出境，由军警帮助执行；（五）工人如被土匪强劫，军警不予保护；（六）陇海工人未罢工，军警特加保护。十二时之勒限已过，商人仍不断绝工人之供给，房东亦不勒令工人退租，如是这一场假造国民大会之活剧，遂完全证实，工人只有一笑置之。九日，前为赵继贤所收买组织传习所破坏工会被工会攻击降级之司机唐廷玺夤缘复职，其子亦由升火升司机，彼复召集其党羽，投降军阀，破坏罢工，威吓利诱一班不大明白之工人，如是领护照上工者有一百余人，其余工人，得汉口七日惨杀之讯，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忍气吞声的上工，以释放高刘钱三人为条件。是日尚有两事足纪者：（一）副厂首万玉林见工人上工，遂问工人说：“你们不是说听总会的命令才上工吗？现在为什么上工呢？”话为传习所中人所闻，报告于十四师，万遂被十四师捕去；（二）

司机彭占元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十四师捕去打二百军棍。工匠马定清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京汉巡警段长胡剥皮掌责，鼻破流血，并被捕去。后高刘钱三人幸经放出，万彭马三人事，还不知如何发落？

郑州此次虽无死亡工人，但因此次罢工失业者前后凡三百余人，军阀派兵作工，日益增加，现已增至八百余人，所有前在工会职员无一能在郑居住，大半亡命各处，力图恢复去了。

## 江 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的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骂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合江岸

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濡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战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呵！”时听众中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者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此种情形实为仅见。又那知当时即有督军代表与洋资本家在租界正大开会，准备做从未经见之大屠杀呵！

二月七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惟萧耀南方面屡次使其参谋长张厚生用网罗主要人物计，作种种诱骗，均被工会防绝，并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率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同时又闻冯沅渡江哀求萧以武力压迫罢工。萧吴间的电报日必数起。至七号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刻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非诚意的破绽，始终未以真姓名见告。后彼方又改方法应付，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当日五时半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亲

自来会，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中途忽闻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期已到，重要人物定皆在此，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全副武装兵士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轰击，计放枪在五排以外。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卫，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在工会前枪杀之后，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倾，军队又大肆抢劫，计福建街一夜连劫三次，工人家所有细小都被一扫精光，当时情形之惨暴，恐江水汉河亦当为之呜咽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杀掠的时候，有工友六十人悉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在内，被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问答者三次，张厚生即喝令兵士在数十被捕工友面前，将其“梟首示众”，悬首车站。如是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纲纪谨严，非真为劳动者利益而奋斗者，怎能如此！萧耀南通电，谓林取出手枪格斗而死的，这全然是军阀造谣欺骗国人的话，劳动者若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又何以军队方面亦无一人死伤？这是不待智者而辩的。兹将汉口某外报一段纪实的记载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布“二七”经过情形的急电汇录如次，该报说：

（上略）林君（按即林祥谦）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一起，此时张厚生召集警察分所长，车站站长，段长于车站内，并亲自提灯于七八十人

中找出林君，回顾吴段长曰：“此人是否工会长？”吴答言：“是。”张乃立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林君不允，张乃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忘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听了大怒，未待林君话完，立命梟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君就此慷慨成仁了！

林君死后，他的父亲妻室同至车站收殓，张厚生不许，且加威吓，彼乃归家拿斧一把，再至车站，对张说道：“如不许收尸，定以老命拼了。”张始不敢阻拦，天已夜半，工人家属始敢渐将受伤工人抬至车站医院，该院又不尽为医治，厂长且宣言医药费不为工人负责，故伤重者多即时殒命，轻者亦成残废，统计先后被害的，斩首者一人，当场枪毙者三十二人，重伤抬至医院毙命者四人，残废者三人，轻伤者无数，小贩二人，拾粪乡人某甲并遭殃及，皆中弹而亡。（下略）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紧急电说：

各报馆转各工团各商会各农会各省市议会各学生联合会

各团体暨各界同胞公鉴：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乃民贼吴佩孚派遣军警任意将我工人之集会行路言论居住饮食种种自由，摧残殆尽。我京汉路工友三万余人为争生存，争人格，争约法上之自由，出于万不得已，乃有罢工之举。万恶军阀，不自省悟，不知忏悔，犹复电令萧耀南以武力压迫工人，萧狗竟于七日下午五时开拔全副武装之兵士千余名至江岸登陆，假约代表谈判，乃代表尚未出席，兵士立即包围工会开枪轰击，工人手无寸铁，任其屠杀，计刀杀四人，枪杀三十四人，中弹受伤命至垂危者，更不计数。事后反诬工人欲毁铁道，抢夺兵士枪枝，并以手枪射击军官种种罪名；又捏造事实谓有匪徒从中扰乱。又谓开枪格斗，当场互有伤亡。并谓夺获手枪多支。此种骗赖诬妄之文告，不过淆乱人民之听闻，掩饰自己之罪过耳。殊不知当日之事，有目共睹，此种加罪之辞，其将谁欺？此万恶之吴贼萧狗对于京汉铁路江岸工友残杀之实情也。昨今两日，迭接电告，谓京汉路长辛店之工友，亦被枪杀数百人；郑州百余人；其余如驻马店广水等处，均各数十人。似此横蛮残酷，其肉尚足食乎？(下略)

####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

江岸惨杀发生后，武汉劳动群众莫不义愤填膺，当用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发出总罢工命令，为京汉工人的后援。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但不久即被军士挟制，强迫恢复工作；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后亦为军警围迫上工；有丹水池工人，宣布停工一日，以追悼江岸与难工友；有扬子机器厂工人，后该工会被军警封闭，延至最后亦不得已而恢复



工作。他如武汉电话工人，不许外出，遂不得逞。至此，潜在势力遂暂告蜷伏，但不稳状态，仍迭起不止。工团联合会一方面仍檄告该会所属各工人秘密组织以与军阀对抗，**檄文哀感沉痛，大足显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因此人人知道湖北全省工友是要始终与军阀共命的了。**檄云：

亲爱的工友们！连日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怎样对付我们，想必大家都已知道了。大队军警枪杀三十四个江岸工友，在长辛店，郑州，广水，驻马店，信阳州等处亦遭同样的惨劫（死伤人数，尚待确实调查）。将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四工友梟首示众！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京汉江岸分会，香烟厂工会等八处会所。用军队捆绑江岸工友粤汉工友及汉阳钢铁厂工友上工。通电诬陷我们工人为匪徒。封闭真报及检查各报馆各印刷局，无端逮捕本会法律顾问施洋先生，我们工友被杀者二百余人，被捕去一百余人，中外官厅同时戒严，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如临大敌。这都是他们最近的德政呵！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明白了，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如果他们还存在，我们是永远被他们残杀的。我们从此更明白了，我们只向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要求或请愿是等于与虎谋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们的力量打倒他们呀！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受这样的摧残，京汉工人起而罢工要求，是不得已的举动，是必要采取的手段，我们湖北全省工友本阶级休戚相关之谊起而罢工援助，也是必要采取的手段，只可惜我们的实力还不够，我们的组织还不严密，所以使我们全体工友受偌大痛苦。我们的敌人**

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本联合会深知日昨各业工友因受敌人袭击痛哭流涕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联合会极希望我亲爱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唯知其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入厂工作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我们的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属各工会虽多被封禁，但是我们的心还没有死，本联合会的领袖及各工会的领袖依然无恙，现在正在计划进行一切，我们已经派出代表到各处运动，要求全国各工团援助我们，而且这次运动是争集会结社自由之运动，不独是劳动阶级应该做的，也是各界应该都出死力做的，所以我们也要求各界援助我们，我们应立即鼓起勇气，继续大奋斗呀！我们亲爱的工友，从此还更应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拥护本联合会，因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残杀我们工友，本联合会便是出死力拥护我工友的。

所有没有封禁的各分会仍然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如果军阀官僚再来封闭我们的工会，资本家再来破坏我们的工会，或开除各工友的领袖，各工会会员还要一样的和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奋斗呀！所有已被封的各工会仍然要秘密组织起来，团结一致，选派代表到本联合会来，是为至要。然有已被封而不能秘密组织的，应该由有勇气的工友不管多少人（即使三四个人）暗中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团体，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

亲爱的工友们！军阀官僚资本家杀死我们这么多的弟兄，我们能够忘记么？封闭我们这么多的工会，我们能够忘么？我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我们工友有一个人存在，我们这次不共戴天之仇是必报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仇人必是要打倒的！我们仍然团结便是报仇争得自由打倒敌人的不二法门！亲爱的工友如果我们纪念我们的死者，如果我们纪念这次的耻辱，我们如何能够灰心呢？我们如何能够不团结呢？我们如何能够不服从工团联合会的命令呢？

我们只要自己能够振作不因此灰心；仍然结在一体，准有一天万恶的敌人，是会被我们打倒的。因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终归占极少数，如果我们百折不回团结起来，我们便能操得最后的胜利了！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互相誓约，我们宁可死，但是仇人是必要打倒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团结是更要拥护的呀！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二月十日

此时萧耀南坐卧不安，张惶万状，武汉空气，非常恐怖，萧遂开一特别会议，决议宣布特别戒严，戒严令凡九条：

(一) 武汉三镇，应派军队全荷武装，执大令，轮流梭巡，如遇有碍治安之事，得随时干预。(二) 凡通街要道，每晚应派武装军警，联络梭巡。(三) 在此特别戒严期中，禁止人民自由开会。(四) 关于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得随时收禁。(五) 关于拍发邮电，凡有关治安者，得随时扣留。(六) 在此特别戒严期中，晚十二点钟，无点灯者，不准通行。(七) 武汉夜渡，以十一点钟为限。(八) 各旅馆不准收居无

妥保者。(九)在此特别戒严期中,各工厂之工人,不准集合会议。

此令一下,武汉市面,异常萧条,形势益趋严重,各租界召集义勇队防守,一时人心惶惶,若大祸之将至,但是这也不过是他们故意玩的把戏,萧耀南的意思,便是要借这个特别戒严的机会,屠戮他心目中的仇敌。后来通令缉捕工团领袖及有关关系者如杨德甫陈天等共十七人。

先是律师施洋因曾为工联合会法律顾问,萧耀南恨之刺骨,于七日即将其逮捕,押之督军署。施为武汉劳动界领袖,年来尽力于劳动运动,毁家瘁身,毫无所惜。至是萧遂以运动罢工名义,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戕之于武昌。萧既害施,复驱逐其夫人及幼子出境,其残暴无复人理,真禽兽之不若了。

### 其他各站

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其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刑,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几遭枪毙,现已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否则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犹不屈,至今生死未卜。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往保定严刑拷打。郾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惜尚未详细调查,不能备说。

不是因为忍受，正要因为难受，  
你才能得到自由。

Ludwig Borne.

## 第四章 惨杀以后

辛店和江岸大惨杀均在二月七日，所以这天是我们劳动界最悲痛的纪念日，我们简称他作“二七惨变”。“二七惨变”发生后，京汉工人战线便被军阀冲破。军阀的爪牙便在腥风血雨中，大唱其战胜同胞的凯旋歌了。总工会当日曾发表一宣言：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示工人们今后应有的态度，内容极关重要，记载于后：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全路工友被枪杀的竟有百余人，我们的总工会及各分工会均被封禁，我们的工友被杀伤的更不知多少。我们工友都被兵士捆绑上工，事到如此，我们工友当然不能不忍痛上工了。我们这次开成立会，原来事先得了吴佩孚的允许的，但是他后来居然大施压力，压迫我们。赵继贤，冯沅二人或给我们代表以免票，或用专车送我们代表去开会，同时却运动曹吴屠杀我们。他们这样压迫我们，我们还再三让步，派代表向吴佩孚求情，勿停止开会。不料他的爪牙黄殿辰等，竟占据我们的总会，驱逐我们的代表，我们到这步田地，忍无可忍，才罢工要求。不料吴佩孚一面打电报给我们说好话，并派代表谎言和我们议和，一面却用大队兵士包围江岸总会办事处，开枪袭击，意欲杀尽总会代表，遂致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被捕，未加审问，毫无罪

名，竟与其他四工友同遭斩首。故以江岸一处而论，杀人竟至三十七人之多，重伤者数十人，断手断脚残废者数十人。同时同日曹锟也派了他的爪牙在长辛店捕去工会会员十一人，枪毙工人十余人，伤者无算！事后他们自知此种万恶行为，必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尤复诬蔑我工人为匪徒，捏造我工友先枪击军官，冀掩尽天下人耳目。唉！曹锟，吴佩孚，萧耀南，杜锡钧等用心之险毒，诚非人类可比呀！

我京汉工友都是有血性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够让军阀随便杀死我们的兄弟么？我们两年来血汗造成的工会，能够随便让他们封闭么？我们真正就是这样上工了么？我们决不要灰心，决不要怕死，这口气是必定要争的，杀我们弟兄的仇是必定要报的。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都是杀我们弟兄的凶犯，我们从此总是要安下决心打倒军阀的。亲爱的工友们！我们总工会的委员长秘书等还没有尽被仇人杀死，所以我们的总工会还存在，我们工友还要服从总工会的命令，维护总工会，总工会现在正在计划和进行一切复仇的办法呢！我们各站的会所，虽然被封了，但是我们工友还要团结一致，秘密组织，以图再举。现在全国各工团及各界都起来援助我们，我们自己更应紧紧团结，并秘密举出代表与总工会接洽。

工友们！我们这次的耻辱，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许多弟兄被杀害，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大家都要下决心誓必报仇雪恨，誓必恢复工会，誓必打倒军阀。我们如果能下决心。如果团结一致，我们一方才可以对得住死者，一方才可以打倒我们的仇人，夺回我们的自由呀！

京汉铁路总工会 二月十日

此时工会领袖死亡被捕之外，在南段的则东走上海，设立京汉工会办事处。在北段的则北赴京津，并向津浦各路活动（参看第五章津浦响应情形）。麇集北京者当曾召集一六路联合会议，秘密进行一切，兹将该会议当日通电录下，亦足见工人虽遭惨杀，尚有如虹的气焰是永远不能消磨的！电云：

全国各工团各学校各报馆并转各界同胞公鉴：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国无纪纲，此区区自由，遂亦被强梁劫持。工人等见举国梦梦，莫知所届，故不惜赤手空拳以与此残民以逞之军阀作战。连日以来，长辛店之役，保定之役，汉口之役，郑州之役，信阳之役，我工人肝脑涂地，前仆后继，为自由而死，亦已大白于天下矣。在工人以饥饿之躯，既蒙军队之摧残，复受奸商之封锁，死生祸福，早置度外，惟自由未得虽万死不足以馁其志，此则须为我父老兄弟痛切陈之者，现我们已决定仍遵前议进行，昔人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愿我同胞，其互勉之。津浦，京奉，正太，京汉，道清，粤汉六路驻京代表联合会议叩。元。

同时各代表等复向国会陈诉此次事变的经过真象，虽在黎元洪高压之下，尚能不稍畏怯，冷酷的北京市民至此亦不能不受感动了。上国会书云：

为请愿事，查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处罚，载在约法，决不容妄加侵犯，工人亦人民一分子，当然享有此等权利。以事实而言，两三年来，我国工人，到处成立工会，任南方一带，官厅皆承认之



为法定团体。而助其发达，同一国家之下，待遇胡可两岐，是按之国法，证之实例，我工人之应享有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丝毫不容疑者也。乃近因京汉铁路工人拟于本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竟致横遭当局百般摧残，以武力压迫，欲根本剥夺工人之自由。于二月一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警捣毁工人牌匾等物，占据工会房屋，命令饭铺不得卖与工人等食物，命令旅馆不容留工人等住宿，勒令工人及来宾等，忍饿出境。京汉工人以受此种蛮横，惨苦相逼，愤不欲生，仍出于不得已之罢工行动，而车务段长何开成警务段长胡鸿章等，又乘机为虐，骗捕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加以手铐脚镣之非刑，吓以不上工即立予枪毙。强迫发电。捏造谣言，强迫工人打手印，负使工人上工之责，种种惨无人道之举，不可胜言，事后调查，始知此次祸端，完全为京汉局长赵继贤所激发。盖工人等于筹备开会之前，曾经禀明赵局长，而得其许可者计有数端：（一）改放一月二八日之假期于二月一日；（二）自北段来郑州者，请由赵局长发给免票数十张，自南段来郑州者，请由局长冯沅许挂头二等车一辆，是工人等非秘密私行集会可知，不料赵局长一面准许各工团代表集于郑州，一面电告吴巡阅副使，谓工人等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等语。是赵局长对我吴副使之措词，似不知其有发免票挂车辆之事者，工人等尚在梦中为赵局长一人所播弄，致演罢工数日，杀人数百之惨剧。不知赵局长究是何居心，人或谓京汉路局舞弊太多，恐为工人所发觉，是否属实，则非工人等所忍言，罢工后，

工人等请来调和，亦是据理求平，苟当局稍有顾念国家交通，尊重人民权利之意，则应立允工人之要求恢复工作，早已无事。乃路局立意与工人为敌，竟于各站调兵遣将，一若以屠尽我工人为快心者，致南北同有枪杀工人之惨剧发生。曾于六日深夜捕我长辛店职员十一人，赤身提送保定，至今生死未卜。据闻已经枪毙二人，次日以重兵迫工友上工，竟敢开枪轰击，工人赤手空拳，躲避不及，被击死者五人，受伤者六十余人，现在长辛店为重兵包围，出入不能自由，死者不得葬，伤者不得医，生者不得购食，光天化日之下，竟演战场地狱之行。同时武汉工人，亦被萧耀南派兵枪杀三十八人，伤及二百余人，种种横暴残酷，言之骇人听闻，血气之伦，莫不愤慨。津浦铁路工人，亦纯为此不平，而决行罢工援助，各省工界，亦群情激昂，不愿工作。工人等为自由为国法，不得不作困兽之斗，非敢妄动，致罹法纪，苟得其平，工人等又谁不愿和平哉。工人等不善笔墨，语无伦次，意多不尽，即上所陈，亦可见民权之被蹂躏已尽。工人之冤枉，殆达极点矣。诸君关心民瘼，于此空前之惨剧，必已注意察悉。此事非但京汉津浦两路工人之关系，乃系我工界全体之关系，乃民权被蹂躏之关系，乃国法被破坏之关系。长此进演，民难为民，国将不国矣。我国会有保障国家大法之责，议员系人民之代表，务请诸君对于此毁法残民之当局，请政府与以相当之制裁，为此被蹂躏之数万工人，求一安全之途径，工人等所请愿之件，谨列于左：

一，集会结社之自由，载在约法，工会设立，政府再不得非法干涉。

二，政府应从速释放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各总分会一切职

员及工人。

三，请政府立即撤退长辛店等处监围工人之军队警察。

四，请政府严惩赵继贤冯沅黄殿辰何开成胡鸿章及在郑州长辛店武汉肇事之军警。

五，请政府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

六，请政府从速运粮赈济京汉全路工人，并不得禁止长辛店工人及其家属自由购买粮食。

七，要求政府赔偿汉口工团联合会被警察焚毁房屋之损失，及各处被军警抢掠捣毁物品之损失。

右列七条，皆工人等不得已之请求，愿我议员诸君，速为议决，咨达政府照行，则我工人等自当感激无穷，安心工作。倘政府不自觉悟，而仍继续压迫，则人非木石，谁肯坐毙，虽牺牲全工界之生命，以争人格自由，亦所不惜矣。悲愤哀惨，竭诚请愿，万望国会政府，勿使工人失望，工人幸甚，国家幸甚。伏乞鉴核公决施行。谨呈众议院。请愿者王宗培姚佐棠等四十八人，介绍议员吴岷等。

过了几天，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组织就绪，遂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衔发表左列宣言。以后进展的形势，这里也就暂不多记了。

### 京汉铁路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宣言

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禁止京汉工人集会结社，乃是军阀剥夺一切人民自由的先声；他们惨杀京汉工人，乃是惨杀他处工人的先声。所以“二七”事件（即曹吴萧屠杀京汉工人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都很明白。这不仅是京汉工人的事体，

乃是全国工人的事体；不仅是全国工人的事体，乃是全国各界同胞的事体。可是，在吴萧高压之下的鄂豫直，此时已然没有我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了！我们后死者，要为全国同胞争生存与自由，要联合全国同胞来完成打倒军阀的任务；更须找一个较妥的地方来策划进行，因此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特在沪上设了一个办事处。他的任务是：（一）宣布军阀压迫惨杀工人的真相。（二）联合各界同胞向军阀下总攻击。各界同胞诸君！各地工友诸君！乱亟矣！民儻矣！“军阀不死，大乱不止”。尚望齐仗正气，共殄妖氛，工人幸甚，各界同胞幸甚。谨此宣言，毋任迫激。

## 革 命 歌

Von Heine

文 虎

我是宝剑，我是火光。  
我在黑暗中照耀你们，  
战争时我抢着站到尽头的前  
线去。  
围绕我的是我朋友们的尸体，  
但是我们已经胜利了。  
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围绕  
我的是我朋友们的尸体。  
葬仪的赞美歌中高唱着凯旋  
的歌调。  
但是我们现在既不是欢乐  
——也不是悲哀的时候。  
战鼓重响了，  
新从酣战去。  
我是宝剑，我是火光。

## 第五章 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 援助纪略

先是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大会时，粤汉，正太，道清，津浦，京奉，京绥各铁路工团俱有代表到会观光，嗣因成立大会被军阀武力解散，莫不一致愤恨，都觉得亟应与军阀抗争。后京汉同盟罢工案决定，彼等遂十分表示赞助，愿各回本路准备赴援，直到二月七日江岸长辛店同时发生惨剧，此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便发出一通告于全国工人云：“亲爱的工友们！杨以德流了我们唐山工友的血还没有干，现在曹锟的兵，吴佩孚萧耀南的兵，又来流我们京汉工友的血了。我们眼看亲爱的工友们，在京汉路，被他们派来的兵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已经装在棺材里，有的还躺在地下，地下一片血迹，地上一片哭声，是死者父母妻子的哭声！可怜打死工友们的枪支子弹，也都是别的工友们造的。可怜别的工友们在兵工厂里制造枪支子弹的时候，以为是用这枪支子弹去抵抗那欺压我们的外国兵队，哪想到给军阀用来打死自己的工友，本国的同胞，这是何等悲惨可痛的事！工友们要知道，军阀残害人民也不自今日始，试数以前的事。（一）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连年打战，最大的若直皖战争，若直奉战争，我们工人农民被他们强迫送到战线上作工打死的受苦的，计算起来该有多少？（二）湖南赵恒惕为了想强占公有的纱厂，杀了工友代表黄爱和庞人铨的头。（三）湖北督军萧耀南纵容军警打伤粤汉工

友数十人。(四)天津警察厅长曹锟的走狗杨以德，带三千保安队杀伤开滦矿工三十余人，封闭唐山职工会矿务局工会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五)津浦铁路南段段长张电仰承军阀意旨，勾结路局破坏工会。(六)第三师下级军官受陇海路局运动，用武力逼迫洛阳工会秘书游天洋出境被害而死。(七)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纵令警察压迫丝厂女工及浦东纱厂的工人。仰承租界意旨，无故监禁帮忙邮差罢工的李启汉，现在还未释放。凡此种种事实，详细说起来，十日十夜也说不尽。象此次长辛店的大惨杀，江岸大惨杀，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事了。我们何以受这等的压迫，受人不能受的压迫？乃是因为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阀手里，他们有的是军阀，警察，兵工厂，监狱，所以能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我们工人们除了两只手两条腿能做苦工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才受他们这样的任意蹂躏，任意压迫，这就是国家的政权为军阀们独占了，我们没有一点政权的缘故。现在因为军阀们逼的人民无路可走了，就是向来很冷静的很和平的商界学界，也都不忍坐视军阀们天天拿着枪向国民逼钱。天天跑着向外国借款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战，杀劳苦百姓，卖国，将使国家破产而灭亡，人民做外国奴隶，也都要起来干涉政治了！也都要起来裁兵了！也都要起来打倒军阀！我们工人受军阀政治的压迫，比商界学界更甚，应该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那时候军阀倒了，人民有了政权，真正共和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哪敢作威作福的压迫人民？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若不起来干预政治，我们若不能在政治上得著相当的地位，我们的身家性命，没有一天能免了军阀拿政治来摧残的危险。全国

工友们联合起来呵！想保全我们的工会，想改良我们的生活，都非大家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倒军阀不可呵！”

通告既出，于是远近各路纷纷应援，至是争自由的运动统进一步扩大为打倒军阀的运动了！虽其间援助的进行各有差异，终因万恶的北政府伙同军阀肆力高压，未竟其志。计前后实行罢工者，有粤汉，正太，津浦，道清四路，余如京奉京绥未发而罢，北京电业工人及上海各工团亦有罢工之决议，今将各处情形简单略述于后！

## 正 太 路

(一) 罢工前之情形：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京汉全路车辆，概行停止开驶，正太工人在厂作工，原没有听闻京汉路车头呜呜的声音了，下工时，纷纷往京汉路调查，始知该路已实行罢工，旋接阅正定分会罢工宣言，并知他们所要求当局者三条条件，完全是因军警压迫，起争工人自由，故出此争自由的罢工。下午一时，于是开了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援助京汉方法和手段。讨论结果：(1) 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2) 准备实力援助，实行罢工；(3) 派纠察队往京汉路正定分会石家庄部分，夜间帮同守望；(4) 下午六时，召集全体大会。议决后，各各仍入厂工作。

是晚大会到者千余人，公推石某为主席，报告开大会理由，及援助京汉办法，会员登台演说，略谓：“此次京汉罢工，纯为争工人自由，此不但京汉一路问题，实我们工界全体问题，亦我们被压迫者的苦同胞的大问题，这次若京汉失败，我们正太还能安静吗？况且正太与京汉二路，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又是同一阶级的人，休戚相关，他们为人格而争，为自由而战，已舍身



入了前线，我们既非木石，岂忍坐视？须认定这次的事情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我们当以全力援助，如京汉路三日内无解决，即实行罢工。”说至此处，全场异常愤激，一致赞成罢工，但须听从总工会的命令，当时掌声如雷，激昂呼喊之声，震动全市。继又一人演说：“我们援助京汉办法，当然以罢工为手段，但事在危急，不宜稍缓；金钱援助，还在其次，况京汉不通车，款项无从汇寄，既经议决罢工，首先一着，即联络本路车房工友；再这次罢工，不得因军队要求而开车，免受愚弄，自招压迫。”次相继演说者甚多，言词非常愤激，全场无不感动。是晚大会议决各案，完全由总工会执行，听从总工会指挥。散会后，旋派纠察队四十名，帮同京汉路守望，如此者三晚。

（二）罢工之准备情形：当京汉路罢工的三日，仍未解决，前所发声援通电，北政府置若罔闻，总工会才知北政府并无诚意解决京汉工潮；又看看时机不好，恐有意外发生，非取一致行动，不足以厚实力。于是遂根据四日之大会议决案，下全路动员令，于七日上午十二时起全路罢工。动员令既已发下，罢工种种手续，即分途进行：（1）自发出劝告全路火车房工友加入工会传单以后，计已加入工会者，共百有余人，其未加入者亦派代表到工会，声明愿取一致行动，唯总工会命令是听，于是正太同盟罢工，遂无问题。（2）纠察队均用红布为记，共百八十人，派四十名往太原分会，维持秩序，四十名帮同京汉守望，其余巡查均往工会内。（3）派代表到路局，声明翌日罢工，并说明理由。局长闻之，无可如何，且言此系义举，实属正大。但须要求两条条件：A.一切机器须留神；B.电灯，水管，仍须照常使用。代表等以为既已罢工，即未便承认，后又再三要求，以为罢工纯为援助他人，此点务须通融，代表等遂答应照办。（4）电询京汉总工会，

条件已经解决没有？自去电后，老没回电，消息无从探知。六日晚，即得一假电谓：“正太总工会鉴：此间事，已完全解决，请勿念。承电询，实感谢！江岸总工会。”阅电后甚奇。既解决，为何不通车？况该会先有密码，此系假电无疑，当然不能受骗，只好置之不理，因此才知电报已不灵通了。(5) 印刷罢工宣言，以便分散各界，使大家明了罢工援助京汉真相。(6) 各厂门均派人轮流守望，无论何人，不准出入，但有总工会出入证者，不在此限。(7) 派代表慰问京汉路罢工工友，当由正定分会委员长接谈，希望援助之意，代表等谓此乃我们工界生死关头，彼此是同一阶级的人，当然要患难相助，并谓已议决明日罢工援助贵路，望须更努力奋斗。是晚将各种事务准备完毕，翌日早十二时即发动。

(三) 罢工时之纪律：罢工时最怕的，莫过秩序扰乱，所以议决纪律数条如下：(1) 无论何人，必须听从总工会命令；(2) 无总工会命令，不准私自上工；(3) 罢工时，各工友一律坐守家中，不得在外娱乐；(4) 每日须到工会两次，点名不到者，即行处罚；(5) 总工会委派何人职务时，会员不得推辞；(6) 讲演团团员，须驻工会内，以便随时分发讲演；(7) 如有军队压迫时，须全体出来示威。

(四) 罢工后之第一日：七日早十二点，全路客货车一律停止开驶，工人仍入工厂交代机件，即鱼贯退出，各自回家。厂门即轮班派人把守。旋将罢工宣言，散布全市，市民阅后，多为感动，并谓工界真有互助精神。后纠察队数十名，至京汉路慰问一切，又派代表二人，往正太路沿途散发罢工宣言。是日因无车头，所以太原分会纠察队四十名，并未成行。此为罢工之第一日情形。

(五) 罢工后之第二日：正太罢工之第二日，即京汉罢工之第五日。因各处消息不通，电报不灵，噩耗飞来，谣言丛生，有说郑州，长辛店等处，已枪毙数十余工人的，有说京汉工潮已被武力解决全路已通车的。彼时适有一趟车，全系装载军人由南而北，未到石家庄时，即被拦阻开行。工人闻知此事，更为愤慨。以为我们是争自由和人格而罢工，何其光明正大，如用武力压迫，誓死不上工。宗旨既定，不怕强力。会中即由讲演团宣讲，所讲题目：为“强权与公理”“裁兵废督”。登台讲演者，均抱无限热忱，全场听者，更为感动。不多时，京汉路果由保定开至石家庄一辆军车，计有一旅人之多，闻特来压迫正太工人，此时正太工人，不为之动，坚决如前，各在家中未出。此为罢工之第二日情形。

(六) 罢工后之第三日：本日京汉路虽然开车，全为军人来往，且该路各项工人，并未工作，如此不能谓为解决。而正太路既援助京汉，当然不能上工，于是下午三时，即召集全体大会，到者千余人。当时大会议决，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上工，我们决不能屈服于武力之下，一致赞成坚持到底。散会后，即有旅团营连排长，及警察局长，署长，路局弹压，商会长等，共来二十余人，并带武装军警六七十人，直往工会，观者以为有意外发生。此时工会人数未散，全体均在会内，军队一来，即将纠察队把守会门，凡会员不准星散，若有武力压迫，死则均死。军队既来，看工人有如此团结精神，亦未有若何举动，彼此均作示威模样。到底工人不怕，当时由会中执行委员全体接见。彼等发言，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工人当答以京汉工潮未解决以前，决不上工。后经彼等再三要求，工人方面，态度非常坚决，始终没有承认。彼等不得要领，遂辞而归。是晚七时，京汉路正定分会，

忽派来代表三人，谓系奉委员长命令而来，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始犹不以为信，旋派代表二人，往正定分会，问知详细，回会报告，确系上工，经执行委员讨论，我们此次罢工，并未提出条件，完全援助京汉，今该路既已上工，且派代表通知，我们也可以上工，议决于十日全体开工，即电告太原阳泉各分会至十日全体开工。此为罢工之第三日情形。

(七) 上工之第一日：自得到京汉路开工消息，始肯上工，不料上工之后，无理警局，忽然将工会旗帜，匾额，概行掠去，并将工会封闭，与之交涉，不容理论，还要夺取工人徽章，工人观此愤恨已极，后经一致拒绝，徽章幸未取去。

(八) 上工后的压迫：工人自上工后，工会被封，同时路局及头目又大施行其压迫手段，前火车房工友加入工会之百余人，均被车房总管，无理阻止上工，并私自开除数十人，全路工会执行委员，亦概被路局开除。石家庄工人，看路局无理至此，施行这种恶毒手段，对待工人，将来痛苦何能忍受？况这次罢工，不但理由正大，而且经路局许可，如今无理开除执行委员，不如全体自请开除，另谋生计，免受毒害，于是全体工人，抱定决心，请愿于路局，路局无法，遂允复职，惟阳泉方面尚开除四十余人，石家庄开除了六人，现在流亡四出，日谋恢复，进行不懈。然正太工人，经此次教训，益知团体的势力，比诸武力和压迫实强百倍，现工会虽被封闭，团体精神尤能一致。可知正太工人已有十分觉悟和不可侮的气概了。

## 津 浦 路

此次京汉路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时，津浦方面曾派代表前往庆

祝，意欲藉此机会去参考京汉工友的团结及其精神。孰料被军阀横加干涉，致京汉不能集会，该代表即忿忿回至本路，径赴沧州，德州，泰安，天津各重要地点报告京汉工友被军阀无理压迫之情形，于是津浦全路工友无一不切齿痛恨军阀之横暴，莫不想群起而攻之！但那时京汉尚未发动，当不便有何表示。及至京汉罢工后三天(七日)，该路工友乃知当局措置乖方，不可理喻；遂由总会及济南分会方面派人纷纷赴各站秘密通告，以备用实力援助京汉。那时他们虽未知京汉工友所要求之条件为何如，但都谓“吾们只知本同阶级之互助精神，京汉工友之成败，即为吾们之成败。”所以一切动静均以总会之命是听。其一种“见义勇为”之精神实是令人钦佩！次日(八日)即由总会致电交通部表示态度，其电文云：

交通总长次长钧鉴：京汉工友之要求条件，请圆满照准，如不速解决，则津浦全路同人总会暨十三分会将与京汉取一致行动。津浦全路工人叩。庚(八日)。

此电发出后，一切布置更加努力。惟因有某项困难问题尚未解决，不能率尔发动。至次日(九日)又发一快电致各军政官署，痛斥当局，言词甚为愤激，且其文甚长，兹述其大意如左：

(衔略)窃工人因生活维艰，而当局又专施压制，于工人几无容身之地。是以为自卫起见，乃有组织工会之举。现时京汉成立工会，而该路局长竟擅行利用军威，封闭会场，砸碎匾额，是夺民权，不予以法律上之自由。工人等闻之不胜愤慨，盖因唇亡齿寒之故也。夫工人成立工会，既不背约

法，又系正当行为。无端而局长挟势，警察擅威，驱土匪之兵，禁法许之会。诚可谓滥用职权，虐及无罪，为法律所不容，共和之蠹贼矣。我国既号民国，宜重民权。工为四民之一，亦国民之一分子，岂得以上欺下，自以为有局长之势，恣情肆虐，藐视工人不如蝼蚁。蹂躏民权，置约法于不顾。如此行为，摇动各路，不惟工人等发不平之鸣，实犯人民之众怒。谨陈下情，恳速予调停。倘若不然，各路工人将起为后援。……

此外，尚有致交通部呈文一则，大意无甚差异。那时该路工友，尚未知京汉工友被军阀惨杀之详情及虚实。殆至该日下午，适有长辛店之代表到济南，在该处略加报告惨剧情形后，遂由济南之工友送至泰安总会报告一切。于是该路工友益加愤恨，除对该代表深加安慰外，一方面遂即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举行全路一致罢工以援助京汉工友。而南段浦镇方面乃即时先行发动，提出八条件，首列援助京汉一条。于是北上之火车遂不能开行到站。轮渡亦同时罢工，欲行北上之旅客亦只得在浦镇方面叫天，大起恐慌，甚形焦急！无不痛骂军阀之暴虐，致惹起偌大风潮。惟后因总会鉴于中北两段尚未举行，恐不能奏效；且该处工友亦在军阀重重压迫之下，京汉惨剧已生，齐燮元已准备大屠杀，于是遂致电浦镇工友，请其暂缓。其电文为：

(衔略)总会正筹极高办法，祈兄等暂守和平。……

于是南段工友遂宣告暂行复职。但此时外间已盛传津浦将行停车，济南市面上尤形恐慌！盖火车一行停驶，则沿途之土匪遂

得乘机而进济南了。此时交通部和津浦铁路管理局方面，乃运用其威恩并施之手段，一方面发下许多的传单和训令，言词均系威吓。一方面乃用几道通告，说要给工人一律增加工资。并且又在沿路各大小站增设了许多护路警察，意欲预备与手无寸铁之工人对抗。但工人方面均洞悉个中诡计，痛恨当局和军阀之意愈坚！

及至十一日下午，该路总会忽接到田中玉一电，召该会长赴济南商酌工潮事。于是该会长遂于翌日(十二日)上午到济，约同该分会会长及其他各重要职员共六人，径赴督署见田，而田又因他事未得接见。待至下午五时，始由田亲自接见。当时田即用威吓之言词谓：“日前吴使(佩孚)与交长均有电来此，嘱余监视汝(指该会长)之行动。所以汝等切勿妄为。关于京汉工潮当局自有办法……”该总会会长乃慨然谓：“我等之被监视与否，无关紧要。不过全路工友未必好监视！……。”田又谓：“汝等只宜殷勤服务，旁事正可不必多管，不必随别人去胡闹！”该会长谓：“京汉工友是逼不得已而出此的，为自由而争的，并非胡闹！当局如肯用诚意去解决，立即撤退京汉全路之军队，并且允许京汉工友之要求，那我们当不愿多事。不过据现状看来，我们应该要实行同阶级之互助了。……”两方互相辩驳二小时之久，田乃谓：“当去电交部酌情和平办理”。该会长等遂兴辞而出。后经各重要职员决议二项办法：(一)派人赴京汉方面调查确实情形；(二)罢工之举，暂行缓期。而翌日则强迫京汉通车之消息传到，津浦路遂只得暂为容忍矣。惟该路工友对于此次二七事变痛恨军阀实深，现虽忍耐，但为争工人权利计，预料如将来实行全国一致之大规模运动日，该路工友更当争先告奋勇的。

## 道 清 路

该路自来受英国福中公司的压迫极大，此次郑州二月一日大会，该会代表五人列席庆贺，并太息陈词叙述他们道清工友的苦境，实超出其他各处工友之上，因为他们受英国洋资本家的种种虐待，是外间素来不知道的。当大会被军阀解散后，该路代表痛愤尤甚，没有听到京汉罢工消息之先，他们就有人先回本路预备罢工手续，好象他们预先知道了一样，所以二月四日京汉罢工时，道清路也就同日同时举行同情罢工了。

他们因为组织很好的缘故，罢工后英国资本家简直没有办法奈何他们，他们在罢工中还向洋资本家领取一月双支，占据了矿局人员的办公住所，征发车箱均受工会的命令。对于福中公司是隐若敌国的样子。

这样的形势维持了九天，直到京汉路遭大屠杀之后，二月九日英国资本家才敢以二千元贿赂该地驻防杜营长用武力压迫工会，于是工会也被封了，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也被捕去了，虽然没有开枪轰击，但工会财产什物是尽其所有的被外国人及该营兵士抢去。

王等四人被捕后，工人犹奋斗不已，直到二月十一日以后，这几百粮尽援绝的工友才被迫恢复工作。他们虽被迫上工，但是始终将被捕四人交涉释放了，才陆续上工。不过王惟俭被释后，旋又遭工贼乾宝贤的陷害，依旧将他捕去，现在尚未释放，工友仍在从事营救。

统计道清全路工友不到千人，他们此次罢工居然维持到九日之久，后京汉五日才恢复工作，这不能不佩服他们团结的伟大的精神，俗语有句话“虽败犹荣”这正可以持赠他们了。至于事后洋



资本家的压迫自然是应有的文章；除工会所受损失，王惟俭还在狱外，如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均系前次被捕的），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但工人心坎中的工会，资本家是永远封闭不了的，所以道清工友始终没有颓丧的气色。

## 京 奉 路

京奉工人自闻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被摧残决议罢工后，即由总会发一通电表明该路工人的态度。电云：“北京晨报馆，上海申报，转全国商学诸界同胞鉴：年来军阀专政，官僚弄权；国是日非，陷吾同胞于绝境。近闻京汉工友因欲解放政治上经济上之压迫，已于四号开始发动，一致与黑暗势力奋斗。我等深表同情，深望商学各界予以充分援助，以后我等并愿为实力之后援，以达阶级互助之宿愿”等语。此电发出后，京汉形势转趋危殆，彼等即决定同情罢工援助，但因一时经费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满拟稍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被路局看出，遂请杨以德等派大队兵士特别监视工人，工人首领行动不能自由一步，又迟数日则阴历年关已到，京汉事亦渐就平息，彼等壮伟的举动，始终未得与社会相见。但是他们对于二七事变是很痛心的，他们曾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一次决议善后的六条件：（一）惩办击毙工人之主使；（二）恢复京汉工会此后不得干涉工人集会结社；（三）此后军警无故不得逮捕工人；（四）此后各路军人不准送派习学司机；（五）休息病假不准扣薪；过二十年者并须酌酬养老费；（六）各路工人无故不准革退。据说全体宣誓必须达到目的才止。并闻该路工团曾决定为二七被难诸先烈开会追悼，以志哀感并藉以唤醒工界的同情心云。

## 京 绥 路

当京绥所派赴郑州代表，尚未回至本路，京汉工潮，尚未得闻悉确实消息时，吴佩孚便已去电该路之谭镇守使并张树元都统谓：若有工潮发生，务以武力解决。谭某奉电后，即派员暗中调查动静，并至工会与各职员演说，谓：“现在京汉已经罢工了，吴将军已决议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现已来电与我，使我视查你们的行动。我的性情，大约你们也听见说过，对于你们今日的举动，是极端不表赞成的，幸而你们的工会，成立不是一日，素日的行为，尚不至越出范围，所以我对于你们暂不加以杀戮。现今京汉既然罢工，和你们是本来没有关系的，如果你们也要应和他，那么我看见你们那一站先罢工，我必要将他们尽砍下头来，做你们这些激烈而不识事体的份子的一个榜样。”此时工人听了真是怒不可遏，便想即刻有所举动；但因为被张窥破，遂遣其副官马某每日去会中监视行动，不准开会，亦不准工人自由说话，禁止谈论京汉的一切事体。同时曹锟又来一电于该路总局，使沿线各站，增加军警，凡支会干事部均派重兵包围，本路工人，行动丝毫不能自由。此时工人心中愤恨军阀的一种印象，愈刻愈深了，均愤然说：“京汉的此次罢工，实是我们争自由的先锋队，他们尚在奋勇争斗中，而胜负未决之期内，军警竟敢如临大敌的监视我们，若他们失败，则我们所受的痛苦，更不知到什么程度。我们既是和京汉同一阶级的劳工，我们只有实力援助之一途……”

二月三日，京绥代表，始回至本路，便在秘密地方召集全路代表大会。当由代表报告京汉工友被军阀压迫，无可忍耐而出于罢工的情形，各代表无不扼腕愤恨，欲与京汉以实力的援助。结果：遂决议发出二电与曹吴二军阀，请迅速与以圆满解决，不

然，即本互助之精神，罢工援助京汉。再一面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作实力援助的准备，一面发出宣言作声势的呼应，其词如下：

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并非妨害政治公安，及违法之行为。现在政界农商及军人学生均可集会结社自由，工人开会，竟被军人干涉，以武力对待解决，因之伤亡多数工人，演成惨祸，殊不公平！应请政府惩治激成罢工之祸首黄殿辰等，并早筹善法调解。如何抚慰工人补救之法，即请提出具体议案，以示国人，否则无有办法，各路工人将一致援助。

七日各支会代表已到齐，遂于深夜十二时后，在一工友家中将罢工手续议定，并派出二代表去京汉慰问；又遣人劝告京奉工友，约定速罢工援助京汉，京绥定当同时举行，以厚实力。代表出发后，则京汉工友，已经被万恶军阀，武力压迫上工，并于二月七日演出大惨杀，工会同时均被封闭，于是该路同情举动，便不得已停止了。但他们对于“二七”的事件是永远不会忘的。

### 粤 汉 路

此外粤汉路亦自八日起举行罢工，但随后即被兵士强迫开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十七日)财产尽为萧耀南抢去。这都是殉自由的先锋，可惜现在还没有调查出他们的详细情形。

### 武 汉 方 面

至于武汉方面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不幸均遭失败，尔后开除工人二千二百二

十四人，封闭工会，蹂躏他们所办的工人子弟学校。(三月七日)有丹水池工人，扬子机器工人，结果均遭同样的恶运。又如武汉的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北京的电业工人均已在准备中即遭压迫！开除者有人，逮捕者有人，种种惨状，不可胜记！

## 上海方面

更就上海方面说，自“二七”噩耗传来，无论哪一界的人，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痛恨军阀的残暴的。更有各地许多被军阀缉捕的工界男女志士联翩逃至上海，益予一般人士以深刻的印象，故二月中旬上海总罢工的消息遍传海内各报纸，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几使军阀破胆！后来虽因种种关系，未能演成事实，然军阀官僚及一般资产阶级于此所受的教训亦不少了。兹将此事起迄的情形简约叙之如左：

上海各工团自聆京汉代表详细报告后，比即纷纷召集会议。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分部亦从中为之规划，迨时紧急待办的即：(一)联合该地有实力的工团(只挂招牌而空无一物的工会不在内)组成一足堪战斗的工联合会；(二)由各会募集恤金救济各处被害及失业的工人；(三)宣布吴佩孚，曹锟，萧耀南，赵继贤一流人的罪恶，此说既定，并谋与商学界结合进行继续为争自由反抗军阀的运动。

酝酿复酝酿，事经数日，大罢工之形势遂日趋严重，就中主张最激而最有力的工团则为海员工会，因为海员掌握南方内外交通的全权，影响所及自然是更重大的。于是二月二十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便宣布特别戒严令，各种集会结社概行禁止，即商会学生会亦不准开会。旅馆车站明有军警，暗

有密探，往来逻缉如临大敌。各工厂铁路俱被武力包围不准自由出入，各工团重要人员监视尤其严酷，稍一可疑，即行拘去。一切邮信电报厉行检查。同时吴佩孚萧耀南还怕何一人的武力不够镇压，更派副官黄殿甲等多人协同何军防范，一时点兵调将。上海空气的暗淡不减当年癸丑制造局被攻时的景象。英法各国领事，更幸灾乐祸伙同军阀虐待租界旅住的工人；最可怜可耻的抵死不悟的商人，反觉此举妨碍了他们眼前的买卖，也是痛痒不相关的。某日车站上何军竟无故捕去一人，越日又有指名严缉某某团领袖十余人之事，大罢工准备，至此遂受一大打击，迨后更因他种关系，经工团联合代表会的协议亦决定另图他策云。

自从有产阶级得势，那封建的，宗法的种种关系便到处被他们消灭了，结合人和他的家长的封建的纲常被他们尽情剪断了，人和人间除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和刻薄寡情的现金主义，再也没有别的关系。

共产党宣言

## 第六章 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先是京汉罢工发生后，京中各界对此很为注意。学生界及其他素甚活动之团体，因正在为自由而战之时，感觉更加亲切。于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团体假东城某校开一非正式会议。当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某君陈述此次事变之经过，闻者无不感奋。嗣经长时间之辩论，结果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一面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各界人士注意，一面积积极进行募捐，为该工人等后援。该会办事处，即设于北大学生会内，连日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当日并决定办法数条：（一）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共同援助；（二）发表宣言，警告国人；（三）派代表慰问京汉工人；（四）举行大游街示威，以引起国人的注意；（五）积极筹款为京汉工人经济的援助。当场推定委员七人执行议决事件，惟示威运动，则以时机未至，暂未实行。及京汉惨变消息传来，满城风雨，天地易色，各界人士，无不痛恨填膺，比即有学生联合会致书北廷，痛斥政府当局，教职员会议亦有同等性质的宣言，至此北京表同情于工人的空气遂如潮如涌，不可御止了。兹将该文电择载其一如下：

##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

### 会议代表联席会议通电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院各衙门参众两院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法团各报馆各通信社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中华新报各法团钧鉴：本月一日，京汉路工，在郑州开工人总会，被驻扎该地军士，用武力解散。四日京汉路工为争集会自由全体罢工，六日交通部下令工人开工，七日北京军警在长辛店强迫开工，枪击路工，即死者三人，受轻重伤者四十余人，此皆万目共睹之事实也。同人等见闻较切，顾虑较周，目睹政府措置无方，心痛吾民偕亡无日，诚恐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不惜一言，促其觉悟。同人等以为政府当局对于此次工潮之措置，有四不当：集会结社之自由乃人类生活之基础，不但为事理之当然，抑且经约法所明定，而当局则不惜蔑理违法，而剥夺之，其不当一。近代物质文明，皆出于工人之手，关系社会幸福，良非浅鲜，故并世界各国，大之则制成工人保护法，以资救济，小之亦公然认工人之团结，使其自助。我们纵不能行其大者，亦当省念其小者。而当局不明工人保护之义，反抑工人自助之途，其不当二。凡不得已之消极的抵抗，乃人类最小限度之自卫权。侵我自由，实逼处此，宁为义死，不为幸生，行路同情，谁不相悯。故举世各国，对于消极的罢工，莫能压制，而当局昧于人情，乃欲以武力强制开工，其不当三。工人与士农商各界同为良民；纵不认其贡献文明之功，亦何得谓其遽有滔天之罪，且两军对垒，尚不杀投械之人，何况工人，本无武器，而当局乃不惜任意击杀之，其不当四。

政府当局有此四不当，同人等乃不能不有三可虑：年来兵祸匪乱，相继迭起，捐税公债日见增加，吾民之生业资财，既已损失无算，今则咄咄逼人，即吾民之自由与生存，亦有不能保持之势。士农工商俱属守业良民，休戚相关，奚啻一体，今日可以剥夺工界之自由及生存，明日即不防转向他界，言念前途，令人寒战，此可虑者一！社会上及政治上之大乱，不起于违法伤义，必起于害种悖情，史迹昭然，无庸掩饰，当局对于工潮之措施，实有引起变乱之可能性，今日统一未成，祸极未已，若再加以当局之摩荡，窃恐政乱一发，便难收拾。压力愈重，反动愈大，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此可虑者二！现今中国经济状况，已渐达于国民经济时代，吾民日用所需，本地产物难得，其余远或来自外国，近亦来自外省，而运输之功，端赖航路，假如铁路工潮，旷日持久，不能解决，影响所及，直接当为民食，间接即为金融，则纵无政乱，各界生活亦何堪设想，此可虑者三！以上数事，皆根据学理，痛切陈辞。既属实情，更非过虑。盖同人等忝居知识阶级，又为职学团体之一，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念所及，难安缄默。谨摭所怀，聊供参考。尚望全国各界，仗义执言。政府当局，早日悔悟。预防全国政乱，安固公私生计，民国前途，实利赖之！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议代表联席会议叩。庚（八日）。

北京空气既如此紧张，二月九日遂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名义向全城学校发出下列的通告，大意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长辛店工人流血的事吗？这次京汉路



工人，因争集会结社之自由，被军阀横加干涉不得已而罢工，希望军阀觉悟。不幸噩耗传来，工会委员三十余人，于前晚被军警捉去下狱，并用极惨酷的肉刑拷打。今早工人集队向军警要求释放。乃保定方面竟电军警包围请愿工人，开枪猛击，工人身困重围，手无寸铁，陡闻枪声，自相践踏，当场饮弹而死的数十人，重伤数百余人，血肉横飞，惨不堪言。现在数千工人，全被军队围困，水米不入的已经二十四小时了。那前晚捉去的工会代表，已捆解保定，有全数枪毙消息。同学们！军阀如此惨无人道，剥夺自由，今日屠杀工人，明日不难屠杀学生，我们都是平民，休戚相关，万不能忍心坐视，袖手旁观。我们为拥护人权，力争自由计，对于被杀戮的工界同胞，应该切实援助，对于残暴军阀，誓必驱逐。今经学生联合会议决：请

北京各学校定于今日（九号星期五）东北城在北大第三院，西南城在女高师开各学校全体学生联合大会，讨论援助方法。

同学们！一月十九日众院流血之事，是我们身受的，但比较长辛店流血，尚不及呀！我们是何等痛恨呵！诸君对于打倒军阀，向来热心，务请全体到会，表示热烈的援助！千万不要吝驾呵！

北京学生联合会启 二月九日

于是各校学生遂依照通告的规定分头在北大及女高师举行联合大会，同时北京的工人和市民亦纷纷赴会，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真正民众的集会这一回是很有精神的了。今将大概情形纪述如下：

## 女高师西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情形

是日狂风怒吹，飞沙扑面，又值寒假期中，但各校同学因愤工人受祸之惨烈，政府措施之乖谬，赴会者仍极踊跃，约计不下千余人，由女高师代表宣布开会，旋经推定高师代表主席。主席略将联合会召集此次大会理由报告，即请长辛店工人家属某女士出席，述说工人家属之惨状。大意略谓：“那天政府派军队到辛店来把我们工人，打的打，杀的杀，并且团团围困着，不许工人到京城里去。就是带伤的工人，他们的家属忍不住了，设法要送他们进城来医治，军队恐怕城里的人看见伤痕而表同情，也一律禁止，安心要把他们痛死在长辛店。穷工人们的儿女啼饥号寒，是怎样的惨痛啊！军警现在急谋强迫工人上工，逼着他们缴出工会的证书，但是也不过几千人中的极少数被迫应命罢了。外间传说京汉路完全通车的话，是政府欺骗人的，其实只勉强能开到保府每日一二次。全路是的确没有通。电线也只是京保一段能通，以下便完全隔断了。总之，我们工人，是愿意坚持着争自由，争人格，决不畏怯，只是我们的自身，我们的家属，现在正当死生关头，政府是熟视无睹的，全靠各位先生们救助我们，我们才有生路啊！”言时将工人数日来所受苦恼，由她惨痛的声音态度表现出来。闻者悲愤，皆大叱咤。主席又请长辛店逃奔来京的工人某某两君出席，先后发言。其一人系曾与赵某共充代表，到过郑州。其一则系路局工人，自罢工后，就被局中某厅长强令上工，协助由局派来的谢某生火开机，竟至挂上十三辆车，在西便门运兵出发去打工人，一连两天服务兵车，只有打骂，不得吃喝。并将军人用赶驴的

粗鞭殴打工人等野蛮举动，泣诉一番。尤惨者是军队禁止运粮到长辛店，原存余粮，则不许工人及其家属购买，欲使他们熬不过便容易屈服，否则听其饿死。（按这是国际宣战时，对敌国的政策，军阀政府居然采用对待工人！）这种情形到今天已是第五日。工人其何以为生？该两工人哀动于中，语无伦次，会场中人闻之，有泣下者，随即议决左列各事：

（一）要求政府从速明令宣布此后永不侵害工人之集会结社种种自由权。

（二）要求政府立即撤退长辛店军队。

（三）要求政府从速释放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各总分工会职员及工人。

（四）要求政府严惩赵继贤，冯运，黄殿辰等及在郑州，长辛店肇事之军警。

（五）要求政府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

（六）要求政府从速运粮食至长辛店赈济工人，并不得禁止该地工人及其家属自由购买粮食。

（七）联合会应向各界迅速募集捐款，救济被困工人。

议决此七条后，大众犹以此次工人流血，实开古今中外未有之惨变，不有一种示威运动，不足以警惕政府唤醒市民，遂争先恐后出发，结成一大行列偕同东北各校举行游街示威运动。

### 北大东北各校联合会会议之情形

同日下午一时，东城北城各校在北大第三院开各校联合大会，到会者约两千余人，首由北大学生某君主席，报告开会情形。继由往长辛店慰问工人代表某君报告长辛店工人

之惨状毕，又有长辛店某工友继续发言，谓：“我们工人这回依照约法上的集会自由，组织工会，不料郑州开会那一天，政府指使万恶的军阀，用武力干涉不准我们开会，把我们劳工神圣的匾额打坏了。我们以为他们剥夺我们的自由，后来才一致罢工抵制。不料他们越发怒了，开来了许多军队，架着机关枪，拖着刺刀，围住我们长辛店的工会，要抓我们的代表，而且还开枪轰击我们，当时就打死了我们工友四人，重伤的不知其数，现在兄弟已经把工友的血衣带来，给各位先生观看（言次由身边取出一衣血迹模糊几如一张红纸，珠泪纷纷，全场为之惨然）。唉！各位先生们，想我们苦工人，也是国民一分子，并且谁也没有我们苦，象各先生们，都有学生会，商人都有商会，为什么政府不许我们有工会呢？唉！这不是剥夺我们的自由吗？既不许我们自由，又杀死了我们许多工人，听说捉去的十几个代表，还要枪毙呢！现在我们停了工，一家数口，将来难以过活，这还不打紧。总之，我们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更要紧，所以望各位先生们赶快想法起来援助，不但是救我们苦工人，实在是争大家的自由啊！”

往后各工友相继发言者很多，莫不声色惨变！闻者异常愤慨，一时讲堂拍案叱斥之声，震动屋瓦。后又由众讨论援助办法，结果议决办法八条与女高师议决的七条少有出入，并于第四条加请惩办印刷局长孟彬卿。此外又议决即日由各校分途向各界募捐以资救助工人，议决后即散会，到操场整队而出。头走大旗数面，大书“打倒军阀”，“援助工人”……字样，又有受伤人血衣多袭，高揭过市，尤使人目不忍睹！每人各执一旗，内有“推翻乌政府，军阀万恶，还我自由，来牺牲哪！援助工人，争回人格，铲除黑暗势力，赶掉这群狼，推翻军

阅政治……”不一而足，尤以腥红如血之点，遍洒其间，使人见之心酸！先由东安门大街，而王府井大街，……户部街，与女高师大会队伍相遇——于是共四千余人合成一大队伍出前门，经前门大街至珠市口，沿途秩序，极为整齐，观者如堵，传单纷飞，“打倒军阀”，“否认国会”，……之声，不绝于耳，再由煤市街经大栅栏，观者益多，途为之塞，而群众精神益奋，大呼“罢市”，“罢税”。商人多鼓掌相迎。复绕前门大街，入前门经西交民巷，寒风凛冽之中，更有十数小学生，群来询问端的，告其故，皆手舞足蹈，争来取旗，愿作同一运动，其天真烂漫，令人感动！已而抵总统府，众方欲入东辕门，我们的公仆，竟飨这一群主人翁以闭门羹，群众又驱而西，亦复如是，真是与国民宣战了！群众乃将所有旗帜一齐抛入，露立多时，而门闭如故，于是大呼：“打倒军阀政治”数声而回。沿途还有北大讲演员百余人分途讲演，树立工人血痕的旗帜，讲演此次游行宗旨。有一老者复来鼓励听众，曰：“余老矣！今听诸先生言，为之肝胆俱裂，惜吾力已疲，不能随诸先生后，拿出主人翁的架子，驱逐这些鬼魔。”足见此次惨变已留下不少印象于普通群众心里了。兹将是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述说此事通电及各团体重要传单录载于次：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公鉴：本日北京各团体，各业工人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到者约四千人，向北政府要求下列事项：

- (一) 由政府命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
- (二) 撤退长辛店军队。
- (三) 释放工会被捕职员。
- (四) 抚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属。

(五) 惩办郑州长辛店肇事军警。

(六) 工会启封并送还抢去各种物件。

(七) 由政府命令废除治安警察条例。

群情愤激，誓为自由战死！尚祈诸公一致主张，同伸义愤为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叩。

佳。

(一) 勿杀穷弟兄。亲爱的军警弟兄们！我们做工的是为人雇用的穷人，你们各位也是被雇的穷人，穷人对穷人，应该格外亲切；我们日后也许当兵士当巡警，你们日后也许当工人，我们弟兄们都是一家的弟兄，应该彼此互相怜爱，不应该彼此互相仇杀。现在长辛店的兵士听从上官命令，枪杀了许多工人，真真可惨可痛！穷人杀穷人，弟兄杀弟兄，同胞杀同胞，真真可惨可痛。各位的上官是何等富，小老婆该有多少，各位何等穷，月饷领不着，家小怎么样？日后各位对于上官教各位杀害穷弟兄的命令，是万万不可服从的。各位若服从这种惨无人道的命令，各位自己家中也有老小，各位若处了我们穷苦工人的地位，各位自己的老小是何等悲惨！京汉铁路长辛店分工会。

(二) 同胞们赶快起来打倒军阀呵。长辛店作铁路苦工的同胞们，为保持人格，拥护民权，尊重临时约法所载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被军阀杀死十余人，枪伤数十人，还有数十人被军队围困，水米不入口已经两天了。又把工会的代表捆解保定，闻有全数枪毙的消息。同胞们呀！你们来看这惨无人道的军阀奴隶，反来剥夺主人翁的自由来了，这了得吗？我们当主人翁的还能忍得吗？同胞们呀！快快起来驱逐这残暴的军阀呵！

(三) 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工人做成的，工人是我们的恩人。他们被压迫，被惨杀，我们应该起来援救，“不自由，毋宁死。”工人此次为争集会结社的自由，无异乎是替我们各界平民百姓争。我们应该起来援救。中国唯一的乱源，就是军阀，现在工人和军阀搏战了，军阀打倒，中国才可太平。我们应该起来援救。同胞们！大家鼓起热血来，“推翻军阀”！

(四) 众议院学生流血，长辛店工人流血，被打杀的学生还留在医院里面，被枪击工人又殁在棺材里了。同胞们！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妻子？如果“还不赶快起来自救”，怎样当得起这些军阀和军阀的走狗们的屠杀啊？他们既然用“这样恶辣的手段对付学生和工人”，马上就可同样的对付商人和一般平民百姓，我们平民阶级还不起来自救吗？起来！“打倒军阀！”“拥护民权！”

(五) 亲爱的同胞们呀！你们岂不知道前日（即二月七号）长辛店的惨剧吗？这次京汉路的工人罢工，是为人格起见，为自由起见，尤其是为保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载的允许人民自由集会结社的条文起见。唉！竟被万恶的军阀，仗着武器，横加干涉，破坏约法，更于前日做出无法无天的恶毒手段了，趁着工人团聚的时候，乱放枪弹，打得工人们四处奔逃。死者有七八个，受伤者不计其数。工会门前的大流血，真要令人痛哭。亲爱的同胞们呀！你们赶早惊醒啊！要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翁，反被军阀政客的虐待，任其蹂躏，任其残杀，唉！这种越权横暴的军阀政客，我们应当起来同他们死战，抱着打倒军阀。澄清政治的决心，虽牺牲生命，亦不顾惜，这才是我们真正主人翁的表现啊！同胞们快起

呀！快起呀！

(六) 诸位！军阀专政，祸害中国，到现在已达到了极点了！约法赋予人民的一切自由，也都为他们所侵犯。日前京汉铁路工人为谋改良生活，联络感情，组织一个全路总工会，这是工人知识进步的表现，应该是人人赞成的。不料本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会的时候，竟被吴佩孚电令靳云鹗以武力解散，工人们赤手空拳，无法抵抗，而又忍不可忍，于是不得不全路罢工，而长辛店京汉工人，因不依京汉局长赵继贤上工限期，于昨早八时又遭驻扎该处之第十四旅及京畿游缉队军士开枪轰击。当场击毙者七八人，重伤者四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并擒去工人俱乐部干事十余人，解送保定，生死未卜。诸位想想！结社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工人在郑州开会，竟被军阀以武力解散，而长辛店的罢工工人，又遭其惨杀，这样底蹂躏民权，惨无人道，不仅是京汉铁路工人自身的问题，凡是中华的国民，都应该奋起，作大规模的运动！

## 附 白

三月二十二日，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假国立高等师范风雨操场开了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到者五千余人，悲歌慷慨，轰动全城，惜为篇幅所限，未能尽纪。



## 第七章 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当军阀演此惨剧一般人民莫不怒发冲冠之际，事实的北政府（即违法的政府），平日标榜约法，倡言和平统一，至此乃一任军阀的跋扈，不惟毫无正义的主张，反借此机会，希图献媚军阀，苟全禄位，所以就有种种压迫工人及与工人表同情的学生市民的荒谬主张。他们的办法对于京汉路工人，则采严酷的对待，发布临时取缔章程二十几条，凡工人同盟罢工，不服军队命令者，即以煽乱行为论罪，随时并得逮捕枪毙，于是路局方面，更敢大胆横行，毫无忌惮，甚至修怨寻仇，睚眦必报，白昼杀人，无人过问。此外更命令全国交通机关，断绝传递关于工人的消息。京中某报因据实登载此项消息，几遭封闭。又恐本京工人有所援应，因飭令军警（薛之珩等）从严取缔，其办法如下：

- （一）人民本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但有妨碍政府及地方治安者，当然解散；
- （二）散布传单，须呈警厅盖章许可(!)，否则没收之；
- （三）近来铁路工人罢工后，潜行来京鼓动风潮者，据查有三百余人，倘寄居人力车厂及各项工人处，最易施行煽惑，宜极力取缔；
- （四）停止工人的出版物发刊；
- （五）通告各学生寄宿所，不准代学生印刷传单，否则罚办；
- （六）由各区通知各岗警，各应注意本段职务，如有火警等事变，自有消防队等救护，不得擅离岗位；
- （七）如有散布鼓动

风潮传单，或张悬旗帜，当立即没收实行逮捕。

由此看来，他们所想助桀为虐讨好军阀的方法，可谓极其周到了。但是同时他们也知道，表同情于工人的实在不少，尤其有许多进步的学生，对于劳动运动很是尽力的。这班学生在他们眼中便是所谓“过激党”，所谓“马克思派”，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本“擒贼擒王”的意思，所以决定对于这些青年加以重创。他们第一步的办法就是先发表一道命令，以后军警方面就可竭力摧残有所张本了。果然二月九日黎元洪发了一道乱命，其词如下：

近来士习嚣张，风化凌替，少数教职员及在学生徒等，聚众干政，倡言脱离政府，解散国会。甚至飞腾异论，不审国情。借口研究学说，组织秘密团体，希图扰乱公安。种种越轨行为，危及教育前途及社会秩序至深且巨。国家兴学，重在育才，岂能任令少数党徒，肆其蛊惑。使我青年士子，荒废最好之求学时间，盲从妄动，误入歧途，近则破一时之纪纲，远则酿将来之变乱。本大总统维持教育，爱护青年(!)，断难坐视，应即责成内务教育两部及京外地方长官依法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至国立各校，尤应随时纠正，以端趋向。倘仍发生上项情事，该办学人员，责有攸归，定当从严澈究，此令。

这个命令里面所称“研究学说”，所称“组织秘密团体”，自然是指从事劳动运动的团体了。所谓“飞腾异论”，自然是指马克思派的学说了。最后所说“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便是给杀人行抢的军警一套护身符。

此命令一出，接着就有军警抄查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的事。因该会发起后，竭力为工人筹经济的援助，并且又是公开的团体，故首当其冲。九日下午三时，中一区巡警即往拘捕该会职员，幸该会职员，事先走避，未及于难。然会中一切什物，被劫殆尽，该会亦遂因此不能进行。此时正当群猪向北政府调停工潮声浪最高的时候，然所演者竟为使工人援尽粮绝之事，黎元洪奸猾至此，也就在北京劳动群众中留下了一个不磨的印象。

后援会被封后，黎氏复召集军警授以四项办法：（一）预防工人与学生联合；（二）禁止散布未备案之印刷品；（三）各区戒严；（四）严查行旅。一面下令搜捕从事劳动运动有名之十一人，并于车站密布暗探，防其逃逸。于是年来最活动的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遂在此严密搜捕之下，失其公开活动的势力。他们的活动便天天在军警包围之下了。据实说来，此赤手空拳的青年，纵一时为黎氏高压，失去他们公开活动的机会，然偷生于武人鼻息下面的黎元洪，究竟不能与这班青年的前途无限的活动同其寿命，这是无论谁人，都能断定的，只有利禄熏心的黎氏不知道罢了。

黎元洪见武人确能战胜各地徒手的工人，他在北京所施的压力，也有些效力，顾盼自雄，其得意自不可名状。然犹以为未曾表示颂扬武人屠戮工人之意见，自觉还未对军阀尽十分的孝顺，于是二十二日复发长令一道。替惨杀工人的军阀大保其鏢，其大意云：

迺者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率尔罢工，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罢工为刑律所不容，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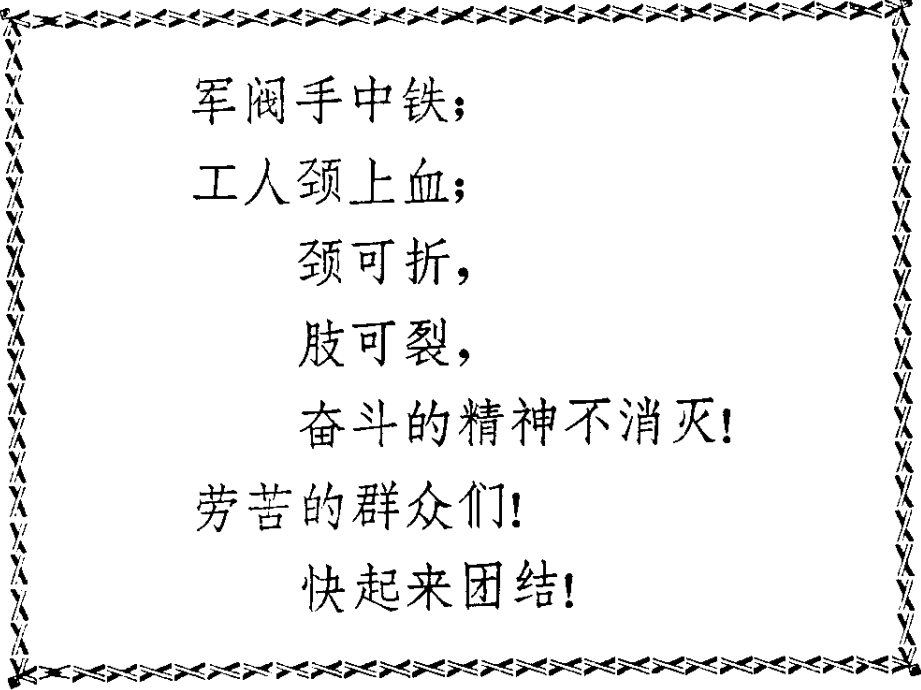
呈候核办，并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

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他反说成是“细故”；明明是军阀任意残杀工人，他反说是工人“竟与军警冲突。”照此命令，不但将军阀一场残杀的罪恶替他轻轻遮掩了过去，且将保障“约法”的工人说成了罪戾，且要制造出新的桎梏，让军阀去做更大的残杀，这样助桀为虐的心事，可算是无微不至了。最可怪者，他同日又发布一尊重约法的命令，他要国民遵守约法，不要摇动他的总统（其实就谈约法也并无此种论理，不过是他的妄想）。自己却违了约法还不够，还要颂扬违反约法的武人。所以这种行为，在理论上说他是发疯，在人格上说他是无耻。以这样无耻发疯的人，盗窃中华民国的总统，我们的国家，早就该亡了！

与北庭沆瀣一气同恶相济的便是北京的总商会（严格说来该会所代表的自然不是多数真正的商人，不过是腐败官僚的化身）。他们为逢迎官宪起见，竟率先发表一攻击工人的很荒谬的齐电（报载郑州长辛店亦曾有商界列名通电反对工人，但事后调查，都是军阀捏造的）。本来全国各商会对于这次军阀的暴行，不肯仗义执言，还不免有凉血之诮，今北京商会竟犯天下的大不韪，首先为军阀张目，是其罪恶又远驾消极为恶者之上，所以此处将他们的通电载出，第一使全国国民知道有此献媚军阀自绝于众的奸商；第二使北京商民看了，知道他们拥戴这样的商会实在是奇耻大辱，应亟图洗涤才是。附北京总商会齐电：

各报馆钧鉴，前次京汉路因有小冲突致起风潮，本总会当

以事关全局，未忍坐视，曾有劝告通电一则，其文曰：比年以来，民生困苦，百业萧条，市井惊心，闾阎蹙额，所以致此者无一不由于误会。一倡百和，莫知其非，询厥由来，莫明所自，而一经鼓动，遂相率盲从，迨祸患酿成，悔亦无及，孰知为人所利用，宁出于自动之本道乎。现年关在即，百般货物往来营运，迥异平时，而关于市面金融之周转，百货之流通，莫不待此数日铁路之运行，以为生活之命脉。今者京汉铁路以罢工而停车，路线所趋，三省商业陡生障碍，而关于联运各省，亦皆受影响，为害岂有涯矣？从来铁路事业，一有纠葛发生，在局中者均能竭力维持，相安无事。从来未有以铁路为业之人，自阻交通害及自身之举者。此次罢工缘起，或谓由于郑州工人集会，军警阻止而起。今无论其缘因是否在此，第就开会一事而言，颇有商榷之余地。乃因一时误会，迅行停车，不但百业蒙害，而铁路自身先受大害矣。本会为工商业荟萃之机关，断不忍我正当工人，因受人欺蒙，而罹此大害。夫铁路者我工人所托命之业也，何可抛弃本业，为此出位之思。今日之事，纵不为铁路计，独不为自身计乎，更不为沿路线上商贾诸同胞计乎。今为我工人竭诚相告，郑州之事，应就当日真情另行提出研究办法，公道自在人心，无难解决。对于自身托命之铁路，亟当先行复业，以免运输停顿，害及大多数之同胞。今特本和平调剂之主旨，保全大局之忠言，务望我工人静气平心，纳此敦劝。不但京师一隅商务受其益，从此铁路不再演阻害运输之举，其裨益中国全局者实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幸望我亲爱之工业同胞，谅解斯言。京师总商会齐叩。



军阀手中铁；  
工人颈上血；  
    颈可折，  
    肢可裂，  
    奋斗的精神不消灭！  
劳苦的群众们！  
    快起来团结！

## 第八章 全国一致的不平鸣

二七事变发生，实予冷酷的麻痹的旧社会以极大的兴奋，不平之鸣，全国四起，今将各团体对于此事许多的文电择其重要的刊布一二，读此，便知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的罪恶军阀去灭亡之期不远了！

###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 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

工人们，农人们，全国被军阀和外力压迫的同胞们！二月七日长辛店和汉口的大惨杀，你们已经耳闻目见或身历其境了，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这个虚伪险诈的武力魔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戴不到几个月，现在已在全国工人之前，毕露其鲜血淋漓逞凶惨杀的真面目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但在劳工阶级的势力还未组织成熟及未建设劳工阶级的国家以前，共产党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

劳工”政策；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用意，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虚伪，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有时并须帮助这样一支较开明较进步的势力，——以劳工阶级利益为前提，打倒其他较黑暗较反动的势力，渐进而推翻一切旧势力，与新兴的敌对阶级争斗而达到劳工阶级革命专政的目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公然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

可是京汉路总工会要告成立了，这个戴着“保护劳工”假面具的军阀——吴佩孚便害怕起来了！怕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除了他们军阀的军队势力外，还没有比他们更集中更强大的组织力存在；京汉路总工会的出现，就是保障中国人民利益真正势力的出现，这当然要触犯了军阀的畏忌心。所以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予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

全国争自由的人民呀！这次汉口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不自由毋宁死”，现在我们三十九个烈士已经惨死了，军阀们从此更将肆无忌惮的向我们不自由的人民进攻了！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一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呀！



## 劳动组合书记部敬告国民

争自由 反抗军阀

争民权 反抗惨杀

中国大小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年年兵连祸结，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简直计算不清。全国的钱都吸收在军阀们荷包里去了，他们还命令一班不觉悟的兵士天天拿枪替他们向国民要钱，他们又还天天跑向外国借款卖国，以供给他们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老百姓，非弄到国家财政破产以至亡国而后已。

国家的财政被军阀们搜刮了，国家的自主与尊严被军阀们损坏极了，商界因为他们的战乱生意买卖不能做了，学界因为他们不发给教育费，教职员都纷纷辞职，学生不能求学了，现在他们又来残杀工人了。

京汉铁路工人大惨杀案，想国民都已知道。工人们天天替社会做劳苦的工，他们为改良生活起见，要求组织工人的团体，无论在国法在人情，都不能不认为是正当的要求。工人所要求的，学界商界都有先例，学界能有教育会学生会，商界能有商会，何以工人不能有工会呢？京汉铁路各站工人代表，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洛阳军阀用兵力禁止他们开会，并派兵包围工人代表的寓所，监视行动。吴佩孚口说赞成民主共和，口口声声说他的兵只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之用；并且曾发表保护劳工的主张。就这回的事实看来，是保护劳工，保卫人民吗？是民主共和的气象吗？军阀们骗人的话本来是不可信的，现在吴佩孚的食言，

又加上一层确实的证明了。吴佩孚天天在那里“做北洋正统武力统一”的迷梦，他对于民众的醒觉与联合非常惧怕。他知道民众果然醒觉而且联合起来，便不容中国再有第二袁世凯第二段祺瑞出现了。

吴大军阀既然派兵制止开会，没有武装的工人，为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计，只有出于罢工之一途；吴大军阀在郑州的蛮行还未了结，曹大军阀又在长辛店施行更大的惨杀。

不但工会被封，工会职员十一人被捕，而被杀伤的工人老百姓多至数十名，中国的军阀只会残杀同胞呵！

长辛店工人之流血，把工人阶级争自由争民权的神圣决心更明白表示出来了。各界同胞如不愿再受军阀的压迫，都应当即时起来援助以热血争自由民权的工人。工人们能以热血争自己的自由，他们一定也能以热血争全国人民之自由，从事反抗军阀政治反抗外国侵略之战争，他们是我们的先锋呵！

商界工界学界同胞都应当起来向政府提出抗议，都应当组织援助罢工工人和被杀者的机关。我们知道各业工人一定要起来罢工援助，不到工人争得完全自由的保障，是不肯罢休的。我们希望全国学生青年，鼓起在“五四”以来的热诚援助工人。

京汉罢工乃是工人为自由为工人人格的争斗，也就是向军阀，专制魔王，残杀者一切黑暗势力的争斗，这才是为全国人民夺自由争民权的急先锋。各界同胞应以援助此急先锋为自己的责任。

打倒军阀！

工会万岁！

自由的中华民国万岁！

### 为京汉流血事宣言

现在世界上稍有文化的国家，对于人民在宪法上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是没有违法禁止的了，工人组织工会和商人组织商会学界组织学会都有同等的权利了。就是无论如何规模大的罢工，若是没有暴动，政府只有设法调和，也没有用武力强迫上工的道理，更没有当做土匪来枪杀的道理；因为近代工人是自由被雇而来，若不愿做工，当然可以自由解雇而去，决不象古代卖身的奴隶没有逃走自由。不必说欧美各国，就在中国，请看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对于工人集会结社罢工，从来不曾干涉过，而对于压迫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压迫工人的罢工刑律，都曾下令取消了，独有北洋派统治的北京政府及北洋军队驻防的地方，对于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始终用武力压制，他们的心中眼中，简直不许有法律和民权存在，北洋军阀真是人民的公敌呵！

此次京汉路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准备了许多典礼，招请了许多来宾，是公开的和平的丝毫不违犯法律的集会，吴佩孚居然大派军警禁止，解散，并捣毁会所软禁代表，监视出入，这是何等横暴不法的举动。

开会之前，曹锟的走狗京汉局长赵继贤，吴佩孚的爪牙京汉南段处长冯运都明许工人赴会，未曾加以阻止，临时吴佩孚面见工人代表，也不曾绝对不许开会，并优待代表。到开会之时，吴佩孚却唆使黄殿辰等以武力迫胁侮辱工人，无所不至，这是何等狡诈阴险的行为。

坦率无城府的工人，受不了这种官僚的阴谋诡计迫胁侮辱，相率罢工以要求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何等光明正大！而且这次罢工，为工会的生死存亡，为全体工友的自由，罢工是极应该的，也是极有价值的。不料兽性的北洋军阀们相约于二月七日，对于京汉全路工人大加杀戮，北自长辛店，南至汉口，沿京汉路杀了长二千余里的一条血线。杀死的人不许收尸，打伤的人不许就医，深夜逮捕的人不许着衣履，割下工人血淋淋的头，挂在火车上沿途威吓别的工人，放火焚烧工人家属的住屋，禁止商店卖米菜给工人，纵令兵士强奸工人的妻女，似此惨无人道，简直是军阀以上的罪恶，生番的行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尚有这样野蛮残忍的现象，映在外人眼中，不但是军阀们的耻辱，乃是中国全民族的耻辱。

工会的顾问律师施洋，前因吴佩孚惨杀湖北人，曾在上海演说攻击吴佩孚，这次吴佩孚也电令萧耀南，以煽动罢工的罪名将施洋杀了，这种假公济私的阴狠手段，简直视民命比草芥还不如。

吴佩孚本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小人，而且惯戴假面，欺弄国民：他口口声声“保护劳工”，一转眼便以武力禁止京汉工人开会，约同曹錕萧耀南同时大杀工人，并请政府封闭全国工会，原来就是这样保护吗？他口口声声骂张作霖与安福部，我国并未曾见张作霖与安福部有过这样大惨杀的罪恶。他口口声声要统一，孟子说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种大惨杀的凶犯，若是统一了中国，中国人民谁保得住不做他的刀头鬼。他有心捧他的老师做总统，却不应该拿贫苦工人的生命来向国民示威。

军阀官僚们口口声声说工人罢工破坏路政，其实国家的

路政被军阀官僚们破坏到极点了，京汉北段简直是曹家的私产，京汉南段及陇海路简直是吴佩孚的账房，不但铁路收入不归国家，连养路费都被他们搜刮净尽，无款修理，再过几年便要成废路，他们恐怕工人有了势力干涉此事，这也是他们惨杀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阀官僚们口口声声说工人受了过激派的煽动，这个就算是事实，过激派煽动工人组织工会，煽动工人要求人民在宪法上集会结社的权利，是不是于工人有利益的事，是不是该犯枪毙的罪？军阀官僚又口口声声说工人受了学生的利用，但是只有军阀官僚杀过工人，学生并没有杀过工人。

萧耀南纵兵杀人强奸抢钱放火，简直是土匪，反捏称所杀的工人是土匪不是工人；他们用枪弹横杀徒手的工人，反捏称工人施放手枪，我们正痛惜当时工人没有手枪！

可怜全国工人农民拿出血汗钱养许多军队，这班军队不能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不能讨灭土匪，保护人民，只为军阀们用来伤害人民，而且惨杀做社会上重要工作的铁路工人，这班军阀真是人民的公敌呵。吴佩孚自夸他的军队专为保国卫民而用，现在只会用做惨杀工人，身拥大兵不能为国杀敌，而对于手无寸铁的工人却杀个落花流水，真是罪该万死！

军阀官僚们用武力屈服了工人，必然还放心不下，现在正用些甜言蜜语或小恩小惠来欺骗工人，来拢络工人做他们忠心的死奴隶；其实这种方法是无用的，什么人的话工人都肯听，惟有军阀官僚的话工人是永远不相信的。因军阀官僚的所行所为工人向来是知道的，况且现在又蹂躏了我们的工会，杀害了江岸委员林祥谦，枪毙了许多工友，亲爱的工友们所流的热血，非到军阀消灭是不会干的，亲爱的工友们

的尸骨天天在地下呼唤我们复仇，亲爱的工友们血淋淋的人头天天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永远不忘的，亲爱的工友们生前做工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令我们触目伤心，“有仇不报枉为人”。我们相信所有未死的工友们，除极少数毫无心肝的败类外，没有肯吃仇人果子的。我们相信所有全国中未死的工友们，必能团结的较从前更加坚固，大家准备着一齐向万恶的军阀们作战！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十二年三月七日

### 海参威工团总会通电

中国共产党转京汉铁路工人：海参威工团总会敬致其热忱于中国勇于奋斗的铁路工人，并表同情于被杀同志之家族，特郑重宣告中国军阀之罪恶，——彼等竟任意屠杀我工人，——屠杀中华民族利益之真正保障者！

### 上海学生总会通电

汉口江岸京汉路总工会并转工界同胞钧鉴：诸君因与万恶武人力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致被残杀死者三百余人之多，此频年未有之浩劫也。消息传来，各界同愤。吾侪学生，叠受不良政治之影响，挺身奋斗，备遭毒殴，已非一次。闻兹噩耗，欲哭无泪。各地代表，将陆续到沪，对于混乱政局，必讨论一根本解决之办法，一俟团结坚固，当与诸君携手合作。回忆黄花岗之役，罹祸者七十余人耳，义气磅礴，满清遂倒。今之多行不义者，凭藉不逮满清，而工界同胞牺牲，则较黄花岗诸烈士为尤烈，其自毙之日，必不远矣。尚望诸君保存原有之精神，在此短期中，迫于暴力，暂行忍辱开

车，亦属无可如何。特此奉慰，诸维亮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嘯。

北京黎宋卿张敬與两先生鉴：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权，乃约法所规定，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最近京汉路总工会，因开会忽被取缔，迫而罢工，旋遭屠戮，沿途死者逾三百人，伤心惨目，孰过于斯！直接杀工人者军警也，间接杀工人者吴佩孚也；公等既自命居政府之地位，应负管辖吴佩孚及军警之责任，乃事前不能加以制止，事后不能加以惩办，抚衷自问，果何颜以对国人？勿谓推刀之惨公等不见也！众矢所集，千夫所指，非公等而谁？强盗劫人，罪归头目。若只窃地位，不负责任，天下无此便宜之事：其猛省勿狡赖！

又致汉口工人电云：人民集社自由权之被蹂躏也久矣！诸君为此而奋斗，遂蒙惨祸，死者达三百人，凡有血气，莫不发指。吴佩孚早视京汉路为其私产，提款扣车，横行无忌，复嗾使其部属残杀工界同胞，号称政府当局者，竟等聋瞶，宁非咄咄怪事！诸君在压力之下，单独牺牲，势难坚持，尚望团结固有精神，共图最后胜利，必归群众。谨摅积愤，藉表同情。现状如何？并盼见示。上海学生联合会。漾。

###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通电

全国各省区各公团各报馆转各界公鉴：比者京汉津浦等路工人，被迫罢工，致遭捕戮，伤亡囚系，有识同悲，凡民有丧，无容默尔，敢摭管见，告我邦人：交通号称国脉，路工实缩枢机，作息有常，工资有限，量功食报，所受已微，家有菘仆，尚或优礼，矧兹路工，勤又倍焉，纵使稍事祈求，理宜从容应付，至乎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劳工神圣，

世所公认。苟其不违刑宪，容当履其需求；即令事逾恒规，告言乏术，国法所寄，责有专司，无劳越彼秋曹，陈兹师旅。夫以数千之卒，围数百之民，以成列之师，当乌合之众，以斧钺之威，临赤拳之势，以云止乱，则足资震慑，以云罗捕，则足供俘囚，安用横张挞伐，肆其杀戮。假令邻邦不睦，侵我边圉，赫然斯怒，何以加焉。方今共产之说，风靡世界，水湿火燥，无感不靡。比年邦家不造，祸变频仍，编户之氓，久深濡溺，健儿挺身闾里，数百为群，越货杀人，浸为流寇，独此路工，夙夜匪懈，不辞劳瘁，黽勉从公，国之善民，邦之良士，既已劳其筋骨，复欲饿其体肤，民不乐生，铤险斯在，国难当前，谁执其咎？窃有惧焉：远征暴秦，近征强俄，民不可侮，乱不可极，载舟覆舟，所宜深惧，敢谋老成，奠我邦基。北京各团体联合会。

### 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

各省区，各侨埠，蒙古，青海，西藏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各界钧鉴：武人为祸，于兹数年，由毁法而弄法，由干政而乱政，桀骜骄横，莫可言状，吾侪人民之自由权，蹂躏无遗。最近北京学生，备遭毒殴，京汉路工人，又遭惨杀。而嗾使卫警殴学生者即曹錕颐指之吴景濂，嗾使军警杀工人者即吴佩孚直辖之部属。查学生受伤者三百余人，受重伤入医院者五十余人，伤脑及内脏者二十余人，而学生共弃之彭允彝，则不特经伪参众两院加以同意，而且经黎元洪迭次慰留。血肉淋漓，彼辈若不见也，呻吟枕席，彼辈盖不闻也。至于工人开会，为靳云鹗压制驱散，而罢工拘禁刺伤，不计其数，仅以死者言之，江岸站三十余人，信阳站四十余人，



长辛店站十余人。民命轻于蝼蚁，积尸充于轨旁，噩耗传播，凡有血气，孰不为之寒心酸鼻。惟欲挽兹浩劫，非徒消极之悲悯所能济事，必须积极之奋斗始克有成。务希国人一致推翻曹吴傀儡之机关，屏逐曹吴豢养之政客，打破曹吴卵翼之势力，徐图建设，然后可以安居乐业；若抱隔岸观火之心理，以为于己无关，则恶焰日炽，罹巨殃者不惟学生工人已也。临电发竖，统惟垂察。全国各界联合会(十日)。

郑州京汉路总工会并转工界同胞钧鉴：顷闻吴佩孚嗾使靳云鹗禁止贵会开会，不胜愤慨。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载在约法，武人动辄挟其兵力，以蹂躏人民自由，已非一朝一夕。方冀国人共为后援，遏此凶横，乃消息传来，吴氏更嗾使萧耀南强迫开车，枪杀工人三十余名，草菅人命，群情发指。查吴氏暴戾成性，前年决堤殃民，身葬鱼腹者不计其数，国人弱于制裁，彼益视兵力为万能，勒提京汉路之收入，占据京汉路之车辆，以致外人屡起责言，交通时形阻梗。至于曹锟一冢中枯骨耳，攘夺权利，则与吴氏同床异梦，压制工人，则与吴氏不谋而合。此种丑类不除，岂特为民治之障碍，抑且为共管之导线。现在学商两界，均各具决心，与武人宣战，务希工界同胞认明主犯，继续奋斗，同心戮力，澄清之期，当不远也。全国各界联合会。青。

汉口武汉各界联合会鉴：前闻施君伯高被捕，即多方设法营救，乃吴佩孚嗾使萧耀南捏词加害，同人心长力短，徒呼负负。施君前任本会第一届评议部长，热忱毅力，夙所共佩，得兹噩耗，愤慨填膺！专此奉悼。并希转唁施君家属为荷。全国各界联合会。漾。

各地各界联合会鉴：此次吴佩孚嗾使其部属，对于京汉

路工大肆淫威，死者近三百人，施君伯高，以律师资格，充工会法律顾问，亦罹惨劫。按本会于民国八年成立，是时施君奔走呼号，卓著勤劳。旋任第一届评议部长，多所擘画，及返武汉，兼戮力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奋斗精神，久而弥强，卒以援助工人就义，闻耗之余，不胜悲愤。诸君笃念公谊私交，谅必同深悼感，吾侪后死，应如何以瞑施君之目，此不可不从速图维也。全国各界联合会。漾。

###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宣言

万急。全国各工团，教育会，商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北京晨报，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汉口真报，转各报馆并转各界同胞钧鉴：国政纷扰，军阀横行，政治出于私斗，小民变为鱼肉，哀我工界，创痛尤深，既受国际帝国主义之侵袭，复蒙国内军阀阶级之荼毒，宛转待毙，莫知所届。差幸比年以来，同人自身之觉悟，及热心社会人士之提携，各路工友，先后奋发，万众一心，组织团体，以与彼辈周旋。方期军阀悔悟，奸人敛迹，我辈最低度之自由，得以倖存，全国铁路总工会转瞬观成，詎本月一日，竟有郑州京汉总工会被压迫之事。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工人亦人民也，而且占全民中最大多数之人民也，其应享受此种自由，实乃天经地义。军阀怙势仗威，胆敢出此蹂躏民权之举，国法何在？人道何在？今京汉道清两路工友相率罢工，京奉津浦亦将继起，将来局势，靡知所届！窃念军阀拥兵纵乱，毁法残民，身受其残酷荼毒者，不仅劳苦之工人，其他各界，皆有同然，军阀存在一日，即人民被摧残一日。尚望全体同胞，同申义愤，崛起援应，摧灭强敌，还

我自由，在此一举。唯我同胞实利图之。

###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通电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钧鉴：京汉铁路工友因该路局长赵继贤等，运动军阀，以暴力侵犯其集会结社自由权，乃罢工抵抗，原属至当，谁知赵贼竟于昨晚率同曹锟军队，拘捕长辛店工会重要分子十一人，押送保定，今午且因强迫工人上工，而枪毙工友及居民十数人，受伤者无算，工会亦被封闭，存款尽为劫去。辛店工友今遭军阀如此摧残，我工界同胞，应即起搏斗，不打倒军阀，工人则不能生存呵。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叩。阳。

###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援助电

京汉铁路总工会并转道清京汉两路全体工友钧鉴：中国现在是军阀政治，所以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种种的自由权利，都被他们剥夺无余，这是何等痛心的事，何等可恨的事！贵会开正式成立大会，横被军阀派兵压迫，以致开会不成，激起罢工，同人等闻讯之下，一方面深愤军阀之横暴无道，一方面佩服诸位奋斗精神。比召集紧急会议，一致议决实力援助，除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援助，并派代表前来慰问外，拟迅邀在京有力团体组织罢工后援会，募捐援应，本大同盟以争夺民权为职志，早为全国所共知，所以只要是关于民权事件，决心起而奋斗，何况最大多数的劳苦同胞的民权，更为在所必争，深愿与诸位休戚一体以抵强暴而还自由，望奋斗到底，毋稍妥协。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叩。鱼。

##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通电

各报馆转各工团及全国同胞公鉴：争集会结社自由权而罢工之长辛店工友，竟遭军阀曹锟等横暴摧残，捕押工会代表十一人赴保定，枪杀工友及居民十余名，伤者无数，并占据工会，抢劫金钱，似此野蛮行动，凡有血气，谁不痛恨。吾同胞须知军阀今日可施于辛店工友者，来日亦可施诸他处工友及全国平民，军阀不能与民权并存，于此益见，望全国同胞共起，以救为争自由而遭惨杀之辛店工友，推倒蹂躏民权之军阀，不胜盼祷待命之至。民权运动大同盟叩。阳。

##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通电

（衔略）京汉铁路为总工会开成立大会，被武力强迫解散而同盟罢工，复遭万恶不赦之军阀曹锟，吴佩孚，萧耀南，张福来等，以大队兵士强迫工人上工，致杀死工人三百余人，伤者无数，同时枪毙工界首领施洋，吴汝明，林祥谦，并封闭京汉路各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该数工会成立有年，成绩昭著，总工会成立大会自属合法行为，乃工人应有之权利，曹吴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属破坏约法，蹂躏人权，如斯不足，复唆使军队，横加惨杀，强迫上工，似此拥兵作威，草菅人命，诚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也。我等同为工界中人，与京汉路工友有骨肉相联之关系，对此万恶军阀之无理摧残，怒发所指，万众皆然，应此广大群众之要求：“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乃告成立，自此当率潇湘数万劳动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誓必复此万世之仇讎，肃清此人

类之公敌。爰特通电前来，望即同申共愤，鸣鼓而攻；不然，军阀为恶，日益嚣张，恐我四万万同胞同为焦类矣<sup>①</sup>。临电神驰，不胜盼祷！湖南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叩。

###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 第二次通电

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鉴：自万恶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等势武淫威，解散京汉路各工会，同时指挥长辛店，郑州，江岸各站兵警惨杀工人三百余人并枪毙工界首领吴汝明，施洋，腰斩京汉工会长林祥谦，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之事横来，凡在同胞睹此违叛约法——集会结社自由——的民贼，莫不怒发直竖，恨不立食其肉而寝其皮，本联合会为此，除指挥全湘各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打倒军阀各项进行；拨发第一次通电，唤起各界同情；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委员会”，予以种种实力救济。直电痛斥吴佩孚，萧耀南二贼魁外，再为此第二次通电，务望全国各团体尊重约法，伸张民权，打倒军阀，肃清中国计，众志成城，精神贯澈，必须达到民权集会结社自由，恢复被封各工会，惩办肇祸军警，重恤京汉路伤亡各工友为快！临电不胜盼切！

### 北大学生援助电

京汉铁路工会并转全路工友钧鉴：……概自军阀得势以来，拥兵纵乱，海内骚然，罄国库之收入，不足以养兵，遍中国之版图，几无一宁宇，公私破产，百业凋零，国人身受痛

<sup>①</sup> 原文如此。

苦，已达极点。乃彼等犹复怙恶不悛，暴戾益横，垄断内阁，收买国会，逼走敝校校长蔡元培，及高师，女高师，医专，工专，美专各校校长，以遂破坏教育之野心，至今未决。不意又向我亲爱之劳动同胞进攻，胆敢压迫开会，闻之痛心，思之发指。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军阀毁法残民，詎非罪大恶极，望诸君为自由奋斗到底，敝校敬谨以从。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叩。鱼。

### 潮州工界联合会通电

孙大总统钧鉴：人民有集会之权利，乃约法所许，此次京汉路工人，依据约法，组织工会，乃工人分内所当有之事，不意北方军阀首领吴佩孚萧耀南竟目工人为土匪，始则禁止开会，继则派兵弹压，终则残杀劳工，此等违背约法，蹂躏民权，摧残劳工，惨无人道之举动，诚为今日中国军阀之特色，此而可忍，国将何国？我公手造共和，国人共仰，历次不忍军阀横行。慨然拥护约法，保障民权，有始有终，尤为可敬，万望我公本始终如一之志，与军阀奋斗到底，本会愿率潮州工界同胞以从，毋使我国劳工运动一线生机，惨遭横暴之摧残也。劳工前途幸甚！民国前途幸甚！

各地工会及学生联合会鉴：此次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嗾使如虎似狼之军警摧残京汉路工会，屠杀劳工同胞，凡属稍有血性，闻之莫不发指。查工人集会，乃约法所许，彼辈身为民国军人，竟目无法纪若此，我侪国民恐将来不知死所矣。万望贵工会贵学生联合会速起援应京汉路工人，誓死与军阀奋斗，本会愿竭弩力以从其后，毋使劳工运动前途一线生机，横受武力之摧残也。劳工幸甚！中国幸甚！

京汉路工人同胞鉴：听说军阀压迫你们，禁止你们开会，并杀戮你们兄弟；军阀横行，惨无人理，殊为可恨。你们为自由奋斗，为人格牺牲，我们甚为钦佩。望坚持到底，誓死抵抗，我们愿随全国各界之后，以为你们后盾，勿使军阀气焰再张呵！潮州工界联合会暨四支会二十八工团同叩。

### 上海各工团援助京汉工人通电

湖北全省工界联合会转京汉铁路总工会列位工友钧鉴：军阀惨杀工人，封闭工会，妄捕无辜，上海各工团，异常悲愤，誓为列位工友经济实力之后盾，望奋斗前进，一息尚存，勿为屈伏。中国工会上海总部，中国劳工同盟会，中国海员工业联合会总工会上海部，中华电气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粤侨工界联合会，广东旅沪金银首饰工会，湖南劳工会上海办事处，上海印刷工会，驻沪参战华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中华劳工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船务栈业公会，上海机器工会，中华印刷工界联合会，机器缝纫工会，沪江绸缎染业工会，均安水手公会，栈业公义会，上海水果地货友谊会，华洋轮船工会，上海焱盈总社，中国机器总会上海支部，上海履书工会，上海女子工书进德会，上海职工俱乐部，上海机器缝纫联合会，日华纱厂，上海钱业友谊会，上海同志友谊会，浦东印刷烟草工人俱乐部，上海均安水手工会，国民女子工艺学校，安徽旅沪劳工总会暨工友九十六万八千余人同叩。佳。

### 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通电

参众两院钧鉴：此次郑州工人集会，吴佩孚萧耀南等，

无故干涉，更惨杀工人数十，军阀之淫威已极，人权之保障何存？劳工神圣，世有定评，人民立宪，亦有法律专章。今武人蛮横至此，全国工界，人人自危，诸公代表人民，应请据法力争，以伸国法，而维人道。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这次吴佩孚，萧耀南，曹锟，靳云鹗等凶暴野蛮的军阀屠杀京汉路争自由的工人的空前大惨剧，想你们都已耳闻目见或身受了。那狡诈险恶的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由他自己揭穿了。军阀与人民对抗的阵势也更加鲜明了。打倒军阀的要求和奋斗也一天紧迫一天了。

这一次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罢工的工人，实在是军阀惨杀争自由的人民。在这反动的军阀政治之下，全国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系于枷链镣铐之内，横受军阀的压迫和摧残，绝无自由可享。所以目下自由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必需品，军阀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大仇人。军阀存在一日，人民的自由就被剥夺一日。自由与军阀不两立，也即是人民与军阀不两立。凡我全体被压迫的人民，若不甘永远屈服于万恶的军阀压迫之下做军阀的奴隶，就应该一齐奋起，为我们的共同必需品——自由，去打倒我们的共同大仇人——军阀！

军阀之所以能残存至于今日，一半固由于我们人民没有革命的觉悟和组织，一半却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或明或暗地扶植。例如日本帮助袁世凯段琪瑞张作霖，英美帮助吴佩孚曹锟陈炯明，都是很显著的证据。国际帝国主义深怕中国人



民觉悟，进步的势力发展，将阻碍他们在中国肆无忌惮，凶暴露骨的榨取，故极力用种种法子(金钱或枪械)扶植我国反动的军阀来压迫我国的人民，务使我国永为他们的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遂其操纵我国经济政治实权的资本欲大野心。最近且明目张胆惨杀我们唐山汉口等处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同胞，催迫萧耀南杀死我们的为劳苦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施洋同志，其横暴狠毒压迫我劳苦人民，绝不下于我国万恶凶暴的军阀。所以我们一面须打倒本国军阀，同时还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早已对国人宣言：要救现在纷乱已极，受军阀和外力两重压迫的中国，只有团结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协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一法。现在实际的形势更加证明我们这种主张是目下全国被压迫的人民的唯一的出路了。吴佩孚萧耀南曹錕辈的惨杀京汉路争自由的先锋队，北京军阀政府和傀儡国会的毒打请愿学生和示威市民，帝国主义的惨杀唐山汉口上海各地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工人，……等等悲惨横暴的事实，都不能各个单独解决，必须要有一个整个的统一的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才能解决。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祖师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一句金言：“团结即权力”。自从这句金言出世以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闻风响应，互相团结成了国际的结合，以与国际资本主义相斗争，最近且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觉悟了加入了这个战线，造成全世界最伟大最强固的革命的势力。我们深切地知道：只有权力才能战胜权力，组织的权力是最

伟大的权力。军阀和帝国主义有组织，我们无组织，故我们敌不过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要战胜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须遵守马克思这句金言，先把自己组织起来，再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组织在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一齐拚命地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进攻。如此，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得着！

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最勇敢最觉悟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战斗势力的分子，就是屡次为争生存争自由而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人同胞。这次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全国被压迫人民所共同需要的自由而遭吴萧等凶暴军阀的大屠杀大压迫，实际就是全国公敌军阀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最勇敢的先锋军的大屠杀大压迫，也即是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大示威大压迫。我们最勇敢的先锋军组织一日不能强固，我们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进攻也就一日不能得势。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利害，是与我们的先锋军——工人同胞的利害一致的。所以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对于此次京汉路工人“二七”大惨剧，绝对不能如隔岸观火一般，须一律感同切肤，我们为争得我们所共同需要的自由，打倒我们共同的仇敌——军阀和帝国主义，须首先援助京汉路及各处被封工会的恢复并促进其组织的巩固。这是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共同的急切任务。

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我们受军阀和帝国主义两重压迫已经很够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三十九个为争自由而惨死的同志已在血阵中招呼我们冲上去了！我们须一致团结起来奋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争回我们的自由以继诸先烈未竟的伟业呵！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

全国同胞们，各业工友们！京汉铁路全体工友因军阀压迫解散他们的最高机关总工会而罢工了。他们为争自由，争人格，争切身的利益，一致开上前线了。我们在他们的罢工宣言上听着了他们悲壮激昂的呼声了。

工友们，同胞呀，大家应该明白知道京汉工友这次的行动，不仅是他们一部分的事，实是我们全体工人的事，不仅是工人一方面的事，实是我们全国被压迫同胞的事。

京汉铁路的工会是我们全国最先进最有力的工会，倘若他们的最高机关不能开成立会，甚至被解散不能存在，那我们后起的，力量薄弱的工会，还能成立，还能存在吗？压迫我们的人——军阀及其爪牙，既解散了最先进最有力的京汉总工会，他们还不来解散我们后起的，力量薄弱的工会吗？前次唐山开滦五矿三万多工友罢工，因军阀杨以德的武装警察队和美国兵士的压迫而失败，万恶的军阀们有了胆气了，他们以为我们工人是容易欺侮的；工人是没有力量反抗的。所以这一次他又敢来欺侮我们京汉的工友，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倘若这次又被他们压迫下去了，让他们得了胜利，那他们的气焰还了得吗，那我们全国各工会能不被他们铲除干净吗？工友们！全国无产阶级呀！这是我们全体工人的生死关头，我们务必要全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呀！

全国被压迫的同胞们！我们都是同样的受军阀的压迫，约法上所赋与我们人民的自由，都是被军阀和他们的走狗剥削完了，我们人民是丝毫的不能享受，我们受了这样的压迫和痛苦，我们还能忍受吗？万恶的军阀们，豢养无万数的军队，耗费了我们人民无万数的膏血金钱，不但不保护我们人民，反要连年不断的为私利而大战，牺牲了我们人民无量的生命和财产，破坏了全国的秩序安宁，还要尽量的剥削我们人民在约法上所应得的自由。同胞们！军阀的罪恶，真是说不尽呵，我们不打倒军阀，我们是没有生路的，现在希望我们劳苦的同胞，一致向我们共同的仇人，军阀及其爪牙反抗呀，援助我们京汉路的劳苦同胞，即是为我们全国同胞争生存争自由，即是打倒我们共同的仇人，解除我们共同的压迫，求得我们共同的幸福呵。

全国同胞们，工友们，我们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全体议决用实力援助京汉路的工友，到紧急时，我们全体（湖北全省各工团）决定取一致行动，宣告总同盟罢工，必要达到完全目的才罢。

工友们，全国被压迫的同胞呀！生死关头，时机紧迫，大家一致起来拚命的向军阀决斗呀！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号

### 全国海员总工会通电

参众两院交通部钧鉴：京汉路局长主使枪毙路工，摧残工会，冤惨弥天，请即查办，以维工业，而重人道。中华全国海员总会叩。真。

## 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

上海汉口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学生联合会各法团各学校各报馆转全国同胞钧鉴：年来军阀横行，民不聊生！自国会恢复，为虎作伥，益肆凶残。京汉路工人因争集会自由，横被军人摧残，不得已而罢工。乃长辛店军警横捕工人代表二十余人，滥用肉刑拷打，并拟一并枪毙。该地工人环请释放，而保定方面密电大队军警包围，开枪击杀，工人手无寸铁，身困重围，死者十人，重伤百余人，其余四千人，概被困围，饥寒痛苦，惨不堪言。夫集会结社，载在约法，工人亦属国民，何竟遭此惨酷，将来推广效尤，人民将无噍类。除由敝会极力募捐，切实援助外，谨代五千流血工友，哀告于全国父老之前：务请本打倒军阀之热忱，共张挾伐，予工界同胞以实际上之援助，以维自由。临电愤慨，佇候救援。北京学生联合会叩。

## 北京学生联合会致京汉路工人函

长辛店铁路工人并转郑州总会暨工界全体同胞公鉴：顷于报端得悉工界同胞横遭压迫，为争自由之故，不得已而罢工，实深感愤！我国政治不良，军阀肆虐，凡士，农，工，商各界同胞，莫不备受压迫；铁路上服务之同胞，昼夜勤劳，饱暖难得。此次为要求改善待遇，及争自由之故，而开会集议，乃为法理人情所许；乃军阀横加干涉，而政府一味袒护，实不啻将工界同胞之自由剥夺净尽，是可忍，孰不可忍！尚望工界同胞坚持到底，非至工资增加，工作减少，以及一切不良之待遇改善，一切束缚自由之障碍解除不止。

京内同人，愿为后盾，设法接济。再者，国会殴打请愿驱彭学生，血肉横飞，惨不忍言。受贿卖票，毫无顾忌。政府破坏司法，蹂躏人权。彭允彝以一无耻政客，尸位教育，污辱学界。京中同人，已决定推翻国会，拥护司法，力争教育之行政，及经费完全独立；以澄清教育，保障人权，政治清明，我工界同胞亦与利焉，务望工界同胞，共起合作，则国受其福矣。尚此，敬颂工安！北京学生联合会启。

### 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第一次通电

全国各公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二月一日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会，横被军阀蹂躏，激成全路罢工之举，经过情形，当荷洞鉴。查结社集会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今竟突遭军阀武力之破坏，根本大法从此堕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年来军阀跋扈，政治昏暗，日甚一日，人民法律上之自由，无时无地不遭蹂躏；徒以团体不坚，不能为强有力之反抗。今以京汉工友之团体坚实，组织精密，犹且不免，何况其他。吾人须知此次军阀之压迫京汉工人，实所以试验国民反抗之力量；而此次京汉工人之牺牲奋斗，实即为中华民族争自由而力战，人爱自由，孰不如我，凡我国人，其各奋起，即速加入战线，以与彼军阀决最后之雌雄，临电不胜愤慨之至。北京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阳。

### 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第二次通电

全国各公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今晨九时，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因不依京汉局长赵继贤限期上工，突被驻扎该处

之第十四旅，及京畿游緝队军士，开枪轰击，当场击毙者四人，垂危者三人，重伤者四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并擒去俱乐部干事数十人递送保定，生死未卜。似此公然与吾民宣战，尚不奋起讨伐，等待何时？噩耗传来，京中人士莫不发指眦裂，不日即有相当对待，望国人一致奋起。临电不胜慨愤之至，京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叩。阳。

### 陇海路工会援电

北京国务院交通部保定曹洛阳吴河南张督理中国各报馆及劳动界各团体 钧鉴：京汉工人受军警压迫，以至全路罢工，系属逼于万不得已的举动。窃工人组织总工会，系工人应享权利，乃该无知者以吉报凶，耸动当道，而当道深知工人痛苦，不予干涉，该无知者自行暴动，欲置工人于死地，其良心丧尽，不言可知。况工人既无越轨举动，何能受此蹂躏。工人行为正当，应许工人要求。乞举持正义。速为解决；若或再事迁延，则全国工团，必取一致行动。临电盼切。

### 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致上海律师公会函

律师工会诸公公鉴：敬启者，此次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时，横遭军警干涉，工人愤而罢工，实为拥护约法上之自由而起。诸公为法律之保障，谅为同感。乃者汉口律师施洋君，竟因表同情于路工，被萧耀南非法逮捕，日昨电信传来，业已枪毙。敝会为劳动团体所组织，凡遇表同情于工人者，即认为良友。此次施君为拥护法律而遭军阀毒手，援助路工，即为被害之罪名，敝会同人哀悼之余，痛恨

军阀之摧残我劳动阶级，可谓无微不至。然观其藐视为法律保障之律师诸公者，亦云太甚矣。故特函达，望即联络上海及全国贵同业，一致反抗，共除此辈害民祸国之蠹贼，工人虽力微，亦愿随诸公之后也。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 上海部叩。

### 武汉学生联合会通电

北京黎元洪先生张绍曾先生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工会学生联合会各法团各学校各报馆钧鉴：京汉铁路总工会，于本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省公团派往庆贺之代表，不下六百人，而局长赵继贤冯运电告吴佩孚，竟派军警将该会捣抢一空，工人无可如何，只得一面将总会暂移汉口，一面停工要求五条件，静候解决，并无暴动，而停工未四日，鄂督萧耀南竟诬工人为匪徒，而横加枪杀。诬副会长林祥谦怀手枪而梟首示众，以律师施洋曾为车夫工会作仲裁而枪毙之，以真报馆稍主持正义而封闭之，非惟湖北全省各公团，胥被钉闭，即往郑州之代表，亦暗令通缉，通计沿路各站，被惨杀之工人，实有三四百人之谱，想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工人虽不幸被挤为无产阶级，要亦中华民国之国民。况劳工为富之父，创造世界，实于工人是赖，而集会犹不许，天下岂有是理耶！且工人罢工，各国常闻，要亦出于不得已，当局宜体恤之不遑，而洛吴鄂萧，竟冒不韪，下此毒手。据鄂萧布告，枪决工人，根据惩治盗匪法也。嗟乎！稍拂军阀意旨，即盗也，匪也，学生律师新闻记者，皆视为盗匪而杀戮之也，株连波及，吾人宁有生存之余地？似此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真是暗无天日。噩耗传出，普天同愤。敝会目击其事，能不心



伤。本宜早将此事，揭示全国：无奈处于积威之下，邮电被查，开会被禁，而办事职员，又多因寒假返梓，先天下而闻知，后天下而通电，顶天立地，抱恨何如，兹由武汉各校留校代表共同议决，为工人向当局要求下列事项：（一）由政府明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二）惩办赵继贤冯沅及郑州肇事军警长官；（三）工会启封并送还赔偿抢毁之各种物件；（四）厚恤被害工人家属及恢复真报馆；（五）由政府明令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诸公见义勇为，谁不如我，敬祈大声疾呼，一致声讨，予工人以精神及物质之援助，而向军阀进攻，则军阀绝迹，工人出头，亦未始非吾各界本身之幸事。谨代泣呈，不胜盼祷！武汉学生联合会叩。寝。

### 旅沪湖北自治协会通电

各报馆转全国国民公鉴：集会自由，载在约法，炳若日星。铁路工人开会，有何罪名，而遭惨杀，迁怨于律师，尤属蔑视人权。况梟首示众，民国无此刑，罪及妻孥，古来无此法，而吴佩孚，萧耀南辈，悍然行之，真暗无天日也。我主权所属之全体国民，苟长此隐忍，一任挟持蛮力者横行无忌，哀此子黎，宁有噍类！敝会同以为全体国民应有两种表示：（一）设法救济被害工人之家族，安慰死者；（二）一致与无法无天之吴佩孚，萧耀南等决斗，保障生者。以上二端。一在表人类之同情，一在救国法之沦亡，迫于自卫，毫无党派作用，邦人生子，幸垂察焉，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叩。

### 水口山矿工通电

全国工友们！京汉工友被惨杀的消息，你们当然得到了，

你们当然是很伤心而愤激的，但他们此次受了这样大的牺牲，全靠旁的一切工友群起替他们复仇雪恨。现在拟定左列两种办法，请即施行。

一，通电全国各界同胞，声明军阀罪恶，请其一致反对。

二，赶急联络全国各工团，举行全国工人总罢工。

三，接济京汉工友经济，帮助恢复其团结。

亲爱的工友们，京汉路工友的失败，万恶的军阀已实行将我们底亲爱的工友杀掉了，这个大仇若不即刻报复，渐渐的会被他们杀戮无余了。我们赶快团结起来呵！湖南水口山全体工友启。

### 湖南工界对京汉路事宣言

朋友们！去年一月十七日，我们的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资本家购买军阀所惨杀，我们在悲痛哀悼之余，曾诚恳的告诉全国工友们，这件事实的经过，并请大家注意中国资本家已有新的觉悟，知道与万恶军阀勾结，共同摧残劳动阶级了。在现代军阀割据各省，攘夺政权，横行无忌的中国，我们知道这种牺牲大流血的惨剧，断不止仅仅演这一回的。

一年以来，我们的团体，以处在黑暗势力淫威之下，不能恢复固有的活动力，对于惨杀黄庞，未得取积极手段，以慰死者而警彼党，使我们悲愤不已，并深引为自愧！但在他一方面，全国的工友们，已知道有团结共同抵抗的必要，翕然兴起。一九二二年之所以成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但是这种刺激的结果，观察各方面的情形，方以为这种境况，足使彼党警惕，对劳动界暂不敢妄加摧残，我们已得有相当机会。使无产阶级能受充分训练，预备执掌政权。不料

噩耗传来，二月七日八日，四十余京汉罢工工友，竟丧失生命于彼党淫威之下。一月十七日长沙的惨剧，复大演特演于长辛店汉口！黄庞牺牲后仅一年，军阀摧残劳动者的事实，已非一次，我们实不敢担保彼党的淫威不再施于我们。我们相信这种同样或更较剧烈的惨剧，不久即将继续发生于其他地点。于是我们防御的计划，自不能不更较完密，我们前进的步骤，自不能不更加紧急，我们的团结力，自不能不更较坚强。彼党巩固其自身地位的好谋，已明白表示其渐见险毒了，他们正在广布爪牙，收买议员新闻记者，及堕落的青年学生与学者，供他们的驱使。举凡侮辱摧残无产阶级的恶劣手段，莫不尽其所能，待遇我们之工友，不摧残净尽不甘心。首先为恶惨杀黄庞的赵恒惕，保他的走狗彭允彝加入北京内阁，这勾结军阀政府为己援的军阀政府也想倚之以实现其所谓“统一政策”，因是而多方谋巩固“张绍曾军阀内阁”。学潮由此发生，工潮亦因是而起，结果因工人学生的力量太形单薄，横受摧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大失败，大耻辱！去年努力宣传黄庞精神的人，现尚在监狱里面，汉口南昌提议黄庞追悼会的通信社报纸，概被敌党封闭，今年汉口真报，尽力援助劳动者，天津明报出黄庞纪念特刊，都先后被迫停刊，律师施洋因表同情于劳动运动，性命不保，还有许多这种同等的事实。朋友们！我们就这样的屈服了吗？当一月十七日惨剧发生以后，全中国的人民，除劳动界以外，都觉得不很关痛痒，且还许多站在彼党爪牙地位的新闻记者，与智识阶级的人们，丧心病狂，对我们妄加讥诮，这是使我们多么伤心的事呵！我们虽曾得一些劳动界以外的人们的援助，然终嫌太少，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中国不是仅仅我们劳动界所

能独立解决的。一方我们自以为联络的能力太形薄弱，一方我们不能不痛惜同处被压迫阶级的人们，没有觉悟到此。这次京汉路大惨剧，或者使人们有较大的觉悟罢，“认清敌人”，这是庞人铨在劳工周刊上的金言，他一方面又告诉我们要“认清伴侣”，赵恒惕陈炯明受直系军阀的指挥，而惨杀黄庞及粤汉路工友，萧耀南为直系军人，而摧残粤汉路工人！惨杀京汉路工友，杨以德奉曹锟吴佩孚的命令，以武力压迫唐山矿工。朋友们！再不要上他们的当了，同在被压迫阶级的人们，都是我们的伴侣。朋友们起来！同他们携手呵！

湖南劳工会叩

### 京奉路山海关工会援电

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申报转全国商学军政各界及各工团同胞鉴：近来军阀鱼肉国民，官僚挑拨内争，国已不国！我等手无寸铁之工人，受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横压，为国民中之最劳苦穷困者也。今商学二界均奋勇为国运动，为全体人民谋福，我等工人极为感佩，并愿为后援。兹京汉全路三万余工友为开会不成，与受压迫过甚，已于四号全体罢工，谅各界昨已耳闻目见。我等工界对于此举，自当以实力援助，一致向黑暗势力奋斗，誓必达到目的，虽死亦所不辞！尚望各界即时与以强有力之援助，庶几使光明之势力日增，反动之黑暗势力日减。万一工界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亦即国民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盖京汉路工友此次之举动纯属反抗压迫，争我同胞人格，还我同胞自由，凡属亲爱之同胞，请即奋起，一致行动！临电急迫。山海关工会叩。

### 津浦铁路浦镇分工会援电

十万火急。全国各报馆钧鉴：本月一日京汉铁路全路工友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各路工友派代表者四百余人。不料届时遭该路局长赵继贤运动军阀，阻止开会，侮我工界，莫此为甚——深盼政府，俯顺舆情，速革赵继贤以平众怒，而申公理。不然！吾辈全国工人，誓死不辞。直接与该赵继贤决一雌雄。临电不胜愤慨之至！

### 劳工运动会通电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议员诸公钧鉴：集会结社，为约法予民之自由权利。保护劳工，乃现代政府之重要任务。此国人所共知，而诸公宜特别注意者也。此次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无违法举动，不料该路局长赵继贤等，竟敢秉承军阀意旨，率大队军警，压迫解散，致激成罢工风潮。蹂躏人权，贻误大局，凡有气血，莫不发指。诸公身为代表，职在护法，际此时局，亟应速起督促政府，制裁军阀，惩办肇事局长及军警。为工人争回自由，为约法保其尊严，庶足以安大局，而平公愤。倘仍噤若寒蝉，甚至苟且阿附，任当局之专横而不理，置工人之呼吁而不闻，是则诸公自绝于吾民。而我全国同胞，将共起奋斗，以实行其取消议员，扑灭军阀，杀尽贪官污吏，改组良善政府之手段矣。特电警告，其速图之。中国劳工运动会。阳。

### 安徽劳工会宣言

全世界工界同胞公鉴：我国昔自袁世凯毁法叛国，颁布

治安警察法以来，频年纷争，祸乱相寻，军阀肆虐，民不聊生，国纲不振，法纪荡然，剥夺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权，无所不用其极，高压民气，箝制舆论，残杀志士，惨戮无辜，种种殃民之举，数见不鲜。此次京汉铁路诸工友拟在郑州设立该路总工会，二月一日开会成立，届期横遭警察干涉，激动绝大工潮，杀人盈野，谁为厉阶？汉口江岸之血，伏尸枕藉；武昌军治之囚，党狱大兴。夫我工人，犯何法律，为萧耀南身任划拆，手握军卫，不能平和劝导防患于未然，反敢纵兵围捕，出其忍心违理残酷之手段，枪杀我工人，逮捕我同胞，梟首我会长，封闭我会所，江汉咽流，日月无光，呜呼！谁无父母？谁无家室？彼何人斯？残民以逞，噩耗传来，悲愤填膺，呜呼！死者已矣！来日方长！全国工友何止数十百万，而学商各界，俱有同情者，何止数千百万？一朝投袂风起，和彼恶军阀，恶势力，奋斗较量一下，诚恐德意志俄罗斯之前车，将演于二十世纪之东亚中国。公理战胜强权之日，当在不远矣。传云：“杀人者，人杀之”。世界军阀，中国军阀，盍不猛醒？谨此宣言。

### 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通电

全国兵农工商学政报各界钧鉴：启者工人等顺时势之潮流，营团体之生活，揆诸情理，极为正大。乃者京汉铁路总工会择期成立，各团代表赴会致庆，不图横暴军阀，以及官僚政客，漫肆淫威，密布军警，如临大敌，封闭会所，行同囚犯，各团代表之送匾也，军队则断其行路，各代表之讲演也，军警则阻其发言，甚至密令酒楼不为工会治餐，旅馆不让代表居住，此种压迫工人污辱工会之行为，诚令人闻之心

痛，睹之泪下。工人等同属国民份子理当受国家约法之保护，我国既挂民国之虚名，岂容有此暗无天日之举动，同人等奴隶余生，尚知大义，此恨不消，后患必重，为此通电全国各界同胞，悯工人遭数千年之压迫，助之解放。以明军阀摧残工会蹂躏人权之真相，力主公道，并望各处工友本本阶级斗争之精神，作反抗强权之表示，同人等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惧，临电迫切，不胜愤慨。

又京汉全路已经罢工，所提条件亦不为苛刻，倘三日无圆满之解决，本会即一致行动，此附电，盼表同情。

### 郭继烈为夫鸣冤书

民国不幸，军阀肆虐。亡夫施洋，向在武汉营律师业，每遇社会公益事务，有时虽仗义执言，然实未曾逾越法轨。民国十一年双十节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即与亡夫结定契约，聘为顾问。凡关于法律上一切事务，谘询所及，亡夫即有参与之责。数月以来，如花厂工潮，香烟厂工潮发生以后，曾经官厅及各当事者，或聘亡夫为仲裁人，或请亡夫为调查者，亡夫自竭尽其力，以谋融洽，委曲求全，成绩昭著。乃此次京汉路工潮发生，鄂督萧耀南，竟敢藐视法纪，指令军警诱捕亡夫于军法处，旋于去岁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六点钟，捏称亡夫鼓动工潮，阻碍交通，执行枪毙，查京汉路全体工人定期于今年二月一号(阳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事前曾经登载各报，郑重声明。临时又经京汉路车站之当局者，专备花车，迎接工人之与会者及各来宾。汉口备车两辆，迎载赴会者一百余人。姑无论亡夫以顾问资格，当然有与会之必要。即工人开会，亦属约法所许，而开会之

宗旨与时期及地点，事前既经公然宣布，非秘密会议，已昭然可查。苟认为非法，则奚必放纵，况京汉路局办事员，系政府所委，备车迎送，表示嘉奖。上车百余人，旗鼓喧天。有责军警，目非尽瞽，耳非尽聋，事前不禁，则亡夫临时与会也，又有何罪。夫集会结社，乃约法所许。查民国商人既有商会，农人亦有农会，教育界亦有教育会，今独不许工会成立，野蛮横行，莫此为甚。亡夫身为律师，拥护约法，是其职责。既属顾问，责无旁贷，主持正义，安得谓之鼓动。矧罢工乃出于工人自决，要求条件，更不外争求约法所许之权利。且全路罢工，不动作于开会之前，独勃发于军警干涉开会之时，是其罢工明为被军阀所激，而反诬亡夫以鼓动之罪，蓄意残害，显而易见。再退一步言，即使此次工潮发生，与亡夫有若何关系。现在平时无碍行军，亡夫是否有应得之罪，亦应由法庭审讯处办。擅假军律，草菅民命。一人受害，固不足惜，窃恐此后恶例一开，为律师者，自身且不能保，安望其能保障民权。抑强扶弱，正义之本。威权或可以欺乡愚，而绝不容施之于律师。前萧耀南残杀工人通电各省诬被杀者为匪徒，既曰匪徒，则工人无罪，则亡夫以律师资格为工团之顾问，行为适法，罪从何生。今氏为亡夫鸣冤计，为律师界争人格计，爰将亡夫被害情形，翔实奔诉。素仰贵会拥护约法，不畏御强，对于亡夫被害之惨状，既知底蕴，当不致坐视摧残，使彼军阀暴戾恣睢，以今之杀亡夫者，浸假而杀全国之律师。谨此泣诉，哀请公决，并叩台安。施郭继烈叩。



## 郭继烈哀告同胞书

同胞诸君：

亡夫施洋，因京汉路工人罢工，惨被鄂督非法枪毙。为社会而死，死固得其所！处黑暗时代，原不必叫冤。亡夫不死于天灾，不死于地变，不死于疫疠，不死于私仇，乃竟于轰轰烈烈光明正大而死，则死亦何憾！且亡夫不死于五四运动，不死于王占元通缉，不死于湘鄂战后，而独死于最近工潮，其寿命固为徼倖延长！亡夫生时，恒以屡次倖免于难，引以为恨。今幸得与许多觉悟之工友，同溅热血，妾纵愚懦，忝为烈士妻，自应继志奋斗，以了亡夫未了之愿，尽亡夫未尽之责，似不必悲痛涕泣，作怯懦态，呼苦呼救，徒令死者不得瞑目，生者沮丧厥志，又何必作此哀启为乎？岂亦如寻常儿女子倚赖成性，恃夫以为活者，失却温饱，而故作此哀启欤？则贱妾以未亡人之身分，苟活斯世，方将惶愧待死之不暇，奚肯怀此卑劣精神，玷亡夫之令名，辱亡夫之英灵乎！

虽然死者已矣！不能再为社会尽力，苟同胞诸君，均能前仆后继，则亡夫虽死犹不死也！

同胞诸君，试思亡夫身为律师，吴(佩孚)萧(耀南)并未发见若何罪证，居然擅行逮捕，擅拘囚放陆军监狱。并不经法庭审理，擅自枪决。破坏约法，蹂躏人权！是此并非亡夫之死，实约法之死，实共和之死！亡夫死不足惜。约法死，共和死，凡属国民，无论同情与否，谁不应顿足而嚎啕，励志而勇进乎？

同胞诸君，试更思当亡夫被捕之后，萧耀南愤愤詈骂，

谓不死亡夫，工潮不能息。而亡夫临刑之时，身中两枪，尚大呼劳工万岁而死。萧耀南之詈骂，代表军阀制造革命之心理也；亡夫之呼号，代表人民实际革命之心理也！是此并非亡夫之死，实革命先锋死，劳工前卫死，凡属国民，无论同情亡夫与否，更谁不应兴师而讨逆，倒戈而除暴乎？

今国民对于此事，固已不鲜为根本解决之好时机者。而大多数当不免在酣睡沉迷中！贱妾螳臂当车，精卫填海。深恐难继大志，爰有哀启之作。

同胞诸君，国家已在革命之喷火山头矣！扪心自问，究应为如何之行为，又将走如何之径乎？愿三复思之！施郭继烈哀启。

### 全国学生总会对于京汉工潮的提议

中国人民因为在军阀与帝国主义两重高压之下，故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身体种种之自由权，皆已剥夺无余。名义上我们虽为民主国家的自由民，实际上我们比封建时代和殖民地的奴隶还不如。这种例真是纷如牛毛，不论在北京上海以及各省都可以举得出来，而且举不胜举。我们中国人民真痛苦呵！我们学生忝在知识阶级，有见及此，为全体同胞获得自由权利计，在各处都会率领群众大声疾呼：“还我自由”！如北京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便是显明例中之一个。

此次京汉铁路工友大罢工，是因军阀禁止他们成立总工会而起。其详情已登载各报，此地不再细述。他们此次伟大壮烈之举动，在表面上观察，虽为争他们自己的总工会而战，在实际上观察，实无异于中国全体人民争集会结社一切

自由而战，这是何等有光荣的事呵！

凡是中国人民应该向此数千劳苦同胞表无限之同情与敬意。现在他们已是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萧耀南压迫之下失败了，北自长辛店南至汉口，被残戮者百余人，打伤者不计其数，杀死的人不许收尸，打伤的人不许就医，深夜逮捕的人不许着衣履，割下工人血淋淋的头，挂在火车上沿途威吓别的工人，放火焚烧工人的住屋，禁止商店卖米菜给工人，纵令兵士强奸工人的妻女，似此惨无人道，简直比生番的行为还不如。这便是北洋万恶军阀在京汉路上做出来给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看的。

中国政治不上轨道，以致实业不振，教育破产，商务萧条，人民困苦。政治所以不上轨道的原因，便是军阀横行之所赐。现在人人都知道欲完成中国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共和国，便非由全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做一番政治革命不可。劳动者占人民中之最大多数，而且握有社会生活之最大权力，欲民主政治革命成功，万万离不掉他们，考之各国往事，可以证明。故我们对于工人尤应结成休戚一体亲密的关系。此次京汉路工人的奋斗与牺牲，便可证明工人革命性的富有与发达，和我们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一样。兹提出对于援助京汉工人办法如下：

（一）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举行“京汉工人及律师施洋追悼大会”。

（二）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抚恤京汉死伤工人。

（三）由总会通电国内外，宣布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萧耀南残杀工人之罪恶。并宣言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身体绝对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

(四) 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当多设工人补习学校，以提高工人知识，并促其有阶级觉悟。

(五) 通告各地学生会应当为京汉工潮事出一特刊。提出者武汉学生联合会代表刘愚真张绍康何恐。

### 某议员请查办案

为提案查办事：此次京汉铁路工人被逼罢工，复被吴佩孚萧耀南等，先后嗾使军队，袭殴杀捕各情，全国报纸，日不绝书。迭由本院同人，提案质问，政府亦概置之不理。初恐工人必有得罪之处，吴萧处置，未必尽不当也。及据各方面调查此事之实在情形，乃悉京汉铁路工人，早已设有分工会十六处于沿线各站，曾经路局允准。嗣为统筹会务起见，遂议组织一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本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事先曾将开会宗旨时期及地点，登载各报。并经该路局长赵继贤等许可，同时特准实行者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自北段赴会者，该局长准予发给免票数十张，自南段赴会者，准许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工人代表，及来宾人等。既届会期，各处赴会者，方在踊跃欢欣，共庆盛举。不料吴佩孚突派大队军警，强占会场，禁止开会。捣毁牌匾什物，痛殴工人。复令客栈不准留住来宾，饭馆亦不得售卖食物。勒令开会者立即出境。继又骗捕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手铐脚镣，酷刑毒打。其他与会众人之被伤害者，不可胜数。因此激生二月四日全路罢工之风潮，以为要求恢复总工会之表示。并将总工会会址迁于江岸，各重要职员亦会集于此。吴佩孚萧耀南等，不自省悟，复派军

队，包围会址，击毙重要职员及工人五十余名，受伤者三百余人，畏死逃避，迄今流离失所者，亦数百人。工会副会长林祥谦，竟被诬为匪徒。枭首示众。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律师施洋，亦被捕杀，且复纵令军警，四出抄掠工人家宅。此京汉路工潮经过之大概情形也。夫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原系约法所赋予。工人亦人民一分子，工人之有工会，亦犹农商学界之有农商会及教育会也。今工人依法集会，毫无越轨行动。而萧吴竟纵使军警，横加摧残。是蹂躏人权，破坏约法，其应查办之理由一也。且十六处分工会，挂牌集会，早经成立。则由分而合之总工会，不特非约法之所禁，抑亦该路成例之所许也。况开会之前，业经呈报允准，忽于临时尽食前言，妄逞残暴。是乃有意诱陷，故予人罪。其应查办之理由二也。罢工之举，原为吴萧所激成。在工人方面，不过遽受意外压迫，呼吁无灵，特出此最后手段。以求约法上所许可之集会自由得以实现而已，原非轨外行为何能妄加刑辟？今竟诬为匪徒，围攻捕杀至数百人之多，而流离失所，及家宅之被其抄掠者尤众。吴萧此种举动，正与刑律所定之杀人罪及强盗罪相合。此应查办之理由三也。尤其骇人听闻者，莫如捕杀律师施洋一事。夫工人集会，既为约法之所许。律师职在拥护法律，保障人权，施洋身为律师，受工会之聘，充法律顾问，乃其分所应为。半年以来，武汉各种工人与雇主之交涉，施洋莫不尽力调处俾得和平解决，成绩俱在，不可诬也。今工人突受军队之摧残，无法自卫，迫而罢工。对于当局之横蛮，既非法律所能与争；对于工人之愤激，又岂施洋所能制止？而吴萧竟于图杀工人之余，复捕施洋，诬以煽惑，迳行枪毙。施洋而可杀，

则凡与工会工人有往来关系者，无不可杀矣。守法之律师而可杀，则凡受人之聘而执行律师职务者，因当事人之遭非法蹂躏，亦可连带被蹂躏矣。吴萧等此种破坏司法，冤杀无辜之行为，已构成刑事罪犯，其应查办之理由四也。综此四端而言，则吴佩孚萧耀南，以现任军事长官而滥用职权，违法殃民，事实昭著，道路侧目，非速请政府免其现职，严行查办，不足以尊约法而平公愤。况比年来，吴佩孚萧耀南等，拥兵自卫，武断国政，遍布爪牙，割据地盘。竭各省亿万之膏血，养无数虐民之虎狼，禁绝自治，以阻遏民意；挑拨内乱，以逞其私图。民怨沸腾，而不之顾；外患危迫，而不之恤。种种罪恶，罄竹难书。若复听其横行，国家前途，何堪设想，本席身为国民代表，有护法救国之责，当此裁兵统一呼声最高之时，而有军阀专横毁法残民之举。心所谓危，不避强御。谨依法提出查办案。是否有当？即希公决。

此外国外各团体尚有不绝的回声，择其重要者录下：

### 远东中国部工会电

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暨全国劳动诸团体钧鉴：京汉铁路诸工人同志迫于经济的艰窘，不得已和资本家的组织——政府，以最后的手段——罢工，作无器械的战斗。不料资本家及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忠仆吴佩孚，纵使他蛮横无识的兵士杀戮诸罢工同志，及诸同志的家属，伤亡达三百以上，侨居苏维埃远东诸中国工人，听闻之后，不胜痛悼愤慨。爰于二月十八日召集中韩两国工人会议于赤塔：一则悼念诸伤亡之同志，一则共筹援

助之策。当由大会通过：全体远东中韩工人，都愿纳一日工资为诸罢工工友之援助。为数虽微，亦不过表我们之衷曲而已。待稍蒐集时，当即寄回中国。

即俄国诸工人组织和无数百万工人同志，听闻资本家的忠仆戕杀工人的消息，亦发出同阶级的同情心，无不愤慨填膺，痛恨切齿者也。

诸位可敬爱的同志！在中国阶级间极表显明的斗争，真是自诸君始！诸君的流血，决非为自己一二人，亦非仅为中国民族，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诸君实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亦万代流芳人类史上的明星。世界上不可思量的尊贵，就是革命的血！现在我们的仇敌流了我们的血，终久是要将仇人的血加几倍来偿还我们的。这是资本家自己缩短自己的灭亡期限。

诸位可敬爱的同志！资本家所谓“平等”，“自由”，所谓“共和政治”，这都是资本阶级的私产。人类大多数的平民无产阶级者，什么时候也是想不着的，也是不能怎样乞求得着的，即或有时间向无产者甜言蜜语，那就是糟踏无产阶级的時候。即如中国无产者替资本家的忠仆吴佩孚去了无量的血汗，千万的首级，换到他一个军阀的首级，到现在也就是第一名杀戮工人的好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工人要得着自由，完全是要用工人的力量。阶级不同，利益就不同，任何时不要受旁人的欺骗。

无产阶级最可信赖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他们在工人的前线上，指导工人的一切，任何时候，我们不要脱离了他。

诸同志！努力奋斗！全中国工人同志！都协力合作。我们也当竭自己的力为诸君臂援。祝

诸君的胜利！

全世界社会革命万岁！

全世界组织工人的政府万岁!!!

远东中国部工会启 二月二十四日

### 日鲜无产者同盟宣言

全中国工人同志诸君：世界的工人阶级，因为资本阶级贪求无厌的榨取，和惨无人道的压迫的原故，现在已起来团结他们世界无产阶级的同志，坚坚固固地布置他们共同的阵线，开始和资产阶级作战了。

中国的民众，向来是特别受了许多内乱外侵的牺牲，和忍受了最高度的贫困，冻饿，掠夺和杀戮；这是什么原故哩？就是因为外有列强竟用资本主义来侵略中国的富源，和掠夺中国工人的劳动力，内有军阀政盗，与他们——列强——遥相呼应，吮吸中国劳农民众膏血的结果。

诸君！中国劳农民众的前卫战士诸君！你们已经有了几次最有价值的经验：如香港海员罢工，唐山矿工大罢工，正太铁道大罢工……等，我们邻邦中国工人诸君！我们日本和朝鲜的无产阶级，对于你们能够以最勇敢的精神，实行阶级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诚诚恳恳表示了无限的赞美和敬意的。

最近京汉，津浦，粤汉，道清四铁路的工人诸君，因为忍不住资本家残酷的榨取，一致团结起来反抗的原故，就被时常和国内外资本家朋比为奸，而以压迫劳动者和掠夺他们所种得的果实为职业的政府和军阀们用了大批军队——武装的暴徒——来蹂躏铁路工人诸君的正当要求和运动，以及破坏全工人的声援和组织，并且惨戮了我们许多的同志工



人诸君。我们得到这个凶报之后，就用日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名义，来表示我们对于诸君恶战苦斗勇敢持久的满腔同情。并且同时为贯彻世界无产阶级协同连带的精神，誓对于那些想从流血之中，高压诸君的盗贼行为的军阀和资本家，提出强硬的抗议：

我们以日鲜无产者同盟的名义，首先议决如左列的紧急手段：（一）对于用暴力压迫京汉诸铁路工人诸君的中国政府和军阀提出抗议书于东京中国使馆，使其转达中国政府；（二）联络日鲜各劳动团体，援助铁道工人诸君的要求，和递送书函于铁路经营当事者，使其承诺诸君的要求；（三）和中国工人组合及其他学生团体联络，并讨论其他紧急必要手段。

自从纺织业罢工，京汉铁路罢工……之后，这个非人道而无恶不作的灾祸正凶，结果完全暴露出来了！并且因为此次全铁路工人诸君的奋起，更足证明那恶魔——中国民众的吸血鬼——就是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封建制度的双头魔这一回事了。

日本的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不仅是抢掠朝鲜的大罪人，并且也是侵略中国最凶罪犯的一份子啊！

全中国革命工人同志诸君！解放中国四亿民众的这一件事，不仅是你们应有的责任，并且实在也是我们日鲜革命阶级共同的义务啊！我们因为要扑灭我们共同经济的惨状，和政治的危害，就不能不以全劳农民众团结的威权，推倒那些为国内外资本家做营垒的政府和封建的军阀，使自己掌握一切的权力，并为全生产机关主人翁了。

诸君！光明已射到我们胜利的道途上来了！劳农俄罗斯共和国的创起，和世界共产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光明啊！

战！战！！战!!!

推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推倒中国和日本的军阀!!!

东亚共产主义革命万岁!!!

### 南洋华侨五团体通电

北京工人周刊社转北京国会各省议会各工团各学生会各教育会钧鉴：顷接祖国来电惊悉军阀吴佩孚，曹锟，萧耀南惨杀路工四十余人，封闭工会数十所。闻听之下，无任愤恨！溯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劳资两阶级已成对垒之势，利害上既根本相反，争议处当必时有所闻，为政府者莫不居第三者地位而思设法调剂之，从来未闻一方袒护资本家一方仇视工人而敢肆意屠戮者，有之乃自萧吴曹等贼始，是此不独仅为中国工人之敌，而亦世界工人之敌也。且世界近几十年来，受各种经济帝国主义者之压迫，酿成不安之现象。而无耻武人政客，又甘为虎作伥，是而可忍，吾民将来尚有噍类耶？同人等虽身居海外，然皆来自祖国，固与我工界兄弟生长斯土，歌哭斯土，庐墓斯土，时至今日，实不忍作隔岸观火，坐令我兄弟庐墓涂炭于万恶军阀之下而不救。用特电告全国各界，速起奋斗，务必驱除此惨杀我工友之元凶而后已。吾侨虽不能亲来与此獠斗，然亦誓必尽力为国人援助成功也。临电枪恻，伏乞衿鉴。南洋华侨总联合会，英属华侨学生联合会，雪兰锡矿工会，南洋树胶联合会，南洋华侨女权运动同盟会。（二月二十五）

## 第九章 国会方面的调解

当罢工初起时一群猪仔议员，固然大多数是漠不关心的，因为他们勾心斗角都是在卖票卖人格上面，北京的八大胡同和戏馆便是他们理想的极乐园。但是群猪中间也有少数个人曾经说过人话的，现在不问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这个纪载中也不免将他们前后的情形表彰出来。

京汉罢工发生之次日众议员王恒等曾向北政府提出下面的质问：

为郑州警察激成京汉全路罢工一事，蹂躏约法，妨害交通，促进社会革命，政府有无确定之善后方案，请明白答复事：据近三日来新闻所载，京汉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溯其原因，乃因郑州警察所长黄殿辰，滥用职权，干涉工人开会，甚至占据会场，捣毁牌匾。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自非妨害公安，警察只有保护之义务，决无任意干涉之权利。究竟二月一日京汉路工人开会，警察有无妄肆干涉之行动？如果有此行动，政府应如何处置此等蹂躏约法，滥用职权之警察官吏？以保障约法上人权之尊严，此应请政府答复者一也。中国交通事业，幼稚异常，而国有铁路，尤为尤甚。现在京汉铁路，隐然化为一人一系之私产，上之国帑，不能得丝毫之收入，下之劳动工人，不能享应有之工资，中而商人

旅客，不能得交通之便宜，究竟政府此后对于国家产业上之收益，与军事上商业上以及普通人民之交通，与劳动界应得的合理之工资，有无通盘筹划斟酌尽善之交通政策？此应请答复者二也。劳动问题，为西方政治上一般棘手之问题。溯厥原因，乃由于百年以前政治当局，方针误用，一面在经济上提倡资本制度，促进贫富之不均，一面在法律上视劳动家别为一种人格，酝酿百年，而天道好还，俄罗斯遂涌现一种别一人格之国家，使第三阶级以上之阶级，尽倒转而化奴隶。我国政治经济两面，于世界皆为后进，历史上既无积重难返之嫌，而约法上复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与其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政党可立政团，商民可立商会，农民可立农会，而工人开会，独被干涉，是否现政府犹袭西方百年前之劳动政策以促未来之社会革命？此应请答复者三也。本席以为晚近致治，只要号称为一个政府，以上之三个问题，非有具体的计划不可，否则其人即不配当政治之局。今政府成立未久，对于此失态（指警察激成罢工言），尚不能认此为现政府绝对应负之责任（！）。惟政府此后对于现在已发生之问题，如何补救，对于未来之一切整理，有无积极政策，应请提出具体方案，以昭示国民，否则只有请政府负责自决而已。

长辛店惨剧发生后，议员某君也同样有三个质问，兹录其一如下：

为政府此次对于京汉罢工事件，警置违法，提出质问事：查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大会，事非违法，何以该地军警

横加摧残？而政府不加查办，以致激成罢工风潮，此应质问者一。风潮既经扩大，政府即应有所觉悟，平心处置，何以荒谬糊涂，竟派军队前往威吓？此应质问者二。尤足骇人听闻者，昨日上午驻在长辛店军队竟敢枪击工人，死者四人，垂毙者三人，重伤者无算。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与否，原系双方对等条件。岂能因条件不洽即行残杀。假使政府与人民易地以处，其将如何？此应质问者三。又闻当时惨剧发生之后，该军队逮捕工人俱乐部干事二十余人，解送保定，查长辛店系京兆宛平县辖境，何以此案乃送保定？又不知保定更有何人可以处理此事？此种中外古今闻所未闻之荒谬办法，是果政府能与其谋？此应质问者四。悉依院法第四十案提出，限三日内答复。

这两个伶仃的质问书，不消说自然是没有结果的，就是限日答复的话，也是一句空话，这都是北政府历来的习惯法如此，也不足为异。等到京汉全路受武力屠杀消息传出后，天怨人怒，全国沸然！议员罗家衡等遂有向黎元洪建议调处的事，其条件如下：（一）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二）释放被捕工人。（三）所有已经成立工会经政府查明情形，允许暂行存在，俟劳工法公布后，依法改组。以上三项交由吴景濂提交黎元洪。但是黎元洪却很巧妙，他说：

政府对于工潮，仍一任驻在各路之军事当局自行处置。不肯居高压之名。外间谣传某处又将工人及学生数名处死之说，政府仍视为某某军事首领之所自动决定者，不负命令其严办之责任(!)，亦不欲蒙高压手段之恶名(!)。(语见京报)

第一次的调处，就是这样结果！

同时参众院议员亦有调和运动，今转载当日报载情形于次：

众院议员特为此事，曾于上星期六(九日)致吴景濂一函，请于星期日开紧急会议，及吴与张伯烈秘密磋商，恐讨论此事时难免不与政府所定办法相左，遂将此议打消，改于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参众两院议员百余人，为工潮问题，在众议院小议场讨论。推定褚辅成君为临时主席，白逾桓胡祖舜二君为临时书记，主席报告开会理由：略谓工潮问题发生后，本院吴议长曾向政府提出三项调和办法，尚无正式答复。现范围愈形扩大，前途异常危险，为维持大局尊重人权起见，故特邀请同人商议办法。当经江浩骆继汉张树森马骧黄攻素胡祖舜高仲和罗家衡王葆真王用宾吕复汪彭年诸君，各陈意见。讨论结果，决定一面由到会众议院议员公提建议案(全文附后)。一面对政府要求办法如下：(一)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二)释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三)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四)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旋即缮具公函，由褚辅成白逾桓彭养光张树森黄攻素胡鄂公六君，携到帽儿胡同张宅，候至一时之久，方得面见张绍曾。首由褚君发言：谓此次工潮之发生，纯因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无非法举动，而该路局长及郑州警察长等，遽以军警强迫解散，工人呼吁无灵，被逼罢工，当局不谋和平办法，遽用武力对付，杀伤逮捕各数十人，酿成偌大惨剧，国会同人念以当局处置失当，故特拟定调和办法四项，请总理尊重公意，予以正当答复。张云：政府正在拟订工会专章，俟交国会议定公布后，方能依法承认工会，其被捕诸人，除工人外，颇多故意煽惑捣乱者，能否释放，须听各方长官依法处理 (!)。争持良久，张始云：本人仅可以私函请其从宽而已。至撤退弹压军警一节，

亦须由地方官酌量办理，政府未便遽断 (!)。白张彭黄胡五君，相继发言，张固持己见，仍不得要领。乃退与众商定，由众议院同人，速提建议案，于星期二开紧急会议，再向政府严重交涉云。

### 附：解决工潮办法建议案

此次工潮发生，交通阻塞，举国骚然。小之影响国家之收入，大之引起社会之纷扰。在政府一方面，宜如何持平处理，消弭无形，不料为时已夹旬，而风潮反益扩大。使非速筹妥善之方，恐貽治丝益棼之患。本员等分属人民代表，兹以职责攸关，特拟办法四项于左：

(一) 临时约法第六条第四项，人民本有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所有工会，政府自应依法允许存在。

(二) 释放关于此次工潮之被捕者。

(三) 关于此次工潮之死伤者，政府应从优抚恤之。

(四) 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

以上四项，似属平情近理，亦足维持路政。故特条具意见。依约法第十九条第八项及议院法第八章之规定，建议政府，是否有当，尚祈公决。

我们就这些经过中完全证明北京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故武人杀人，黎元洪张绍曾丝毫不敢过问，而且帮凶求荣。在他们个人未常不自诩态度的巧妙，但是这样还要侈言统一，以为争禄位工具，实见其不知人间有羞耻而已。至于议员所提解决工潮办法

建议案，在次日大猪圈中一般人预料是会无结果的。果然当该建议案提出时，一群猪仔茫然罔觉，并且还有很妙的论说：“这不干我们的事，如果这等问题也提出讨论，国会便要卷入工潮漩渦去了，国会本身不就有了危险吗？还是莫受外人利用好，咱们散会罢！”言毕，一哄而散。于是第二次的调和运动也就如此结果了。

其实这些话倒是他们由衷的话呢！

说到此处我们真不得不说中国的议会制度实在已经破产了。还有些妄人希望他们制宪，要他们代表民意，简直是自堕畜道，连猪仔都不如了。



## 第十章 结 论

在过去九章中算是将这次京汉工人为自由流血的情形大体叙述过了。读者对这些情形所感受的印象怎样，编者自然不敢断定，但编者的意思，很觉得亲爱的工人们所溅的热血，实暗示我们理解了许多事件，现在随便指出几点，约陈如次：

这次的罢工，是争自由的政治性质的罢工。年来国内纷扰，军阀横行，感受痛苦的自然不单是工人，但论到实行与军阀抗争却一人也没有，纵有少数人的呐喊，亦是无济于事。这次京汉工人奋起与黑暗势力战，他们所求的是全国人民的自由，不纯属本阶级的利益，这等精神是不可不佩服的，就拿先进诸国的劳动者比，也是无逊色的。他们既负有这样神圣的义务，事虽暂止于二月七日，但以后的进行是无穷的。凡是中国被军阀压迫的人们，人人应有敌忾同仇的心事，应该不分彼此合力去图打倒中国的军阀和助军阀为恶的人，然后真正的自由才能争到。至于进行的方法，不在请愿，不在恳求，更不必责备北廷的糊涂当局，因为我们只当拿北廷的行为认为是他们自杀的举动。我们只有协同劳动者组织，根本摇动军阀托命的基础。

至于说到这回二七的悲惨的结果，在一般常人看来，自然认为是失败的。且不论以武装的兵士对徒手的工人，在理论上说，工人固无所谓失败，即就军阀驱使人民出资豢养的兵队，屠杀无辜的人民，试问这个失败的责任谁负的更多？换一句话说，工人

的失败是不是即全体人民的责任？何况工人所争的自由更有大部分是为着普遍的民众哩！

反过来说，据我们沉静的观察，倒觉得所谓“失败”中实含有许多很可珍重的知识和经验，这不是故作矫情的话，实在有显明的事实可以拿来证明：例如“不自由，毋宁死！”“不与军阀妥协！”“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工人应该组织政党”，……等等口号，不都是劳动运动中的老生常谈么？！但自二月一日以后，我们对于这些口念千遍极其烂熟的话，都在实际战争中亲切了解他的神圣的意义。我们见军阀禁止郑州的开会，许多青年工人铁锁琅琅在保定监狱，受惨无天日的非刑拷讯，愈觉得自由是人生生活的必需品。过长辛店，江岸见工人所洒的热血殷然在地，被驱逐的工人流亡在道，受尽风霜饥寒的苦楚，愈觉得应与军阀争持，丝毫也不能妥协。我们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见着交民巷外交公使纷纷会议，唆使北廷痛惩工人，愈觉得洋资本主义的居心狠毒。我们当武力高压的时候，工会中活动顿时失掉了主动的机关，愈觉得工人徒有工会还不够，工人须有政党的必要了。凡此种种经验和知识均是我们牺牲后的珍品，我们相信于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贡献是很大的。

更有一点待说明的，即是此次“二七事变”，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革命——当至于世界革命的事业。在数千年斯文鼎盛文明古国的中国里面，劳动者素来是在社会上不占重要位置的（就一般人主观的说），军阀官僚和其他堕落顽固的分子不用说了。此外如知识阶级，商人们都充满了鄙夷劳动者的成见。这次事变却表示出来中国劳动者的伟大的能干和魄力。今略举京沪各报盛传的几段新闻来证实。当长辛店，江岸被惨杀时，全体赤手空拳的工人，奋勇直前，无一畏退，虽在枪林弹雨的中间，他们

还是服从工会首领的指导，丝毫也不苟且，“听总工会命令”的口号，北至北京，南至江岸均一致的遵守，这是漫无纪律的群众容易办到的吗？工会顾问施洋被害时，临刑军法吏问他身后关于家庭的遗命，他说无产阶级便是他的家庭，身中三弹犹引吭三呼“劳工万岁”！长辛店十二人，保定二人，正定，郑州，新乡六七人，在保定军法处严讯，要他们悔过具结，即可开释，但他们中竟无一人肯屈服的，遂至备受酷刑。他们临死也不愿开口向军阀告饶！又如正定执行委员长康君被捕，下令枪毙，彼乃要求稍延数分钟，俾得略申数语，时围绕观看的盈千万人，他乃从容叙述工人争自由的意见，滔滔不绝，慷慨演说，历一小时半，听者泪下如狂，声动天地，卒使某军官慑服，不敢加害（现亦囚在保定）。——凡此种种，不过就偶然忆及，信手拈来，即此已足使人感奋，顽廉懦立了。我们平常在社会上，并不是没有听到些不平的议论，也有人主张革命，也有人主张牺牲，也有人主张用鲜红的血去洗尽社会罪恶的迹，只是谈的多，干的少，听到的多，看见的少（甚至于全无！）。如此，你谈我论，薰习成风，就成了一种变相的清谈了。这样的风气一成，几多庄严神圣的好名词，尽变作无聊无赖的机锋，互相标榜的幌子，怯懦无耻的人生，便在这些幌子下游来游去，这是人类多可悲哀的事呵！所以二月七日的事，一方面证明无产阶级有担当今后革命事业的伟大资质，破除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成见；他方面更给予旧社会中怯懦无耻的人们一个深刻的暗示，仿佛告诉人们说：革命是要求壮烈的牺牲，无论谈怎样高妙的调子都不过滑稽罢了。

以上所说，只指示这次的运动，给予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罢了，至就军阀自杀的方面说来，却也有几点可以注意的。

第一，就资产阶级的法律习惯说，劳动者与资本家间乃劳资

雇佣的关系，本有解除契约的自由。所以罢工工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按军法来枪杀他们的。乃此次京汉工人所受的待遇，被看作土匪，梟首示众；被看作敌人，包围袭击，枪杀五十余人，俘虏二十余人，非刑拷讯，垂毙者十数人，封锁他们的粮食，搜抢他们的财产，蹂躏他们的妇女，杀害他们的亲属，凡人世穷凶极恶的野蛮行动，一一加到工人身上。惨杀之后又复用铁链系缚工人，强迫作工，稍一怠慢，立予格杀（江岸曾有一司机工人某被迫开车北行，行至广水，疲惫不胜，立遭斩首）。——凡此种种举动，工人受害及引起如何的反动自不待言，但同时也证明了军阀官僚实行对他们自己所托命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律习惯造反，这便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暗示，他们的法律已无灵了，他们的根基自己破坏了，无数万的群众也就要顺势给他们一个无情的打击了。

第二，在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诸人杀人如草芥，放下屠刀之后，他们的意气自然是很得意的，以为劳动者都投降了，其实他们这种推测对于他们部下的兵士也许是可以适用的，因为一班兵士的信仰都在武力，并无阶级的观念，战胜者是应该受降的。至于劳动者呢，他们却与那班乌合的群众有分别的了，人人心中是以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做中心的，军阀是永远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他们是永远不会投降军阀的。从稍远一点观看，我们知道欧美各国劳动者所受的摧残是千百倍于中国劳动者的，但是他们屡败屡战，实在不容易寻出几个甘心降服的人，直到现在他们的行动还是一天一天的猛烈。更就最近的事观察，例如京汉工人自此次上工以后，军阀也曾派了什么宣慰员假意向工人温存，每站都有人演说，宣布军阀的德意，但是这些使徒们演说的结果，不是没有工人来听，便是招工人们的嘲讽讨顿没趣走了。又当罢工期内赵继贤不是曾用狡计骗致许多外处工人到京汉代替工作

吗？但这些工人到京汉一看情形，没有一个不愤骂的，大部分都逃回去，其无法逃走的，反与原有工人合作。更有一种风气，在罢工以后，也是极流行的。就是工人自被迫上工后，行车的秩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不是误了钟点，就是坏了机器。厂中出货无形中递减下来，从前三天可完的活计，现在就要四天了，这种怠工的蔓延，一面表示工人们不容屈服，一面表示军阀的穷于应付，在这样对峙之下，最后的胜利究属何方面，我们是很容易推断的了。

第三，还有最堪注意的一项，便是他们自由处置京汉路的荒谬行为。原来京汉路不是国家的产业吗？虽说几年以来实际上铁路的收入都归他们抢去，但是名分上的管理权还在交通部；虽说交通部久已变成他们的外账房，但是该部名分上总还是隶属于北京政府。不料此次京汉事件发生，曹吴两人连这点小名分都抛却了，他们竟不要交通部北政府行使管理的职权，直截了当的出头来处理这件事。吴佩孚则直接命令萧耀南屠戮工人，曹锟则直接命令沿路军警逮捕工人解送保定。这些悖理的行为，黎元洪不敢过问，张绍曾不敢过问，国会群猪仔也不敢过问，这可以看出政府在组织的组织已证明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京汉路完全是曹吴的家产了，北政府是不能过问的了。此例既开，试想以后各路能不处处如此？那么军阀们更大开了一条为恶的大路，将来的路工将尽要变作军阀们的奴隶，路局的员司将更公然的尽变为军阀的家臣了。更进一步推论起来，将来受影响的岂止铁路一端，恐怕凡属公共事业有利可图的，均会照样的被军阀劫夺。军阀年来直接截税加租，明抢暗劫，已弄得大多数人民流血尽命，陷于流离颠沛的困境，如果他们再加上这种新的狠毒的手段，霸占全国所有能生利的铁路，矿产，工厂等，现存国家的组织固已破坏无余，

而大多数的人民也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时候人民为求自救起见，便不能再事隐忍，革命的高潮非冲倒军阀的城壁，洗荡军阀的罪恶是不会止的。

## 赤军进行歌

文虎译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前进。

光辉从黑暗的过去，炫耀着将来呵！

看亿万 of 兵丁，滔滔不绝的从幽暗中出来，

直到我们的希望达到，天地澄清的时候。

兄弟们，只前进罢，兄弟们，死正在嘲笑我们：

永远做奴隶以终生，抑出于神圣的最后一战！

# 工人死伤调查表

关于为自由而死伤的工友们现就调查所及，先行刊出，余候续布。

姓名	年龄	籍贯	何厂工作	死伤情况	家属情况	备考
林祥谦	三十七	福建 闽县	工务厂 机器匠	斩首于江岸车站	父妻子女共 四人	江岸工会第一届委员会正委员长 第二届会计委员现任
曾玉良	三十七	江苏 扬州	机器厂 床匠	手枪击毙于工 会门首为最先 流血者	妻女弟共三 人	江岸工会第一届纠察团副团长 第二届代表现任 组织工会者
陈年伯	四十一	湖北 孝感	平车厂 木班工匠	乱枪毙于工 会门首	妻子女三共 五人	江岸工会第一届纠察团组长 第二届代表现任
徐言发	三十四	湖北 黄陂	机器厂 翻砂匠	同上	妻女二子一 共四人	
李开元	二十一	广东	同上	枪弹横穿腰腹 忍痛回家倒地 上	父母二人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何厂工作	死伤情况	家属情况	备注	考
吴海发	三十	湖北孝感	平车厂工匠	枪毙于工会门首	母子三人		
柳成有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先瑞	二十八	福建闽县	机器厂工匠	同上			
陈端炳	三十二	同上	机器厂锅炉匠	同上			
林开广	四十二	同上	厂验车车匠	同上			
吴彩贞	二十七	同上	打磨器厂工匠	同上			
邵承鹰	三十	同上	厂验车车匠	同上			
朱仁斌	三十九	同上	翻砂班 机器厂领班	中弹死于医院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何厂工作	死伤情况	家属情况	备考
梅才咏	三十	湖北	翻砂匠 机器厂	乱枪击毙于工 会门前	一妻一妾	
晏佑来	四十	湖北 黄陂	打铁匠 工务处	同上		
张福狗	三十	同上	火车 头生火工 人	同上	父母妻子二 共五人	
梅启发	三十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姜和顺	二十八	湖北 鄂城	炭棚 工人	同上	父母妻子女 共五人	
王起鹏	三十	湖北	机器 匠	同上	妻子二女二 共五人	
刘文银		湖北 孝感	司机 匠	同上		
陈芝槐	三十	同上	炭棚 工人	同上	母妻子共三 人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何厂工作	死伤情况	家属情况	备注	考
丁道启		湖北黄陂	工务厂工人	乱枪击毙于工会门首	母一人		
龚德咏		湖北	同上	同上	子一		
胡兴顺		湖北孝感	工务处领班	同上	母子二人共六人		
刘长发	四十四	湖北	车头厂工匠	同上	妻子三人共六人		
杨庆寿			工务处第一号摇车夫	中弹死于医院			
陈道忠	三十五		车头厂生火工人	同上	妻子二人共五人		
叶志松		江苏上海	平车厂油漆匠	同上			
叶青山	三十二	湖北鄂城	车头厂加油夫	同上	母子共三人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何厂工作	死伤情况	家属情况	备注	考
秦			车头厂工匠	中弹死于医院			
林元成	二十八	福建 闽县	原为信阳 生火夫现 闲居	刺刀杀毙于江 岸道街	林祥谦之弟		
钱惠和	三十四	江苏 上海	车头厂锅 炉匠	枪毙工会门首	妻一人		
胡如树	二十四	安徽	机器厂车 床匠	同上			
刘幻亭	十九	湖北	工务厂翻 砂匠	右腿枪伤后二 十余日死于医 院		会计干事	
刘寿真	五十二	湖北	机器厂铜 匠	左膀弹伤在医 院割去死于伤 后二十余日			
葛树贵	三十	河间	机器匠	乱枪击毙于街	母妻子三女 二共七人	长辛店工会 纠察部五十人队长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何厂工作	死伤情况	家属情况	备注	考
杨诗田	十八	德州	铜匠	乱枪击毙于街		长辛店工会各科总干事	
辛克名	二十二	辛店	木匠	同上	母一妻一	长辛店工会十人干事	
刘宝善	二十五		木匠	枪伤死于医院		同上	
赵长润	二十一		印刷	同上		同上	

声明：江岸非工人死者三人，二小贩，一拾粪夫，皆中弹死，名未详。又此表尚不完全，俟调查有得，再行补入。

你要得到自由，须先要得到权力。

齐威诺夫

## 第三共产国际 拥护中国铁路工人宣言

中国铁路工人同志们！

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得悉你们为反抗军阀——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忠仆而血战，敢用无限的敬信祝贺你们从此以后不要从你们手中放松赤色工人的标帜，用你们困苦的最后罢工手段，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反抗世界的压迫者。

暂时你们虽仅少数工人做了反抗军阀的示威，但接踵而起快来加入你们的队伍反抗军阀的同志，何止千万数！

你们最近罢工的口号“工人自由集会和结社”，你们当努力的坚持到底，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你们曾经开始了的斗争，实在是恰当的，你们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他的忠仆——本国的军阀压迫之下唯一的急务，是要打紧中国无产阶级的箍，增加自己团体的斗争力以达中国人民的解放。

你们的仇敌——军阀在汉口和北京，屠杀了你们的同志，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困苦的和你们向现有的军阀共同作战了。你们从此以后同中国共产党当更亲密，并且由斗争的经验，可以了解必须与这党享共同的祸福。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护铁路工人的利益，乃是为全中国的无产阶级而奋斗的。

你们快同中国共产党一致，快同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结合，

徐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 后 序

### 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

君 宇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原由：

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

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

手无寸铁而组织幼弱的工人们，加以如虎如狼的兵力压迫，那自然是抵敌不得，所以京汉罢工就失败了。不过，我们确信：假使京汉工友的组织更较完固，势力虽终不足抵敌持枪带刀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是地步。

现在情形是很明白的，我们需要的自由是没争到，屠杀我们的军阀是更横暴了，我们的组织——工会——是被摧残了。这是证明我们更不自由了。我们要为了自由而奋争，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我们要努力恢复我们的工会，恢复和扩张我们的势力，以期打倒摧残我们的军阀，争到我们未获得的自由。

我们绝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的暂而且小的挫折罢，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组织我们是第一重要了！我们需要再组织成工会，就是努力使被封工会恢复，产生出很完固有利的团体。但我们只有完固有利的工会，还是不够奋斗的；从这回京汉罢工被摧残，使我们看明了。当京汉和武汉罢工被摧残，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

交通便消失了，行动上骤感非常的困难；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才能奋斗。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我们早和工友们谈过的：我们所从事的是个战争，为了这个战争的胜利，工友们一致的很完固的组织成自己的军队——就是工会，是非常的必要；不过只有兵士群众的组织，必不足应付战争，要和通常军事组织一样，于兵队之上还有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和统率全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参谋部就是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是怎样个政党呢？是帝制派或复辟派吗？不是的！——这些是替一人一姓谋皇位的奴才，绝不是工人的政党。是交通系进步系或安福系吗？也不是的！——他们都是官僚们升官发财和捧军阀的结合，不是替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此外，什么民主派呢，什么无政府“党”呢，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呢，虽然他们于工人初步利益在相当范围之内也表示赞助，但他们也都不是始终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派别。现在一切政治团体，惟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

全国奋斗的工友们当然会记得，这几年来共产党是怎样和我们一块儿奋斗呢！他起首引导我们组织工会，又助我们争到工钱的增加，使我们大家认识“团结就是工人的势力”，他的目的在不断的领我们向解放之路，所以他决不畏难与懈怠，又引导我们来争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自由了。这几年他和我们肩并肩亲密的奋斗，至少当已使我们认识，他是始终为我们阶级利益亲切奋斗的了。这回他的党员与工友们奋争自由，至于被屠杀而都不稍畏缩，是何等勇敢的为阶级利益奋斗呢！而不久在北京开二七被难诸工友追悼会，当时并未曾受何等武力的压迫，不但招牌社会主义者们没有人来，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代表(国民党议员)也没到



了一个，他们对死者甚至连这么点同情心都没有！这件很小的事情，不但证明共产党是为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且是惟一的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呀！

这里就许有人接口要问：共产党不就是“过激派”吗？不就是俄国“杀人不眨眼”的那一党人吗？——可怕，可怕！你是听了好些关于俄国革命的话吗，你是被那些消息惊吓过吗？但我要问你，你可知你听过的消息是从什么来源传来的吗？我可立即指出那些谣言和咒詈都是华洋资本家和白党炮制，经他们宣传机关传播来的。他们报告过列宁的死，不知有若干次了，然而列宁却未曾死，他们是造谣可证明了。资本家为何要造俄国的谣言呢？就是因为俄国是工人革命，国家由工人管理了；如果各国工人都要学起俄国的榜样来，全世界资本阶级马上就得要倒；所以美日法等强盗国家，便一致努力一致造苏俄的谣言，捏造他好多坏话，来蒙蔽全世界的工人们，使他们消失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所以我们这几年关于俄国的听闻，大半是被他们欺骗了。哪一个革命能免掉了杀人？俄国共产党人是杀过人的，但杀的是阻挠革命进行和反对工人利益的那一类人。“过激派”的确是可怕的，且要使人吓得抖擻的；但这话是要对全世界资本家说，因为“过激派”的革命是在推翻资本主义。资本家永远是工人的仇敌，我们没有所为来怕“过激派”；资本阶级恨“过激派”，怕“过激派”，替“过激派”造谣，反倒证明“过激派”就是在我们工人这边，他所反对的就是我们工人的仇人，他们所争斗的就是工人的利益。这或者倒是我们不当怕“过激派”，反要去和他亲密的一大理由！

我们的现在的责任很明白了，我们要努力去恢复我们的营垒（工会），同时也要努力组织好我们的参谋部，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

“确认于工会之外，还须有党的组织，这是我们这次失败之下，一个很有益的教训。假使工友们努力迅速向这个需要进行，努力去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我们损失的马上就会恢复。”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三，二四，一九二三）

封面  
目录  
正文